昭和二年六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二年六月廿五日發行
昭和七年四月十日再版訂正
昭和十七年一月三十日五版發行

（文協會員番號115016）

發行者　太田藤四郎
東京市豊島區池袋二丁目一〇〇八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代表者

印刷者　永島喜代次郎
東京市淀橋區戸塚町一丁目一〇九

印刷所　新英社印刷所
東京市淀橋區戸塚町一丁目一〇九

發行所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太洋社
東京市豊島區池袋二丁目一〇〇八
振替東京六二六〇七　電話大塚七一一八

配給元　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
東京市神田區淡路町二ノ九

小野隨心院前大僧正者。增俊阿闍梨之孫弟。顯嚴僧都之付法也。受姓氏於中家。繼祕法於上聖。自大日如來廿一代之授職。從弘法高祖十四代之血脉也。依東寺小灌頂之勞。補賜紫之位。以朝家公請之功。極崇班之職。建保三年始補長者。安貞二年即至法務。勤神泉苑御讀經四ヶ度。每度施効驗。行眞言院後七日法數ヶ度。依豐熟蒙抽賞。於專寺講堂修仁王經法。曩祖勤行之後。經四百餘歲興行之。同堂修正者。天仁以後淩夷。歷百二十歲勤修之。修如法愛染王之法。蒙賞數度。三月御影供。執事申下宣旨。付門徒僧綱。惣効驗施一天。利濟遍四海。萬人皆仰之。冥衆答之。嘉禎二年十一月二日入滅。年齒八十五。號之隨心院僧正。寺務九ヶ年。拔濟及人畜。是以褰惣持之功力。資得道之增進。敬白。

文政二年丁卯閏月日以東寺觀智院所藏古本寫之

撿挍保己一

齋藤松太郎
大和田五月
藤倉喜代丸
三宅松之允
尾崎明憲
校

聖寳第八代上足也。信覺僧正入室灌頂弟子。範俊僧正重受入壇之資也。小野正流。專留此人。密敎奥旨。只仰此流。永保二年叙法橋。嘉承元年叙法眼。天仁二年任權少僧都。永久五年補二長者。而間保安元年轉大僧都。仁和寺法親王孔雀經法抽賞之讓賜也。元永保安二年。勤仕禁中後七日法。而間觀行年舊。薰修功積。春秋六十六。官長五ヶ年。密敎弘經云。盡濟度利生方窮。保安第二之暦。五月八日之天。化緣告終。詫生遷化。號之小野大僧都。成身院之本□也。

增俊二月九日

仲春第九日者。小野中納言 阿闍梨增俊遷化之日也。自摩訶覺王十九代之遺弟。自高祖大師十二代之正流也。相繼尊師聖寳之芳塵。受留嚴覺僧都之遺流。三密之觀惠無倦。坐禪之床霜老。五相之瑜伽不怠。定惠之窓月朗。受其餘流。入彼兩壇。爭不報其德。依之刷四曼之道儀。資八供之雲海。仰願兩部界會。證明報恩之懇志。伏乞八大祖師。知見謝德之精誠。乃至法界。平等利益。敬白。

顯嚴八月十四日

八月十四日者。故小野大輔僧都之忌辰也。原夫增俊阿闍梨之嫡弟。隨心院僧正之師範也。自大日如來廿代之折負。自醍醐尊師第十代之付法也。加之熊野和光之社壇致夙夜。大峯一乘之深山積斗藪。於法花妙典勵其功。於密敎相承爲宗匠。兼又侍汾陽仙院。內作祕密加持。於敎王護國寺。爲凡僧別當。誠密敎相承有據。神明擁護無雙之仁也。而治承第五之秋天。八月中旬之第四日。化緣早盡。他方催生。憑彌陀之引接。期西土之詫生。結密印。唱眞言。露命早落。瞑目時至畢。受其餘流之輩。專可致報酬。仍餝道儀存謝德。乃至法界。廻向不限。敬白。

親嚴十一月二日

野坊修祈雨法。修請雨經法。於九ヶ度。每度有効驗。甘雨莫不普潤。依之或任權律師。兼權法務。或轉僧都。任僧正。皆是祈雨之賞。靈驗之至也。其上叙法印者。爲東寺之初例。聽輦車者。年八十九也。同至一長者。寺務三年也。永承元年五月十六日入滅。年九十二。號小野僧正。世稱雨僧正。年齒餘九十。法驗超傍輩。知□(法勲)之至留遺跡。効驗之譽聒末代。誠濁世之明珠。暗夜之法燈也。依之餝瑜伽之道場。儲法味於醍醐之教藥。刷祕密之供具。賞適悅於惣持之甘露。早垂納受。悉致證明。敬白。

成尊正月七日

今日者。小野權少僧都忌辰也。抑此僧都者。仁海僧正之付法入壇灌頂之弟子也。不窺他流。不交他門。獨秀瀉瓶。專勝繼跡。依之永承之遐代。爲儲君修祕法。延久之夏曆。爲聖主授密印。誠末代之東箭。希代之南金者歟。方今訪密教稟承。自大日如來十六代之折負。尋東寺執務者。自高祖大師廿六代之後身也。薨逝之年六十三歲。掩化之日正朔七日也。仍爲令法久住。謝恩德至深。敬白。

範俊四月廿四日

夫鳥羽僧正者。大日如來十七代之折負。弘法大師九代之門流也。初學法相之深理。早遂圓堂之竪義。終補興福寺權別當。已極大僧都法印位。任權僧正。加宗長者。兼法務職。爲寺務仁。小野眞言獨極祕旨。大師門流只傳奥義。實末代之眉目。先哲之龜鏡者歟。依之迎遷化之忌辰。栖報恩之齋席。早捧實相之法味。專資香花之供具。若然者護持大法主。惣持祕密之教藥。遙長生不老之資粮。實相甘露之法味。遠繼現世當生之法命。

嚴覺五月八日

小野大僧都者。自大日如來十八代折負。自尊師

市。修觀行而不怠夜學。厭世務而願出離。修祕法而蒙巨益。於般若寺。雖請受職之傳法。不好花餝。不校門葉。於石山寺。草創普賢院。深去寺門。專移寂室。實深位之應跡。大士之化現者歟。而間。仲秋八月之天。中旬第一之候。化緣薪煙盡。濟度遷他。方是血脉之寂中也。尤可致報謝者也。依之鑿三十七尊之軌儀。宣內證深奥之齋席。儲香花燈塗之供養。抽運心鄭重之精誠。乃至法界。平等利益。敬白。

元杲二月廿七日

延命院僧都者。長德元年二月廿七日。年齒八十五。而被遂往生之忌辰也。初隨明珍僧都學三論宗。次會本師元方受金剛界。付一定律師傳胎藏界。後屬淳祐內供窮眞言奥旨。又隨寬空僧正受具支灌頂。勤仕興福寺圓堂竪義。奉仕維摩會聽衆度々。雖然依無世諦之力。不遂大會之竪義。生年卅二而奉仕維摩聽衆之後。永絕學堂之交。偏守眞言之道。康保元年爲傳法阿闍梨。同五年爲東宮御持僧。天祿三年任東寺凡僧別當。六十二。天元四年任權律師。七十一。於神泉苑祈炎旱度々。每度有其効驗。於東大寺戒壇院。爲羯摩師。圓融法皇得度々囑請也。永延二年辭退所職。永以隱居彼遺跡。閑居本意更無他念。奉讀法花經。以之爲日所作。奉念彌陀佛。以之爲夜勤行。入滅之後。弟子之中。若適有慶而欲致拜賀。當向西方。奉拜極樂云々。號之延命院僧都。歸敬實可異他者乎。依之迎忌景之日。致報謝之儀。敬白。

仁海五月十六日

小野僧正者。治安三年十二月廿九日 補權大僧都。幷任二長者。于時年六十九。宮道惟平子也。元杲僧都受法灌頂資。雅眞公入室弟子也。寬和二年任東寺入寺。長和三年補凡僧別當。自寬仁二年。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至寬德二年。於小

佛法棟梁。善根翹楚。往生都率天。値遇慈氏尊。大聖之應跡。深位之權化者歟。小野血脉之稟承。醍醐根本之正流也。依之迎其忌辰。資彼法樂。儼香花之報酬。乃至法界。平等利益。敬白。

觀賢六月十一日

般若寺僧正者。延喜六年十月七日補三長者。于時與師主聖寶。相竝爲律師。讃岐國伴氏人也。眞雅僧正入室弟子。聖寶僧正灌頂弟子也。貞觀十四年年十九而出家受戒。兼學三論宗。勤興福寺圓堂竪義。所竪者嘉祥二諦章也。寛平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被下傳法阿闍梨宣旨。卽日於東寺受□聖寶律師。昌泰三年補凡僧別當。幷爲仁和寺別當。峯斅僧都卒替。延喜八年爲二長者。聖寶僧正卒替。同九年至一長者。延喜十年三月。始行東寺御影供。以之爲流例。永不失墜。同廿五日任權少僧都。十二年兼法務。於神泉苑。修祈雨法。甘澤滂沱。通宵雨甚。叡感之餘。當結願日。廿口伴侶。各給度者。十六年轉權大僧都。十九年任醍醐座主。同九月十九日任金剛峯寺座主。年來雖付中院門徒。經奏聞。永自今付寺務〔長者職〕□□。延長元年轉大僧都。同三年任權僧正。同六月十一日頓滅。年七十二。號般若寺僧正。門人號中院僧正。寺務十六年也。小野血脉第十二代之折負也。自根本尊師第二代之上足也。延喜廿一年十月廿一日。僧正權大僧都時。經奏□〔闕歟〕贈弘法大師之諡號。御入定以後。歷八十六年。褒古興新之祖跡。繼絶温廢之明師也。依之刷隨分之道儀。儼如在之供具。外儀縱雖疎。內證必懇誠。和尙必垂照見。諸尊專致證明。敬白。

淳祐八月十一日

夫石山內供者。般若寺僧正灌頂受法之弟子。延命院僧都付法瀉瓶之師主也。自大日如來十三代之付屬。自弘法大師第六代之上足也。專傳小野之正流。誠爲密乘之祖承。而好獨仙而不仕朝

長者。年六十二。備後國人。姓品治氏。四年任少僧都。六年兼法務。初從明詮大僧都學法花宗。後付源仁僧都眞言敎瀉瓶。仁和三年爲傳法授職阿闍梨。寛平□□東寺執務長者。同七年補權大僧都。昌泰三年初任僧正。延喜元年。於東寺灌頂院。奉授灌頂於寛平法皇。色衆八十余人。威儀月卿雲客濟々焉。照地奪眼。皇皇矣。耀天烈跡。於石清水。□爲撿挍之仁無先跡。又無後代。於仁和寺。法皇始行布薩。爲戒師。又爲維那。同六年三月七日入滅。年八十。號圓城寺僧正。寺務十二年也。是南池兩流之內。廣澤根本之祖承也。尤可貴敬。專可尊重。依之唱讃唄而驚塵刹。凝觀惠而顯實相。敷八供於法界。□六大於聖凡。

聖寶七月六日

醍醐寺僧正尊師者。俗姓王氏。左京人也。田原天皇之苗裔也。承和十四年。隨眞雅僧正。十六出家得度。初屬元興寺圓宗僧都願曉律師等。受學三論宗。次付東大寺平仁學法相宗。又隨玄永學花嚴宗。雖□□宗。以三論爲本宗。貞觀十一年勤仕維摩竪義。所竪者三乘賢聖義。元慶四年隨眞然僧正。受兩部大法。八年付源仁僧都授灌頂職位。仁和三年爲傳法阿闍梨。被下官符。寛平六年任權律師。即兼權法務。同七年十二月廿九日補二長者。年六十四。九年任少僧都。延喜元年轉大。同二年任權僧正。六年三月至一長者。寺務執行。十月七日轉正。九年七月六日終於普明寺。年七十八。﨟六十八。陽成寛平兩上皇問病而臨幸。貞觀右大臣遇終焉之日。公家遣誦經物。勅使紀淑人。醍醐根本僧正。門人號尊師。建立上醍醐。弘演顯密敎。草創東南院。與隆三論宗。僧正從少年至老大。斗藪爲業。尋名山。至靈地。經行無倦。昔役行者遺跡。金峯山之嶮路。人多不通。苦□□繁。僧正始踏顯。後人相繼通。專顯藏王之威驗。永助行者之冥感。誠是

演。稟學法相宗。後歸住叡岳。究天台奥旨。雙烏相隨。暗夜燃火。見者奇之。聞者尊之。後移東寺。學眞言敎。就實惠僧都。學金□。隨眞紹僧都受灌頂位。嘉祥三年。儲貳之初。選入侍東宮。貞觀四年。隨高岳親王渡海入唐。遇汴州闍梨玄慶受灌頂。習金剛界。隨法全闍梨。入胎藏壇。受阿闍梨位。登五臺。禮聖跡。西臺見五色雲。東臺拜吉祥。專承本朝御願。□(於缺)大花嚴寺供千僧。得無畏法全之金剛杵法門。歸本朝。貞觀七年解纜歸鄕。却來東寺。十一年任權律師。十六年轉權少僧都。爲朝家師範。奉授大日三摩地法幷觀自在法。爲國家御願。造立兩部大曼ダラ。安置宮中修法院。元慶三年□一長者。同四月太上天皇受灌頂。同十月不經大僧都。直任僧都(正缺)。同八年年七十六而終。號後入唐僧正。或稱圓覺寺僧正。治五年。是雖非血脈之稟承。眞言請來依相累。謝報酬之至。照覽豈乎空。

源仁十一月廿二日

南池院僧都者。大日如來第十代上足。高祖大師第三代嫡弟也。仁和元年十月廿二日任少僧都。幷補二長者。年六十八。初則護命僧正入室。學法相宗。後又隨實惠僧都。灌頂瀉瓶。更隨宗叡僧正。重受□□。元慶二年補內供奉。同七年任權律師。仁和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入滅。年七十。號南池院僧都。僧都三密學行。一朝尤高。歸依殊厚。崇重誠甚。益信聖寶兩僧正。共爲入壇弟子。仁和醍醐兩門。徒甫分斯人遺跡也。仍專一流兼兩方之輩。爭□□(不存缺)報酬之由乎。依之運觀念於三密。開合掌而添花藏界之壯麗。□實相於普門。凝丹府而儼密嚴國之雲海。悉知證明。哀愍納受。敬白。

益信(成(釋書))三月七日

圓城寺僧正者。鷲王十一代之折負。南池院僧都之上足也。仁和四年三月廿日任權律師幷補二

灌頂弟子也。貞觀十六年任權律師。同十七年三月廿一日。以高野付入室門跡。狀云。大師贈大僧正臨入定之時。撰諸弟子云。眞然師獨在師跡之念。仍以此山付屬也。依之雖至長者任僧正。常住本山。時隨公請。［　］末年興福寺增利僧都。相從眞然。學眞言教。元慶三年任權少僧都。同八年至一長者。四年三月任權大僧都。寛平二年十二月任僧正。同三年九月十一日入滅。號後僧正。又稱中院僧正。治七年也。是則御遺告七人其一也。是皆內證尤高。外現至貴。雖非□□。相承次第。尤可歸敬。專可尊重。依之□歸依之掌。存謝德之禮。乃至法界。平等利益。敬白。

眞紹七月七日

禪林寺僧都者。根本高祖入室弟子。實惠僧都灌頂之資也。承和七年依□□（宣旨歟）補東寺少別當。同十年授傳法灌頂［　］（阿闍梨歟）職位。言年齒者卅七。訪夏臈者廿三。實□（惠歟）僧都達　天聽。朝家崇敬下官符。上古比類希。尤可貴敬者乎。同十四年補二長者。任爲權律師。齊衡年中。建立禪林寺。爲觀行室。貞觀六年任權少僧都。同十五年七月七日遷化。年七十七。臈五十三。號之禪林寺根本僧都。長者任日廿七年。雖不至寺務。超越道雄惠運等。爲一宗官長。光花無比類者歟。方今遺告七人之達者也。隔凡從之知見。檜尾根本之授職也。希上古之比類者歟。誠是密敎弘經之大士。宗家興隆之人師也。爭不存報謝［　］奉歸敬。依之儲六度之供具。儼三密之□□。雖疎瑜伽之觀惠。刷卽事之行儀者歟。乃至法界。平等利益。敬白。

宗叡二月廿六日

今日是圓覺寺僧正遷化之忌辰也。和尙者。貞觀十八年補二長者。年六十八。俗姓［　］（池氏歟）左京人也。眞紹僧正甥也。年甫十四出家。從內供載鎭。登棲台岳嶺。天長八年受具足戒。就廣岡寺義

折負也。齡甫及九歲。辭鄕入九重以來。承事贈僧正。受學眞言法。年齡十九歲。受持具足戒。承和十四年。執務東□(寺歟)。申定僧徒之位階。被聽輦車之出［　］。法務於東寺始此時。修祈雨於神泉。爲第二。手結拳印。口誦神咒。心地不動。怙然遷化。吾朝眞言之正流。密宗稟承之上足也。學眞言烈血脈之輩。誰不報酬之哉。是以其忌辰之期者。雖爲正月三日。今日更所宣齋莚也。仰願祖師聖靈。知見懇志。□(證歟)證明。依之護持大法主禪下。禪林風□。惠命日久。學窓證朗。門葉榮遙。

眞濟二月廿五日

高雄僧正者。紀氏受姓。左京垂跡。弘法大師入壇之資。天安皇帝護持之師也。少年出家。學達内外。從大僧都。受眞言敎。年齒僅廿五。爲兩部傳法阿闍梨［　］(也歟)承和十年任權律師。加長者。卽二長者□。仁壽元年補權少僧都。同三年轉大。又任僧正。齊衡三年辭僧正。讓先師。天安元年天皇感激。贈大僧正。造立五大虛空藏爲本尊。轉讀十輪等經。奉鎭護國家朝庭。爲内供奉。爲十禪師。建立實相寺。補［　］座主。承和十四年至一長者。寺務管□□年。ニシテ年齒六十而卒。貞觀二年二月廿五日遷化日也。號高雄僧正。抑承和之初。依異朝之志。含朝使之命。凌溟渤之波。風波忽發。船舶破裂。人皆天命。師弟僅存。浮海上廿五日。在板上全浮命。浦人夜々見光爲奇。漁父各々救之扶命。［　］淸答之志。海中存活。是匪直事也。□□(神歟)奇瑞。大聖應跡也。數日存生。可稱權化。是以迎掩化之日。敬垂跡之瑞。仍調香花之道儀。修瑜伽之觀惠。仰願和尙。照覽懇志。敬白。

眞然九月十一日

中院僧正者。元慶七年補二長者。讃□□□(州之人歟)佐伯之氏也。根本高祖甥。入室御弟子也。眞雅僧正

足一代教。廣起於報恩之道□。伏惟高祖弘法大師。八祖師資盟約□□。寫智水於青龍之雲底。唯佛與佛善巧之故。挑法燈於東夷之波上。自爾以來。金輪啓運之春風。起自三密蘋蘩之窓。教王護國之秋月。勝于百練治世之鏡。誠是雖內證深奧之絶視聽。抑又非化□拔濟之及我等乎。依之迎唱定之□□。展香花之禮奠。爾則知足之［　　］知見於［　　］眞之供具。廟院告下。又潤菓脣於朝野靜謐之啓白。是以　今上陛下。寶祚運久。玉扆風靜。法主官長。禪室日暖。觀床雲晴。乃至法界。平等利益。敬白。

高祖ノ恩德ヲ報奉コトハ。鎭護國家ノ祈□□(闕二字歟)過タルハナシ。八祖モ諸佛ノ使トシテ。［　　］迷ニ暗ヲ照シ給ハ。貴キ者也ケリ。

檜尾實惠　十一月十三日

今月今日者。東寺第二之長者檜尾僧都遷化之忌辰也。尋生所讃岐國。高祖垂跡之靈地也。訪本姓者佐伯氏。大師和光之貴族也。幼付大安寺泰基法師。習學［　　］論。法相性相宛然也。長隨祕密［　　］大師。傳授眞言教。卽身卽事通達□。是以弘仁淳和兩帝。特加崇敬。惠運眞紹兩弟。專受訓說。加之承和第三之夏天。送法衣於惠果之墳墓。遙申孫弟之禮。天長第十之冬候。奏灌頂於春秋之兩季。廣結緇素之緣。授傳法授職於眞紹［　　］。當寺具支之濫觴。專壯觀照地。［　　］執行於根本高祖。當寺綱維之勝躅［　　］墜于今。故大師云。吾道與(盛歟)然。專此大德信力也。他有眼靑。自在隔通。人師國寶之本。豈益此大德哉。仍大經藏事。一向預此大德云々。然則東寺教法之于今繁昌。朝家泰安之長不失墜。偏在此洪恩者歟。寺務十一年。遷化六十二。號之檜尾僧都。崇敬□□(孫子歟)他者歟。

貞觀寺眞雅　正月三日

夫貞觀寺僧正者。高祖大師之昆弟。入壇傳法之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一

傳部十三

眞言烈祖表白集

一行　惠果　弘法　實惠　眞雅
眞濟　眞然　眞紹　宗叡　源仁
益信　聖寶　觀賢　淳祐　元杲
仁海　成尊　範俊　嚴覺　增俊
顯嚴　親嚴

（取初不足）

十善瓊籙ノ位ヲ遁レ。一乘摩尼寶。尋給和尚ナレバ。五智金剛ノ宮ノ中ニ。萬德ノ尊ト仰カレ給ハ。理ナル者也ケリ。

鳳闕蘿圖ノ栖ヲ出テ。龍智菴蘿ノ室ニ入御ス。大□覺師子ノ床ノ上ニ。鵝王ノ聖ト成□ナル者也ケリ。

（一行缺）□□廿八日。

今日。是一行阿闍梨耶寂滅之忌辰也。仍爲奉報彼恩德。所備祕密之供具也。方今一行和尚者。出張氏家。入釋門之道。極至□五明盡玄旨於二教。就弘教和尚□則□祕奧。於輸婆三藏。譯遮那□淨之水。湛心海而深。八葉花王之□。開身田而鮮。加之緇門示形。暫雖祕薩埵之內證。白毫耀面。豈非顯如來之妙相。

後及臨終時。沐浴潔齋。著新淨衣。安坐而終。所念彌陀也。深憑來迎之誓。所慕安養也。蓋生易往之土哉。

卅五宰相阿闍梨心覺。園城寺住僧。參議平實親卿息也。列智證門弟。學天台教觀。不樂綱維之崇班。只以菩提爲望。廿五年住光明山。其後出彼山。住當寺。逢阿闍梨兼意。究三部深旨。諸尊祕法。兩界灌頂。三時行業。朝暮禮懺。在生之間不休息。爰養和二年四月之比。臥病床。知不可愈。雖然日課不退。先知死期。至六月二十四日。起立端坐。結印誦明。奄然滅。

卅六淨心上人。紀州花園村人也。常祈佛尊。豫知死期。永萬二年七月十三日。端坐佛前。結印入滅。春秋六十九。稱十義坊。

卅七密嚴房阿闍梨禪慧。俗姓可尋記之。年八十五。元曆元年九月九日。病惱在身。心念不撓。稱名僉競。觀念無休。安祥而滅。定印猶不解。噫計其年算。已過釋迦入滅之齡。見彼形體。則有彌陀定印之相。現當榮達實可羨。予後日參仁和寺宮。或人語云。彼臨終依有瑞相。諸人群集拜之。自聞此言。彌增信仰而已。

卅八大乘房證印。傳法院學頭密嚴院院主也。俗姓可尋。性受慈悲。學長顯密。凡厥存日。行業不違枚擧。爰文治三年七月十二日。小惱相浸。中心違例。然猶心念不衰。自行無懈。同十五朝。諸佛歡喜之日。衆僧自恣之期。安心端坐。誦大日五字咒。使門弟勸誘。誦不動慈救咒。如入禪定遷化。于時春秋八十三矣。

高野山往生傳終

夕無病患。念佛命終。于時治承二年。

卅 心蓮上人。號理覺房。每事修學。不好交衆。懸心於極樂世界。養眼於顯密法門。兩部大法。諸尊祕事。口以傳之。詞不滯停。昔伏生之讀尚書。江南未殖菩提之種。今心蓮之長法門。山上久傳碩德之名。凡立堂宇。造佛像數多。長日護摩餘十箇年。千手行法又送四十廻。所持誦經王。部數差積。爰治承五年夏四月。寢膳乖和。藥石失方。逝水不歸。佗界告訣。口誦神咒。手猶不動印契云。

卅一 撿挍阿闍梨濟俊。紀州在田郡人也。其性柔和。口不出麁言。其心淸直。身行妙道。就琳賢闍梨。究兩部大法諸尊祕要。苦修練行。星霜久。遂治承三年三月一日。飛華落庭之時。斜陽照壁之夕。倚脇息。凝心念。無病惱而遷化。於戲八葉峯上。久送八十四年之春秋。三密壇前。常凝三十七尊之觀法。熟思生前之行業終焉之儀容。定爲得脫之人。

卅二 嚴實上人。大和國虛空藏巖之住侶也。壯年之始。兩眼共盲。爲懺業障。參籠當山。纔携鳩杖。巡禮鵜王。三年之間。一心祈請。有時先參社壇。次詣大塔。忽然眼開。日輪新現。綷楚忽之間。周章而佇立。猶拭兩目見四方。堂舍塔廟映朝日巍然。山岳林樹凌秋霧縱橫。毫末可計。隙塵足窺。泣報賽于叢祠之月。慶踊躍于山殿之雲。其後終焉時到。向彌陀像。備香華。唱名號。安坐而卽世。眼前之悉地已成。身後之得脫豈疑。

卅三 能願上人。和州人也。偏仰大師恩德。永爲當山住侶。六十餘年矣。詣參奧院久。朝暮念彌陀佛。或唱或聽。又甘理趣經眞文。晝夜諷誦。九旬之算云盡。一期之運將終。手引五色之縷。心觀三密之敎。扶病獨起。向西氣絕。

卅四 上座尋禪。元爲禪僧。後補所司。早出院內。常住政所。漸及暮齡。偏厭世務。念佛之外。無所營。

廿五妙蓮房明暹。紀州人也。祈彌陀不動尊。願臨終之正念。誦禮懺理趣經。爲多年之精勤。或修理破壞堂舍。繼絕興廢之勤無怠。又精勤禮讃講式。積功累德之作有勇。爰嘉應元年林鐘十五日。身心無累。起居安寧。而備香華。登禮盤。端坐合掌。容儀不變。念佛氣絕。于時春秋九十四。於戲久住古佛之聖跡。恒修如法之行業。暗知往生淨刹之人。

廿六定仁上人。年來爲金堂預。堂裏洒掃。佛前供養。甚嚴重也。常念地藏尊。憑大悲誓願。持誦不倦。讀大士之講式。稱揚薩埵之功德。敢無休。嘉應三年之春。姑洗十五之夕。招同法僧。密示云。我今出娑界。欲赴安養。各念彌陀佛。可作善知識。凡香華雲之供養。久積生前之薰修。滿虛空之聖衆。定垂寂後之引接。同心勸誘。宜遂我願。善友皆聞之。悲喜交糅。其後心念不動。身儀無傾。安祥而滅。

廿七正直上人。覺鑁上人弟子也。多年給仕。而微塵許不違師命。受師教示。修恒時行法。不休息。安元三年正月十一日。念佛觀法而入寂。

廿八撿挍阿闍梨宗賢。紀州三谷鄉人也。幼登此山。早爲比丘。其性明敏。學兼顯密。或住興福寺。汲法相大乘之流。或在醍醐山。傳胎金兩部之源。後於當山。建立三間四面堂一字。安置金色丈六佛五體。同三尺佛十體。妙法蓮華經廿部。金泥理趣經一卷。以斯堂宇寄進鳥羽法皇御祈願寺。仁平元年十二月十六日供養之。便於大日釋迦彌陀之寶前。各修尊勝法華光明眞言之行法。更爲長日行業。上求下化勤修。自利々他行願。薰修實久。遂　年　日入滅。

廿九信濃入道西念。信州人也。幼而離生土。長而住此山。本覺內薰。惠光外照。發大悲心。求三菩提。遇心蓮上人。受彌陀行法。多年之間。勤行不倦。一生齋食。偏厭濁世。好空閑地。居奥院。一

約期不違。果以入滅。於戲爐壇燈前。香火殘。身早滅。紙窓月下。繩牀留。人永逝。見者拭戀慕之淚。聞人凝隨喜之思。粹之希夷。遠及華夏者歟。是人於證道。決定無有疑。

廿三 智明房賴西。號伊勢上人。其母祈和州長谷寺懷孕。產生之後。母告云。吾夢。觀世音菩薩。賜錫杖閼伽桶。汝卽可爲聖人耳。至廿五歲。發心修行。一期長齋。慈父亡逝之時。遺附家地田畠券契。荼毘之後。用其紙背。書陀羅尼。而薦功德。身不交世務。心無染俗塵。三時行法。一心念佛。歎修練猶怠。其唱念雖在喉內。敢無聞壁外。酌教於大師餘流。習學彌淸。卜居於當山靈蹤。勤修益競。學有一小童。發値遇智人之願。欲詣長谷寺。於中路有感冥應。却而登高野山。問栖山人曰。此山有智行人耶。答曰。在也。號智明房。顯密兼學。智行具足矣。小童歡喜。詣彼所偸眼。道場之嚴飾。修練之粧。甚嚴肅也。於于玆。深起欣慕之心。又厚厭本邦。而卒然難遂願望。尋復到長谷寺。念觀自在尊。禮拜低頭一千度。誦普門品三十三遍。精祈偏欲入上人室。如是已經七箇日。上人聞此事。迎小童於房。或時上人思知先妣之生處。祈三寶懇切。夢。新來小童。汝所生母云々。上人感喜慈育。其年卽許出家。九年之後。始語感夢事。又過六年。上人年齡八十四。而修八千枚護摩。此歲十一月二日。上人有小病惱。至同月五日亥刻。小惱復本。於佛前結印誦明。正念而終焉。實仁安二年十一月五日也。其遺屍甚輕。闍維之後。身骨又少。而不充小器。人皆恠。凡親近此上人。或受遺物等之輩。正念安祥而臨終者。總有十四人云。

廿四 澄惠山籠。紀州人也。心性質直。德行尤高。加之三部大法習學精。許可灌頂傳受明。又隨求尊勝理趣等經咒。持誦勇銳而修練不闕焉。遂仁安四年八月廿二日。洗浴淨衣。安祥端坐逝。

琳賢受兩部諸尊法。理趣經禮懺文。讀誦之數。籌量難及。然間客塵不侵。只懸思於水上之蓮。禪觀久積。遙通望於雲西之月。終焉之暮。念佛逝去。謂臨終一念之功勝生前百年之業。佛語不虛。往生何疑乎。于時保元三年三月十一日也。

十九 圓長山籠。紀州人也。離彼名草有緣之栖。來此伽藍結界之地。以舜寬上人爲師範。以理趣彌陀尊勝佛頂等爲持經。戒行日積。精進齡闌。加之三部大法勤行累年。永萬元年正月十八日。大漸已近。小病忽除。一心念佛。雙眼早閉。誠是壽盡時歡喜。猶如捨衆病者歟。

二十 增延山籠。和泉國人也。入良幸室。出家學道。精進之行。勇猛不怠。書一字三禮經。致每夜千遍禮。傳諸尊祕法。遂入壇灌頂。每朝大佛頂理趣經尊勝陀羅尼二千遍。不動慈救咒一萬遍。即至臨終。永不退轉。爰永萬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告弟子云。我入滅後。勿修佛事。極樂中品中生。敢不可成疑者。同廿五日巳刻。正念遷化矣。

廿一 暹與上人。元是紀州人。今則金堂預也。華香之備。誠丹顯志。燈油之勤。潔白受性。依宿願。以私財。調兩壇佛器香爐等。奉施之。精勤不倦。日課日新。遂永萬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誦大佛頂陀羅尼。非眠非覺。安祥而即世。一色一香之業。無非中道。累朝累夕之勤。定成大善者歟。

廿二 聖譽上人。號之西谷勝寶房。元仁和寺住僧也。永離彼寺。久住此寺。以不動明王爲本尊。修大法。積薰修。入壇灌頂。不傾油鉢。身漸及暮齡。口不言世事。爰風疾相侵。天命殆危。仁安二年二月廿九日。示弟子等云。十座千日行法。已滿九百九十九日。明日是可生密嚴國土之日也。運明日時今日。欲終所殘之時。總是十座也。其十座內。終結座前供養。於後供養。於彼國宜結願也。即登禮盤。忽始行法。正念誦後。散念誦間。

記錄如斯。

十四 撿挍阿闍梨琳賢。紀州那賀郡人。俗姓平氏。初逢東大寺順海。學華嚴宗。後隨高野山慶俊。受諸尊法。又屬良禪闍梨。傳兩部灌頂。抛淨財建立堂舍。施貧貯造寫佛經。久送七十七年之春秋。多積無量無邊之精勤。斷惑證果之望。興法利生之願。推其中懇。不耻前賢。爰久安六年八月中旬。俄受小惱。安彌勒像。繫五色幡。手結密印。口唱名號。風息已絕。露命忽消。親疎來訪。隨喜咽涙。不知依彌陀之引接生安養。又不知先慈氏之下生詣都率。緣之所引。人以難量者歟。

十五 能仁上人。和州人也。以阿彌陀尊勝陀羅尼等持念。大悲受性。常無懈倦。爰田舍疲馬。山邊喘牛。負重向嶮。朝昇暮降。身加打捶。心念水草。重罪之報。尤足拔濟。仍懇棘之至。苅草與之。盛夏不撓。嚴寒不休。漸及衰耄。彌修念佛。然久安之比。無病惱。如眠入滅。思其所修行。可謂往生人者歟。

十六 調御房定嚴。紀州相賀人也。俗姓紀氏。初登高野山。列大師遺弟。次往多武峯。學天台法門。遂歸本山之舊室。更受彌陀之祕法。法花讀誦。恒時不退。漸及暮年。常絕言語。爲每月十五日之勤行。修彌陀百萬遍之稱念。三五年之間。薰修功積。仁平三年八月廿三日入滅。念佛無斷。定印不亂。北首迎期。西面唱滅矣。

十七 兼海上人。紀州人也。號之小聖。久住當山。修行佛道。歸敬大日如來。師事覺鑁上人。多年之間。惠業無懈。爰深凝丹誠。殊抛淨財。建立八角二階堂舍。安置丈六大日形像。副九幅兩界三部諸經等。仁平二年十月比。以件堂舍。寄進鳥羽法皇御願寺。吏部大卿永範朝臣。依院宣草願文。供養之儀。可謂嚴重歟。然久壽二年五月卅日。小恙相侵。忽然逝去。臨終正念。諸人稱往生。

十八 澄賢入寺。當國人也。以良幸爲出家受戒師。隨

其外鐘樓經藏。連檐竝甍。計住山年紀。經八十一廻。爰保延五年二月廿一日寅刻。著淨衣。鋪新座。拜不動尊。殊有祈請事。次向南方。拜御影堂。次向西方。望安養界。身心不動。忽然遷化。春秋九十二。夏臈七十九。奇瑞靈夢。不遑記錄矣。或云。入滅後建率都婆。安置遺體了。斯處稱谷上。彼建立堂舍等。門跡相承。法燈無絕。

十二

律師行意。伏見修理大夫俊綱朝臣息也。童稚之昔。相伴嚴閣。攀登當山。彼朝臣加誡云。汝必可爲大師御弟子。仍參奥院。企出家。奉請長和法親王爲戒師。專致勇猛精進。殊持五戒十善。其後。又以彼御室。爲入壇灌頂師。保延七年七月之比。頗纒風痺。漸送日數。著紫衣以何爲。祈金臺以可足。同月八日。臨終期至。向彌陀像。唱其寶號。定印不亂。奄然告別。氣絕之後。容色不變。往生之相。誰生疑殆。號之大夫律師。又稱澤律師。予今度訪其庵室。柱石猶殘。寄宿彼邊。爲結芳緣也。

十三

寶生房敎尋。俗姓平氏。元住園城寺。改移高野山。平生之間。行業不退。廣學八宗。早究五部。以文殊爲本尊。行灌頂。傳衆流。然間神心背例。終焉迎期。永治元年三月廿日申刻。三尺文殊忽以影現。告上人云。却後三日。至于寅刻。與一萬菩薩俱來。可引接金色世界者。于時上人合掌。頌曰。唯願妙吉祥。爲我現金身。不捨本誓願。即作開導師。其後還本土。昔法照禪師之逢生身。告往生於西方淨土之月。今敎尋上人之感影現。約引接於金色世界之雲。文殊應化。古今相同者歟。同廿三日夜。及寅刻。忽發異香。人起信心。爰上人示弟子等云。汝讀提婆一品。唱文殊眞言。上人即結同密印。如入禪定。忽然即世。入滅以後。一日端坐。身體不動。手印如元云々。佛嚴房聖心者。當山傳法院學頭也。談義之間。近日住山。師弟之好。知委曲之人也。仍予相尋之處。

泣之涙。視聽之輩。皆謂希異。爰建立三間四面堂。安置一丈六尺像。千手彌陀不動等也。年々歲々修八講。歸依敎法。在々處々勸諸人。造寫佛經。然間。長承元年暮秋十日。雖有小恙。不及苦痛。引五色絲。乍坐入滅。殯殮之後。遺弟等相議。披見存日修善目錄之處。注云。極樂青蓮華一葉有之者。因玆各披本尊持經等求之。其內有破損持經。表紙封之。披而見之。青蓮華一葉在此內。其色微妙。如拂露折。其香芬馥。無風自薰。佛界靈瑞。事絕常篇。料知。答懇棘不退之志。遂此華還迎之望者歟。後人稱之日本千手。

十 西樂房迎西。不知誰人。偏仕彌陀。久慕極樂。然間。長承四年三月十八日。告弟子曰。身體不淨。欲企小浴。又以香水灑房內。後朝相示云。別娑婆詣淨土。今日是時也。共可修念佛。仍善友同行。一心勸進云。只今卽是寂後心也。若過剎那。生處應定云々。其後唱滅。誠可尊信矣。

十一 撿挍阿闍梨良禪。紀伊國那賀郡神崎人也。俗姓坂上氏。母夢。月輪入胸間。卽以懷妊。永承三年戊子誕生。六七歲之時。常稱月輪影現之由。父母恠之。遂入佛家。生年十一歲。始登金剛峯寺。師事任尊山籠。十四歲出家受戒之後。遇北室行明。受大隨求大佛頂等陀羅尼幷兩部大法。永閇山門。不顧俗塵。厭離穢土。以之爲心願。欣求淨土。以之爲自行。傍輩歸依。稱之小聖。其後隨中院撿挍阿闍梨明算。受兩界灌頂。浴五部智水。誠是禪林之翹楚。佛家之棟梁也。三部五部。入壇之族。已及五七輩。一尊一印。傳法之類。又餘一百人。在生所修。惠業非一。建眞言堂。安諸尊像。請長者僧正寬助。爲上首唱導之師。置三口供僧。始長日行法。又建慈氏堂。修法華法。以大僧正定海爲導師供養之。又建五大多寶塔一基。當知諸佛於此得菩提。諸佛於此轉法輪者歟。

以前。呼童子云。夜明乎。答曰。未及鷄鳴。又問。只今何時乎。答。已吹寅螺。又暫而云。欲明否。答。凌晨也。仍與童子共起。洒掃房舍。悉以莊嚴。著新淨衣。向彌陀佛。結跏趺坐。招請衆僧。令唱寶號。令打皷。自午及申。念佛不斷。端坐入滅。彩雲聳嶺。異香滿庵。山内之人。視聽涕泣云云。

[六]北筑紫上人信明。又不歷幾年入滅。定印無解。念佛不斷。春秋各八十。委趣猶可尋記之。

[七]隱岐入道明寂。時棟孫。隱岐守大江安成息也。遂遁俗網。初受尸羅以降。以虛空藏菩薩。久爲本尊。修求聞持法。即成悉地。其後住當山。隨良禪阿闍梨。受兩部大法。一生之間。永斷五穀。身不著絹綿。口不甞鹽酢。偏求菩提。永不休退。然間。天治年月日。(失之。)聊有小惱。兼知終時。傍懸鐵字。手引綵幡。口誦眞言。手結密印。一心不亂。十念成就。不歷時刻。忽然即世。或云。人有夢想。暗有聲云。五室菩薩往生。可奉禮。或說。五室菩薩者。別人之號也。可尋決也。

[八]經得上人。當山持明院內。年來所居住也。建小堂於彼處。修惠業於其中。人號之小房聖。近邊兒童頗致輕慢之時。常自稱云。讀六千部法華經。塞六趣冥路之身也。汝等勿輕我。然間衰邁云。及終時欲至。招弟子能法。安彌陀像。正向西方。高聲念佛。專住正念。已唱滅度。和合輕毀之衆。必結値遇之緣歟。于時華藏院宮僧正寛曉。參籠當山。近江阿闍梨宗寛。居住仁和寺。差飛廉。申僧正云。夢想云。有一旒綵幡。自西方飛來。指高野即去。不經幾程。如元飛歸西方。恐當山內有往生人歟。即尋其時日。已當小房終焉期。一山僧徒。忽以悲泣。彼僧正隨喜之餘。被修中陰佛事云々。

[九]蓮意上人。和州人也。(不知俗姓。)早出舊鄉。久住斯寺。不分日夜。常厭生死之定理。不嫌行住。唯咽涕

云々。

四 沙門蓮待。土佐國人也。幼出父母家。長住仁和寺。師事叡算闍梨。本名永算。壯年以後。道心堅固。卜居草庵。改名蓮待。人稱之石藏上人矣。日夜苦行。未曾休息。又籠金峯山。斷鹽穀味。身體已枯。筋骨皆露。諸僧相語云。上人將死。靈地可穢。即依衆議。雖出其砌。藏王有告。又以歸住。而間猶辭幽栖。遂移高野。數年後。內心發願。爲仕貧家之人。忽企離山之思。衆人雖留。强以出山。但至終焉之時。必成歸歟之約。其後令跰辛苦。去留未定。遂到土佐國金剛定寺。承德二年五月十九日。辭彼南海。歸此高野。即謁衆僧云。日來心神有煩。寢食不快。仍思舊約。所歸故山也。或人問云。極樂都率。繫望何處。答云。先達行業。不必相叶。法界皆如。何處爲望。只爲宛後世資糧。奉讀法華經一萬部。其後不復記部數。常誡門弟曰。吾臨終之後。不可葬斂。只棄野原。可施鳥獸。或人曰。若然爛骨狼藉。淨地汙穢者歟。上人悲云。可然々々。已及危急。俄欲歸去。同法雖留。搖頭不聽。遂任彼意。以與相送。同六月七日。上人自剃頭整衣。殊無惱氣。初出山門。赴土州。已離靈地。遠去人寰。亦遙途稅輿。樹下整服。面向西方。手結定印。擧聲唱云。南無三身即一阿彌陀如來南無弘法大師遍照金剛菩薩。如是稱禮。露地而坐。風息已絕。諸人望見。雙眼拭淚。此時西天雲聳。前林風慘。雲上有雷音。風下有香氣。須臾天晴。大虛雲捲。于時春秋八十六。其明日曉更。門弟子夢。空中金剛界曼荼羅。其內西方因菩薩位月輪中。此上人端坐。遙誦伽陀云。我等發菩提。修四無量心。今往詣西方。登金剛因位。

五 南筑紫。名可尋。高野山有兩上人。共鎭西之人也。南北卜居。日夜行道。恒時之勤。敢無退轉。山人號曰南筑紫。北筑紫。長治元年春比。南筑紫半夜

惱。逕兩三日。至二月朔日。法華經一部。不動尊萬體。摺摸供養矣。第三日早旦。企小浴。著衣服。令尊圓上人修尊勝護摩。蓋爲臨終正念也。是日。闍梨向護摩壇。敬禮而言。一期之命。今夕之極也。奉見曼荼羅。只斯時許也云々。卽歸本房。端坐向西。手結妙觀察智定印。口唱彌陀如來寶號。兼以五色絲。繫于佛手。與定印相接。漸及子尅。如眠氣絕。其第五日。斂逕廟室。旬日之間。門人往視。容顏不變。定印無亂。鬢髮小生。梟氣更無。因玆緇素集門。結緣成市。至五七日。門弟相議。開見廟戶。手印容色如故。畏此奇異。鎖廟不開。闍梨臨終之間。瑞相太多。其院內禪僧信明。字北筑紫聖。久閇庵室。不出門戶。當于此時。空中有聲曰。維範闍梨。只今入滅者。忽辭南院草舍。已移西土蓮臺者歟。又慶念上人同時夢。有一大城。衆僧集會。此中南院闍梨。修日想觀而居。此時音樂西聞。聖衆東來。先伽陵頻六人飜袖而下。次小田原敎懷乘雲而來。敎懷衣裝。如臨終時。慶念問其故。傍人答曰。南院闍梨往生之儀也云云。又定禪上人者。山中之舊住也。數月他行。此日歸來。聞闍梨之入滅。涕泣而臥矣。其夜夢。西天高晴。紫雲斜聳。無量聖衆集會其中。只腰鼓菩薩獨出雲外云々。又維昭上人。先年書寫如法經。以闍梨供養。以埋大師之廟院。此日。於彼處行理趣三昧。非夢非覺。空中有聲曰。千載一出之沙門。只今滅度云々。如是奇異。省萬記一耳。

今案。此上人若入初地歟。何以知之。千臂經曰。若人命終結定印。當知入初地云々。定知爲佛印被印之人也。又大唐乾封二年。天人下語道宣師曰。倶留孫佛所囑金瓶中。有七寶塔。塔中有三十六印。釋迦如來。以此等印。勅文殊等大菩薩曰。於後惡世。四部弟子若讀經者。印彼人無忘失。若修定人。行直心者。竝用印之。令彼終後屍形不壞云々。又見法苑珠林

云々。若非往生人者。豈列聖衆中乎。元暦元年四月之比。予參籠高野。爲訪彼上人聖跡。攀到小田原別所。古老住僧出來。相談云。彼殺上人〔懐恨歟〕嚴親相公。失名。爲讚州刺史間。召犯科之人。加苛酷之責。彼上人雖爲童稚之幼齡。施以隣愍之芳志。然猶不堪霜刑。已失露命。即成惡靈。深結怨念。因之相公子孫皆以夭亡。殺懷一人。纔雖存命。其靈未謝。咎祟屢示。仍避山城。移住當山。猶號斯處。稱小田原。平生草菴。其跡尚存。圖彼眞影。安此堂舍。見者咽涙。聽人斷腸。予爲結來緣。專禮今影。畫圖雖舊。形貌如新。其舌頗垂。其眼如瞬。右方傾首。安坐唱滅之體也。袈裟緒結付護佛。以紙裹之。上下捻之。近邊住僧來談云。上人怖彼怨家。住斯靈地之後。其靈猶現。號之祟法。而依持此護。永絕其事。臨終正念。遂以往生。誠知。佛界與魔界。一如無二矣。

二 散位清原正國。大和國葛下郡人也。少好武藝。無惡不造。生年六十一。俄以出家。法名覺入。其後每日修念佛十萬遍。已及二十七年。偏慕往生。無有餘念。而夢。入唐上人日延來曰。汝欲往生極樂。可住高野山。仍信此夢。寛治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忽出本國。移住當山。其後心神不例。病痾相侵。傍房上人字曰北筑紫聖。即來告曰。吾夢。阿彌陀佛。與無量聖衆。來迎汝。定知。汝病是運命之極。往生之尅。勿恨勿悔云々。而間病氣漸差。忽以沐浴。同十月十一日寅尅。整衣服。擎香爐。向西遷化。于時生年八十七。此時。或上人參籠紀伊國日前國懸社。其夜夢。從西方。無量聖衆俱作妓樂。迎老僧而歸矣。今尋其靈夢之日。當彼寂滅之期。往生之儀。更無疑殆者歟。

三 阿闍梨維範。紀伊國伊都郡相賀鄉人。俗姓紀氏也。顯密瑩性。山林接心。遂辭平城之月。長入高野之雲。俗呼曰南院阿闍梨。自爾已降。偏厭下界。專望西土。嘉保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俄有小

高野山往生傳

一沙門教懷。京兆人也。幼日出家。住興福寺。壯年離寺。居小田原。山城國久世郡。故俗呼曰小田原迎接房聖矣。其後移住於高野山。已送廿餘年。每日所作。兩界修練。彌陀行法。受持大佛頂陀羅尼。誦念阿彌陀眞言。自餘行業。非所人知。而寬治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雖非篤癃。聊有小惱。其明旦。手自模寫不動尊像數百體。卽以開眼供養。漸及巳剋。相勸衆僧。異口同音。念佛合斂。右脇西面。寂然氣絕。于時春秋九十三。德行之力。兼知死期歟。入滅之日。旁有瑞相。彼日申剋。奇雲俄覆。室內忽暗。時剋數移。日景更晴。又及昏黑。院內僧延實。快暹。各在住房。遙聞天樂。卽往諸房告之。衆人或分明聞音。或髣髴傾耳。漸臨後夜。亦有樂音。其曲稍遠。指西去。屢雖有此瑞。慥難知其人。而維範阿闍梨逝去之夕。慶念上人夢。無量聖衆來迎闍梨。其中教懷上人乘雲而來

續群書類從卷第二百

傳部十二

高野山往生傳

目錄

(間缺)
間疑。然自少至老。稱念彌陀。每日六萬返。以之爲勤。暮年出家。失名。具足淨戒。勇猛精進。油鉢不傾。仁平元年十月十五日卒去。臨終正念。得極樂迎。紫雲正聳。白日見之。

寫本云。貞應元年六月四日。於西山峯方丈草菴書寫之了。先年之比。雖書寫此傳。既與他人。仍重馳筆者也。是則爲自勵緩心令他生勇心矣。唯願四十一人聖衆。必垂來迎。沙門慶政謹題。

本朝新修往生傳終

偏修梵行。臨終之時。値善知識。讃歎佛德。助往生儀。和南至誠。西向命終。于時十月十二日也。春秋七十八。

學生大江親通者。左京人也。爲人質朴少文。然猶能草文。家無產業。恬澹養性。雖身接俗間。而心歸佛界。道俗男女。志在菩提之者。不論上下。不謂老少。固締金蘭之交。唯續白蓮之緣。衣服飲食。隨求給任(仕歟)。語親友曰。我等不値正法。生在濁世。冥々生死。出離何日。彼雙樹花落。栴檀烟盡以來。時累千祀。境隔萬程。當于斯時。若得禮釋尊之舍利。卽爲見如來之全身。故發別願。欣求舍利。經論中若有說舍利功德之文句。抄而集之。遠自天竺。近至日域。視聽所觸。莫不記錄。合爲三十卷。名曰馱都抄。更語人曰。舍利神變。近在室中。先年我披一文函。得六丸玉。大如小豆。其色黯然。人以不知。爲自然物。或曰。似佛舍利。祈而知虛實。卽安佛前。屢供養香花。漸歷日月。玉增員數。其貌微少。其光照耀。已表瑞相。遂知其實。若有欣求之人。依請施與。把而不盡。其數如本。或時隨取相連。如以絲貫珠。神變可謂奇異矣。或有貴女。道心能熟。早歸佛道。已爲禪尼。(尹中納言息女。前之尹尼上。)梵行積功。世間無比。保安之比。忝彼顧問云。我室中。佛壇上。舍利出現。殊動感懷。翌日夢中。有人示曰。早命親通。聞知舍利之本緣。流布世間。同得利益。夢覺問之。不知其人。或僧云。親通者洛都人也。字江榮是也。室在大內寮。(正親町櫛匣小路邊。)後日尋到其所。適謁其人。親通忽承禪命。成希有思。殊凝信心。奉請舍利。事之嚴重。默而不罷。知識衆人。奉造金色二尺五寸釋迦佛像。(二尺五寸者。二十五有也。)像中安舍利。以爲佛全身。見聞隨喜。都人成市。隨力所堪。供養布施。親通發願曰。以此惠業。迴向法界。與諸衆生。同成佛道。滿座聞之。歡喜信受。皆垂淚曰。不圖今日復値如來之敎化。親通德行如是。誰敢

殿。能建水上。若非天工。殆是佛力歟。僧曰。是非水勢。只瑠璃地而已。以手搜之。其地果固。手又不溼。圓能復曰。佛之所居宮殿可得見乎。僧曰。不能進退。須臾一人入門歸來。次六僧同入告曰。誓願寺(在彼堂北)。本佛彌陀如來在玆。可令汝拜見。汝三箇年間。於彼寺燃八曼荼羅。供養薰修。不忘舊意。今所新現也。以見宮殿。金銀瑠璃。七寶莊嚴。花鬘瓔珞。寶幢旛蓋。琵琶管篌。簫笛歌唄之聲。微妙清淨。孔雀鸚鵡。迦陵頻伽。共命鳥等。演說法音。讃歎佛德。又有大寶蓮花。花中有樓閣。其有上菩薩聖衆。有人語曰。此最少蓮花。下品下生所託也。一々見已。念々恭敬。僧語我曰。汝早歸本國。書寫五部大乘經。果願更可往生也。兼問曰。汝有此願。不覺哉如何。答曰。不覺。爾時僧復曰。往年有人。供養五部大乘經。圓能適在其座。心中悲感。忽起供養經卷之志。汝有此事哉。答曰。有之。僧曰。宿願是也。故曰。果願可往生矣。次見地獄。受苦衆生。多在此中。曰。是八熱地獄也。次見八寒地獄。凡厥地獄所在。罪報所感。事雖千萬。不能一二。此六僧者。六地藏也。上人蘇生之後。數年間。勸人勠力。書金字五部大乘。於金峯山供養之。(令弟子字市門。金峯山供養之。依求靈地也。)宿願遂畢。往生無疑。仁平元年正月廿四日。上人入滅。(于時有(在歟)鹽小路大宮之辻堂。)上人豫知命期。語弟子曰。翌日我可往生。沐浴潔齋。着淨衣服。燒香供花。念佛向西。結跏趺坐。合掌低頭。乍居氣絕。如入禪定。異香薰室。城中之人。見聞成市。經十二日。葬斂舟岳山。人調音樂。圍遶途路。蓋爲結緣也。

左近府生清原爲則者。大和國添上郡人也。身爲樂人。任近衛府生。自少壯之時。歸依三寶。四十年來。稱念彌陀。仁平元年秋九月。宿霧相冐。旬日不晴。時語夢曰。後三箇日。我可往生。卽請僧俗(召歟)。忽以出家。兼受淨戒。勇猛精進。然後三日。

其行。更假人力。數迴而息。次向佛前。合掌端坐。手執經卷。口誦句偈。聲止氣絕。如入禪定。于時久安四年二月日。春秋七十六。

入道寂因者。左京人也。俗姓江。中納言經忠卿之門人也。自少壯之時。深信三寶。暮年出家。住山崎淨土谷。三十餘年。不出山門。念佛之外。無他行業。年事乃壯。更不懈緩。浹旬臥病。豫知命終之日。遂至其期。着新淨衣。遇善知識。念佛三十餘返。手結定印。乍居入滅。依遺言送水上。後經七日。其身飛去。不見遺骸。不知行方。春秋八十三。于時久安六年冬十一月十一日也。

沙門圓能者。大和國添上郡伏見鄉之人也。（伏見鄉者。昔老翁三年伏而不起。東大寺供養日。起立荷鯖八十隻。入參東大寺。依宣旨。以早參之人。可爲當日講師者。老翁當任。八十鯖者。化八十華嚴經。荷鯖枴木者。于今在東廻廊內檐下一本樹是也。老翁者文殊之化身也。）上人生年十八。初住信貴山。隨師習佛教。天性愚癡。不善學問。唯念彌陀一佛。不知餘教。伏見鄉有一寺。號弘文院。丈六藥師靈驗之地也。上人限一百日。參詣此寺。每日禮拜三千度。無敢懈怠。心中祈願曰。奉見本尊正體。至于九十六日。藥師像見現于曠野。徧滿虛空。阿彌陀像三十體。文殊等（同歟）像內顯現。上人頭面敬禮。身心悅可。行年五十七。春三月晦日。寢中忽順六僧。迴趣他界。人謂頓死。未言殯斂。心胸猶溫。其氣未絕。歷二七日。出之野中。鳥獸不毀。人以爲怪。四月八日。遂以蘇生。身體纔在。言語不詳。後三年語曰。我先年。夢中有六僧。喚圓能圓能。應喚卽昇虛空。怪問云。將到何處乎。答曰。可將向琰魔宮。圓能更申云。我久念彌陀。欲生極樂。今有何儀。可到琰魔宮乎。自此欲辭去。六僧曰。汝先到琰魔廳。隨罪輕重。可定生處。圓能不肯行。六僧更曰。然者先令見淨土一遍。可參琰魔宮。卽將參極樂東門。其土莊嚴。不似人間之所在。六僧示曰。娑婆世界。日月光明。猶照幽隱闇處。何況彌陀光明。無量無邊。如百千日月照耀。圓能又思。此土宮

阿闍梨堯海。身在醍醐山。夢見聖人往生之事。翌日遣使。問聖人之安否。答曰。其日其時。聖人已逝去。一同夢告矣。

入道參議左大辨平實親者。右大辨時範朝臣之子也。才名文學。亞其先祖。器量倜儻。不混流俗。尚書廷尉。五六侍中。顯要之官。同時兼帶。初歷數國刺史。後任太宰府都督。家富位貴。名望軼人。內住道心。外行慈仁。諸寺諸山。悲田獄舍。訪窮困者。常施飲食。園城寺裡。建一佛閣。安置夏﨟。屢行日食。又占白川。新結精舍。曉夕禮懺。於焉爲便。講於一乘。限以千日。聽聞成市。功德有鄰。自餘佛事。不遑一二。及杖鄉之齡。遂出家之願。持戒精進。自協蒙懷。久安二年二月日。依病薨卒。頃之蘇生。語其子曰。生在都率。雖知天樂。望阻安養。猶乖宿願。爲我修善。重祈證果。言訖入滅。嗚呼悲哉。

入道民部卿藤原顯賴者。累代之名臣。當世之英豪也。歷顯要之官。至卿相之位。執掌朝務。爲君之腹心。一院御宇。內外執權。際會超人。陶化坊裏。祖父堂傍。別建伽藍。專勤佛事。宿殖善根。今時開發者歟。此外功德。不可勝計。久安三年冬十二月。有發背病。及其危急。遂以出家。然後兩三日。偏念彌陀。其聲不絕。畢命爲期。遇善知識。助往生儀。手結密印。口稱佛號。安住正念。寂而薨逝。彩雲掩甍。得淨土迎。于時久安四年正月五日也。春秋五十五。

大僧正定海者。右丞相顯房之息。法務權僧正勝覺之弟子也。天性柔和。以貴不驕。酌三密之法流。繼累代之師跡。頻應朝撰。早昇綱位。法務大僧正東寺長者。道之重賞。莫不經歷。漸及暮齡。併辭所職。住房之傍。別構禪室。專住淨心。讀持法華。大數及一萬部。平生語人曰。我祈請三寶。求後生善處。夢中有僧。詠和歌曰。露ノ身ノ消奈牟後波功德池ノ蓮ノ花遠家低古曾世女。臨終之時。念佛行道。身弱力疲。不堪

間。其香不盡。春秋六十九。

近江國犬上郡。有一老尼。廿年來。念佛爲業。其尼在彥根山下。常遇僧徒。修佛事。久安二年秋九月。命其子曰。我今月十一日可往生。汝語衆僧。行懺悔法。又爲我調音樂。普告郡縣。聞知此。子曰。謹諾。但其日當九坎。戊寅。同十五日午宿曜良辰。彼果遂哉如何。尼曰。重啓三寶。可告其期者。後五日。又云。十五日之午時。可遷化也者。其行懺法。調具音樂。一如尼言。當日請衆僧。誦伽陀。唱合殺。命伶人。奏音樂。頃之尼曰。已得來迎。音樂微妙。不似人間之樂。更命伶倫。高和樂音。言訖端坐。寂而命終。觀者如堵。莫不悲感。後數日不葬斂。容色如常。時當暑月。敢不爛壞。

元興寺有一沙門。名道寂。俗呼爲伊賀聖。聖人本貫在彼。仍有此稱。在俗之時。不辨因果。然猶心歸佛道。欲脫俗塵。少年參詣長谷寺。七日精進。祈求道心。夢中有僧。相語曰。道心無體。唯以如是心。可謂道心也。其後發心修行。遂以出家。永辭本鄉。來大和國。不定在所。身如浮雲。所々名山靈寺莫不經行。就元興寺。坐禪念佛。日沒之時。西向觀念。蹋跪合掌。鄭重其志。每日讀小阿彌陀經一返。未曾懈怠。若有諸寺諸山行佛事之處。必參其場。蓋爲聽聞也。見佛聞法。隨喜悅可。後住眉間寺。此寺有長老住持。與聖人故舊。勸進衆生。奉造觀音像。其長一搩手半。其數一千體。聖人勠力。不日終功。或又勸人。鑄造洪鐘大鐃。大鐃一口施入東大寺。一口進納長谷寺。一口奉送金峯山。永爲寺物。貽之萬代。久安三年冬十二月。身有小恙。命及大漸。臨終之時。安住正念。以五色絲繫佛手。引其端。專念彌陀。其聲卅餘返。更無餘念。如眠氣絕。春秋八十有餘。此日。中川住僧失名。遠見西山。晴有紫雲。當眉間寺上。若是聖人往生之瑞相歟。走行見之。果當遷化之時。又

念力。倍自平生。別率衆僧。令行三十講。曉夕行懺悔法。日夜積念佛功。語夢曰。我禮不動明王。二童子等授我。以一寶器。其物如銀。我不肯受之。唯欲賜劔。明王命曰。此器與劔同。我遂受之。復命子息曰。我有書寫一切經之願。其中五部大乘。且以終功。所殘經卷。爾曹勉旃。凡一生之間。深信佛法。日別轉讀法華經。大數及二千部。其外造佛寫經。不遑甄錄。冬十月以後。病力羸疲。命在旦暮。廿餘日斷食絕水火。謂曰。今我半死。唯待觀音勢至之來迎而已。臨終之時。値善知識。（中川聖。）先受八齋戒。次受誦光明眞言。又令音聲人誦伽陀。文曰。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卽得往生安樂國。隨喜悅可。加聲唱和。手結定印。奄然入滅。彩雲掩室。觀者成市。有人指所曰。此室講經之處。往生之地也。

僧字式部公者。廣隆寺住侶也。自少年住道心。負佛像。（彌陀觀音等也。）行住坐臥不離身。一生之間。以念佛爲業。三十箇年。行懺悔法。曉夕禮懺。暮年不怠。久安元年八月日入滅。此日遇善知識。念彌陀佛。數聲唱和。如眠氣絕。

大儒淸原眞人信俊者。累代之名儒也。當世學者。多出其門。二歷外史。一任西海。時語人云。任國秩滿。可遂出家願。久安元年。忽辭任國。以男信憲。中補穀倉院別當。次卽出家。一如宿望矣。自壯之時。專歸三寶。大原山寺。每日供養衆僧。大都一十口。連々不絕。十年以後。一日不怠。又殊數十口淨侶。書如法經。凡書如法經三十餘部。別寫法華經一千五百部。奉送所々名山靈寺。爲令法久住流布演說也。每日轉讀法華。大數及二千餘部。或令人轉讀三十萬部。又日々念佛一萬返。未曾懈怠。久安元年十月二日卒去。此日遇善知識。專念彌陀。唱和聲止。命寂終焉。異香薰室。人染餘芳。後數日葬北山。收斂之

時。宜弘佛法。自書一切經。其後三十年。且書二千卷。又三時行業。多年不怠。康治二年春二月日。行法如恒。日中時終。忽拂房中。殊整衣服。招集同行人。相語曰。命終時至。爲我宜誦尊勝陀羅尼。又唱阿彌陀寶號。以助護淨土行儀。滿座悲感。一如其言。佛舍利前。移座端坐。稱念彌陀。手結定印氣絕。

比丘尼戒妙者。大和國添上郡人也。落餝之後。十二年。旣捨世事。專住道心。自繆藕絲。織袈裟三帖。又別織布帛。施與僧侶。平生好修善根。懺悔惡業。康治元年秋九月。身有小恙。彌希菩提。同二年春二月命終焉。先是語夢曰。有比丘相語曰。後二日可來迎。當于其期。沐浴精進。一心不亂。偏念彌陀。値善知識。聞法華句偈。淨心信敬。卽時遷化。春秋七十八。

蔭子惟宗親範。左京人也。自春至秋。臥病不療。及其危急。遽憶不脫。忽發道心。自以出家。次請師僧。受持淨戒。然後七箇日。一心不亂。稱念彌陀。語其親曰。最後唱十念。我願可足。臨終行儀。如平生願。于時天養元年夏六月十六日。春秋廿三。或人語夢曰。自天王寺。夏蒕二口。到來此處。爲迎新發也。

式部太輔敦光朝臣。朝之賢師。道之宗匠也。天性廉直。輕財重才。三遷李部之官。以進賢爲己任。堀川院御宇。任大內記。接其後事。訖于天養。其所製作文筆詩句。滿櫃卄合。佳句多在人口。時人歎曰。文章之美。不恥先祖矣。新院御宇。徵爲侍讀。奉授毛詩論語後漢書。天養元年夏四月。依病出家。語左右曰。式部太輔。右京大夫。正四位。帝王師。可謂無遺恨。出家了。翌日語曰。我夢牟尼善逝上行等四菩薩。世尊摩頂。我思在其列矣。後數日。又曰。我爲焰魔王被召喚。爲備其臣也。然猶依出家得脫之。冥官有議。生所未定云々。其後偏歸三寶。專禱後生。持戒

書其狀。兼誡門徒曰。修行佛道。率々勿怠。專住行戒。可離放逸。言訖沐浴。更着新淨袈裟。以蓮絲織之。臨終料。豫所設也。以五色絲。繫彌陀手。引其端。專念彼佛。又招集寺僧。令誦伽陀。音聲人先誦歸命本覺文。公曰。唯誦阿彌陀佛眞金色等文。仍誦此文兩三返。公自唱和。次誦諸經要文決定往生之句偈。誦畢休息。左右見其意氣快然。半以退座。食頃入室弟子問曰。未來世事。一二欲聞。公答曰。我生年十五以來。每月十八日。轉讀觀音品三十三卷。求願後世菩提。兼又每日晨朝。唱地藏菩薩寶號一千返。禱後生善處。或修兩界三部法。志求菩提。若不遂極樂往生之素懷。定生補陀落山。若羯羅陀山修羅窟歟。修羅窟者。兩界悉成就之所也。又問曰。多年令修阿字觀。其事如何。答曰。觀念相續。不敢忘失。所謂自我心性。放五智光。照九界之闇。彼光還容入我身。更出照六道郡〔群歟〕類。如是言訖。左手執五鈷。右手持咒珠。西向念佛而命終。于時保延六年九月七日也。春秋六十六。公遷化後。五十日間。往々人語夢之〔云歟〕。彼公舊房者。往生人所居處也。勿忘之云々。又曰。有一淨土。莊嚴微妙。問曰。是何公誰人所居乎。有童子。答曰。是則上品淨界。重怡上人往生處也。又曰。鞍馬寺重怡上人者。往生之人也。汝不知乎。

力能法師者。仁和寺僧正信證之屬人也。天性慈悲。好行檀施。又能忍事。惡口罵辱不移怒。行住坐臥。唯讀觀音品。多日有病。一夕得瘳。語同僚曰。我命欲終。宜請衆僧爲善知識。如是言訖。大唱阿彌陀寶號。又令僧侶誦伽陀。語左右曰。我聞天樂。人聞之乎。次曰。聖衆來迎。人見之乎。再三如是。向西氣絕。于時康治元年九月三日也。

沙門運覺者。醍醐寺之住侶也。阿闍梨聖賢之弟子也。齡在少年。學通三論。兼習眞言。願曰。如來滅後二千餘年。正像時過。遺教欲滅。當于此

命其門徒。誦兩界讃。勤行精進。倍自常時。有人語夢曰。上人飛去西方。聖聞此言。彌堅其志。更率衆僧。專唱佛號。瞻仰彌陀。目不暫捨。一心不亂。端坐氣絶。定印在手。異香薫室。沒後廿七箇日。面色如花。依遺言瘞骸於佛堂下。肉身不爛。于今猶在。行年九十五。夏臈六十六。

沙門定秉者。延暦寺之住侶也。後移東山阿彌陀院。此寺置不斷念佛。白川女御所被始置也。年紀可尋。定秉身爲供僧。久勤寺役。事雖公請。志如我願。爲人柔和。不言人惡。平生歸依地藏菩薩。臥病之後。廿餘日。偏念彌陀。語其親友曰。本尊二體。常在我傍。其一體常所尊重之像也。其一體長可六寸。時々在胸上引接。往生豈非此時乎。我願乘佛願力。欲到淨土。又謂曰。明日當例講。地藏講也。早旦可早行也。必値講會。寄命終焉。當日黎旦沐浴。先誦錫杖。次例講。東像西首。專念彌陀。又令轉讀法華經。自第一至第四。法音入聞。隨喜徹骨。結合掌印而氣絶。殯殮之時。不亂手印。于時保延六年八月廿四日。春秋四十。後日人語夢曰。著淨潔衣。手持香爐。在舞臺上。其一。著緇衣。逢人路上。謂曰。我來六道。爲化衆生也。其二。有大寶蓮花。公可生其中。其三。

沙門重怡者。伯耆國人也。久住台嶺。通顯密。後移住鞍馬寺。寺奥迹有一佛堂。奉安丈六阿彌陀像。公以其所爲宿房。行年五十以後。偏住道心。六箇年間。不出山門。常修兩界供養法。唱彌陀寶號。自大治二年三月。至保延六年八月。前後十三年。通計四千日。每日唱彌陀寶號十二萬遍。以小豆爲其數。二百八十七石六斗。又以蓮子木槵子等。入筥置佛前。令參寺之人勸唱佛號。其數三千五百五十七石九斗也。立長案手自記之。保延六年秋九月。身有少恙。豫知命期。彌勤淨業。當日語常隨弟子曰。爲我儲湯沐。可除內外垢云々。又以所持衣鉢。付屬弟子。懸手自

沃之。有金玉聲。依數出現。已如祈願。感淚不留。此事詳注往生傳序。其後永斷婬欲事。彌修念佛。經論之中。語近往生者。抄而集之。名曰世俗往生決疑。又訪往生人。隨喜記之。拾遺往生傳。後拾遺往生傳。各三卷是也。大治三年。或人夢。博士有往生極樂之瑞。事詳往生傳序。又有一老尼。談夢云。欲見決定往生之人。可見算博士。卽語此事。進名簿云。願以今生之結緣。必爲來世之善因。承德元年以後。每日讀誦金剛般若經三卷。讀誦之間。全絕餘言。感經卷功能。作驗記一卷。永久四年以後。讀心經三百卷。臨終之時。爲攘魔障也。保安元年以後。永斷肉食。兼禁殺生。大治三年秋。手自書寫如法經。自爾以降。禁絕飲酒。凡厥每日所作。心經三百卷。念佛一萬遍。阿彌陀九卷。金剛般若三卷。如意輪大咒千遍。以爲終身之勤。保延五年六月三日。身有病患。不能起居。語左右云。來八月終焉之期也。命期在近。宜修善業。念佛之外。不能他事。猶子行康相勸而言。出家持戒。可協法器歟如何。答云。往生極樂。可在信心。不可必依出家。念佛功積。畢命爲期。十郎十生。百卽百生矣。自七月廿七日。屈僧徒行懺悔法。此時沐浴潔齋。身着袈裟。向彌陀尊。祈請而言。多年念佛。逐日不怠。臨終正念。必垂引接。沒後善事。現存相營。八月四日。於後夜分。捧誓願文。件文觀念讀經法也。向西氣絕。春秋九十一。懺法七日。結願當于此日。命終之期。一如夢想。沒後三箇日。氣暖如平生。身體有薰香。然則生前之善。滅後之瑞。豈非往生人乎。

沙門暹覺者。豐後國人也。俗姓壬峯氏。少壯之時。遊俠身處罪科。欲被追討。爲避其難。遠奔絕域。遂發道心。忽爲沙門。其後移住大和國崇敬寺。寺之東北。草創別所。今安陪寺別所是也。久住此地。深修禪定。戒行持律。古今尠彙。保延六年春正月。心神不例。旬日不瘳。然猶日別行業。不敢懈緩。

留不恨。又曰。示貴人事。愼勿漏言。其後念々相續。偏唱佛號。臨終之時。異香薰室。于時保延元年六月十日。春秋四十九。

沙門珍西者。叡山無動寺住侶也。少年隨師。多日修學。後發道心。永離名聞。行徒(マヽ)賤衆不繫。六箇年間。晝夜苦行。臨終之時。高聲念佛而卒。衆僧誦伽陀。又和聲。正念而終焉。于時保延二年三月十五日也。檀越秦行季。與公合力。草創一寺。夢中相見。公容貌淨潔。生蓮花座矣。

佐伯成貞者。近江國甲賀西郡人也。天性質直。好行慈悲。鄰子村男。多歸其德。少壯以來。常唱念佛。建立一堂。安置諸尊。語人云。夢中遇一沙門。示云。後日可來迎。傍有蓮花座。是汝所生處也。成貞嗟歎曰。身無德行。夢有吉兆。濁世凡愚。殆難信受歟。保延二年十月十六日卒。最後遇善知識。專念彌陀佛。衆僧共念。安然氣絕。春秋八十一。後日僕從夢。紫雲覆其墓所矣。

算博士三善爲康者。越中國射水郡人也。其先祖以射水爲姓。治暦三年。年始十八。離土入洛。師事算博士三善爲長朝臣。卽爲入室弟子矣。非啻通算道。亞學紀傳。望在鄉貢。屢省試。遂虛不第。呑恨而罷。暮年變節。補少內記。依本局勞叙爵。堀川院御宇。以熟算術。抽任算博士。後兼任諸陵頭。到正下五位。博士自幼少之時。偏歸觀音。誦如意輪大咒。遍數不限。天仁二年以後。每日誦千遍。多有靈驗。三十以後住道心。五十以後。日別念佛一萬遍。每修善事。廻向極樂。承德二年八月四日夢。已終生涯。將入死路。彌陀如來率諸菩薩欲來迎。爾時有人。告曰。汝命限未盡。後年八月四日。可來迎者。覺後思惟。若是妄想歟。但祈三寶。須是一決。康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參天王寺。正修念佛。歷九箇日。滿百萬遍。卽祈請曰。吾順次往生之願。彌陀來迎之夢。俱非虛妄者。舍利三粒可出現。併再三祈念。把壺

文章博士藤原行盛朝臣。讃岐守行家朝臣之子也。儒行才名。亞其祖業。爲人質直。內歸佛法。書一切經。造丈六像。蓋爲菩提也。三年臥病。偏祈後生善處。抽一心誠。行千座講。此外爲利養名聞。所修善業。併資佛道。長承三年冬十一月。忽辭任國。(于時攝津守。)次即出家。臨終之時。値善知識。衆僧相唱。念彌陀佛。數遍之後。聲止氣絕。春秋六十五。其男有夢感。有二童子。擎幡蓋。爲迎家君也。又家僕夢。主人生黃蓮花中矣。

散位藤原惟季者。近江國甲賀東郡人也。自少至老。深信佛法。就所々名山靈地。建大伽藍。安丈六像。(蒲生上郡中山一字。甲賀上郡瀧尾山一字。同郡牛飼鄉一字。)住侶在今。薰修積歲。別受淨戒。禁斷殺生。轉讀法華。大數及三千部。保延元年月日卒去。臨終得淨土迎。行年八十四。備前國人某甲。夢中見惟季往生事。爲知虛實。遣使尋問。此鄉之人中聞如此焉。

陰子藤原宗貞者。書博士安部俊淸之息男也。實者其妹之子也。博士收養猶子。不勤文學。頗好武勇。少年殺人。避仇東國。志在孝養。常順親色。行年四十以後。漸住道心。語其親族云。我遁俗累。寄修佛道。妻子不許。爲之遲留。心辨因果。好救人難。兩三年來。日別唱佛號一萬返。常誦尊勝陀羅尼藥師經等。保延元年夏五月。家內遇疾病。自知不脫。語左右曰。我若受病。身及危急。令遂出家之願。臥病之後。偏念彌陀。遂請禪侶以出家。一日兩度。受持十戒。出家之後。二日一夜。一心不亂。專唱佛號。先是語夢曰。我家庭上。紫雲忽覆。瑠璃爲地。金銀爲林。其中有三蓮花座。問云。此何瑞乎。有人。答曰。其一者。爲汝往生也。即應此語。已遷彼座。顧見本身。捨而在傍。其一者。奉爲太上天皇也。頃之臨幸此地。人馬從如常。果御于蓮座。其一者。左京亮惟宗淸則可託生也。但其人往生期遠。豫示其相也。宗貞密語曰。夢想如此。似遁惡趣。若生淨土。死

號。其聲高大。聞于鄰里。宅在闕戸院邊。往還之者。莫不隨喜。武元語夢曰。我乘大寶蓮花。六僧舁之。然後更感夢想。彌稱念佛。平生遇僧徒。結契曰。我命終之時。遇善知識。稱念彌陀。願望足矣。僧徒感其言。果逢其期。緇素交接。稱念不休。數聲相唱。如願命終。于時大治四年秋九月十七日。行年八十四。或者夢。紫雲覆西山。武元在中矣。

沙門快賢者。下野國人也。天性質直。不混衆人。二十有餘。得度受戒。暮年隨師。移住江文寺之間。念佛爲業。臨終時語曰。聖衆來迎。共以行儲。言訖。一心敬禮。端坐而卒。于時天承元年月日。春秋八十三。

沙門定秀者。江文寺住侶也。平生誦千手陀羅尼。至暮年住道心。一切時處。唯稱佛號。臨終之時。得極樂迎。于時長承元年月日也。

沙門失名。字維乘房。天台學徒也。身有惡疾。隱居山中。永辭親友。不欲見人。六箇年間。諳誦法華。適値友人。相談曰。我依病患厭世。偏離名聞。自具戒行。專積熏修。當生菩提。全無疑心。長承二年冬十一月日入滅。後日人夢。身放光明。西方飛去矣。

源傳者。攝津國河邊郡人。重代之勇士也。殺生爲事。不敬佛僧。先其命期三箇日。豫以出家。多年有所持袈裟。此日著用。弘法大師袈裟。往年於讚岐國得之。閉目之時。空中有鐘聲三聲。聞之。上下皆以不知。事爲奇異。疑是佛所化歟。平生語人曰。我三十年往。夢中有僧。訓曰。南無一心敬禮西方極樂敎主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阿彌陀佛。汝順我敎。宜念彼佛。然則滅其衆罪。如建器中水。僧傍置棹水。仍建水喩之也。自爾以降。日別千返。敢無懈怠。然深銘中心。不語外人。誠是内祕菩薩心。外現武勇形者也。臨終正念。專念彌陀。安然合掌。向西終焉。

善歟。親友告別。哀慟在胸焉。後五六年。入道參清水寺。客僧同宿。相語曰。先年修行江州。夢中有人。告示曰。當國有往生人。汝可結緣。其處其人其月日所往生也。我雖感夢告。未見在處。若踏其地。必到彼岸云々。入道案之。一爲助重之本事。兩人前後之夢。果知其實焉。推其年暦。當永久年中。

比丘尼蓮妙者。河內國丹北郡東條長原鄕之人也。尼自壯日及老年。鎭厭五障。偏欣九品。八十以後。二三年每月晦日。參天王寺。供養佛舍利。其結願日。舍利三粒放光照曜。尼獨見之。餘人不見。元永之年。相語子息曰。白蓮花從天而下。如大法會中散花。汝等見乎。子息等以爲老爛之言。不信受。如此相示。經二箇日。身無病患。忽然遷化。向西念佛。聲止命終矣。

沙門永尋者。出羽國人也。師事信命上人。學天台敎文。別有宿願。參詣延暦寺四天王寺。後住大和國崇敬寺。求法之外。更無他計。懸心於止觀。凝念於安養。講法華經六十萬座。正修念佛三十五石。以小豆爲其數也。又置千座講。偏祈順次往生。有多年所持袈裟。其上書諸經要文眞言等。命終之時。著用之。向丈六像。（釋迦文殊等像也。）稱讃佛德。誦伽陀曰。文殊師利大聖尊。三世諸佛以爲母。十方如來初發心。皆是文殊敎化力。誦了念佛。散花燒香。奄然卽世。兼日書佛後壁上曰。其歲其月其日。安住正念。唱彌陀名臨終。决定往生極樂。于時大治四年正月晦日也。春秋九十一。

沙門行範者。台嶺住侶也。大治年中。世間不靜。有漏身觀無常理。一心精進。參天王寺。七日斷食。晝夜念佛。衣中盛沙。投身海水。調具音樂。方舟合奏。正修念佛。沈沒而死。夢示同行曰。我生都率內院。手內擎彼天圖。示其生處矣。

山城國山崎住人武元。暮年發道心。曉夕唱佛

菩提。就嵯峨野。占殯殮地。終封之儀。豫以營。臨終念佛。得淨土迎。遷化之期。一如夢想矣。

沙門失名。字桂林房。洛都名僧也。雖住聚落。不染囂塵。常入禪室。讀誦法華。大數六萬部。是一生之勤也。數日臥病。一旦得愈。語弟子曰。我今日可往生。汝爲我設沐浴。弟子隨師命。沐浴後。向西念佛。如言入滅矣。

勢縁上人者。出雲國能義北郡人也。少登台山。受習眞言。其師則餘慶僧正門徒尊隆上人也。從師飼馬爕(ヤキ)薑讀眞言。本師入滅之後。次就闍梨嚴範。更受兩界法。在々處々。以行兩界爲業。暮年移住伯耆國。建立一堂。奉安木像兩界曼荼羅。國人歸依之。供養設會。以賴照闍梨爲導師。是亦眞言祖師也。上人語夢曰。明年秋八月可遷化。果如其言。臨終之時。手結大日如來印。又取五鈷當胷。端坐命終。于時承保年中八月十八日也。

河內國石川東(條脫)修水文(分脫)社禰宜利國。常唱彌陀寶號。造次沛顚。唯稱念佛。豫知命期。偸待來迎。當日於丈六像前。出家受戒。列衆僧令唱合殺。向西念佛。寂而氣絕。于時永長元年月日也。時人諺云。如小禰宜。可往生焉。

前瀧口武者助重者。近江國蒲生郡人也。國司經忠朝臣門人字江策(策〈續拾〉)入道。法名寂因。與助重有故舊。兩人奉使。發遣所部。此夜入道夢中。路過熊野。傍有死人。衆僧殯殮。有人告曰。此處有往生人。汝可得見。應聲行見。助重身是也。覺後占夢曰。夢見死人。是吉祥也。黎旦首途。行可十餘里。助重奴僕來向。途中急言曰。去夜。君主爲賊見害。爲告此事。到君所也。卽語曰。中夜之時。羣兵競來。主君驚心。矢麗(ツラヌキ)背死。當爾之時。稱念阿彌陀佛一聲。其聲高大。聞及鄰里。此外無他。向西合掌。端坐而卒。入道聞之。歎息曰。夢中事殆是歟。嗟呼身遇惡死。雖在果封。夢告往生。又依宿

本朝新修往生傳

朝散大夫藤宗友撰

沙門戒深者。尾張國賢林寺住侶也。又名藤島寺。五十餘年。不出寺門。日々夜々。讀誦法華。多年之間。欣求舍利。尋常讀經之時。堂前庭上。舍利出現。其貌如珠。其音似雹。投水不沈。鎚打不壞。安之佛像。供養恭敬。命終之時。向佛端坐。手結定印。稱念彌陀。瑞雲聳天。異香薫室。沒後數日。身不爛壞。結跏趺坐。如入定人。國郡哀傷。爲之立廟。

和泉國八木郡某甲。一生之間。念佛爲業。傍建一堂。常修佛事。臨終之時。聖衆來迎。奇雲掩室。異香薫衣。

丹後國狐濱。有一行人。失名。行住坐臥。唯念彌陀。忽語人曰。我一旦燒身。欲去此界。相者曰。汝有溺水之相。其奈燒身。及至其期。占水濱爲其處。積薪縱火。自入火中。口唱佛號。音不暫休。然猶半身燒時。投水而死。相者之言。遂知不虛。後日見其處。蓮花三莖。微妙開敷。人以爲往生之瑞。

圓宗寺少綱。失名。多日臥病。萬方不瘳。遂厭浮生。唯祈後世。七日行懺悔。然後病又得瘳。語夢曰。明年秋八月。我命欲終焉。其後偏斷他營。彌求

續群書類從卷第百九十九

傳部十一

本朝新修往生傳序

日本往生傳者。寛和年中。著作郎慶保胤所作也。康和之比。黄門侍郎江匡房作續本朝往生傳。弘於世。其後。算學博士善爲康作拾遺往生傳。後拾遺往生傳繼之。近有往生人。世所希有也。今課未聞。粗記大概。總載四十一人。名曰本朝新修往生傳。爰訪古風。最動新情。願記南浮濁世發心之人。以爲西方淨土往生引接之縁。于時仁平元年臘月一日。朝市隱藤宗友序。

本朝新修往生傳目錄

于幾處。可免怖畏乎。願爲我出離生死。可造一堂。父母許諾。女子唱彌陀寶号。不知幾千万返。已雖瞑目。唇舌如動。氣絶之後。雖送數日。容皃不變。身體甚輕。時々有異香。人以驚歎之。殯歛之後。夢中送書狀云。平生所持之物。皆悉可施佛界。又□滿夢中。坐於宮殿。手翫蓮華。定知往生。

三外往生記

承久第二秋。於西峯方大草菴書之。抑尋寂法師。講仙沙門。平願持經者。永觀律師。南京無名女。已上五人。爲康拾遺傳載之。仍漏了。而其德行。全無加增之故也。蓮禪自序云。粗得遺漏之輩。重爲貽方來云々。仍

且書漏了。若有深趣。可追書入歟。抑今見賢耻愚淚難抑。唯願若干新生菩薩。哀愍知見。草菴瞑目之時。如來迎引接矣。抑此本。申出持明院宮御自筆本書寫之了。文字有脫直之。

沙門慶政謹題之

正嘉二年六月十二日酉尅。於法花山寺書寫了。

乘忍記之

右三外往生傳一卷門人石原正明於尾州眞福寺寫之

享和元年五月　　　　　撿挍保己一

子。閇眼唱云。南无大悲阿彌陀佛。父母誡云。汝所行似盲者。其後兒雖開目。猶打木念佛。常爲癖。然間相煩痢病。十餘日辛苦。兒告父母云。此處者極樂歟。父答云。不然。我宅也。兒又云。可唱西方極樂。爾時二親祖母等同音唱之。又云。可唱南无大悲阿彌陀佛。三人依兒言。如前唱一時許。及酉時。兒高聲念佛。命終矣。隣人邑老見聞。流涕云々。保安二年九月廿日。

江州志賀郡滿山麓。有一女人。一生之間。念彌陀佛。其心質直。有慈悲。常思後世。隨分行施。命終之日。辰時許。黄光照病者。而于時看病之人等。奉向佛像於病人之前。病者合掌。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不斷念佛。又衆僧打磬。不斷念佛。然間音樂聞西方。紫雲聳屋上矣。其時聞音樂者八人。見光雲者二人也。保安元年十二月廿七日。生年五十三。

女弟子藤原姫子者。式部大輔敦光朝臣之息女也。母神祇大副大中臣輔清之女也。生而九歲。讀大乘經若干卷。十四五歲之比。讀法華經。心性淨潔。宛如明珠。每有魚味。强不嘗之。十齋日深以禁斷。若見傍人之殺生。如惜我命。泣而免之。雖有戲論。不及妄語。不說僧侶之善惡。不言親疎之好醜。縱有至寶。人若相索。不敢悋惜。常在父母之傍而坐臥之。父母問云。汝爲女身。漸及長成。如形影常相隨乎。答云。我馴父母。難期于十八。問云。何十八爲其期限乎。咲而不答之。平生以詣精舍。尤爲其望。有驗道場。往々參詣。每日念誦。無有懈怠。所持經典。多諳誦。大治五年。屢煩心腹。迄于秋比。（マヽ）丘參熊野山。病惱除喩。今年十八也。改年天承元年。秋比。宿病更發。數月之間。寢膳乖和。至于仲冬。已以危兼（急歟）。受禁戒及四五度。親母深惜。不聽出家。女子不忤母心。未作尼形。纔落其鬢也。臨命終。身着袈裟。相語云。風雨雷電火難之時。所憑父母。其心安穩。往

禮拜千返。次高聲合殺。同法客僧。異口同音。又念佛千遍。就薪之後〔但歟〕。手結定印。猶以念佛。薪盡煙晴。紫雲彌天當他境。集會之人。濟々焉如堵墻。或望此瑞。隨喜讃嘆也。

大納言源雅俊卿者。六條右府之二男。堀川天皇之外舅也。天皇登霞之後。更厭生死無常。建立一堂。奉安九體阿彌陀丈六像。每朝入堂。行禮拜。唱寶号。又造一基塔。置六口僧。修法花三昧。自他之行。年來不懈。身有恙。涉旬月。閉眼之日。以綵縷着佛手。引而念佛。安然卽世。當炎暑之月。久不入棺。其體不爛壞。敢無臭氣。人皆稱往生也。保安三年四月十二日亡滅。年五十九。其後數年。大治五年四月之比。前阿波守藤原郡〔或邦歟〕忠重病。旣而絶入。半日許忽到焰魔王宮。多枷鏁之者。爾時有一人。語故事云。源大納言雅俊往生之人也。又云。太上法皇去年歸泉。以來生所未定。善惡二業同分難量之故也。善業者引善趣。惡業者引惡趣。右衞門權佐藤原重隆〔息イ〕逼死。卽爲焰魔臣。本此事也。郡〔或邦歟〕忠聞之。蘇生尋常之後。披露斯語。虛實雖叵信。衆口嗷々。盍記一端者乎。

散位道俊者洛陽人也。往日赴陸奥國。屬于獄長清衡。不堪弓箭之任。以筆墨侯役之間〔身脱歟〕。恩厚家饒也。而宿善之所催。自有菩提心。雖委東夷。望猶繫西方。旦夕念彌陀佛。或亦誦觀音經。其勤不倦。老衰之刻。兼知命期。詳不言之。天承元年月日。獨入持佛堂。行禮拜之後。呼一人家童云。我只今可命終也。見其形體。敢無惱氣。家童云。可奉彼妻子。翁固制云。忽家中今日若不死者。頗有忘語之慙。其言已了。向西而臥。火急念佛。如眠入滅。葬斂之夜。山中有異香矣。春秋七十九。

僧勢賀者。近江國志賀郡東坂下九條之人也。有一男兒。字犬丸。年齒六歲。遊戲之態。打木爲拍

倉。于今有之云々。
左近將曹秦武元者。武重子也。碧亂之時。奉仕于仁和寺法親王。法親王參籠高野。小童隨順。百日護摩之間。初後夜之時。必汲閼伽水。一度未闕如。信之至也。成人之後。其父加首服。爲令繼家跡也。爲太上天皇（梁獄）御隨身。宦仕之隟。常好鷹犬之遊。屢示雉兎之獲。俄怖後世之事。永以斷其業。更仕道心。常修念佛。雖携妻妾。夜不懷抱。偶通之時。夙興沐浴。昔天皇參詣高野。侍其後從。夜夢。高僧出來。摩身垢而與之。武元伸手。受取之。問云。高僧爲誰乎。答。我是大師也。汝昔致給仕。尤所憐也。覺後見手中。已有一果玉。隨喜之涙自然雙下。天皇還御之後。申身暇。又以參詣。致歸命之志也。求道之心。自斯彌增。建堂舍。造佛像。承御尊使。發向關東。長途之間。精進潔齋。手書金泥法花經一部。歸洛之後。亦建二階大堂。奉安丈六三尊。朝夕作禮。常修講演。忽纏小恙。出家入道。與善知識僧。共在佛前。不近妻子。爲去恩愛也。臨終之刻。引五色絲。念佛三百遍。乍坐氣絕。有往生之相。揭焉云云。承德二年八月。

左大臣源俊房者。土御門右府之一男。母入道大相國之女也。生于高貴之家。居於棟梁之任。才華文章。當世拔群。秀逸之句。多出人口。舊年建立一堂。安置彌陀迎接之像。每至齋日。常修講演。保安元年春。辭職致仕。同二年二月落餝入道。（法名寂俊。）十二月朔。蒲柳之質。風霧相侵。五六日間。强無辛苦。十二日曉命終。念佛不退。紫雲聳來。瑞光照室。荼毗之夜。異香散亂。左右之人染衣而歸。或女人夢。一僧侶稱禪府使。傳書札。其文云。適雖往生未覺悟。依寂後念佛。得住不退地云々。春秋八十七。

入道念覺。（俗姓名。）住于越前國坂北郡詔隆寺。廿餘年。念佛爲事。彌厭餘生。俄燒其身。先向西方。

之者。必勸飲食。少飯疎菜。更不愧之。或又旅行之人疲屈在路。若及其聞者。雖數十町。自身持向與飲食。慇懃之志。哀憐猶子。又念阿彌陀佛。慕安養界。年來之間。所行如斯。及閉眼之期。正念々佛。湛然入滅。近隣之人。聞香氣者八人。望光雲者六人云々。〔中歟〕永久年月。

甲斐國有一俗人。名可尋。字稱丹波大夫。弓馬之上。羽獵爲事。郡縣之內。每〔樓脫歟〕年賦出擧之米。秋收之時。爲貪其利。宛淩士民。領田畠。梟惡之心。楚越之竹。〔行歟〕不可記盡。未知佛法之名字。無慙無愧也。公務之間。漸及老耄。內有宿善。兼知死期。限百箇日。招請衆僧十人。令轉讀法華經。或令修彌陀念佛。及其終。相語親友云。死去之日。必可來會也。然而見其形體。全无病氣。兩三日。不忘言約。其人來臨。俗人云。多年無貳之契。今日拾〔拜歟〕謁之後。再會何日乎。嗟哀哉々々々。今宵難過。可早歸去。取手合眼。嗚咽而歸。又云。十人僧。四人可退也。逝水之後。食香之程。以六人可行例時也。語了念佛。心靜不亂而入滅。十惡五逆之輩。寂後念佛之力。猶得往生。今謂之歟。

近江國愛智郡胡桃濱。有一父。失名。老後出家。恒時念佛爲先。其心性無親疎必勸飲食。若斯之間。俄企燒身。〔脫歟〕栽木累日負來。濱邊積薪。其中容身。合掌向西。高聲念佛。身體雖燒盡。寂然不動。結緣之者。無不隨喜。微風不吹。其煙西靡。直聳台岳之嶺。宛如長橋。往生之瑞。於焉而知歟。

左近將曹下野敦季者。兼武子也。近衞舍人之中。尤有人望。太上天皇徵爲御隨身。雖趁官途。粗有佛土之望。建立十齋堂。各修其講演。殊致精進。未企解緩。老爛之後。出家入道。事善根於朝夕。不顧他營。胸病頓發。及兩三日。瞑目之刻。被扶二男敦俊。起坐向西。念佛不退。日光指來。斜照衣上。表裏映徹。宛如滿月。其衣納實

撰匪懈。獲麟之刻。向西合掌。異香頻散。在傍之者。或見之。又自語云。日月照我衣。光明清淨也。傍人見之乎。是日。雲膚靉靆。雨脚滂沱。今稱月影。豈非佛光乎。

尼妙法者。成章卿長女也。生于清華之家。養在錦帳之中。宿善開發。道心堅固也。齡及廿。父母擬令婚姻。頻致固辭。不敢承引。至廿一。猶企經營。旣近其期。誠知難脫。偸鑷雲髮。投出帳外。雖不似二親之情。爲歸依三寶之道也。遂以出家。持戒精進也。殆軼于草繫比丘也。暗誦法花經。滿六万部。其後數年。晝夜讀誦。不注卷數又修三密法。每日手自備閼伽。命終之日。掛五色糸於彌陀手。引其末。高聲念佛。及一時而入滅。異香滿室。傍人染衣矣。于時春秋八十一。

尼某。讃岐守行家朝臣之女也。早配偶于上野介高階朝臣敦遠。同穴之間。生男女子。本性有慈悲。未曾喜怒。雖營家務。寂多道心。五十以後。其心彌切也。遂爲比丘尼。偏念彌陀佛。受病臨終之日。正念不亂。向西氣絕。于時常陸介實宗妻。夜夢。當于家北。空中有樂。遠而聞之。指西去。後朝有人云。去夜上野尼上入滅。乍驚尋之。其夢當瞑目之時也。

尼某者。本是修理大夫俊綱朝臣家仕女也。柔和在性。喜怒無色。不携夫聟。又无子息。宦仕之間。齒髮半衰。更慕淨刹。遂以出家。造次顚沛。念彌陀佛。每日四十八返。向西而禮拜。未曾闕如。沉病之間。被扶奴婢。沐浴潔齋。念佛不退。頃年有相知之僧。遣使招請。卽以走來。語言。明日巳剋。是入滅之期也。可爲善知識。兼又付後事。僧忽聞一言。頻拭雙淚。念佛讀經。終夜勤之。尼問云。時至乎。時至乎。正及巳剋。起向西方。高聲念佛。寂然氣絕焉。

近江國比良山麓村。有一老尼。名。鄙細人也。天性之心。慈悲自深。村中之人。不論親疎。有來宅

山。只以無道心爲歎矣。從往日。造阿彌陀三寸像。奉令坐蓮花一莖。年來爲本尊祈願。臨終之日。必擎左手。以五色縷引右手。住正念可命終云々。瞑目之刻。其事如願。向西端坐。念佛八千餘遍。湛然入滅。草庵之上。有綵雲焉。長坂往還之輩。觀其瑞之者多々也。天承三年四月。齡七十一。

沙門信敬者。楞嚴院飯室學徒也。晝夜誦法花經。多歲不倦。當初蝸菴夜坐。暗誦法花經。至于第六卷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所之偈。忽以發心。大恩教主常在頂上。依罪業深重。不得奉見之。悲哉々々。正欲何爲。因之發願。剝切我皮骨。奉供養釋尊。自爾以來。廿六七年。永拋名利。偏修練行。先降伏魔障。爲成就我願。焚手指。奉供養大聖明王。又切取左脚骨。奉造釋迦如來像。其後脛骨平差。行步安穩也。又剝手皮。圖繪阿彌陀三尊。以手指骨奉造觀音勢至二菩薩。常時不斷。奉唱彌陀寶號。不取數算。天承素意已以相違。遺根在之。或時不圖獨起向佛像。發大音聲。稱南无大悲阿彌陀佛。只一聲。又以偃臥。翌日微々念佛。安然氣絕。不歷幾程。法花堂三昧陽快夢。天童一人降來云。此山可有迎講也。一度既過了。迎信敬上人也。今度者爲迎延秀大德。即見之。聖衆濟々。乘雲降臨。皆以合掌。陽快云。教主彌陀不見如何。天童答云。令坐雲中也。件延秀者。行住坐臥誦法花經。已及九十算。如得六根淨云々。同八月十八日夜。横川或人夢。到上人之舊房。上人面貌殊麗。衣服甚鮮也。夢中問。平生不好美服。滅後如此。其如何。又令坐何處乎。答。在極樂。自餘言語。不委注矣。

比丘尼某。大納言藤原資平卿第二女也。本性貞潔。一生寡婦也。自丁壯之年。有西方之望。考妣逝去之後。早以爲尼。彌修念佛。奉圖繪如意輪。繫臥帳之前。瞻仰尊顏。誦持神咒。多年之勤。少

之群侶。或傳洛中之諸人。令唱念佛。是爲化他也。又祈願云。來世猶可墮惡趣者。今生兼欲償其苦。命終之時。得往生云々。歷年之頃。自夢。衣冠神人出來云。可引此材木也。汝當生之罪苦也。此夢以後。脚氣更發。晝夜無聊。兩脛之重。千鈞還輕。咫尺之程。雖不能動。不敢爲愁。又丹波國穴絡寺住僧ム。天承元年冬夢。觀音乘綵雲而自西方來。暫坐此寺。光明赫奕也。夢中奇之。有人云。爲迎永覺上人。令向天台山也。夢覺夜明。不知誰人。後日傳聞。永覺上人在于叡山飯室。智行具足。道心堅固也云々。不歷幾程。已以寂滅。定知往生極樂之人也。

勝義大德者。越前國白山麓平清水之常住也。往日頗好修行。登比叡山。二千日夜。參宿根本中堂。其行已了。早以歸國。性操不慳惜哉。千僧供及五箇度也。三時修阿彌陀供養法。多年匪懈。俄呼弟子某。自地行隣邑。令人呼急來。師云。明日命期也。房中所持之資。各附屬弟子等。翌日云。頗無氣力。可勸夕飡。飡了盥漱。入持佛堂。供養法如例。乍坐長逝。迎雲滿寺内云々。天承二年正月。七十齡也。

良忍上人者。延暦寺東塔常行堂衆也。往年之比。一千日間。詣無動寺。不着麤履之類。如忘名聞之思。傍輩同法。以爲奇特。是祈菩提心也。其願成就。永絕交衆。搆小庵止住大原。十二時修三昧行。年來不懈倦。兼披閲一切經論。造立堂舍佛像。多年練行。齡首難記盡矣。沉痾之間。遷化之後。往生極樂。瑞祥炳焉也。暗夜觀佛相好。光明眼前。又入棺之時。(遂歟)其輕如鴻毛。太原律師覺嚴夢。上人來告云。我過本意。在上品上生。是融通念佛之力也。天承二年二月。

叡山寶幢院住僧某。三十餘年。依(更歟)不交病。移住清水寺坂本。餘生之間。永斷酒鹽。讀法花經。又唱彌陀寶号。如斯之間。其病自然平愈。不歸本

陀經四十八卷讀之。受病閉眼之刻。專心不亂。異香滿室。傍人皆聞云々。年七十餘。大治年中。

念西比丘者。本是少僧都實覺童子也。童名忠犬丸也。生年五十。遂以入道。永抛世事。於今生。偏屬日飡於甘子。多年之間。住南京常戶辻。念佛之外。全無他意。晝夜不斷。稱南無佛。以小豆爲其數。已及二百八十石云々。齡過杖鄉。俄携藥名。命終之夕。端坐向西。手擎香呂。念佛聲立。遷化之後。三日之間。身體不傾。香呂在手。香氣留庵。徵々未竭。南都道俗。群集見之。隨喜讚嘆。展轉聞之而已。天承元年。

法務權僧正勝覺。俗姓者源氏。左大臣俊房。一男。醍醐寺法務定賢弟子也。出自蓮府。入於桑門。眞言秘教。悉以瀉瓶請益。權少僧都義範重而受法。三密之水。訪餘流兮酌盡。五智之燭。繼明禪兮挑木(マヽ)。門弟濟々。室中成市。永久五年六七月。天下旱魃。黍稷枯萎。花夷愁歎。宛如殷湯之昔。精誠祈念。第四日。小虵出池水之中。入于爐壇之下。善女龍王兼垂靈應歟。同日亦以弟子某。令參淸瀧神窟。白虵遇路。有角鰭。又異瑞(衆賊)也。自今日陰雲。明日第五日也。甘雨普降。率土相示。旁見万物之鮮。寔知一味之潤。秘法之顯靈驗。貴賤無不嘆美。公家給賞。以弟子阿闍梨定海。許補權律師。大都蒙護念之輩。得効驗云々。及暮年。建堂舍。造佛像。功德善根。偏以經營。然間風霧屢侵。坐臥不穩。仍辭公請。歸本寺。西方繫望。常以念佛。未亡以前。兩三日程。孔雀一雙飛來。匝于僧正座邊。餘人不見之。瞑目寂滅之剋。光雲滿精舍云々。年齡七十三。大治五年。

沙門永覺者。伊勢國之人也。少年之時。隨緣入洛。卽登叡岳。師事覺尊上人。總角之齡。出家受戒。屢携修學。頗弁義理。而十六歲。忽以發心。永抛餘事。但修念佛。師主登霞之後。移居飯室谷。不出宿房。摳西方之業。練行年深。或語山上

紫雲之瑞。皆稱往生人也。
興福寺學徒經源者左京人也。成業已後。祖隨公請。（號弁君。）俄抛世間法。發菩提心。遂住小田原蘭若。稱迎接房之聖人。往生之勤。不時而休。亦學眞言敎。遂其奧義。油鉢不傾。浮囊能充。而間聊有微病。渉日彌篤。門弟群集。日者令修阿彌陀念佛之間。上人相語云。明後日可滅度也。仍今日沐浴。次日又沐浴。第三日云。臨終之時已至也。所調置之紙淨衣可持來。卽與之。着用了。（件衣以梵字書往生要文也。）向彌陀尊。合掌端坐。念佛不退。又曰。誦過去空王佛眉間白毫相彌陀尊禮敬滅罪今得佛之文。大都誦往生要文。及數返。其間衆僧合殺。上人氣絕已了。頃而更開目云。可唱觀音合殺。衆僧唱之。其後長逝。兩三日程。合掌端坐。猶如生身。但自右口腋。出一滴唾。弟子（其號。往生房聖。）以布衣袖拭之。其香微妙。勝於沉檀矣。載肩輿。將向就本所之間。其姿猶不傾。又火葬之處。當西方而不遠。有廿餘人之聲。同音合殺。衆人聞之。尋而見之。無有其人。彼染香布衣納舊房。于今有之。年齡八十四（五イ）云々。永久年月。〔中略〕

僧良範者。住山崎北□所。多年修淨土業。然間有小恙。歷二年。彌以信心精進。念佛不退。寂後安住正念。不斷念佛。向西端坐氣絕。隣里之人。多傳往生瑞夢。保延五年正月。

近江國三津浦。有入水之聖。（失名。）先乘舟中。遙泛湖上。山僧里人。亦棹舟而來之者。五六十艘也。上人身着淨衣。念佛合殺。衆僧同音。上人云。我沈沒之後。若得往生極樂者。身體不壞。可揚西岸。又墮惡趣者。可揚東岸。往生之定否。以之當知之。縱又見善惡之相。必可修追善也。弟子等承諾其言了。後日打寄西岸之上。合掌不破。結跏猶存。往生揭焉也。

大法師賢圓。醍醐寺小別當也。久雖執行寺務。素意只在菩提。行住坐臥念佛爲業。或每日阿彌

其中。高聲念佛。諸兒助音。則以火加之。薪盡煙消。餘兒分散。各不語此事。父母不知之。日暮尋之。不知行方矣。二親泣而涉日之間。或人夢。雲外有二鶴。一者大。一者小也。指西方而于飛。有人云。彼鶴一雙者。燒身上人小童等也。勇猛之心。遊戲之態。功德同等。共指極樂云々。二親諸人。始聞此夢。無不驚歎矣。

沙門如幻者。左京人。住東大寺。唯識因明之碩學也。學秘教交衆之間。本名叡尊。發心之後。号如幻。大悲利生如佛陀。(後脫歟)爾到播磨國。住高和谷。國中緇素。歸依渴仰。生年六十二。冬十二月二日。其身凭几。奉念觀音。面貌不變。端坐頓滅。里人也(多)來。多語往生夢之者。又備中國住人某夢。七寶車指西而行。問之。有人云。如幻上人往生也。彼人上洛之次。宿於播州東風寺。相語此事。彼寺住僧傳之。

沙門隆尋者。丹波國之人也。年少之時。謁見相者。云。宿短命也。因之發心。不好學問。偏求菩提。十七歲以來念佛爲事。常勤精進。無有懈倦。退自叡山本房。移住於清水寺之畔。昔參籠天王寺。祈念往生定否。數日之後。有夢徵。又有同法之聖。相共誓曰。我隨先死。必示生所。各銘心府。漸送年序。彼上人偸閑向南都。忽以入滅。雖聞往生之由。未知虛實之由。爰參籠清水寺。其夜夢。白色丈六菩薩。乘雲而自南方飛來。倩瞻之。先滅之上人。我問其生所。答。已諧第三地。依存日約。今所來告也。亦問。隆尋往生如何。告曰。決定无疑。夢覺之後。歡喜滿胸。又夢。奉見丈六阿彌陀佛。頂禮而言。隆尋可往生極樂乎。佛答。可生也。深憑其夢想。俄有恙異尋常。遷化之夕。向西合掌絕焉。

僧永助者。甲斐國平澤山寺之人也。昔移住伊豆國修禪寺。心性質直也。初往世間。後發淨心念佛。歷一年之間。忽燒身。其日。近邑之人。或見

之。端座已□。不敢傾動。奇香滿室。人々在佛前。香氣亦見之。爐中香火。早消無餘薰。是則瑞香也。客僧集會七十餘人也。果而如先言。於是知往生淨土云々。

二品法親王者。長和天皇末子也。母左近衛大將藤濟時之女也。母后夢。胡僧來云。將託君胎。夢驚之後。不歷幾程。皇后有娠。十箇月間。后不嘗葷腥。誕生之日。神光照室。小兒之時。有成人之氣。天皇鍾愛勝於群兄。天皇晏駕之後。不堪戀慕。遂任素意。於仁和寺出家。法名性信。受法灌頂之水。無不究其淵源。絕粒不稀。涉日積年。薰修練行。已非凡聖。謂其神驗。殆同佛陀。一天之主傾首。四海之民歸命者也。昔百个日間。修法花法。及其畢期。後夜時有人。叩戶云。時至哉。聞其聲而開戶。見之无其人。八十一秋。始有微病。强無辛苦。著新淨衣。常以念佛。臨終正念。端坐入滅。于時右大臣藤俊家。曉望西漢。遙有紫雲。兼聞親王病。不疑其往生。夜明詣之。果而然也。寬治二年秋。

延曆寺阿闍梨敎眞。久銜修學之道。或被衰(マヽ)貶研之際。念佛爲事。生年三十以後。每月二个度。必修百万遍念佛。以爲往生極樂之因。大都日別。修十万遍念佛。臨終之夕。異香滿室。又大寶蓮花。繽紛而下。見花色之者八人。粗聞香氣之者十人也。荼毗之後。七日之間。餘薰不竭。曉夕發越云々。

土佐國金剛定寺。有一上人。名不詳。頃年之間。繫望於西方。今生之事。不敢帶芥。往生之念。老而彌切也。厭殘年之長。遂以企燒身。先積薪於淨所。納身於其中。合掌向西。高聲念佛。衆僧門弟。同音合殺。西方灑油。一具加火。當國他境。雲集風來。隨喜之淚。無不滿襟。又翌日諸兒群遊之中。一兒童相語云。我欲學昨日上人之燒身。汝等同心拾薪。以可積聚。諸兒戲咲。如言積薪。彼兒入

卷卅餘萬部也。命終之時。普賢摩頂。文殊加護。蓮花承足。天衣繫身。往生淨土云々。

仙久比丘者。西石藏住僧也。嘗誦法花經。晝夜盡數部。兼又學習正教。深有道心。欣求極樂。稱念彌陀。住房側。別建草堂。安置法花八曼陀羅。燒八番印矣。人々夢。欲奉見普賢大士。可親近仙久。夢想爲結緣。多尋到之者。寂後正念唱滅。豈非往生乎。

沙門圓久者。延暦寺西塔之人也。年始九歲。離二親鄉。登四明嶺。出家受戒。學習正教。後移住楞嚴院。誦法花經。其音和雅。聞者隨喜讃歎。出仕朝市。有名德之聞。至知命終發菩提心。隱居愛宕子南峯。修無緣三昧。吹十二時螺。勤六根懺悔法。專期往生極樂。寂後命終。口誦妙法。面對西方。更無〔妄緣〕餘念入滅。以死骸斂置幽谷。七々之間。於藁里有誦法花之聲。周忌以後。其聲不聞也。

高野山有兩聖人。（一名可尋。）共鎭西之人也。南北占居。修行佛道。敢無退轉。彼山之人。號曰南筑紫北筑紫。長治元年春。南筑紫半夜以前。呼童子云。夜明乎。答云。未及鷄鳴。僧不言。又問。只今何時乎。答。已吹寅螺了。又暫而云。欲明否。淩晨也。仍與童子共趣。洒掃房中。悉以莊嚴。著新淨之衣。奉向彌陀佛。結跏趺座。招請衆僧。令唱寳号。自午及申。念佛不斷。端坐入滅。迦雲繞嶺。異香滿庵。隣里之人視聽。滯泣而已。北筑紫上人信明。又不歷幾年入滅。手結定印。不斷念佛云々。春秋各八十。

沙門覺勝者。住越前國坂南郡阿彌陀院。（此堂。伴大納言善男卿配流之時。所草創也。基趾久存。佛法繁昌之地也。）本是美作國人也。能知密教。持戒持律也。受病七日。其間六時修阿彌陀供養法。未企懈緩。語弟子云。我滅度荼毗之日。淨侶自然群集者。以我可知往生極樂也。斯言已了。佛前修供養法。及數剋無音。弟子等奇而見

沙門念照。俗姓小野氏。名爲國。道風朝臣之孫也。雖在俗塵。偏念佛土。隨逐寂照上人。出家入道。持戒淸淨也。受病之時。爲加救療。蹔辭山門。寄宿典藥頭和氣正世家。彼家命終。正念々佛。往生之瑞炳焉也。

阿闍梨良陳者。延曆寺之人也。以慈悲爲室。以忍辱爲衣。哀愍孤獨。助成佛事。相語門弟云。我從童稚。念彌陀佛。多年之勤。薰修日久。接取不捨之願。實語不疑。臨終念佛不退。尋圓律師夢。慶有阿闍梨。故良陳阿闍梨。相並而竪。慶有闍梨云。此良陳阿闍梨被說曰。

年ヲヘテヲモフヲモヒノカヒアリテ蓮ノウヘノ露トミルカナ。

阿闍梨聖全者。天台學徒也。螢雪之勤。嵐月已尙矣。因果分明。其心精進也。昔隨請用。蹔經廻于洛下。猶厭生死之鄉。隱居山城國乙訓郡石作寺。十五年間。難行苦行。告門弟云。今年命期也。及孟秋之天。果而受病。若干行業等。不能退轉。又云。臨終之期已近。可洒掃房舍也。取梵網經。打磬而發願。一見了後。漸臨夜陰。又令修念佛。自亦誦壽量品。又令讀往生要集。臨終行儀云。寂後十念。猶勝百年苦行。諸僧相共。竟夜念佛。已及曉更。以色縷着佛手。執其末。面向西方。手結定印。如入禪定。寂然長逝。前言不違。布薩之日命終矣。

祥蓮以下七人者。楞嚴院結緣念佛之衆也。江（ム云聖全有爲康傳如何）納言幷爲康等記。不載此人等。廿五三昧帳中往生分也。

昔有行空沙門者。世呼稱一宿聖人。不定住居。每行向所送一夜。不再宿也。日夜誦法花經十二部。未曾退轉。五畿七道。惣六十餘州。靈地靈山。無不修行。或時失道者。天童祇承之。渴乏求水。神女與之。若有痛所者。諸天自到。賢聖常護。天神相副也。巡行鎭西。及九十算。所誦之經

沙門祥蓮者。天台楞嚴院淨侶也。久修西方之業。每日三時。修六根懺悔法。每月十五日。斷食一日夜間。至心念佛。六十以後。永絕交衆。偏以念佛。又修印佛之勤。配十萬億土。每國印一佛。祈願云。我所印之佛在彼國。令我無留難。必往生極樂云々。寂後正念入滅。往生之趣。卽入覺超(都卒僧都也)僧都之夢也。

延曆寺楞嚴院妙空沙門者。欣求淨土。不染世緣。或時問源信僧都云。我雖有往生願。不能修其行。以何因緣。可遂意乎。僧都云。有造丈六佛。生淨土者(テヘリ)。可勤此事。卽以唯諾。因之奉造丈六佛。今華臺院佛是也。但素功未畢。露命忽殞。在世之時。自夢。有一大集會處。諸僧之中。相撰念佛者計度西方。指妙空云。彼不亂念佛。大德早可行度。卽歡喜。度西方了。夢覺以後。踊躍歡喜云。縱雖散亂之心。念佛之功不虛歟。歸滅(寂歟)之後。朝壽律師夢。妙空一類依良緣。悉蒙引道之益云々。

相助大德者。本是多武峯增賀上人弟子也。爲修學所登山也。三業無望。一心求道。自語云。身受凡庸。學拙讃(鑽歟)仰。不如拋眼前之名利。結身後之良緣。因之偏勤念佛。至心不退也。受病之後。慇懃念佛。其病極重。扶人而起。身弱心强。禮拜恭敬。僅及十遍。擬寂後十念也。見者悲感。遂以命終。有往生之瑞矣。(正曆四年月日。)

阿闍梨明普。住延曆寺楞嚴院。數十年間。修西方業。念佛讀經。薰修有日。往年祈願曰。願知命期。自夢。六十九是其期也。寬弘三年四月七日。遷化之刻。念佛不退。就木之夜。其煙西靡。直聳青天。如曝白布。近郭之人。遠見異之。或人夢。明普阿闍梨忽然出來。身着美服。手擎香爐。而面貌端正。異香芬馥也。驚問。自何處來。答。從西方來也。夢中思惟。西方者近名也。今坐近處歟。答。雖在近處。是餘人者難到之土也。

云。奴力々々。勿令他聞。家主不披露矣。理滿自夢。我身死去。弃置曠野。群狗食噉我骨肉。夢中思惟。此事何因緣。有千萬狗乎。空中有聲告云。理滿當知。此犬非實。是權化也。祇園精舍聽衆也。爲結緣上人。所群集也。夢覺畢後。彌誦法花經。又年來祈願云。我若依法花威力。當生極樂者。二月十五日。教主釋尊寂滅之期也。欲繼其古風。多年之後。其願成就。二月十五日半夜之間。誦寶塔品是名持戒行頭陀者卽爲疾得無上佛道之文。入滅云々。

薩摩國有一沙門。失名。深山占居。歷年不出矣。行住坐臥。誦法花經。又修三時懺法。(而缺)偏慕極樂。遂以燒身。其日紫雲聳漢。指西分飛。群集結緣輩。各垂感淚。又弟子同行。不去其所。每日念佛讀經。賁先師。於焉佛舍利自然出來。衆人作希有之念。据之致供養矣。

好延法師。住愛宕子山。採花春香。供養佛陀。拾薪(汲缺)渡水。給仕宿老。朝夕受習法花經。通利一部。讀誦不休。薰修多積。四十餘年之間。敢無他營。及老爛之刻。修法花懺法。念阿彌陀佛。於是受病之時。身心寂靜氣絕。當于其時。德大寺闍梨某夢。有大池。有一莖大蓮花。花實開敷。色香微妙也。好延上人。威儀具足。其手捧香爐。步池上如大地。遂登此蓮花。面向西方。口誦法花。乍坐蓮花。指西而去矣。

大僧都寶因者。延曆寺西塔弘延阿闍梨弟子也。幼日離家登山。住具足房。天性明惠。夜學不倦。四明之龜鏡。一朝之龍才也。山洛之間。無不重之。遂昇崇班也。蓋道心內薰。常誦法花經。兼觀察義理。夢有七寶塔婆。釋迦多寶二世尊光明赫奕也。空中有妙聲云。汝以信心誦法花。因之二如來放光所現也。往生極樂不疑。老後臨終之日。誦提婆品。信心作禮。手結印契。向西卽世矣。

左大臣俊房　入道念覺
大納言雅俊　散位道俊
(後拾遺傳有之)江州六歲小兒　(後拾遺傳有之)江州志賀郡女
式部大輔敦光女

昔慶内史作往生傳。爲見者發心。以傳於世矣。其後江納言善爲康等各記其人。亦後續之。尊卑道俗。隨喜居多也。予雖愚頑。盍慕賢跡。肆普訪古今之間。粗得遺漏之輩。重爲貽方來。聊以錄行狀。前規多存。寔知易往之國。後昆成勵。宜專難行之心。願與一切衆生。共還九品淨土云爾。

阿闍梨增全者。延曆寺内供奉。極樂寺寂初座主也。故鄉河内國也。母頻感瑞夢。遂得誕生也。幼稚之昔。與諸兒遊戲之隙。合掌稱南无佛。隣里異之。葷腥適口。則以反吐。隨叡山治哲(光定歟)法師。十八歲出家爲沙彌。天安二年四月。隨定光大師。廻心向大。依附慈覺大師。受學秘密教。凡學究三密。智朗四教。國王大臣歸依渴仰。延喜三年正月夢。西方有一大路。向西而行。到大河側。河西有僧。容顏殊麗也。哲(招歟)手告曰。蹔以可還。三年之後。我來相迎云々。爰知我在世三年也。絕跡隱居。不出寺外。晝入經藏。開覽正教。夜坐佛堂。稱念彌陀佛。貫首弟子尊意。又闍梨可去之趣。得夢告。僉語同法等。闍梨果而。延喜六年正月三日。言語飲食如例。四日夕。語弟子等曰。自今曉甚無氣力。先年夢徵其期也。速可出寺中。五日兼々出寺。六日神逝。春秋七十矣。

沙門理滿者。河内國人。吉野山日藏聖人弟子也。隨逐給仕。不違彼意。以誦法花經。爲一生業。又住河邊。爲船師渡人。或在聚洛。愍諸病人。求所慕之物。悉與之。沙門寄宿小屋。送一兩年。或時家主男。在沙門座下。見轉經。讀第一卷了。閣机上。其經自然踊揚一尺。卷返標紙方。如本置机上。爰家主作奇異念。敬禮沙門。沙門警

續群書類從卷第百九十八

傳部十三

三外往生記幷序

沙彌蓮禪撰（筑前入道）

以行衡入道本校合了。彼本有僻文字等歟。
此本先人書寫校合給了。重所見合也。
有花押

予辭蘭省。入桑門之後。偏仕彌陀之一佛。唯期往生於九品。願求之思未曾止息。仍如此傳等。常所伺見也。抑此本者。後都督禪下所被書進彼內禪室也。此等子細。爲貽後葉。委曲雖注置于右。予重遮子細而已。
日野愚僧明寂

右後拾遺往生傳。三善爲康撰纂。上中二卷前已繡梓。今幸得其下卷。續以刊行云。
元祿辛未仲冬

〔已下イ本奥書〕
承久第二秋。賜持明院宮御本書寫之了。于時松風音□。夕日影袖。方室菴靜。思寄玉毫。唯願若干往生之人。哀愍迎接耳。
沙門慶政謹題之

玄義第六云。大經云。我觀衆生。不觀老少中年貧富貴賤。有善心者卽便慈念云々。昨日看此文。深銘肝。今日見此傳。彌仰信。唯願大悲愍接取而已。
已上本定

正嘉二年七月十七日巳刻。於西山法花山寺書寫了。
乘智

生結緣之力。必爲當來引導之因。是故我今欲得二字如何。光枝感淚潤襟。悲喜塡胸。一心信受。與二字了。然後此僧。向西端坐。一心念佛。忽以入滅矣。

後拾遺往生傳卷下尾

清和天皇水尾御出家定印向西崩御
參議左大辨爲隆檬々有善根正念乍居薨奇雲有詩
沙門良仁燃手足指住正念聞音樂
維乘房名闕參天王寺
上人行範入海夢生兜率天
散位源傳向西念佛如眠終
文章博士行盛出家念佛夢
瀧口助重爲賊被射念佛往生夢
〔錦縣〕綿延行夢
中馬大夫母金光紫雲薰香
物部時宗聞音樂正念如眠
江文寺上人快賢念佛端坐入滅
尼妙蓮小豆念佛夢爲護遺子來事所造阿彌陀代苦事
佐伯盛貞念佛氣絕夢
主水正菅原順季念佛如眠氣絕
沙彌寂念兼示可往生之由引五色絲念佛終焉夢多也
主計頭賀茂家榮逢善知識暝日七日不爛壞衣有奇香夢
播磨國棚原聖人知死期沐浴念佛乍坐入滅
沙門寂禪知死期沐浴念佛異香三日不盡紫雲音樂夢等
延曆寺僧〔聖人イ〕隆暹往生事祈聖德太子參天王寺夢持太子御札詣淨土
石藏寺聖不動護摩一萬日令弟子等誦不動呪入滅了
兵庫大夫爲眞父念佛乍居閉眼了
因幡國人高聲念佛乍居入滅了
陸奧女人好色無定夫觀不淨爲尼見金色佛滿空
豐前權守有輔女每乞者行施知死期受戒夢
近江志賀郡女聞音樂見奇雲夢
東獄隣僧獄囚僧也發心念佛室前三莖蓮華夢多向西念佛入滅

已上二十七人。

曰。兒童歌云。極樂不審久者宇治乃御寺乎禮ヘト云故也。母云。工巧雖盡美。不可似生本云々。夢覺了。

近江州(國イ)志賀郡滿(滿イ)山麓。有一女人。不知姓。以慈悲爲性。以念佛爲業。恒歎後世。隨分行施。然間至行年五十三。保安元年庚子十二月下旬。臥病矣。其月廿七日辰剋。有黃色。(光イ)來照病者面。仍看病人等驚於光。相迎彌陀藥師觀音地藏等像。安病者前。於是病者對佛念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又有二人僧。打鐘念佛。然間西方忽聞音樂之聲。又自西方黑雲來。覆其室之上。爾乃安住正念。以午刻而命終焉。看病人中。聞樂聲者八人。見光之者二人云々。沒後第七日夜夢見。亡者沐浴。其身成金色。其形如千手觀音。第九日夜曉。女子夢見其母。問曰。日來有何事耶。(平イ)母答云。無別事也。被照阿彌陀如來白毫光。而病平愈了云々。又第四十一日夜夢。自亡者額。放白毫光云々。

東獄所西。有一人僧。字奴袴(サシヌキ)君。片足無之。年來之間。盜殺爲業。依其罪科。被禁牢獄。被切一足也。赦免之後。立菴室於獄西而住矣。僧愧宿生之業。厭今世之苦。偏慕九品。曾無二心。日別所作。先起拜四方。後向西土念佛。自此之外。全無他事。其隣有一人男。修理職案主也。其日。件男名光枝夢見。詣菩提講。堂前有三本蓮。其中一本。此僧端坐矣。夢覺之後。如宿善厚。殊加憐愍。或致恭敬。或陳供養。夢後三年。件僧住室前。生三莖之蓮。見者隨喜。聞人感歎。過五六日。枯槁已了。又光枝夢。此僧今過三日。可生極樂。又次夜夢。明日未時。一定可往生也。其次日。此僧雇人。呼光枝曰。大切有可申之事。可被立寄也云々。光枝行向其所。件僧歡喜曰。從去夜。聊有心地不例之事。今日未時。一定將往生極樂矣。年來之間。多蒙汝恩。未報一分。須以今

絕。音止之後。其舌猶動。如初不異。乍坐入滅云云。

陸奥有一女人。若年之時。立艶好色。定夫無之。衆人共來。敢不厭之。皆以許容。後更無一人而來者。寡宿經年。有親人問由緒。答曰。我聞。順人情是菩薩。依之不返男來。又聞。愛欲是流轉之業。依之交會之時。不生一念愛着之心。彈指合眼觀不淨。有人成欲事之時。此念彌盛。仍衆人皆耻而不來也云々。後成比丘尼。念佛爲業。臨終病惱之時閇眼。則金色佛滿空。如清夜見星云々。

女弟子源氏。洛陽人。豐前權守有輔女也。性則柔和。每曉誦法華經廿八品中要文。每乞者來。必行惠施。常怖惡趣。鎭欣淨土。念佛之員。不知幾許。行路之時。若路頭途中。設雖戲笑。念佛誦經之者。深染心肝。丁寧隨喜。漸臨老後。依孝子請。住東坂本。以承德年中。出家受戒。(法號阿妙)。剃髮之夜。燈下見影。落淚數行。人怪問之。答曰。欣悦深故也云々。其後至長治元年甲申正月之間。心神不快。雖然非重。(二イ)三月九日癸丑。爲清身體。方以沐浴。十日自曰(云イ)。吾有二男一女。皆可告應死之由云々。同十一日早旦。告家人云。不急之前。早可催人々之食物。今朝殊美其味。可令食也。其事既畢。漸及午剋云。欲受戒品。俄而無戒師。有人云。可遣(送イ)請於山上。病者曰。可久云々。仍孝子讀梵網經戒品。病者洗手。着袈裟。執念珠。扶人起居聞之。深心欣之。自又誦法華要句了。孝子等啓母云。沒後必示生所。隨有承諾之氣。頃之念佛氣絕矣。十二日早旦。有子見母。其面向西。十三日又見之。(二イ)二足向西。十四日又見之。雙足前後如步。右前左後。似步之儀。其後一人子夢。見其生所云。有鐘堂。以瑠璃成之。又有重々堂。七寶莊嚴。五色蓮華開敷池中。有子啓母。宇治御堂如此歟。母云。何故如此問乎。子

之間。不敢退轉。參籠天王寺聖靈院。祈請於順次往生之可否。爰夢見。自身在聖靈院之前。極大立文。從內投出曰。此文可持參不動佛御許云云。時有西風。吹擧我身。指東而行。經過多國。至一世界。落於砂上。有一菩薩。問所從來。則答曰。日本國聖德太子之御使也。時有菩薩。取文持詣佛所。賜其返報。不見其佛。又如前風吹擧其身。指西而來。既而落在本所。卽以返狀奉上之。披覽之後。如本卷之。而投出曰。可見此書。不動佛御言。亦以如此云々。開之見之。其文曰。隆暹順次往生極樂。是一定也云々。心中欣悅無極。已上夢。夫上宮風痛。雖歸安養之〔總イ〕故鄕。難波水靜。無去敬田之舊院。祈請有成。靈應如斯。瑞夢揭焉。往生無疑矣。

東山有一山寺。號石藏寺。彼山寺。是行圓聖人之建立也。件聖人本是大和國人。修行之次。至彼山洞。結菴始住。漸經四十餘年。松柏成林。房舍滿院。聖人心意潔白。涅而不緇。慈悲仁讓。養育住僧。一萬日之間。修不動護摩。年餘七旬。寢食乖例。病經日增。身累夜衰。既臨死期。使弟子等誦不動慈救咒。靜而入滅矣。聖平生之時。有人夢見。此聖著用緇衣。而企他行之貌也。有人問曰。將行何所乎。聖人答曰。可行西方也。又問曰。言西指極樂歟。答曰。爾也。又問曰。我雖無行業志。亦在彼界。得往生不〔否イ〕。答曰。學實敎者皆得生。汝何不生乎。然間夢覺畢。又彼人後有人夢。金色佛像背負。彼聖指西方行云々。生前滅後。二人靈夢揭焉。一定往生之人也。

兵庫大夫爲眞父。年來念佛者也。中時許。向西方念佛而坐。閇眼持念珠。不動搖。傍人見之。疑坐眠歟。驚覺之。全無病痛。永入死門云々。

因幡國有一武士。出家住山寺。住僧念佛。及於老後受病。病增力減。追出女子。唯留男子。扶病而起。向西念佛。其音響山谷。百遍許之後。漸氣

起居如舊。日々沐浴。容顏自若。其月廿日。豫誡弟子曰。翌日湯沐。鷄鳴可設。弟子守期勤。廿一〔昧爽〕日未旦沐浴。繩床結跏。念佛之間。異香滿室。遲明弟子竊窺其居。憑几如眠。其氣已絕。西向入滅。緣邊薰香。殆無比方。卽依顧命。白晝火葬。荼毘之處。四面芳郁。凡厥墓所幷舊菴。三日有餘薰〔香イ〕發越。抑當于聖人入滅之曉。住邊山別處之同法〔叡山〕沙門。遙聞山中法華懺法之音。赴尋其音。安祥經行其方。音中有妙樂。雜有異香。耳鼻所觸。心自怪之。東方漸明。晨光已發。遠見聖人室。紫雲西聳。音樂東聞。〔二字イ作黎〕初午至其門。悄然無聲。遣弟一人出來。語曰。聖人今曉入滅。同法聞之。不覺淚下。徙倚而立。如忘東西焉。爾時結緣道俗。隣里親疎。以吊問。其中神崎郡居住僧壽眞來語曰。去曉假寐〔擣イ〕夢。威儀具足僧侶八人。圍繞聖人。左右二人。捧紫金臺。聖人乘臺。往生西方。又憤越女人夢。容顏端正僧三人。自西方來。

一人持寶輿。示曰。爲迎聖人也者。又性圓同法夢。聖人住房西去十餘步。紫雲如虹。伎樂滿空。聖人乘其雲而去。又同僧。聖人入滅前〔先イ〕七箇日。禪室爐下。獨睡之時夢。日光射室。內外照耀。夢覺日送。餘映猶在。又定圓同法夢。聖人誦曰。我捨穢土。往法身土者。又良照同法夢。天王寺西門。雲海沉々。風波寂々〔靜イ〕。船四五艘。莊嚴奇特。絃管合調。來迎聖人。又女人夢。大乳垸中。累熟柿九顆。聖人安坐其宸上。顏色身色。光明紫磨赫奕。又伊賀國居住同法行緣夢。詣聖人室。聖人整理衣服。逢迎門庭。乃談曰。我今往生西土矣。此時也音樂沸雲。聖衆滿空。夢驚眠覺。隨喜悅可而已。如此奇夢異相。遠近甚多。不遑羅縷矣。聖人練行五十餘年。春秋八十三唱滅度也。

〔イ本ニ「私云。石藏寺法印令書如法經云々。此人歟。」〕

延曆寺僧隆暹。字總持房。初修學。伴禪徒爲業。後住洛陽。具足妻房。日別念佛十三萬遍。數年

無有疑云々。又家女夢。法華懺法之座。著衣之裝束。相接之間。天花紛紜散頭上。又雜色男有里夢。彼人作僧形。(イ无)著俗束帶(裝束々帶イ)。爲中三品之慶賀參內。于時有里隨車後。望見車內。朝日照臨。頭光赫奕。如此之夢。及兩三度云々。便知匪直也人矣。

播州有一上人(聖イ)。號棚原聖。方丈室內。無有本尊持經及資生之物。常向西方而默坐。不誦經典。不唱佛號。若欲飮食之時。行至他家。默然而座。人得其意。方陳供養。事畢早立。至於本室。兩三日間。更不起動。如斯經年。擧世仰崇。爰他郡忽行大法會。此聖參詣件會所。講會事訖。還到本所。中途有一別所。往臨件處。有一人僧。自本相知。至其住房。語房主云。被惠行水一桶哉如何。於是房主務辨其事。兼羞飮食。聖共受用之後。重語房主曰。頭痛難愈。若於此所命終者。中情如何。時房主答曰。更無妨難。是善緣之厚也云云。聖人喜曰。可奉請出金色彌陀像。東面而安置之。卽如敎行之。爰聖面向尊像。相招房主。令坐我後。共稱念佛。乍坐入滅矣。本所當郡兩郡人民一千餘人。相共殯葬之。如喪二親。如失一子云々。

沙門寂禪者。左京人。俗姓菅野。筑後守文信男也。弱冠之日。身從宦仕。任木工允。然而不著俗塵。志在出家。其父不許。思以(而イ)涉年之間(因之イ)。百日潔齋。參金峯山。精進之間。日致一千遍之禮拜。其願無他。爲遂出家之(イ无)素意也。長和四年。齡及三十。終以入道。登天台山。從座主大僧正慶圓。受具足戒。其後依付慶祚大阿闍梨。受三部大法。本師入滅以後。處々修行。浮雲不定矣。三十餘年以降。占近江國蒲生郡石塔別處。永以蟄居。是則阿育王八萬四千塔之其一也。此地結菴。坐禪念佛。歲月積矣。治曆三年八月望日以前。風痺屢侵。日飡自減。(二字イ作死)入滅之期先七日。病患平愈。

佛手。引之安住正念。唱寶號終焉。〔也イ〕

保延二年（異本無之）〔イ亦无〕九月十日。有女來告曰。此夜曉更夢。座禪念佛座邊。生一莖蓮華。大如車輪。其葩重々。其粧色々。擎此蓮瞻仰之處。傍有僧。告曰。此蓮者。算博士爲康可往生蓮華也云云。同三年正月廿三日乙酉。寅刻夢。天台僧永仁。成乘房。有僧來授一紙書云。是算博士爲康戒體文也。卽披見其狀云。淸凉山傳所謂法照禪師。於大聖竹林院。如授大聖文殊之間。其人速疾可往生者。卽問其僧云。公爲誰乎。僧答云。我是靑龍房是也。失其名。夢中思惟已。攝津國渡部住僧靑蓮房是其人也。夢覺之後。隨喜淚不禁。故所告來也云々。其明日。永仁爲勤一條千日之講師。行向之間。有尼告曰。若算博士爲康哉否。答云。然也。尼曰。今夜夢。若人欲往生者。可結緣彼人云々。且以此由可告申彼人也者。卽去了。同九月廿四日癸未。尼云。於我滅度後。應受持此經。是人於佛道。決定三人到來。授名簿云。日來有參詣之志。仍所尋詣也。一人蓮妙。一人妙法。一人阿觀。予雖不用。苦以尋來。故取名籍了。

正四位下行主計頭兼縫殿頭陰陽頭賀茂家榮朝臣者。曆博士陳經二男也。〔イ本ニ「件陳經長久二年雖蒙延曆宣旨改姓朋賀野任少外記敍爵了」〕其心質直。爲人不惡言。仕朝有功勞。去保延二年八月中旬。〔イ本ニ「十二月卒年七十二」〕屢沉病源。俄以歸泉。先其死期三箇日。囑禪徒。修彌陀念佛。行法華懺法。已及危急。舍弟闍梨政豪來臨。苦勸念佛。兼授佛號。瞑目之後七日。貌不爛壞。衣有奇香。其葬斂之曉。鄰人夢。西方不知幾萬里。以榓木爲垣。敢以無隙。此中此人著褻束帶。向西方而行。禪僧十餘人。其形如地藏菩薩。相隨送之。或唱讚頌。或供歌舞。同月廿箇日。門弟陰陽允大中臣宗康夢。彼人敍三品。爲申慶賀被參內。又男員外曆博士欲知彼人之生處。苦以祈念。夢中禪僧數輩。羣集莊嚴之道場。誦經文

墓。坐何處乎。尼答曰。吾爲護汝等。時々來臨此處云々。而間忽有異形鬼。其形可畏。數多出來。繫縛此尼。可將行地獄之由。頻以呵責。然而尼聊無憂色。容顏不變。女子問其故。尼答曰。於我身常有此事。雖然前日奉造阿彌陀佛相代吾身。不令受苦。故不恐不驚云々。忽兮夢覺。汗流神迷。其後彌敬禮此像。祈其引接。料知依此少善。蒙彼大利。況乎於運心年久。稱念日積之輩乎。

今案。此事縱非往生。利益如此。仍爲示後昆。豫以記之。

佐伯成貞者。江州甲賀西郡人也。性是質朴。心亦慈仁。年及暮齒。出家受戒。經歷三年。語曰。有一沙門。夢中告曰。後日可來。及傍生蓮華。卽汝可生之處也云々。夢驚思之。吾無德行。若是妄想歟。若宿善開發。蓋往生乎云々。而間保延二年十月十五日。俄有病氣。衆人扶持。忽以沐浴。其翌日逢善知識。心住正念。口唱彌陀。安祥合掌。向西氣絕。春秋八十二。其後僕從夢。紫雲聳天。覆其墳墓。料知宿善開發。終以往生者歟。

主水正菅原順季者。其性質直。不儉不奢。〔イ无〕壯年以後。念佛五十年。漸及老年。六箇年間。常謂曰。禪僧三人許。念佛合殺之聲。常聞耳根云々。然間霧露相侵。旬日病惱。有人問曰。累日之程。念佛如何。答曰。無怠々々。已及死期。先七箇日。啒僧徒。修念佛三昧。行法華懺法。其第七日結願啓白之夕。自他合聲。念佛合殺。其體如寢。寂而氣絕。于時康和元年初冬望日。行年八十六。見聞之人。皆以隨喜。以爲決定往生之人矣。

沙彌寂念。保延三年九月廿七日。告妻子曰。吾明日可死去。而年來之間。所修之善。併廻向極樂。若遂往生者。必可引接。無致疑念。共可欣求云々。然而妻子不信受。是尋常之諺言也。不可必然矣。其翌日。啒僧徒。講經念佛。縈五色絲於

鄕。登台嶺之嵎。五六年間。師事西塔菩提房矣。而問師緣已闕。依怙已絕。忽發道心。移住大原江文寺。建草菴於巖泉之畔。故人號泉下房矣。當寺前別當助緣聞其禪行之勤。抽補長講之職。自爾以降。初夜後夜。逐時不誤。凌寒凌熱。入堂匪懈。不嗟三衣之破。不憂一鉢之空。敢不說人之好惡。又不談衆之長短。食時之外。不好交衆。行住之處。唯事閑寂。多年同法之徒。未曾見喜怒之色。容貌如枯木。身體少脂肉(完イ)。氣力不衰。動靜如常。爰保延元年仲冬九日平(早歟)旦。招近隣之僧徒。羞氣味之飮食。僧侶皆曰。上人室如懸罄。身無擔石。何儲味饌。殊與僧衆乎。上人答云。年來扣謁。是猶宿緣也。運命在今日。自爲後思出也。衆僧低頭。皆以拭淚。食訖而去。頃之上人盥嗽束修。凭几向西。身無苦痛。口唱彌陀。端坐氣絕。于時年八十四。彼寺別當仁助。隨喜感傷。以實談之。

比丘尼妙蓮者。京兆淳風坊之舊住也。俗姓秦氏。少壯之昔。已爲官女。只事容餝。其心妖艷。輙不適人。女子二人。皆以寡居。殆無水菽之使。而間紅顏暗老。白髮初新。生年四十二。落餝爲尼。自爾以降。朝詣道場。聽聞講說。夕歸低屋。稱念彌陀。偏抛他營。已經多年。去長承三年商秋閑日。相謂(嗣イ)女子等曰。吾有所願。未遂其(十イ)志。年來以小豆爲遍數。唱彌陀寶號。既滿一石五斗。爭奉造彌陀佛。以此小豆。安置其像中云々。女子等聞此言。脫身上衣。止口中食。異體同心。奉造立(イ无)一尺六寸彌陀尊。幷二尺地藏菩薩像。同十月良日。開眼供養。于時尼悲泣曰。吾依二女之助成。遂多年之宿願(望イ)。我願既滿。衆望亦足。即安寢席。日夜瞻仰。其明年春正月廿日早旦。相謂曰。吾腹頗痛。欲用藥石。此外無他言。寂而氣絕。身心不動。容顏如眠。葬斂之後。及夏比夢。亡者尼容儀如舊。停立戶外。女子問曰。常致戀

云。當于其賊害之時。唱阿彌陀佛號一聲。其聲太高。隣里驚走見之。其身中箭。而西向合掌而死。果以如夢中所見。其後隔五六年。參淸水寺。客僧同宿。相語曰。先年修行江州。夢中見往生人。欲見其處。未遂其志。今追案其事。其國其郡其人年月日時。已同彼助重事。其後仰信其往生事耳。當永久之年曆。

錦（綿イ目錄）延行者。近江國野州（洲歟）郡淵鄉住人也。一生之間。不修功德。不造惡事。只如形建草堂一宇。僅致供養許也。而問梨本座主和尙夢。側聞天樂。其音微細。夢中問之。空中有聲。告曰。是蒲生郡延行往生之迎也。夢覺。以使者尋之。件延行今朝死去云々。尋其年紀。寬德年中也。

中馬大夫。其名失之。其母年來精進念佛。堅固不退。俄飜道心仕神道。而間腰病更發。不能起居。心勞之處。其母託宣云。我是比叡社十禪師也。若來住我在所。必可令平愈云々。聞此託宣。謝啓之間。忽以起立。爲賽此慶。參詣社頭。經廻數日。先是男馬大夫下向丹波國。其夢。吾母與帝釋天王相論。是欲召男馬大夫。不可然之由。論中詞也。驚此夢。一日內馳參社頭。陳此言畢。其母聊有病氣。相示曰。吾宅乾方。常有金色光明。汝等見之哉。衆人皆曰。不見云々。漸經三箇日。寂而逝去。其朝近隣樵夫。行過其邊之間。黑烟覆其宅。爲告此事雖走來。更無其實。只薰香發越。雲氣紛紜。便知彼人往生之儀也。

物部時宗者。近江國野州（洲歟）南郡河尻村住人。兵主社神人也。其宅有潤澤。年來曳千僧供。十二箇度。造佛像。寫經卷。其勤多矣。而間彼堂住僧。常聞天音樂。已當十五日。時宗語其妻云。行彼堂可聞天音樂。然而行聞。全無樂聲。見望無人來。漸及晡（時イ）。時宗身心不動。正念安住。如眠死去。其後如信樂音。定（イ无）知其人往生之瑞也。

上人快賢者。下野國人也。生年廿歲。離桑梓之

而氣絕。其親友夢。其人放大光明。指西飛去。
上人行範者。台山住僧也。大治年中。世間不靜。常觀無常。自厭有爲。便詣天王寺。七日斷食。一心念佛。着新淨〔イ无〕衣。衣裏盛沙。往海中將投身。此時隣里調音樂方舟。供献法音。卽安住正念。沉沒而止。後日同行僧夢。上人相逢曰。吾雖願極樂。生都率內院。以手指彼天。作圖相示而去。
散位源傳者。攝津國渡邊郡住人。重代之武士也。不敬佛僧。不信經敎。而間風痺〔イ无〕相侵。旬日不愈。已及大漸。不祈餘算。先命期限三箇日。取出多年所持弘法大師御袈裟。着用謂曰。吾壯年傳此袈裟。深秘年尙矣。往年有僧。敎訓曰。汝隨我可念佛。誨云。南無一心敬禮西方極樂敎主卅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阿彌陀佛。次又建器水。謂曰。若如是常唱者。滅汝罪障。如沃此水云々。吾持此袈裟已來卅箇年。每日一千遍。內心稱念。不令人知。只以武勇示人。今正是時。始露此言。向西稱念。身心不亂。如眠氣絕。于時長承三年。春秋六十。有瑞相。有夢想。
文章博士攝州刺史藤原行盛朝臣者。累代之文士。當時之名儒也。柔和受性。質直在心。書寫一切經。修一千日講經。其間數多善業。不能注記。近年三箇年。動沉病惱。漸及危急。長承三年冬十一月。忽辭所職。出家受戒。臨終〔去イ〕之時。啒請衆僧。受持敎法。稱念佛號。寂而卒矣。春秋六十二。其後家督李部二千石。有感夢。二童子來。擎幡蓋迎之。向西去矣。又其家僕夢。其人生黃蓮華中云々。
前瀧口助重者。近江國蒲生郡人也。其時國司藤原經忠。任以件助重。欲遣彼郡。于時江縈入道。失其名。其翌日。相俱欲行向。其夜夢。行過曠野。其邊有衆僧。殯斂死人。卽謂曰。此處有往生人。汝可相見。卽隨其聲行見。助重是也。其明旦發向之間。助重僕從來向曰。去夜爲賊見害了云

安置金字妙典於熊野寶前。開講供養矣。更書寫一切經。自書外題。不交他筆。便於春日社裏。建立法藏。安置供養。每日講唯識論。永不退轉。又勸修寺裏。建二蓋華堂幷僧房。奉安丈六延命菩薩像。置秘密壇。長日令修供養法。便以和州庄園一處。寄其供料。其外造佛數百體。建堂塔數十字。其香華燈明。供養用途。年序積。薰修尙矣。其行年五十以後。彌住道心。禁斷殺生。每月八日。必啒名德。受于十戒。常誦諸尊明咒。唱滅罪眞言。結秘密印契。供養本尊。行諳誦法華懺法。偸振錫杖。偸誦心中。不令人知矣。又永昌坊裏。寢屋之側。建一道場。安置皆金色丈六阿彌陀。藥師。不動明王。幷五尺護世四王像。置六口淨侶。致每月講會之營。修長日行法之勤。常囑智德。問談敎法。成知識之契。約(契イ)臨終之儀。而間大治五年秋八月。數日病惱。萬方不瘳。遂辭官職。偏勤佛事。同九月八日。沐浴香潔。出家受戒。相攝僧侶。同音不斷。念佛合殺。已値善知識。如平生願。安住正念。乍居薨逝。(年六十一)。于時夜漏及曉。奇香薰室。僧徒皆以爲。往生人矣。後數日之間。容顏不變。肌膚猶軟。葬斂之夜。淸風聲休。奇雲色聳云々。後日。藤貢士宗友戀恩容。詣其墳墓。落數行之涙。詠一句之詩曰。

彌陀嶺上奇雲聳。　極樂界中片月迎。

沙門良仁(忍イ)者。叡山住侶也。早入堂僧(衆イ)。久勤寺役。已及頹暮年。隱居大原山。永斷世營。偏願往生。日別誦妙經一部。念佛六萬遍。三時行法。多年不怠。或書寫如法經六部。廻向自他。或切燃手足指。九年供養佛經。偏斷睡眠。常事經行。已及命終。安住正念。音樂擊雲。見聞盈門。

沙門失其名。人呼唯(維イ)乘房。台嶺學徒也。身有惡疾。隱居山門。相離親族。不欲見人。六箇年間。誦法華經。具足戒行。薰修尙矣。常曰。後生善處。先言不疑。長承二年冬十一月。北首西面。寂

後拾遺往生傳卷下

朝議大夫廟陵令算博士越州員外別駕三善爲康撰

清和天皇者。文德天皇第四子也。一云水尾天皇。膺籙之後。治世十九年。其間天下泰平。海內安寧。元慶元年遁世。爲太上法皇。遷御水尾山寺。營造佛堂。以定終焉之地。同四年七月廿二日。自水尾遷幸嵯峨栖霞觀。十二月四日申二刻。上皇崩。圓覺寺。于時春秋三十一。天皇風儀至聖。端嚴如神。好讀書傳。潛歸釋敎。鷹犬漁獵之娛。未曾留意。于時僧正眞雅。自降誕之初。侍護聖躬。自遜皇位。御淸和院。歸念苦空。發心菩提。朝夕之膳。唯供菜蔬。不事顏色。不見燕會。獨籠山莊。落飾入道。繫念彌陀。經行坐禪。歷覽名山。歸仰佛壠。於是始自山城貞觀寺。至大和國東大寺。香山。神野。及攝津國勝尾山〔不㓒〕。諸有名之處。巡詣禮佛。或處住留踰旬。或處經行數日。自山城國海印寺。歸水尾山。此後不御酒酢鹽豉。隔兩三日。一羞齋飯。六時苦修。一心禪念。而間風儀聊侵。御膳乖例。已及大漸。命近侍僧等。令誦金輪陀羅尼。面向西方。結跏趺坐。手作定印。寂而崩矣。宸儀不動。儼然如生。所持念珠。懸在御手。梓宮御棺。宸輿不餝。聖體不變。更不頽臥。卽依遺詔。火葬中野。不起山陵。百官諸國。皆不舉哀。諸司喪禮。凡從省約。此夜大地震動五六遍止。同七日。左右獄囚總二百人。一時赦却。賜錢各卅文。見三代實錄。

參議從三位左大辨勘解由長官藤原爲隆卿者。器量倜儻。才氣軼人。職事三代。可謂獨步。遂以貫首一年之勞。加參議八座之列。每有朝議。最爲先擧。凡自彼少年。歸依三寶。雖祈榮利。兼求菩提。處々名山靈寺。安四天王像。令修不斷供養法。所謂鞍馬。法輪。江文。信貴。高野。粉河。勸修寺等是也。又賀茂社建經藏。奉安金字大般若經。并四大天王像。開演諷誦矣。又造七寶塔。

行之儀。安住正念。奄而入滅矣。

後拾遺往生傳卷中終

大僧正諱良源有樣々事
上人經暹〔源イ〕合殺定印　端坐　夢　香薫 光明綵雲等　在三外
阿闍梨敎眞夢　引五色糸 不動乍居氣絕　在三外
入道左大臣俊房引糸　端坐　念佛　紫雲　白光 薫香　知期　夢　在三外
西塔黑谷善意千日講　二月十五日可滅之由祈 果如願　香薫
入道前刑部丞源義光知期　著淨衣向佛結印 念佛　引糸
法務權僧正勝覺聞音樂　見紫雲　人驚地震 在三外
安倍時延聞空中鐘聲 夫妻逝去
上人義尊被負地藏 臨終正念
〔此間イ本沙良昭〕
沙門永暹夢　天王寺念佛　至太子御墓定印結跏 端坐
遠江國湖海寺住僧蓮華生壇
出雲國成相寺住僧唱念佛入滅 印
書博士安倍俊淸聞音樂 夢
鎭守府將軍平維茂向迎接曼陀 羅觀念逝去

沙門西法念佛　端坐 入滅　異香
入道忠犬丸小豆念佛　夢等　端坐入滅 異香
上總國分寺平眀〔入イ〕禮三十佛　正念 夢等

已上十七人。

〔イ本此下有九人目錄今附載于左〕

上人良忍　式部大輔敦光女姫子
權中納言基忠室家　馬大夫入道貞季
出雲國勢緣上人　同國良範上人
同國沙門行範　圓宗寺小綱
比丘尊澄

已上廿七人。

本云
正嘉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於康樂寺上御所書
寫畢。
同十月七日移點了。
同八日一校了。　　兼胤

隆禪德。書飼師主騎用之馬。夜修顯密稟承之法。多年苦學。一日無懈。次囑嚴範阿闍梨耶。受習兩界法。修三密行。漸及暮年。移住伯耆國。草創一堂。奉安木像兩界曼荼羅。囑東塔賴昭阿闍梨。爲供養導師。其人所以長于密敎具于德行之故也。上人兼知終焉之期。告人曰。明年八月。吾可遷化。果如其言。漸及其年月。俄有小恙。遠近來訪。芳問不忍。受用宜然。即以小盞。纔甞一滴。謂曰。臨終時至。面謁斯時。念佛不追。早可歸去。于時承曆□年八月十八日。手結大日印契。如眠而氣絕。

良範上人者。出雲國能義南郡人也。讀誦一乘。兼行兩界。雖有急事。未曾懈緩。夢中杵築神社西濱。有一隻〔迎賊〕舟。上人問其故。舟人答云。是自極樂淨土。爲定當國住侶良範幷行範上人等所來也云々。其後彌發道心。永絕他營。遂同國神東郡社山之草堂。安禪入滅矣。年六十餘。于時康和三年月日。

沙門行範者。雲州大原郡人也。一生之間。諸行不退。其臨終之剋。以五色絲。繫阿彌陀佛之白毫。引其絲。一心念佛。即囑淨侶。共讀阿彌陀經。一遍廻向。合殺之間。寂而氣絕。于時康和四年十月五日。行年六十二。粗見上之良範上人傳。

圓宗寺小綱。失其名。雖具妻子。猶弁因果。已及暮年。數日臥病。偏抛他營。專願往生。爲六根懺悔。限七箇日。行法花懺法。修不斷念佛。而間夢中有告曰。明年秋八月。已可遷化。今依三寶告。豫知一生之期。于時捐西山脚。占北芒地。其臨終之儀。一如夢中告矣。

比丘尊澄者。本名湯範。法眼覺助之弟子也。住東塔北谷。限一萬日。參詣中堂。而間夢想有告。可生兜率。兼示前世事。五百世間。常受龍身。今生始得人身。此事自身之夢。他身之告。至于再至于三。然而偏願西方。無有他望。其終焉之間。所

元年。赤疱瘡流行。天下不免其難。父母遷化。相次送年月。基忠卿亦以薨去矣。殊持貞德。獨守空床。心腹有病。藥石無驗。始自長治元年三月廿四日。至于天承元年九月一日。計年廿八年。推日一萬餘日。每日備一花一香之供養。每品講無二無三之妙理。其外造佛寫經。不遑勝計。便建一堂。安置件佛經。以爲旦暮瞻仰之處。以爲經行禮拜之場。而間長承元年夏六月。宿霧相侵。寢席乖例。仍同七月十五日。或人夢。碧漢遠晴。紫雲近聳。問其瑞相。已此人往生之相也。同十六日夕。洗手嗽口。合掌低頭。唱彌陀之名號。聲々不絕。願安養之淨剎。念々不休。其聲漸微。其體是靜。北首西面。閉眼而止。于時屋上雲聳。室中香薰。親疎嗟嘆。隣里感傷。

左馬大夫藤原貞季者。白川院御踐祚之時瀧口也。廉貞在意。忠勤在躬。遂依本望。補任馬允。已以年﨟。即叙榮爵。其後不期前途。偏營後世。雲林院內。建一堵婆。以爲經行之場。就中堀川院崩御以後。廿八年于玆矣。行住坐臥。念佛不懈。自餘佛事。不遑委記。而間長承三年正月廿五日。寢食不乖。言談如常。半日沐浴。漸及夜陰。入堵婆廊。閉戶蟄居。終夜念佛。高聲聞隣。漸及曉更。其音漸微。遂以無音。已至天曙。常隨之尼爲勸粥盤排行。見其身。馮脇息。向西而居死。年八十五。村閭男女群來。隨喜哀歎者衆矣。即日隨彼遺言。依兼日儲。大相桶中。圖佛像寫經咒。舁載其身。其時彼膚已軟。容皃不變。於舟岡岫。殯埋已畢。先是三日。法性寺座主侍僧夢。舟岡上聞微細音樂。夢中問其故。傍人云。是此馬允入道往生之相也。又入滅之前一日。雲林院住僧夢。少僧三人。容顏美好。從入道之前後。指舟岡西行。即見入道之體皃。其體自腰以上者金色也。自腰以下者尋常之體也云々。

上人勢緣者。出雲國人也。壯年登台嶺。師事尊

來。大鼓擊雲。無音曲。又上人房前。有一池。池東岸有龍頭舟。舟中觀世音菩薩放金色光。安禪微咲。又隣房有常陸律師。夢上人告曰。我倍本意。生上品上生。是融通念佛力也。上人年來善知識僧嚴賢。號小湯屋聖。已告上人往生之由。凡如此夢想。告來人惣三十餘人云々。

藤原姬子者。正四位下式部大輔敦光之女也。生從嬰孩。常辭葷腥。漸及髫齓。聽而能言。每旦盥嗽。好讀妙經。未至十歲。將終一部。親族諫云。齡在幼稚。心歸佛法。性操異人。強不可然者。仍第二卷未遂其志。自餘十卷。已以讀誦。談無常理。厭有爲理也。父母奇之。教誘問之。卽答謝曰。我生不幾。纔及十八者歟。老少不定。誰期將來云々。于時大治五年。春秋二九。心腹有病。旬月不愈。因玆立熊野。遂以參詣。尋常平復。起居輕利。天永元年秋七月。宿痾更發。寢食不例。仲冬之比。已及危急。隨師受戒。落餝爲尼。窮冬晦日遂以逝去。當于其時。彌陀寶號。心念口唱。臨終之間。稱揚漸高。决死之剋。氣絕之後。念佛脣動。身體膚軟。深窓之中。香氣常在。數日之間。臭穢全無。同七日。已以殯斂。其後親族夢。亡人手翫蓮花。身遊寶閣。又或人夢。一宮殿邊。亡人徘徊。傍人問曰。何不入門中乎。亡人答曰。來年之秋。六角宣旨可入此宮殿。相待其人。可入此宮殿也。又問曰。其人誰乎。(室家歟)亡人答曰。六角宣旨者。故右衞門督基忠卿之家室也。依彼萬日法花講之善根。可往生此衆寶莊嚴之宮殿。我在世之時。相扶病痾。屢致聽聞。依其善緣。可往詣此淨刹也者。其後長承元年七月五日。六角宣旨安禪卽世。正念不亂。往生有瑞。夢想之告。已以符合。見聞之人。莫不驚嘆矣。

權中納言右衞門督藤原基忠卿家(室家歟)室比丘尼者。故權中納言藤原能季卿之長女也。容顏閑麗。志意和雅。父母在生之時。嫁于基忠卿。然間承曆

一品。書寫法花經。其□(希歟)色異彩相分。盡善盡美。此時上人夢中見七寶塔。其塔莊嚴。如彼希色也云々。上人問僧云。此地何處。誰人所居哉。僧曰。是上人可生之淨土也。病中語夢。覺後彌信。臨終之時。自唱佛號。向西氣絶。先是常隨弟子。暫離山上住里中。上人送書云。吾翌日欲逝。汝勿失其期。然而遂不來會。遺言而滅。寔如告終焉之日。可謂希夷。于時天治元年七月三日。春秋七十八。

〔永暹傳已收于上。而イ本收于卷上本卷亘昭傳下。又有略傳。今載于左〕

沙門永暹者。出雲國鰐淵山之住僧也。壯年之比。專好修行。往反諸山。遂往留善峯寺幷天王寺。於此二寺。兩度書如法經。時人呼曰如法經聖。永久□年秋八月上旬臥病。門徒陪從上人。夢有二童子。牽白馬來。上人問曰。何來。童子答曰。爲迎上人。自西方來也。上人顧曰。雖有馬不被鞍。不能騎用。童子答曰。然者明年九月。裝馬鞍可將來。上人許諾。其明年果以遷化。其平生之時願曰。今年終身之期也。詣聖德太子之廟廷可終焉者。遂如其言矣。

〔イ本平明傳下更收九人傳。今附載于左〕

上人良忍者。台嶺首楞嚴院禪徒也。中年以後。移住大原。偏願往生。常對佛前。消燈明光。觀極樂。依正二報。自餘之行。非人所知。密告舍弟堯賢上人。敎光房。我年來修白毫。觀黑業。罪無散心。妄不出聲。而間屢受少病送多日。先及臨終七日以前。病惱平喩。沐浴香潔。繫五色絲於佛手。念佛匪懈。已至終期。自結彌陀定印。三箇日夜。全無動轉。寂而氣絶。于時天承二年二月一日夜半也。其入滅之後。三箇日。身暖如生時。顏和似微咲。棺斂之時。輕如一希。衣襟之間。馥如百和。爰有一禪。名曰相意。夢紫雲二筋。東天聳

俄欲沐浴。子息云。無力之人。不能沐浴歟。又云。今日可往生。何憚沐浴哉。子息相從。令湯浴畢。其後新著紙(法イ)衣服。無大小便利。漸及午尅。異香芬馥。卽告子息云。我年來願往生。若死後三箇日。不可斂葬。若身體不爛壞。必可爲往生瑞云々。卽日自酉尅。向西端坐。口唱念佛。手結定印。如眠終焉。其後三箇日。全不爛壞。定印如故。便知決定往生人也。第四日舁居大桶。安置後園。及十餘日。自高野山。上人四人尋來云。依夢告。爲見往生人。所尋參(來イ)也。願披棺欲拜見者。而子息等依思爛壞。無心承引。上人曰。縱雖骸骨。必欲拜見。依其懇志。遂以披之。其體如平生。敢無變氣。鬢髮五六寸。生而髟々。上人等拜見。行諷誦。作隨喜。揮淚而去。于時天永元年七月十五日。生年七十五。

上總國分寺講師平明者。華洛人也。純傳毗首之風塵。已好造佛之工匠。依此一能之賞賜。早補二寺之講師。其性素柔和。其心(イ无)亦質直。生涯之間。唯讀誦觀無量壽經。兼又自月朔一日。至晦三十日。定光佛乃至釋迦牟尼佛。依次禮拜。敢無懈怠。又自生年三十三。長斷肉食。況於殺生乎。然間或人夢。此人着黃染法衣。登高座。擎觀無量壽經。講說曰。仰持此經之後。作大阿羅漢云々。于時大治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無指病氣。沐浴淨衣。向三尺持佛阿彌陀像。瞻仰曰。此佛形色黃金膚。今已見紫色。是我眼精之盡(衰イ)。定知運命之極也。卽日念佛氣絕。生年七十七。

〔イ本義尊傳下有良昭傳。今附載于左〕

沙門良昭者。山城國乙訓郡人。早出俗塵。住善峯山。一閇于山門。再不顧家園。好修坐禪。久積行業。凡厥一生所作不遑委記。而間殊爲後世菩提。自書血字法花經。謂曰。是非名聞。只爲往生也。其後旬日臥病。寢食乖例。弟子等祈請。各分

心內薰。武威外顯。遂依征戰之賞。抽任將軍之職。故世号之餘五將軍。坂東諸國。莫不臣(個イ)伏。將軍每旦讀誦法華經一部。雖有急事。不怠數(卷數イ)卷。又始自每年正月一日。限十箇月。必見書天台六十卷一部。以摩訶止觀爲始矣。自彼壯年之時。常謁惠心院僧都源信。望往生之扶持。僧都承諾。專存其志。而間漸及暮年。屢有病氣。已及危急。告僧都曰。比年之約言。臨終之勸進也。今正其時。必待光臨者。于時僧都贈極樂迎接曼陀羅一鋪報云。依年來之約。雖有知識之契。自他相障。不能投步。唯對此曼荼羅。可成往(イ无)生之觀。凡我朝迎接曼荼羅流布始于此矣。時將軍歡喜合掌。偏對此圖像。一心觀念。如入禪定。寂而終焉。生年八十云々。

沙門西法者。本是在俗倜儻之士也。壯齒之時。發道心。俄以出家。自爾以降。衣服不全。居處不定。忘寒氣。凌熱煩。不避風雨。不怕霜雪。修破壞之堂舍。愍病飢之人畜。又勸善知識。書一切經。自餘善事。不遑委記。然間大治元年仲秋之比。痢病十三日。僅得平(愈イ)痊。七日以前。預知死期。祇園寺東峯將軍墓南側。芟夷荊棘。俄作艸堂。九月二十三日午(剋イ)時。已以籠居。相勸僧徒。行法華懺法。令修彌陀念佛。午刻。上人高聲念佛。其聲漸絕。相(奇イ)寄臨見。上人合掌低頭。端坐入滅。艸堂之中。異香發越矣。生年七十(定イ)三。

入道忠犬丸者。興福寺莊嚴院實覺僧都之大童子也。自壯年有道心。念佛爲事。切請身暇。遂以出家。法名願西。其後二十五年于玆矣。飛鳥寺側結草廬。以爲居處。子息三人。互以養育。彼僧都入滅之後。彌忘他(佛イ)營。唱念不退。即謂曰。我年來偏修念佛。以小豆爲遍數。限以一千斛。年序漸推移。已及七百斛云々。或人夢。欲見生身阿彌陀佛。可見忠犬丸。其聞及廣。來集結緣者多矣。天永元年七月朔比。數日痢病。已至十五日。

陀護摩法。自餘行法。非人所知。其遷化之時。蓮華三莖生于〔後イ〕墳下。遠近道俗。競來見之。不能經日。遂以葬斂。推其年紀。當于寛治年中矣。

出雲國成相寺住僧。即〔相仰イ〕坐禪念佛。是爲常行。專仕多聞天。廣習密教。傳法弟子。往々在矣。記其一生所修之行業。常以隨身。而間忽受狂病。起居不靜。一兩日後。已得滅氣。上人夢。有一凡夫。敲我頭。心中思惟。年及七十。今抱恥辱。無指犯科。奉念本尊。即時有美丈夫。追卻敲吾之者。料知多聞天王追禳邪魔也。即告傍人曰。生涯已盡。死路正至。念佛之外。更無他心。又囑持經者。令誦法花。即到第四卷。持經僧欲起座。上人復命曰。臨命終時。得善知識。望不起座。可盡卷軸者。更又誦兩卷。次令衆僧同唱念佛。手持行業目錄。口唱彌陀名號。揚南無聲。向西氣絕。于時天治元年夏四月十日也。

書博士安部俊淸者。經家之名士也。自少至老。熟大學經書。不慕官職。不趁世路。家無產業。身無子息。書抄爲事。誦習爲業。宿學博聞。殆少其輩。當世鴻才。儒生多爲師匠。謂其門弟。及五百人。天性質朴。未曾惡言。不語人小過。不稱友好惡。然猶能言多聞。常談古來事。其行年五十以後。每日誦尊勝陀羅尼二十一遍。加讀法華經一卷。于時大治四年冬十一月。小恙相侵。浹辰不瘳。已及危急。日者所闕之行業。令僧徒勤之。又語左右曰。〔我イ〕時々側聞音樂〔樂音イ〕。其儀如雲居寺迎講。雲居寺瞻西上人迎講義也。同十二月十七日。物故已畢。其臨終之時。誦法華句〔偈イ〕。即謂曰。令我整衣服。左右問曰。病力羸疲。不任衣帶如何。答曰。有人爲我設座居膳。爲行彼處。欲驚服色也。此外無語。如眠氣絕。春秋八十六。後日僕從夢。其人乘紫雲。指西飛行。只從者一人。執銅瓶相隨云々。

鎭守府將軍平維茂者。前將軍貞盛之姪男也。貞盛知其器量。以入息男。号字餘五。其人本自道

現形。相隨成障。然而心不驚動。一心念佛。魔遂不得便。更著給仕僧妙圓。屢成狂亂。于時上人以驗德。降伏結縛。卽魔曰。姤哉。吾初欲著師。遂不能相近。更煩常隨僧。還被繫縛。不可得脫。冀被辟除。永以不來。依此言卽辟除畢。其後數年。無有魔事。其遷化時。先四五日。屢有小恙。臨終之日。忽以沐浴。心觀佛像。目不暫捨。高唱彌陀。衆僧同唱。稱揚之間。其音漸微。如入禪定。寂而氣絕。

上人永暹者。石州人也。俗姓紀氏。幼而出家。住雲州鰐淵山。卽如法書寫法華經。其後於天王寺幷良峯山。同書寫供養如法經。其間斷言持齋。凡修大佛事六箇度。每度切足一指。燃燈供養。卽發誓曰〔一犯苦イ〕。死苦不可堪。以之代其苦。又每日所作。法華經一部。三時供養法。念佛一万遍。其外不記矣〔之イ〕。身無資貯。室無粮食。所持者三衣一鉢錫杖金鼓而已。生年七十三。於天王寺。囑衆徒〔俗イ〕。讀彌陀經四十八卷〔ナシイ〕。四十八箇度。又滿百万遍。不記幾度。而間夢。一童子將白馬來曰。上人有往西國之望。故所將來也。上人夢中謂曰。頃者修行法。筋力已疲。無鞍之馬。不能騎用。童子聞此言云。明年九十兩月。相具鞍馬。必可來迎者。上人以爲命期。已至其期。又於天王寺西門修念佛。其終日。心神不例。上人謂曰。此病是命之極也。我有本願。於聖德太子墓下〔イ无〕。可終此命。扶載手輿。至河內國太子御墓所。上人修供養法畢〔イ无〕。數刻不動。弟子相近見之。手結定印。身亦結跏。容顏不變。威儀不亂。端坐而終。于時天仁元年十月八日巳刻也。

遠江國城東郡湖〔潮イ〕海寺住僧。失其名。時人呼曰大聖。是則寺中碩德相比居住。故稱大聖小聖也。聖德行超人。驗力被物。昔有騎用馬。賊人盜之。聖一祈本尊。賊人束手。眼前見縛。聖命侍〔仕イ〕者。則以宥之。其驗德間以如此。凡一生之間。行阿彌

印。酌請〔滴イ〕雨之法水。降昊天之甘雨。依其勸賞。吹噓門弟。中補綱位。自餘靈驗。不能一二。其性柔和。以貴降賤。不貪財貨。只好素丹。凡佛事之外。他營如忘。是以上自一人。下至萬庶。歸其德行。皆以仰崇。而間大治四年三月下旬。聊氣有恙氣。漸及數日。同四月一日。遂以入滅。于時禪〔房イ〕室之中。深更之間。微細音樂。髣髴寥亮。東方之人聞西方之樂。西方之人〔房イ〕知東方之樂。斯時月屬青陽。天有紫氣。風散山花。人驚地震。旁思奇異之相。定知往生之瑞也。

安倍時延者。攝津國島上郡奈良鄉住人也。自壯年。心素正直。不論日夜。偏唱念佛。不記遍數。而間十五箇年。常聞空中鐘聲。其響微妙。異世間鐘。其時度々告妻云。汝聞此鐘哉否。妻云。不聞矣。時延云。汝依罪業。不聞此音也。卽念願曰。佛心無隔。同令此女聞此鐘聲。如此令〔念イ〕念之間。經八箇年。此女始聞鐘之由稱之。時延聞此言。隨喜重〔イ无〕發願。同可生一佛土。又汲吾廬井水。供養四天王寺。三十箇年而不缺。其間兩度。夢見極樂淨土。依報莊嚴。如經廣說矣。時延長大息嘆曰。吾年來有金泥法花經書寫供養之願。而心念空過。嗚呼悲哉。長男聞此言。竊買得件經。俄以供養。其後時延。大治元年八月十四日夜半。寂而命終。年七十二。此時里中人夢。音樂打雲。蓮花散地。卽迎時延。指西而去。其翌日夜半。女又入滅。年六十二。〔三イ〕料知夫妻俱以往生之人也。

上人義尊者。本是台嶽〔山イ〕橫川之禪徒。後則〔イ无〕西山善峯之住僧也。其性柔和。只隨人言。好修坐禪。專誦法華。或亦無言九年。諳誦一乘。奉造地藏菩薩。其長二尺。以爲本尊。夢中。此像荷負上人。指西而行。路過曠野。足觸荊棘。卽告菩薩曰。吾足已傷。望勿引地。菩薩答言〔分イ〕。師造我像。太以短小。故足之引地。其不然乎。忽爾夢驚。其後隨〔總イ〕力所堪。更造三尺像。又往年以血字書法花。邪魔

白光者。卽白毫之兆歟。同二十一日。喪禮之間。火燒之中。沉香之氣。三度發越。衆人聞(香イ)之。莫不哀歎矣。歸來之後。試燃沈香。按彼薰氣。敢非比類。凡如此瑞相。旁以揭焉。加以夢想之告。其祥非一。筆端有限。委記不能。往生極樂。決定無疑。

(イ本)「俊房公保安二年二月廿五日出家。八十七。十一月十二日薨。隨見注之。任不可爲指□者歟。」

入道前刑部丞源義光者。前伊與守賴義朝臣第三息也。雖生武藝不羈之家。常懺放逸無愧之業。自弱冠之時。讀誦法花經。每日唱念佛一萬遍。已誦法華二千部。奉資過去二親。其餘廻向法界衆生。不限卷數。又逐日必見往生要集。隨時不定枚數。然間園城寺裏。建立道場。造顯丈六阿彌陀佛像。卽營逆修善根。其後。自大治二年十月一日。雖有病氣。不怠念佛。至同十九日。相對嫡子阿闍梨覺義。幷二男進士廷尉義業。謂曰。吾明日不可過。故處分資財。兼告臨終行儀也。已至二(イ无)十日。病惱平復。俄以沐浴。着新衣居淨席。漸及未刻。對本尊。手結定印。口唱念佛。引五色絲。奄然氣絕。

西塔黑谷上人善意者。備中國人也。幼登台嶽。早作比丘。專嗜顯爲之道。兼爲講說之師。山上洛下。人皆尊重。其讀誦觀念。苦修練行。銘心不語。誰以記之。又自幼日限終身。爲充現當之資。每日讀誦金剛般若經。卷數不限。證驗太多。又自去大治二年。限一千日。講一乘經。能說之徒。皆爲講匠。常願曰。吾必以二月十五日。可爲臨終之期。遂以大治四年二月十五日。身無苦痛。寂而入滅。一(其イ)室之中。數日之間。奇香芬烈。敢無比類。上下老少。來集結緣。猶如盛市云々。

法務權僧正勝覺者。入道左大臣俊房長男也。幼年遁俗。宿習歸眞。所師事者。醍醐寺座主法務定賢其人也。早受三部之秘法。悉傳五智之密

本尊手。引之不動。數刻之後。小僧爲勸粥食。行告阿闍梨。身體不動。乍居氣絶矣。（年八十有餘。）是時。平等院東圓房阿闍梨夢。敎眞闍梨住處。蓮華數莖開敷。其中有一大蓮花。有人告曰。此大蓮花者。敎眞闍梨往生之座也云々。

入道從一位左大臣俊房者。天暦第七親王後中書王之嫡孫。一世源氏土御門右府之長男也。文章隨手。政理在心。淸風朗月之夜。命露才而賦詩。爵位魚書之時。近龍顏而執筆。凡朝之僉議。世之庶務。依爲將相之首。屬其喉舌之詞。又殿門之額銘。文字之點畫。雖非臨池之妙。猶遺入木之跡。況亦仁惠外施。道心內薰。動抛世務。只修佛事。漸及暮年。寢府之側。建持佛堂。安彌陀迎接之像。爲觀念經行之處。常謂曰。我於佛前。必可終焉。而間保安元年冬十二月。上表辭職。同二年二月。不令知人。獨以出家。自稱曰寂俊。其五月。登台嶺受戒。七月以後。數旬黏病席。自然以平存。至十一月十二日〔イ无〕。心神不例。寢食聊乖。早旦示家督師賴卿曰。我此間心澄性靜。正念不亂。今日終命。往生可期。以此由〔二字イ作狀〕可告親戚。亦可請雲居寺瞻西上人者。右丞相聞此告。遂電光臨。數刻言談。歸御之後。介行阿彌陀講。已及晩暮。瞻西上人參來。俱誦法要。同唱佛號。後世相契。上人歸去。此時沐浴偃臥。北首西面。讀誦〔之イ〕法花經常不輕品。幷如意輪經。是依爲多年持經也。卽執紙筆。手自書花嚴經首題名字。其容貞氣力。宛如尋常。其後敢不再言。已如本意。於持佛前〔堂イ〕。繫五色縷於佛手。引其絲。端坐念佛。寂而不動。奄然薨去。（行年八十七。）于時佛堂三間中。黑煙蒙籠。小野證觀僧都謂曰。此人形容。敢無亂想。定有瑞相歟。此時。前伊勢守高階盛重〔業イ〕出庭中。見堂上。黑雲之中。白光再現。又涼風坊內。有工匠者。遙見三條堀川邊有燒亡之煙。卽走赴見之。忽然煙消。定知。此黑烟者。是紫雲之瑞歟。其時

十日。彌陀佛手繫五色縷。引之念佛合殺。或十或百。時々揚聲。頌曰。過去空王佛。眉間白毫相。彌陀尊禮敬。滅罪今得佛。文。此外唱佛号誦法要。時々合殺。數々唱念佛。(イ无)又誦法華曰。(二字イ无)佛名聞十方。廣饒益衆生。一切具善根。以助無上心。文。自出釋云。慈恩大師釋。此文有二義。或聞佛名故。助無上心。或助彼衆生。令生無上心云々。此間出坐禪置手縷。暫以安息。聊以飮食。其後勸衆僧。令行懺法。(七箇日結願。)漸及辰刻。門弟來集。念佛合殺。上人謂曰。吾生涯之間。如法經三部。所奉書寫也。其時紙袈裟取出。可令著者。門弟從之。便止彌陀之合殺。唱觀音之合殺。是時手結定印。身亦端坐。如入禪定。乍居氣絶。氣絶之後。奇香薰室。和顏如存。遠近道俗。羣集禮拜。葬斂之間。敢無息氣。于時生年八十五。夏臘七十七。今捨穢土。往淨刹。(哉イ)貴哉哀矣。先是去二日夜。有人夢。自西嶺指東方。光明照臨。綵雲靉靆。有人告示(曰イ)。小田原聖往生之儀也。又同七日。非夢非覺。上人本尊阿彌陀佛蓮花座側。小蓮花一莖忽爾(分イ)生添。其上一尺許金色觀音。擎金蓮臺。曲躬屈膝。向東而坐。又同十日曉。有人夢。着黑染衣僧徒五六人許。來告云。汝等可奉拜定印上人之往生云々。凡如此異相。來告者多矣。

阿闍梨敎眞者。天台首楞嚴院之學徒也。學長顯密。行無休息。以慈悲爲室。以忍辱爲衣。若有來乞者。所持之物。敢無惜心。不專讀誦衆經。只以念佛六萬遍。爲每日之勤。宇治大相國貴其德行。被補平等院供僧。而間天仁元年夢。明年十一月十八日(イ无)可入滅矣。漸至其期。駕腰輿遷于瓜生別處。其十六日。上人二人訪來。(一人白川上人。一人攝津國住僧。)(性字イ无)共相謂曰。去夜夢。禪僧來告曰。横川敎眞(往イ)阿闍梨。居住平等院。來十八日可往生矣。可行見者。故苦(共イ)所詣也。阿闍梨兼有其意。喚衆僧。日來令修念佛。已至十八日巳午刻許。以五色糸繫

受戒。十二月轉少僧都。同三年任大僧都。貞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補僧正。天〔日イ〕元四年八月任大僧正。和尚楞嚴院建一伽藍。號惠心院。以爲御願寺。寛和元年正月三日卯時〔刻イ〕。和尚合掌對西。誓曰。我所修善根。悉資菩提。兼廻向衆生。命終之後。必往極樂。口唱彌陀。心觀實相。寂而入滅。行年七十三。此間有一幼童。告曰。禪房廊前橘樹上有紫雲。忽昇天。又有客。謂曰。正月三日。詣北山鞍馬寺。彼日卯時。台嶺上有紫氣。其體上廣下狹。似煙非煙。似雲非雲。隨見漸消。宛轉昇天。彼寺耆德謂曰。我聞。傳教大師入滅之時。其瑞如此。爰知彼山聖人往生淨土之瑞歟。其後奏号謚慈惠。又往年。九條右丞相府中有三僧。所謂義照法藏并和尚也。當初有人。夢丞相府中三僧者。三光天子之現身也。此三人。皆以正月三日入滅。料知化人合契來此界也。又阿闍梨明普者。和尚弟子也。天元三年。因病而死。更蘇生語曰。我問冥官云。修何業必生極樂。冥官答曰。汝師和尚者。權化人也。慇懃奉事。必得往生。又源信僧都者。法水之淵源也。昔和尚閑居。源公侍坐。問曰。和尚自謂列初隨喜位。人皆信之。今所疑者。定到五品歟。答曰。五品者天台位也。豈同祖師哉。重問曰。初四品如何。答曰。何非初隨喜乎者。凡和尚德行。萬而記一。于時依長元四年九月十二日。民部卿齊信記略之。

有人云。慈惠僧正。爲護滿山之三寶。爲繼法門之遺跡。不住淨土。猶留吾山云々。今案。留護持於當山。遂往生於西土也。

上人經暹〔源イ〕者。中納言定賴卿之息也。壯年之時。出俗入眞。初則住興福寺。窺法相之義淵。後則還小田原。汲眞言之定水。念佛多年。行業幾日。偏修往生業。故號迎接房。而間數日不食。四大不豫。保安四年窮冬九日。已復尋常。忽以沐浴。卽脫舊服。更著新衣。威儀無闕。正念不亂。至同

台山之耆德也。南北學徒各抽四人。和尙其一人也。當初南都有義照法師者。學〔徒イ〕中之英傑也。和尙與義照爲第一番。義照誇一鶚之才。有獨步之心。謂曰。〔云イ〕我年臈共長。與少僧不可論難。于時仁斆僧都爲學道之長。有知人之鑒。竊告義照曰。良公者當時之俊才。將來之國寶也。推爲一雙。宸得其宜。義照依此詞。憖列問答座。和尙起論席之間。南京惡僧裹頭橫杖。邀之行路。皆曰。義公者南都之偉器也。天不可階。汝何相敵乎。若詞語不明。理趣不盡者。則可加杖木者。及聞和尙之辨論。研學之侶避路曲躬。凶暴之衆投杖悔過。其後嘉聲鼓動天下。天曆四年。依九條右丞相之擧。敷降鳳詔。令侍龍樓。同五年。生年四十。依元慶寺別當覺惠律師之解文。補阿闍梨。同八年。九條右丞相登楞嚴院。草創法華三昧堂。丞相於大衆中。自敲石火。誓曰。願依此三昧之力。可感我一家之榮者。所敲石火。限以三度。

卽一〔二イ〕敲之間。忽焉出火。丞相手自挑燈。其後家門榮花。無違本願。便以此堂。付屬和尙。應和三年。天皇見講法華經。其導師十八人也。和尙第二日導師也。法藏聞和尙之弁說。箝〔鉗イ〕口不言。康保元年。有綸言。〔二字イ无〕見修公家御修法矣。結願之日。補內供奉十禪師。右大將師尹卿於御前。傳殊常之敕命。同二年任權律師。同三年補延曆寺座主。于時年五十五。和尙從事之後。二十〔八イ〕箇年。其間所造堂塔。一山之上。已及大半。誰知傳敎大師再來。重興我宗焉。又山上文殊樓者。慈覺大師之建立也。文殊所乘師子足下之土者。五臺山文殊所乘師子之跡土也。而高樓已燒。灰燼多積。和尙移文殊樓之跡。建虛空藏之嶺。雖造師子。無足下土。和尙開一篋。出一裹物。其銘五臺山師子跡土也。是大師入唐之時所願得也者。以其土置師子足下。安和元年。轉權少僧都。天祿二年五月十一日。詔爲法務。天延元年十一月。始行台嶺

結緣。爲勸進。目視耳聽往生人。先拾遺往生傳九十五人。後拾遺往生傳上卷二十〔廿一イ〕人都盧百十五人也。今所記以爲下卷。〔イ本作中卷其數廿七人也并百卅二人也十四字〕而間大治二年朔二日壬辰。夜半。按察藤納言顯隆家侍學生惟宗遠淸夢。有一高殿。〔堂イ〕棟階莊麗。其東對廊立大高座。有一老人。坐其上。合掌向西。卽傍人告曰。此是諸陵頭三善爲康今日可往生。卽其人也者。爲見此事。自四門羣來人。不知幾多少。于時紫雲自西垂布。其廣二許丈。覆于其上。相續金色光兩三行。穿紫雲之粧。照東廊之砌。此時彼人忽乘紫雲。指西而去。夢想揭焉。心腸欲斷云々。衆人聞者隨喜。皆曰。便知彼人決定往生極樂之儀也。其聽及廣。來告人多矣。故不能默止。爲示後人。豫錄萬一。以置卷初云爾。

大僧正諱良源者。俗姓木津氏。近江國淺井郡人也。其母物部氏。憂無一子。祈請三寶。夢坐海中見天上。日光遙來入懷中。厥後不久有身。延喜十二年秋九月三日丁未午刻誕生矣。生而神靈。室多異相。年始九歲。遊戲田中。于時有國老越州司馬出雲貞則。於祭田之日。成鄕飮之禮。爰貞則見一靈童。頂有天蓋。形似蓮華。老翁奇之。誡父曰。汝兒莫敢輕矣。其後隨母。遊行梵釋寺。覺闍梨見之曰。見汝形體。不類俗人。何徒居此地哉。生年十二。攀躋台山。至寶幢院日燈上人房。以理仙上人爲師匠。岐嶷之性。聞一知十。延長六年。行年十七出家。未及受戒。理仙亦逝矣。上人與伊勢國朝明郡領船本良見。久有師檀之契。將和尙詣三條右丞相府矣。丞相以藥師寺恩訓律師度者給之。召見和尙曰。容皃非凡庸。故以自愛耳。其名用良字。蓋取良見之一字也。同年四月。隨尊意和尙。登壇受戒。其後博學之聞盈于天下。承平五年。隨興福寺維摩會〔日イ〕講師基增向彼寺。于時敕使左中辨藤原在衡議云。講匠者

後拾遺往生傳卷上〔終〕

本云
正嘉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於洛東康樂寺上御所書寫畢。
同十月六日移點了。
同八日一校了。　兼胤

後拾遺往生傳卷中

諸陵頭兼算博士三善爲康撰

愚雖有多年往生之望。猶疎一心念佛之行。唯爲

也。吾於此院。必可終焉。而間傍有一菴室。謂之[云イ]極樂房。限百箇日。修彌陀念佛。此上人列其僧數。同勤行法。此間。上人心無苦痛。身亦輕利。保安元年十月十五日。早旦沐浴。列其[イ无]僧徒。念佛合殺。卽歸彼往生院。更整衣服。端坐佛前。向西不動。時刻推移。童僕行見。如入禪定。奄而居。其時或人謂曰。今夜。此院中可有往生人云云。卽相尋此事。此上人入滅之時也。加以或自比縣。或自他山。皆以夢相訪之人。各聞其實。隨喜而去。料知決定往生之人也。

前安房守源親元者。生爪牙之家。慣狼狁之性。行年三十三。後三條天皇在藩之初補帶刀。膺籙之[其イ]日任武衞。卽遷金吾之長史[吏イ]。重蒙廷尉之宣旨。凡厥壯齡以後。警衞之間。永悔前罪。偏欣西土。念佛之舌。造次不休。就中獄治之間。專行陰德之事。斷罪之處。多省笞杖之數。遂占東山幽閑之地。建西土迎接之堂。彌陀尊容。白毫東照。脇侍菩薩。紫臺西聳[鑽イ]。俗呼曰光堂。其佛前向西。作一比丘像。其名銘阿法。蓋以身寄彌陀。以心歸華[法花イ]臺之心也。嘉保三年正月任安房守。着任之初。不先神事。只行佛事。遂建五間二蓋之精舍。摸彌陀丈六之尊儀。國郡之中。租稅之弁。敎吏民兮勸念佛。隨遍數兮補官物。斛別宛十萬遍。勘會公文。縱有重科之者。抽免念佛之人。是以廳官州民。悉唱念佛。任秩已滿。得替歸洛。庶民之滿道路。如子之別父母。遂不入京都。於園城寺出家受戒。其後歸洛陽之舊堂。勤逆修之新善。常謂曰。近年以降。微細音樂。動聞耳界者。而間長治二年十一月七日。雲色東聳。日光西傾之時。北首西面。右脇而滅。生年六十八矣。人不知入滅之由。行而見之。合掌低頭。顏色如笑。定知決定往生之相也。其時醍醐寺住僧夢。淸水寺北峯。靑天高晴。紫雲遠聳。夢後訪之。是阿法入道遷化之日時也。

滅。生年八十七。爰門弟子不堪戀慕。早不殯斂。經三七日。敢無臭氣。葬斂之間。手印不燒。即起石塔。納其手印矣。

今案。此人在慶家往生傳。然而子細省〔有イ〕略。行業不詳。故尋彼本傳。芟繁記要而已。

尼寂妙者。郡事二千石紀成忠母也。性受柔和。心無妬恚〔忌イ〕。適人之後。漸生數子。多年之間。世事之隙。所讀法華經一千餘部。所唱彌陀佛號五百三十萬遍也。行年五十七失良仇〔伉歟〕。七十歲落首飾。偏厭有爲世。唯願無上道。永久四年正月三日夢。天童四人。容貌衆妙。足下放光明。膍前飜舞袖。又有一武士。身著甲冑。形具相好。即合掌低頭。啓來迎〔之イ〕事。尼夢驚曰。我命已窮。僅一兩日歟。勿告他所之子族〔强イ〕。爲致眼前之悲歎也。此間殊無病痛。宛如尋常。已及兩日。念佛不怠〔息イ〕。西面氣絕。死後之貌〔色イ〕。猶如存日。于時永久四年正月五日。生年八十八。

紀吉住者。近江國野洲郡馬淵鄉住人。村〔付イ〕中之田夫。壚下之野叟也。身無善根。家無財產。唯除寢食之外。淨與不淨。常唱彌陀。念珠置而無員。遍數計而不記。然間屢惱時氣。漸送日數。謂婦女曰。明日可死。今日欲沐浴。婦問云。時氣之人。輙不沐浴如何。答云。命期已近。不可制忌。遂以沐浴。猶如平生。以其明旦。被扶婦女。行後園樹下。掃塵敷席。向西而居。婦問云。離吾廬而居樹下。是何意哉。答云。汝是寡婦。爭斂死骸。爲省其煩。故以離居。早歸吾廬〔曉イ〕。不可再來云々。婦慭從之。尚依有憤心。及晚而行見。顏色不變〔色イ〕。容貌如眠。憑几而居。向西而化。村里聞者莫不嗟歎。推其年紀。延久年中也。

興福寺龍華院中。有一別房。人呼曰往生院。有上人。其名未詳。傳聞關東人也。出俗入眞。來住件院。多年唯修念佛。自餘行業。人以無知。常謂曰。此院者所謂往時智光賴光兩上人〔念佛イ〕往生之處

出家。于時兒聞此語。揚音悲啼。父母摩頂慰誘。自爾以降。不策竹馬。不鬪芥雞。其明旦有修行僧。門外乞食。夫婦請之。俱語出家之趣。僧謝云。齡非衰老。身非病患。弃俗入眞。是眞之道心也。卽夫婦兒子三人。同日剃頭授戒。僧朝夕授經法。日夜勸念佛。三箇年後。僧已隱去。不知行方。于時兒年十五。仲春十八日。兩人潔齋。中夜同滅。其後兒爲報恩。所唱禮不輕十六萬七千八百餘家。轉讀阿彌陀經五千餘卷。其不輕禮拜之間。暴風雷雨之日。雨不濕衣。風薰門戶。遂登當山。習學顯密。住山五十年。斷言二十年。一旬二飯。一月六飯。當其經行之前後。常見等身之禪徒。僅見身體。不見容顏。常隨弟子。相見亦稀。貞觀八年丙戌八月十五日夜中。有人叩柴戶。上人依斷言語。不得問之。只以咳聲。令知有人。外人謂曰。我是播磨國賀古郡賀古驛北邊沙彌敎信也。今日往生極樂。上人者明年今夜可得其迎。爲告此事。與聖衆所來告也。微光照窓。言訖而去。其明朝(日イ)出于無言。召弟子僧勝鑑。遣彼處。令尋眞僞。勝鑑還來曰。驛家北有竹廬。廬前有死人。群犬競食。廬中有老嫗。其傍有幼童。相見相顧。共以哀哭。勝鑑問其情。嫗曰。死人吾夫敎信也。兒子者其子也。敎信常唱念佛。隣里呼曰阿彌陀丸。相親三十年。相別三箇日云々。勝鑑歸來陳此言。上人聞之。自謂。倩思無言不如念佛。其年八月二十一日。始出聚落。普經門戶。宣說大乘。敎訓衆人。修行抖擻。相唱知識。圖繪丈六立像阿彌陀佛九體。書寫法華經六部。是則爲望九品利六道也。便埋般若堂艮巖下。明年八月一日。如故隱居。同十五日早旦。出堂沐浴。招門弟十八人。謂曰。去年敎信之告。已當今日。汝等爲善知識。吾豈忘汝等乎。漸及夜半。金光照室。香氣薰臆。雲上有樂。指西而去。更闌夜曙。開室見之。顏向佛前。手結定印。威儀不亂。端坐入

勢中心。偏欣西土。唱念熏心。寤寐動脣。漸及老年。弃置妻子。更住別室。常以閉戶。康平五年八月十五日夜半。自蟄室中。以火燒死。此時左衞門尉源諸連男諸純住在京都。爲詣金峯山。持齋精進此夜夢。龍舟一隻來自西天。容與上界。若干聖衆。數多天人。或在舟中。或在雲上。作微細樂。翻妙舞袖。夢中奇之。問傍上人。上人答云。是伊豫國久米郡烏樟上人圓觀來迎之儀也。吾亦彼國人。所謂圓實房義〔想イ〕勢是也。但彼〔答イ〕上人非智行之人。故現小淨土令迎接也者。忽爾夢驚。眞僞難知。具記此事。過兩三年。試訪彼國。件上人入滅年月日時。全以無違。又義勢上人見在彼國。夢非妄想。見有其人之故也。

上人隆暹者。台嶺人也。房号摠持。早捨顯密之學。偏修往生之行。毎日念佛十二萬遍。更無他勤。盈三十年。此年及冬。寢食乖例。即求無常處。登阿彌陀嶺。親昵相誘曰。氣力已衰。行步亦窮。何捨此處。强赴他山乎。答曰。往年有告命。指七十年。而今年六十九。死期在明年。因茲存命之時。遷于他所也者。已及正月。屢有病氣。忽離阿彌陀之幽嶺。還淳風坊之舊棲。衆人〔二字イ无〕相留。答謝曰。死生無定處。何必厭聚落。于時永久四年正月廿六日。夜半謂弟子曰。扶我令向西方。弟子從之。其後端坐念佛。身體不動。弟子臨曉見之。端坐如初。適寄眼近見。乍居入滅。春秋七十。緣盡而去。嗟呼悲哉。

〔イ本此間有石見國上人永暹傳與中卷重複故今省之〕

攝津國豐島郡勝尾寺座主證如者。同郡之攝使左衞門府生時原佐通息男。母出羽國府官藤原榮家二女也。毎月十五日。往詣寺塔。祈乞男子。漸及三年。遂以懷孕。天應元年辛酉四月五日產生。已及七歲。母年三十三。動抛家業。常有憂色。夫問其故。女垂淚答曰。相叶祈願。生長男子。已作尼欲隨佛。夫諾曰。吾願亦如此。相共可

篁。春澄善繩爲學士。太子容貌端嚴。威儀閑雅。天皇甚悅。以爲非常之器矣。太子從容奏曰。皇太子當釋奠禮大學。是舊儀也。此禮久廢。未知所以也。天皇曰。昔天平末。大臣吉備眞吉備勸高野天皇。幸大學行此禮。其後八十餘年。廢而不行。今太子必存興復。甚以佳也。卽勅皇太子。率百官奠二季。博士講經之終。令群僚賦詩。皇太子製詩一篇。當時詩伯菅原淸公。滋野貞主〔等イ〕甚以詠賞。各献長句。承和五年加元服。年十四。天子御紫宸殿。行三加之禮焉。是日大赦天下。皇太子才慧日新。深達時務。專畏儲位。再三辭讓。天子不許。卽嗟歎涕泣。承和七年。淳和天皇崩。九年嵯峨太上天皇亦崩。遂廢太子。已叙三品。謂左右曰。幸脫重負。豈不可乎。卽住淳和院東亭子。故世號之亭子〔イ无〕親王。心歸佛敎。身離女事。嘉祥二年。落髮變服。受沙彌戒。年二十五。法名恒寂。自爾以降十二箇年。行業不退。貞觀二年。受具足戒。又別有勅。隨大阿闍梨眞如親王。受兩部大法。莊牧數十所〔處イ〕。皆施大學〔覺イ〕寺。夫大〔覺イ〕學寺者。嵯峨天皇之古宮也。淳和太后改爲佛寺。親王亦造阿彌陀丈六像。幷寫諸經論。以安置之。定額僧十四口。香華燈齋之資。皆親王之達嚫也。親王尤善艸隷。于時嵯峨淳和兩天皇共妙書藝。論者皆曰。嵯峨勁筋乏肉。淳和豐肉軟筋。至于親王。筋肉雙奇。肥瘦得適〔合イ〕。又琴曲音律。俱以巧妙。初幸左衞門佐是雄女。生兩男。皆有才操。親王入道之日。兩兒皆落髮爲僧矣。親王性無慍怒。身無瘖疾。念佛讀經之外。〔イ无〕略無言語之戲。仁和元年九月十日夕。忽浣洗沐浴。整理衣服。燒香供花。入壇坐禪。明日午後。禪屏〔扉イ〕猶閉。弟子怪之。開戶視之。向西結跏。宛如生人。肌膚是冷。初知遷化。時年六十。卽葬于太后陵邊矣。

僧圓觀者。伊豫國久米郡長村里之居住也。俗呼烏樟供奉。家側有烏樟木。故以名之。雖住世間。爲宗念佛。只

事。漸及暮齡。已剃衰鬢。彌讀妙經。偏修念〔阿イ〕佛。而間久纏小痾。已及大漸。忽請園城寺慶曜闍梨爲其講匠。雖臥病席。殊無疲色。更著法衣。兼持念珠。念佛合殺。猶如尋常。已臨命終。以五色絲繋引佛手。自朝及晡。安住正念。向西而絕。于時生年七十餘。承德三年之夏也。

栖霞館〔觀歟〕有一上人。失其名矣。多年睛盲。一生念佛。建立一堂。以爲依處。卽安丈六彌陀之畫像。偏修往生堅固之觀行。臨其死期。白佛而言。吾雖向佛像。不能瞻視。盲目之甚。噬臍之恨也。若今生有緣。可遂往生者。現身明目〔眼イ〕。奉見佛像。上人臨其終時。忽得明眼。卽奉見佛像。瞻仰尊顏。見佛之後。作禮而滅。此事。永久年中。以弟子僧說記之。

俊豪上人者。東塔南谷玉泉坊之住僧也。修學寄名。乘戒俱緩。其性質直。如忘譏嫌。遂鈎宿學之名。已補注記之職。永久三年七月中。本病更發。蟄居鎌藏。數日惱亂。一心念佛。本師問其所思。答曰〔云イ〕。身雖泥起居。心猶無苦痛。念佛之外。更無他心云々。同八月十三日夜夢。異僧三人自西方來。告曰。明年可迎汝。故先來告也。上人剋念云。苦痛不可忍。此時可相迎云々。僧等曰。誠不〔可イ〕待其期者。來十五日未刻。可來迎云々。忽爾夢覺。竊以此夢。語傍上人。重誡曰。予行業不被知人。雖聞此夢。誰以信之云々。雖然知音兩三。密密風聞。同十五日卯刻。念佛合殺。乍居入滅。此時或僧於十禪師寶社晝息而寢。卽日未刻夢。紫雲聳峯。清光照谷。期日如約。時刻不違。定知決定往生之人也。

亭子親王諱恒貞者。淳和天皇第三〔二イ〕子也。天長二年誕生。齒及髫齔。性有岐嶷。能讀經史。頗屬文章。言語擧動。有老成之量矣。嵯峨天皇甚奇之。天長十年二月。遜位於仁明天皇。時親王年九歲。仁明天皇殊冊親王。爲皇太子。卽撰小野

人忽成幼童。容〔色イ〕如五六歲。髮垂而可愛。告曰。我老身已成小童。卽稱此言。乘蓮而去〔西イ〕矣云々。凡自彼死日。經七箇日。顏色無變。身體不爛。迄葬埋時。和風東來。香烟西聳。月色雲膚。俱以奇也。

左〔右イ〕衞門尉藤原忠宗者。一生之間。全無一善之心神。〔イ无〕邪見之上。彌吐邪惡之言。而間漸及老年。久背食味。其體如醉。其心如狂。聞佛法音。鎮致罵詈。見僧侶形。如逢讎敵。及其危急。親族相議。旁以誘引。慫令出家。然而依厭僧徒。不受禁戒。聞法而謗。見僧而憎。爰有親昵僧。智行具足。不用厭卻。押致加持。物氣俄顯。小女繫縛。卽時其人忽催正念。已忘邪心。落淚悔過。傾首歸法。洗手嗽口。整衣正〔體イ〕躬。一心念佛。數刻而終。見聞之人。必稱往生。

今案。在世之人。臨終之剋。以智行僧。可致護持。誠依一旦之加持。具足十念之功德。經曰。善知識者。斯大因緣。斯言誠哉。

大和國鳴河寺〔鳴河寺者峯根寺是也十一面觀音靈所也〔イ无〕〕住僧經助上人者。永久二年二月六日遷化。同十五日。多武峯僧。以書札送興福寺舞庄住人散位藤原扶長。狀云。其鄉里若號香聖經助之〔上イ〕人。有滅度事哉否。去六日曉夢。有一玉輿。衆寶莊嚴。天諸童子擎之。來從西方。留于中天。卽雲上有〔分イ〕聲。告曰。此輿者。鳴河香聖往生之迎也者。忽爾夢驚。虛實難知。故今所尋問也云々。卽相尋其事。已以有實。于時彼入〔人イ〕滅之夜。同寺住僧觀久〔字万燈聖〕夢。經助上人移從他所。毘沙門天在前。不動明王在後。前後扶持。相從而送云々。便知天王明王攝取而導西方。上品決定往生之相也。

前豐前守藤原保定者。前肥前守 中原長國之男也。初則泝龍門。誇振鱗之號。後則握虎符。施烹鮮之治。雖趁世路。欣求佛道。遂卜安泉坊。建立一伽藍。安置丈六阿彌陀像。常嘱名德。營講說

與無量聖衆。迎后儀而去云々。
今案。忝生十善之家。已親十善之主。以花報而入中闈。依果報而赴西土。

堀河天皇中宮侍女。字下野母尼者。一生之間。奉讀法華經一萬部。多年之裏。每日念佛滿六萬遍。此外善根。人以不知。偏斷餘念。欣求西方。或夢或覺。有時見佛。雖語此言。人以不信。而永久二年五月十三日。已嬰病痾。數日惱亂。同六月八日。或人問曰。老而病矣。久而存焉。若有執思歟。答云。阿彌陀佛必可來迎。其時未到。故不死也者。同九日相謂〔前イ〕曰。明日午刻。阿彌陀佛可來迎者。及其日時。告曰。只今佛來迎。汝等奉見哉。又聞樂哉。如是告畢。西向合掌。北首終命。于時永久二年六月十日。禪僧兩三。親族數輩。消魂而慕。收淚而去矣。

侍從所監藤原忠季者。本官大府郎中位。亦朝請大夫。仕主有直。交衆有信。去寛治六年六月十三日。詣六角堂。祈二世事。于時夢中有人。告曰。汝之生處。上品上生也。夢覺之後。所持法華經第八卷奧記此事矣。心銘此事。雲林院內。建立一堂。模其來迎之像。方諳終焉之儀。彌戴頂〔頂戴歟〕法華。專欣極樂。又更以六口之僧徒。致每日之轉讀。迄六箇年。滿二千部。其後不記部數。天永三年十月一日。頭中將通季牛童字王童丸。夢。金人五輩從西方來。告曰。我是所監大夫之迎也云々。同九日。其人雖非霧痾。聊有風氣。十七日辰刻。自起沐浴。端坐念佛。黃昏時至。北首而卒矣。生年七十二。〔三イ〕顏色如眠。衣襟有薰。其翌日午刻。中宮侍女夢。小佛數十。各擎蓮花。在彼人側云々。同日。彼孫女夢。菩薩三人入于東戶。問訊其人。一人執白蓋。一人捧綵幡。一人持蓮華云々。同十九日。嫡男彈正忠忠職夢。佛自西方放光。乘師子遙來。又有師子。相從而來。佛即稅駕而入。兩師子留砌下。相伴〔而イ〕舞矣。同時。又中宮侍女夢。彼

七日。於此道場。可祈心事也。至翌日。俄以入堂。同十八日寅刻出堂。謂曰。祈請有告。故以出堂。是非他事。娑婆者無常界也。縱雖久住。終有何益。因茲來二十日。偏望西土。欲沒下流也。衆人雖誘。確乎不動。人皆從之。忽艤數舟。亦調音樂。燒香散華。隨流到湊。既而衆僧同音。念佛合殺。坐一竹籠。不見餘方。合掌閉瞼。奄而沈海。此時雲色忽愁。水聲俄咽。結緣幾人。收淚而歸。于時天永三年八月二十日午刻。生年三十一。此夜或夢。其湊無水。蓮　悉開。此中件上人攀花而立。又此日他所有僧。長大息曰。微細樂音。遙滿耳界。世間無比。方處未分云々。後日驗之。彼入海之時也。瑞相非一。往生不疑。

堀河天皇中宮篤子者。後三條院之四女也。天皇踐祚之初。見擇入內。已統二千之寵愛。獨擅綺羅之光華。彼鼎湖龍騰。橋山雲慘以降。長落金鈿之粧。偏受木叉之戒。比年雖有小瘵。不及大漸。永久二年秋八月。限三七日。行逆修善。悉記生前勤修之善根。以資沒後速疾之菩提。其御生年十四以後。四十一年以往。自行所作。每日讀誦阿彌陀經一卷。諸大乘經諸眞言等。卷篇惟多。不能委記。其間手自書寫法華經六部。轉讀同經三千餘部。況復占京極之勝地。建一區之寺院。改堀川之皇居。安九體之尊容。此外或台嶺。或園城。造佛寺。供法僧。更在別記。不遑勝言。又縮向後之壽命。只祈臨終之速證。兼占雲林院之洞。令作柏城之墳。同十月一日。待其造畢。忽爾〔忽イ〕崩御。（御年五十五。）即日戌時。奉遷雲林院。其翌日戌時。奉安御墓。彼御入滅夜。幼年宮女夢。調微細音樂。出自西門。指西行啓云々。又同十八日。或宮人夢。后儀着御法服。懸飾瓔珞。御持佛堂阿彌陀佛花座之上。跏趺而坐云々。又同二十三日。攝津國安寧寺住僧夢。到雲林院。見船岡方。當御墓所。修于迎講。即時阿彌陀佛乘於塔婆。

二京之龍象。展法華十講之座席。一生之中。八旬之間。三時行法。一日匪懈。東寺八箇之末寺。釐務一身之寂也。其阿闍梨解文。不據別當之擧補。皆取親王之處分。上自一人。下至衆庶。歸依信仰。如衆星之拱北辰。如万流之入南溟。王孫帝子爲門弟子之者三人。（覺行法親王。行眞。聖惠。）爲東寺長者之徒九人。（長信。經範。寛助。濟延。行禪」賴觀。覺意。寛意。義範。）應德二年秋。霧露相侵。寢膳乖例。殊無苦痛。常修念佛。衣服改潔。心神不亂。九月二十七日平旦。面向西方。口唱彌陀。引五色縷。端坐遷化。春秋八十一。去二十六日。右大臣（俊家）閑向子夜。遙見天隅。紫雲西聳。青天秋幽。日來聞親王病。疑是彼往生之相歟。旦朝尋之。果如其言。又延曆寺僧慶覺。同夜曉更。非夢非覺。聞笙聞樂。傍人告曰。是親王往生之音樂也。此外緇素士女。語其瑞多矣。彼茶毘火葬之間。多年不解之帶。雖在棺中（〔棺内イ〕「所結尺許別傳如此」〔イ本〕）。遂以不燒。如此異事。不能勝計。彼親王平生之中。

金剛峰寺之北。建立一堂。稱灌頂堂。每至遠忌。行結緣灌頂。以阿波國篠原莊地利。宛其用途。又令內匠頭基光寫其眞影。接八大師之末。于今行影供矣。昔僧正仁海多年祈請云。大師雖入金剛定。必有分身歟。願見其人。夢中大師告曰。權僧正成典。左足心有黑子。即我身是也。仁海到仁和寺。謁成典。先見其足。果有黑子。仁海下地禮拜。成典大驚。亦下地扶之。仁海告其夢。成典報曰。有長和親王。出刹利種。身相具足。心行柔和。智慧聰達。慈悲內薰。德行外形。發菩提心。得陀羅尼。是大師後身也云々。今尋彼遺跡。抄其万一而已。

〔イ本〕「ム云。別傳大江匡房記云。今見交之無强異。纔言略許歟。」

薩摩國府有旅僧。失其名矣。容顏太美。音詞亦閑。寄宿于禪僧快尋房舍。進退服仕。已及數月。傍有伽藍。號不動堂。八月十六日。夜靜月明。或頌或詠。以宴以遊。即語諸僧侶曰。自明日斷食

已及數月。親王讀孔雀經。讀誦之中。不敢發動。長以平復。參議師成卿多月病惱。參仁和寺。一夜宿侍。及曉平愈。左衛門督師忠卿室家者。修理大夫俊綱長女也。久臥病席。熱氣如湯。親王授戒。以香水灑之。其所點著。隨手淸冷。更灑〔イ本ニ別傳云偏體如樹楊折枝附〕遍身。忽以平愈。讃岐守顯綱施食上分。每日食之。明日之分裂紙置之。夢施食紙中。忽有光明。側有童子。謂曰。弘法大師坐於紙中。開紙見之。有親王所持五鈷。卽童子曰。不堪魚鳥臭。明日之分。今夜可食者。筑前守賴家申請袈裟。隨身赴任。邪病之人。以此袈裟置于枕上。邪氣卽顯。亦更不發。又親王於高野百日修尊勝法。結願已訖。還宿政所。散位伊綱通籍申云。一宿御儲。萬事盡美。〔善イ〕入夜伊綱懷死女子。申云。不堪哀傷。欲蒙護持者。上下驚恐。忽厭此宿。親王暫以祈念。遊魂更歸。死人蘇生。又上野守家宗妻。數月病惱。爲請護身。共參禪室。忽得効驗。卽以歸家。

後七八日。家宗赴任國。其姑者紀伊守孝信之妻也。俄來捕家宗曰。何不放我遠赴關東哉。家宗問之。答云。住吉大明神也。親王加持之後。尙未辟除者。仍共參禪室。解縛歸畢。又法印權大僧都經範壯年之時。耳下有腫。療治無驗。決死不疑。親王自哺及子。祈念加持。膿血忽出。須臾平愈。又僧延禪童子久惱鬼狂。延禪申請。施食與之。童子自縛云。我是神狐。被責護法。不知遁方。自今以後。永以去矣。數年之病。一旦損平。凡在生之間。嘗齋食之一粒。持念珠之一顆。賜法服之一片者。如宿藥王樹之下。如臨藥童子之側。抑受灌頂大道之者二十人。僧正長信。法印大僧都經範。同寛助。權大僧都行禪。同賴觀。同覺意。同寛意。權少僧都義範。權律師賴尊。同快禪。同濟運。同寛智。同禪譽。阿闍梨賴尋。同教尋。同寛信。同行意。同賴意。大法師行明。同寛眞。或極綱位爲國師。或懷法器爲國寶。蒙公家勸賞十箇度。修孔雀經法二十一度。自餘別尊別行。不知其數。〔イ本ニ別傳云尊勝法三百日不動法三百日〕每度顯靈驗。每人蒙利益。勤逆修三箇度。修護摩八百日。喩南北

修藥師法。此中有御夢想。有一高僧。衣裳染香。自仁和寺藥師法壇來。以香水灑御顏。夢覺見之。更無其痕。同五年二月。依後三條院御惱。被修孔雀經法。卽御夢想。自法壇放光照耀。六年二月。奉爲公家。被修孔雀經法。三月六日結願。賜封戸二十五烟。承保二年八月朔。有蝕。兼日有敕。將消其災。此日晴天自陰。秋雨忽降。殊有叡感。以仁和寺私房。爲御願堂。所謂喜多院是也。卽被置阿闍梨三口。安置御願三尺愛染王幷親王所持弘法大師所造藥師像一龕。〔イ本〕「別傳云。件像者。弘法大師渡海之時。爲祈風浪自所造也。」又以權少僧都行禪補東寺別當。承曆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甲午。供養法勝寺。親王勤開眼事。同爲證誠。卽補撿挍。二年十月三日甲辰。被修法勝寺大乘會。行幸之次。其賞。以阿闍梨經範補權律師。永保元年三月三日庚寅。於弘徽殿。供養木像三尺孔雀明王。卽被修件法。結願加持之次。以阿闍梨寬〔覺イ〕意補法眼。二年十一月廿七日甲辰。供養喜多院。有行幸。以親王爲大阿闍梨。其賞。以阿闍梨覺意敍法眼。又以親王所給封戸三百戸。永施入件院。三年二月。於六條內裏修孔雀經法。同卅日丙寅結願。藏人頭權左中辨通俊傳宣。以親王敍二品者。入道之後。敍品之例。始在斯矣。十月一日癸酉。供養法勝寺八角九重塔。〔イ本云寅時別傳如此〕親王開眼。又爲證誠。賞以法眼賴觀補少僧都。應德二年八月廿七〔九イ〕日庚寅。供養同寺常行堂。親王爲大阿闍梨。以弟子阿闍梨靜意敍法眼。又二條關白太政大臣長女者。後朱雀院之女御也。兩手有瘡。一身不聊。典藥頭雅忠申云。醫方不及。佛力須期。親王終夜祈念。臨曉平愈。治曆年中。〔イ本云「二條關白太政大臣別傳如此」〕內大臣癰瘡發背。雅忠申云。癰腫及五寸以上。万死病也。醫家術盡云々。親王修孔雀經法。修中平愈。奉獻龍蹄二疋。莊園二所。尾張國疊田。阿波國篠原。前太政大臣信長。爲中納言之時。久煩鬼瘧。

室有神光。幼稚之間。仡如巨人。同八年天皇受禪。十月五日立爲親王。生年七歲。長和六年。天皇升霞。雖纒重戚。只専孝行。寛仁二年。生年十四。於仁和寺。從大僧正濟信出家。法名性信。同年。於東大寺大乘戒壇院受具足戒。治安三年。行年十九。於觀音院灌頂堂。大僧正授傳法灌頂矣。夫灌頂者。弘法大師授僧正眞雅。眞雅授僧都源仁。源仁授僧正益信。益信奉授寛平法皇。法皇授僧正寛空。寛空授大僧正寛朝。寛朝授大僧正濟信。濟信授親王。然則親王者。大日如來十六代之弟子。弘法大師第九葉之法嫡也。萬壽二年。於同院行結縁灌頂。以親王爲大阿闍梨。三摩耶戒表白。大僧正不堪感歎。自執其蓋。權大僧都尋淸延尋張其綱。師執弟子之蓋。初爲希代例矣。親王三密之水窮源。五智之燈見跋。大法別尊灌頂護摩及梵字悉曇莫不洞達。或避穀涉日。或不禘經年。昔限百日修法華法。至後夜時。

有叩戸者云。時已至云々。空聞其聲。不見其人。料知悉地成就之告歟。治暦元年。東宮有御藥事。親王參入。卽以平復。翌日。權亮良基爲御使云。加持之力。効驗揭焉。同三年八月。又有御藥。親王於閑院修孔雀經法。第四日日中時。已得平氣。結願之日。以大夫權中納言能長卿。賜大師自筆十喩經一卷。納〔付イ〕銀匣。〔枝イ〕又賜主馬署驊騮二疋。同四年二月。天皇有御藥事。親王於賀陽院修孔雀經法。參內之日。以頭中將隆綱相待陣頭。被聽輦車。一七日中。聖體平復。卽被下牛車宣旨。同三月九日結願。賞以弟子阿闍梨行禪補權律師。延久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壬午。天皇供養圓宗寺。親王勤開眼事。兼爲證誠。不列衆僧。著金堂座。卽日補寺家撿挍。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壬午。〔五イ〕供養同寺灌頂堂。親王爲大阿闍梨。七月七日勸賞。以權律師行禪任權少僧都。同四年。東宮依御疱瘡。玉顏有瘢痕。仍於本房

田一百町。又有勅命。賜園地一區。是故一品新田部親王之舊宅也。

〔イ本〕「別傳云。大和尙受中納言從三位氷上眞人之請。詣宅竊嘗其土。知可立寺。仍語弟子僧法智。此福地也。可立伽藍。今遂成寺云々。」

和尙於此地建道場。寶字三年己亥八月一日。私依唐律。以號招提。後降綸言。初爲定額。日域戒律。自玆長昌。寶字七年。忍基法師夢。講堂棟梁。俄以摧折。料知大和尙遷化之相也。殊圖其影安於別室。同年五月六日。結跏趺坐。面西而化。春秋七十七。化後三日。頭上猶温。至其葬斂。香氣滿山矣。

千臂經曰。臨終端坐。如入禪定。當知此人已入初地云々。寶龜八年丁巳。楊州諸人聞和尙入滅之告。著喪服向東方。擧哀三日。於龍興寺設大齋會。先是龍興寺有火。和尙舊房獨以不燒。可謂戒德餘慶也。

上人安尊者。筑前國内山寺住僧也。雖有行業。不被知人。讀誦祕音。磬鈴無聽。晝謬好博奕狂亂之戲。夜竊成坐禪經行之勤。如無智者。似無行人。然而可憐者必憐。可救者必救。人皆異之。呼曰安尊如來。齡及暮年。相謂曰。久積行業。偏期往生。而當山者。魔緣相競。臨終有疑。忽辭山中之艸菴。已占莒崎之松牕。其後專修六時之行法。更無一時之休息。此時始顯祕密之行。〔イ无〕誠知堅固之勤。至臨終日。沐浴淨潔。啒請衆僧徒。勤修念佛。自持香爐。行道合殺。起居輕利。無有病氣。合殺事終。唱彌陀讚。其聲異常。其心不亂。讚頌之間。奄以氣斷。見聞之人。莫不驚歎。推其年紀。當〔豫イ〕應德寛治之曆矣。

入道二品親王諱師明者。長和天皇第四子。母大納言左近衞大將濟時之女也。皇后夢。胡僧來曰。將託后胎云々。后懷孕之間。口去葷羶。心住精進。寛弘二年乙巳八月一日誕生。誕生之時。

尙在楊州大明寺。講肆〔イ无〕律法。榮叡普照等往禮和尙足下曰。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法。無人傳授。昔有聖德太子。謂曰。二百年後。聖敎可興。今推其期。豫鍾此運。願幸東遊。廣施下化。和尙答曰。昔南嶽思禪師託生倭國。興隆佛法。又聞日本長屋王。崇敬三寶。救濟四生。造百〔千イ〕袈裟。來施此國。其袈裟緣上。繡着其四句文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文。追思此事。弘法有緣之國也。彼國蒼波漫々。靑天悠々。然而爲弘敎法何惜身命乎。爰天寶二年十二月。僧祥彥道興及榮叡普照思託等七十人。玉作畫師等都八十五人同載一舟。始揚孤帆。到狼溝浦。忽逢猛風。舟漂人醉。只叫觀音云々。

〔イ五〕「別傳云。舟破人惣上岸。潮來水至人腰。和上有烏蘆草上暫坐。餘人並在水中。冬寒風急。甚大辛苦云々。又云。風急波峻水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濤再至。似入深谷。人皆荒醉。但叫觀音。舟人告曰。舟今欲沒。有何所惜云々。」

中夜舟人曰。莫怖々々。有四神王。著甲把杖。或在艫上。或在舳邊。衆人聞之。心神自安矣。此間人天海險。還以淹留。天寶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出彼龍興之本寺。赴此日域之異鄕。天平勝寶六年甲午正月十二日丁未。屆太宰府。二月一日到難波津。三月至河州。四月入京都。勅遣正四位下安宿王。於羅城門。問訊迎禮。暫優疲勞。入東大寺。唐僧道潛律師。婆羅門菩提僧正先到慰問。大臣以下百餘人悉來拜。正四位下吉備朝臣眞吉備爲勅使。陳口勅曰。造東大寺。經十餘年。宜立戒壇。以傳戒律。卽天皇受菩薩戒。皇后太子以下四百三十餘人。皆以受戒。後於大佛殿西。別作戒壇院。自爾以降。立爲其處矣。凡大和尙。自天寶二年。爲傳戒律。渡海行裝。五箇度矣。當第六度。經十二年。遙渡西海。遂來東倭。寶字元年丁酉十一月二十三日。勅施備前國水

續群書類從卷第百九十七

傳部九

後拾遺往生傳 卷上

朝議太夫廟陵令笇博士
越州員外別駕三善爲康撰

夫彌陀有誓于娑婆。雖一念不捨。南浮有緣于西土。雖十惡無嫌。屠兒終命之曉。覺月照發露之窓。獵徒瞑目之時。奇香薰見火之室。彼何人乎。誰不庶幾。是以一爲結緣。一爲勸進。接慶江兩家之記。拾古今數代之遺。都盧九十五人。勒載一部三卷。名曰拾遺往生傳。世以知之。欲罷不能。今亦記之。故以後拾遺往生傳。續爲其名矣。冀以今生結集之業。必爲來世値遇之緣。毀譽此記之人。亦復如是云爾。

大和尙鑑眞者。大唐楊州江陽縣人也。姓淳于。齊大夫髡之後也。和尙年十四。隨父入寺。目見佛像。心厭俗塵。父奇其志。慈以許之。遂就大雲寺智滿禪師。出家爲沙彌。即住大雲寺。後改爲龍興寺矣。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入東都長安。二年三月。於西京實隆寺。登壇受具足戒。巡遊二京。究學三藏。後歸淮南。敎授戒律。江淮之間。獨爲化主。于時開元二十一年。（本朝天平五年癸酉。）沙門榮叡普照等。隨聘遣唐大使丹墀眞人廣成渡唐留學。天寶元年。（本朝天平十四年壬午。）和

金印有二。白銀印有五。將付悉達。〔省略〕時揵闍婆王將前七寶印。來授十方諸佛。佛受印。以印我面七竅。佛又告我言。今印汝七竅。今具七覺分。〔省略〕佛告普賢大士。〔省略〕又告文殊。〔省略〕汝於諸印中。取二十三印將付。釋迦佛滅度之後。所有遺敎。彼時衆生。垢重邪見。不持禁戒。諸天龍神皆不擁護。令諸四部無有威德。我留此印。與釋迦文佛。令大菩薩於後世中將二十二印徧印遺法。印彼四部無有毀犯。若樂讀誦經者。印彼人口。無有遺忘。若修定人行。有直心者。並用印之。令彼終後屍形不壞。或有光明。諸惡衆生。見如上瑞。皆生欣重心。說是語已。塔門還自閇之。文。

正嘉元年丁巳十一月四日於法花山寺書寫了。

乘忍四十六

建保七年正月廿七日夜。於西峯方丈草庵寫之了。此全非爲名利。則爲自他發心。此全不期人天上報。則爲往生極樂也。唯望此新生之聖衆達。遙照於愚願。必垂於來迎矣。願以此功德。臨欲命終時。必預彌陀迎。往生安樂國。

沙門慶政記

法花珠林〔千佛篇〕□□云。長安寺西明寺道宣律師者。德鏡玄流。業高淸素。精誠苦行。畢命終身。早得從師。五十餘年。〔省略〕大唐乾封二年仲春之節。身在京師城南淸宮故淨業寺。逐靜修道。年至桑楡。氣力將衰。專念四生。又思三會。忽以〔未イ〕往緣。幽靈顧接。病漸瘳降。勵力殷仰。遂感冥應。時有諸天四王臣佐。至律師房門。似人行動。蹀足出聲。律師問云。是誰。答云。弟子張瓊。律師又問。何處檀越。答云。弟子是第一欲界南天王之第十五子。王有九十一子。英略神武。各御邦都。所統海陸道俗區分。持犯界別。並親受佛敎。〔省略〕又問。〔省略〕何不現形。答云。弟子報身。與餘人別。光色又異。又問。貧道入春已來。氣力漸弱。醫藥無効。未知報命遠近。答云。律師報欲將盡。無煩醫藥。律師又問。定報何日。答云。何須道時。但知律師不久報盡。生第四天彌勒佛所。〔省略〕又有八人韋琨。亦是南天王八大將軍之一臣也。既□□屬扶疾電受。隨聞隨錄。合成十卷。□合有三千八百條。勒成十篇。一叙結集儀式。二叙天女偈頌。三叙付屬舍利。四叙付屬衣鉢。五叙付屬經像。六叙付屬佛物。七叙結集前後。第八。第九。〔此二不成闕名字。〕十叙住持聖迹。〔省略〕始從二月。迄至六月。日別來授無時暫闕。至冬初十月三日。律師氣力漸微。香幡遍空。天人聖衆同時發言。定從兜率天。來請律師。律師端坐。一心合掌斂容而卒。臨終。道俗百有餘人。皆見香花迎往昇空。〔省略〕拘留孫佛欲入涅槃時。付屬我金瓶。瓶中有寶塔。盛七寶印。黃

勝計。

伊豫國法樂寺。有一老尼。名曰安樂。其性柔和。其意慈忍。出家之後。廿五年每日所作。彌陀名號五萬遍。齋日十萬遍。觀音眞言五千遍。光明眞言千遍。普賢十願名三百遍。以爲常勤。又寛弘五年八月以後。同七年以前。□彌陀大咒百萬遍。自餘惠業。不能委記。有上人。名曰正一。寛弘四年八月中夢。老尼喚上人。上人卽到。排尼室障。奉見金色丈六阿彌陀佛。結跏趺坐矣。卽告曰。我在於此云々。自是上人深以歸敬。同五年八月廿日夜。同上人夢。紫雲靉靆。垂布尼室。同夜子尅。忽有異光。赫奕如日。不堪向眼。以衣掩面。而頃却衣見之。光明如初。其夜老尼。彌陀大咒一萬遍念誦之間。同十二月十三日夜。奇香芬馥。薫于尼身。其後每夜。異香如此。夢人告曰。栴檀是也。同六年正月二日黃昏。尼從女見老尼室。光明照曜。從女驚怖。如此異相。已及數度矣。同七年十二月中。僧淸禪問老尼曰。若見異相乎。尼答曰。無有別事。只時々西方有光。照臨室內。當斯光明時。身溫心樂云々。以同廿五日沒至初更。當法界房之方。遙聞(奏歟)微妙之音樂。同月晦日。忽以沐浴。念佛異例。其正月一日。正念不亂。唱念相續。向西入滅。生年七十八。

大和國有一上人。失其名。俗呼曰阿彌陀房矣。壯年發心。出家受戒。偏抛世事。只唱念佛。或人夢。若欲見阿彌陀佛。可見大和國阿彌陀房上人云々。此言及廣。往而結緣者多矣。爰東石藏山。有一比丘。則同聞此事。行彼上人許。問訊結緣。及四五日矣。其夜比丘夢。從西方金色光三筋來照上人矣。比丘自是彌知人口之驗。其後天永二年月日。囑衆僧。念佛合殺。向西而滅。

拾遺往生傳卷下

已上三十人。至誠而注記。

有異光。寄眼見之。還亦不見。闍梨以五色絲。繫尊像手與平生所立三種願文。共以取副。面向西方。手結定印。端坐氣絕。于時長和四年十二月廿九日也。生年六十六。

圓空上人者。伯耆國弘瀨寺之禪徒也。一生持戒。六時觀行。其體如仙。俗呼曰圓空仙矣。長曆三年七月廿五日。身心受惱。不輕不重。其年以往。二三箇年。雖無所痛。不肯飲食。或十个日。或五六日。斷食入禪。就中受病之初。五六許日。纔服淡水。不用濃漿。有人勸水漿。上人謝云。食者養分段之身。續惡業之命。故離此念。欲專淨心也。至于脂肉。是小身體。已枯其善。惡業之人。命終之時。地水先去者。卽斯謂歟。然而年齡及暮年。氣力壯。此間雖云僧俗。聚門結緣成市。設席於閑處。斷言於面謁。自八月一日。每日沐浴。整威儀。取香爐禮佛。次置香爐。令人讀止觀觀心之文。手結定印。心作禪念。又令人讀九品往生經幷六時讚序虛空以前之文。揚聲稱曰。南无歸命頂禮來迎引接阿彌陀佛云々。然後每日作法。亦復如是。又觀佛於順逆。演三身於卽一。其結句頌曰。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每日念佛後頌如此。或人問曰。每日沐浴是何乎。答曰。爲修彌陀供養法幷兩界行法也。同十六日。沐浴三度。樵夫三人入山採薪之間。共聞太虛微妙之樂。忽作本師往生之思。卽急歸見本師。容儀如常。漸及昏刻。對來迎佛像。結卽心成佛之印。次手執幡旒幷願文五股念珠等。合掌當額。十念之後。三度開眼。奉瞻佛像。如眠而終。于時長曆三年八月十六日。生年八十。其後或人來曰。去十五日夜。草堂之前。微妙莊嚴。上人向西而坐。無量衆僧取香爐。漸次進來。其路當西。而座廣一許丈。瑠璃爲地。表裏□天。又云。十六日夜半夢。上人入棺。無量百千威儀僧。擎持棺槨。指西而行。如是夢想。不遑

願。阿若拘隣等五人。寂初得脫是也。今汝所願。亦如彼願。善哉々々。即往札(文歟)上人曰。施者受者。同證菩提云々。忽以沐浴。移住草庵。于時三月晦日。善法謂曰。惟吾一期。殘在三日。出家以來未受禁戒。往年有智人。敎訓云。人雖受戒。若破之者墮地獄。汝只至命終。可聞梵網經者。今已是時也。令我聞彼經云々。聖禪從之。其後身厭汙穢。口斷水漿。天喜四年四月二日午尅。起向西方。禮拜三四度。稱念彌陀。寂而氣絕。其後鄉人夢。從西方。无量化佛指東而來。有人問之。答曰。是六萬部之聖來迎之儀也。又依彼遺言。殯送林野。雖過數日。顏色不變。十日之後。一夜之內。群獸噉盡。片骨不殘。又僧定秀謂曰。往於備州。親見此聖。誠無智文盲。不如此聖。雖提念珠。常橫利釵。博奕之音穿雲。醉酒之任(マヽ)驚隣。其體勇也。其詞惡也。彼時無歸依之心。今日作追悔之思。嗟呼智如々來可評量人。以牛羊眼。勿量衆生。

阿闍梨聖全。元慶寺住侶也。籠居山城國乙訓郡石作寺。十五个年修往生業。每日三時修彌陀供養法。每日六時念佛一萬遍。十二時逐時禮拜百返。長和四年二月。謂曰。我之命限。只在今年。同七月廿三日。風病發。其十月中奉迎極樂淨土變像。一向念佛。十二月上旬。謂傍人曰。往生之外。勿言他語。令善知識往生要集中臨終之行儀問答義理。悲泣落淚。同廿七日。洒掃住房。沐浴剃髮。然謂云。死期已近。用土葬。爲省人勞也。諸僧驚怪。以爲狂言。闍梨聞曰。吾心匪懈。豈有狂言哉。同廿八日未尅。取梵網經一見。漸及及(衍歟)黃昏。整威儀謂衆僧曰。念佛廻向。可唱高□。諸僧從之。闍梨念佛之間。如眠又覺。問云。僧徒多見。何亦少哉。又聞讀往生行儀。隨喜曰。臨終十念。勝百年行業。吾慕其行。豈非此時乎。漸及寅尅。看病之僧紀明擧眼。見淨土變像。忽

浴。苦痛忽除。知得尋常。同二日。令修往生講。(本傳云木)至于念佛往生之段。講衆等異口同音。唱來迎讚。(工助敎隊作也)法師語傍人曰。香氣芳馥。人々聞之哉。講衆皆答云。更无所聞云々。

別傳云。每月十三日持齋。別限三年。每日不闕。爲絕味欲。心淨口□決定往生之因也云々。

以漸至彐尅。頭北面西。正心念佛。如眠氣絕。春秋七十九。法勝寺講堂承仕勝見夢。律師參登禮盤。禮拜釋迦如來而出去。其夢方當彼遷化之時。同八日。當寺住僧定因夢。數多僧徒。圍繞律師。梵唄歌讚。律師面貟端嚴。甚有悅色。衣裳明徹。猶如水精。同廿九日。弟子阿闍梨覺叡夢。有一精舍。僧徒列坐。覺叡在列。瞻其佛像。已是律師也。移以一句偈。從我聞法。往生極樂云々。如此瑞相。萬而記一。

沙門善法者。甲州人也。少日在洛。多年仕人。忽厭人界。已入佛道。自爾以降。經歷國邑。不定居處。弊衣飽衣(食歟)。是爲常事。勸進道俗。勤行講經。令人勸法花。限以六萬部。時人呼號六萬部聖矣。天喜四年三月。至播州峯相寺。寺有上人。名曰聖禪。禁斷言語。念佛坐禪。唱百萬遍。滿萬个度。見善法來作憐愍。善法隨之。契爲師範。其後經十个日。身受病患。卽告聖禪曰。往年於美州修補古寺之間。夢有一老僧。與二疋馬。卽謂曰。療治其足。以可騎用云々。善法乘一白馬。向坤而赴。馬有二翼。飛而行。超大河而過銀濱。登高山而到雲嶺。山頂有一寺。寺中有衆僧。皆垂瓔珞。兼懸吾身。告曰。汝過三年。當來此處云々。其後三年。已當今年。况亦去正月。於當州三枝寺。禮佛之間。夢人告曰。汝命已盡。來五六月云々。卽知今度之病。死期必然。以吾屍骸。不可收葬。必置林野。可施鳥獸云々。聖禪報曰。汝言善也。釋尊往昔。於飢渴世。身作赤魚。願曰。先食吾肉者。我成佛時。寂初度之。依其本

博陸相府。殊加優重。爲法成寺供僧。凡自幼至老。披閲經論。至忘寢食。阿彌陀經要記。往生十因。各一卷自以筆削。念佛之輩。皆以競寫。以爲念佛宗云々。若人問出世之要。答以念佛之行。又新造式。毎十齋日。勤修往生講。凡慈悲薰心。若有來乞者。雖衣鉢不惜。若見病人。必施救療。承德元年。造顯丈六彌陀佛像。安置藥王寺。是擬祇園精舍無常院風也。又於其處設溫室。四十餘年。漿粥菓蔬。隨時求施。或時身自荷擔。不顧恥辱。若有公家之請。〔彌イ〕稱以悲田之衆。禪庭有梅樹。毎結其實。必宛彼施。故村里兒童。呼爲悲田梅。凡所得物。先與病人。次供佛僧。寛治八年。造立七寶塔婆。聊設齋會。其中奉安置佛舍利二粒。卽發願曰。若順次生可生極樂者。舍利可增數。其願文同納塔中。次年開見之。已成四粒。卽歡喜流淚。分取二粒。奉籠本尊彌陀之眉間。昔道綽禪師語善導比丘云。取一蓮花。行道七日不萎者。卽得往生。此舍利之增數。孰與彼蓮花之萎矣。凡一生之間。顯密行業甚多。奉唱彌陀寶號。不知幾許。初毎日一萬遍。後亦六萬遍。別滿百萬反三百度。漸及暮年。舌乾喉枯。只事觀念。又自受法之日。至終身之尅。彌陀供養法三時无闕怠。奉誦尊勝陀羅尼三十八億九萬九百廿遍。至心念咒之間。假寐之中。遙望月輪。其中現七重金塔。又結拳印。思惟極樂之地。夢想中見丈六尊像。覺後髣髴猶在眼前。天永元年臘月。腰有小恙。至二年。起居猶不快。先是。於中山吉田寺。修迎接之講。其菩薩裝束廿具。裁羅縠錦綺。施丹靑朱紫。是乃四方馳求。□年營設。今年假施〔入イ〕之本寺。自八月下旬。食事乖例。十月晦日。如例修往生講。合掌當額。流淚隨喜。門弟圍繞。相勸念佛。答云。但聞一佛二菩薩名。除無量劫生死之罪。何況憶念。觀經文。又曰。壽盡時歡喜。猶如捨衆病。俱舍論文。不可嘆々々々。十一月一日。强以沐

前權律師永觀者。但馬守源國擧（私云唐房法橋父也）孫。進士入道國經之男也。生二歲。石淸水別當法印元命鍾愛爲子。年及八歲。從山崎開成寺上人。受不動明王咒。一聞再不問。睡眠之中。屢有誦聲。上人驚曰。此兒前世之行者也。人以勿忽諸。十一歲。師事禪林寺法務大僧都。大僧都者。花山法皇第五子。東大寺別當東寺長者也。見此兒之器量。殊加哀憐。年十二出家。於東大寺受具足戒。入三論宗。又學唯識因明。能達法相宗。髫齓之間。聽惠無比。學俱舍頌。日諳七十行。師友異之。號曰七十行公。十四勤方廣竪義。相次遂法花維摩會事。十八以後。研精之隙。毎日唱一萬遍。毎月齋戒修十五日。天喜五年。行年廿五。殊有淸撰。參平等院番論議。是日言泉水沸。詞林花鮮。滿座歸服。以爲翹楚。土御門右府者。文學之宗匠也。卽在其席。太以鄭重。抑居甲居。晝夜謁見。康平七年。參法成寺竪義。其後應公請。卅有二。四十(本傳)

遂辭囂塵。蟄居光明山。經行四十。歸禪林寺。其寺巽角有一堂。稱東南院。占之幽閑。止宿禪念。不惑齡以降。風痒相侵。氣力羸弱。自云。病是眞善知識也。我依病痾。彌厭浮世云々。應德三年。五十四。以高才之聽。給維摩講師請。然而依成念佛之妨。乃企辭遁之思。貫首弟子法印慶信相語曰。爲本寺。爲遺弟。暫抑韜世之志。宜遂奉公之節者。因玆雖無希望。隨此諷諫。屢仕朝庭。每接講肆。必增聲價。承德三年。授權律師。夏﨟五十五。僅經信宿。便以辭退。同四年補東大寺別當。又辭退再三。朝議不許。慭隨寺務之間。土木專功。輪奐全搆。佛法興隆。學徒繁昌。倶過中古。超于末代也。施封戸。分毫不誤。適向南都之時。必用本房之寺中。舊老相傳云。及三百歲。大佛可放光。考其年紀。已當此時。歷三个年。又以辭退。偏修念佛。閑送餘生。先是太上法皇專致歸依。補法勝寺供僧。計日宛日食。遂年賜年服。

散位藤原重兼母者。其性質直。其心柔和。已呼往早作孀居。自爾以降。空室不守。落餝作尼。偏望西方。敢無他念。遂占叡岳之東頭。建方丈之栖廬。常禮山王三聖之蹤。專祈護持二世之由。而間先死三年以來。觀行六時之中。心住禪定。身放光明。天仁二年夏四月。柴扉寂々。茇蒲綿綿。安住正念。奄而入滅。于時生年七十。其明日。清水寺住僧來告曰。去夜夢。清水寺之山上。紫雲聳山嶺東。或人云。是叡岳東脚往生女人之瑞相也。夢想是奇。故今尋來告也者。

上野介高階敦遠室家者。前讃岐守藤原行家之女也。其性柔順。敢無恚怒。生年廿歳。始厭有爲。更畏無常。讀誦法花經。造顯彌陀佛。即祈請經王。欲知命期。而間夢中有僧。青珠一連。以授之曰。汝壽之數也。四十五。女以信之。天永二年。行年四十五。今生之命。以爲已盡。相謂曰。吾聞。□〔造歟〕丈六佛像者。必往生淨土云々。忽造顯供養丈六彌陀像。相次營逆修善。同六月廿三日。初有病氣。具記生前所修之善根。以相示觀親知曰。吾之臨終。必以此書。可授吾手。努力努力。親族諾之。自爾以降。寢食雖乖。平喩如故。忽令沐浴。新着淨衣。其後如存如亡。遂及危急。彼廿歳時奉造佛手。繋五色絲。執之而居。念佛數百。如眠而卒。于時天永二年七月一日。奇雲遍覆。異香四薰。隣人行人。皆聞其芬。此夜。常陸介藤原實宗後房字肥後内侍夢。遙見西天。雲歸上界。頻伽兩三出雲而舞。夢驚思之。以爲忘〔妄歟〕想。即又入寢。此時彌陀如來與諸聖衆。作微妙樂。從雲路來。傍人告曰。此是五條大宮有往生女。其迎接之儀也。夢驚夜曙。遣使尋。其處不渝。其事如夢。送十个日。至葬斂時。雖當暑月。身不爛壞。雖經一旬。香氣四散。爰内侍心成庶幾。苦思結緣。泣遂〔逐歟〕車轍。遂到葬庭。至心而傷。作禮而去。

日夜修不斷念佛。念佛之間。或起而禮拜。或臥而合掌。是則數月嬰小痾。及大漸之故也。先是三个日。無大小便利。無身心苦痛。言語不忒。心念不懈。其念佛之終。結願之後。更令諸僧唱合殺。自持香爐。以五色絲繫本尊手。寄眼瞻尊顏。動脣稱佛号。漸至子尅。寂而入滅。顏色不變。温氣猶殘。于時承保三年三月三日。行年六十四。此時有日圓上人。俗呼云美作聖。夢新山東西。衆寶莊嚴。其中有四階樓。以七寶成。其第四層。定秀上人安坐説法。聽衆太多。又他人夢。語往生之相。所見雖異。往生事同。

沙門成務者。近江國竹生島之舊住也。專致中丹。久慕西土。迄于老之終。冬之仲。忽喎僧徒。羞以珍味云々。滿座異之。答謝而曰。冬往春來。二月十四日。告門弟曰。命終在明日。兼可借孤舟。已渡湖水之浪。更入雲峯之霞。俗曰津布良尾峯。嶺上端坐。向西觀念。卽誡弟子曰。早可歸也。不可暫留。弟子雖隨其命。猶逗留。數尅之後。竊以望見。端坐合掌。如眠而滅。豫推年限。康平中也。

前壹岐守藤原親輔二男。收養他兒。漸及三歲。好翫念珠。父母愛之。授以紫檀念珠。兒常握翫。不離其身。言語之中。動稱彌陀。母雖忌諱。猶以不止。已及六歲。忽有所惱。經七个日。兒所翫念珠。懸置壁上。兒見之曰。吾念珠之上。塵埃已積。嗚呼々々。太有憂色。又曰。身體垢穢。聊沐浴。父母忌之。不敢許之。卽馮人而居。揚聲誦曰。聞妙法花經。淨心信敬不生疑。或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乃至生十方佛前蓮花化生云々。幼少之兒。曾無人訓。讀誦之音。聞者異之。聲中閇眼。向西氣絕。于時嘉承二年。其後母常悲之。戀慕不休。經兩三日。怠而晝寢。非夢非覺。兒方來至。容顏美麗。尙殊尋常。謂母曰。能見吾形乎。母曰。然矣。兒卽誦云。卽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花成等正覺。誦此文了。忽兮不見。

日別必書法花經五紙。而間夢中。禪僧持香爐來云。往生之業因。不如造大佛云々。忽感此夢。造顯供養丈六彌陀像。其滅期先三日。囑諸僧曰。寂後之時。可唱虛空藏寶号。又令修大威德法。爲攘臨終之邪障也。于時康和四年(五年改元不審)八月十八日。以五色幡。繋本尊手。右手捉幡流。左手持香爐。西向觀念。寅尅終焉。御年八十三。此時慶曜大法師參而啓白。今曉夢。无數聖衆。自一山頂。乘雲鳩集。作樂厲列。夢中問之。傍人謂曰。此是小野皇太后宮御往生之儀。夢想揭焉。故急參也者。

肥後國有僧。失其名。幼厭世塵。已受密印。苦行爲事。理觀爲業。半百以後。遂着女事。其殃壞貞操。專致婦禮。爰僧雖着女事。常修禪行。更立別室。爲觀念處。而間聊在病氣。頗變寢食。囑僧徒契其扶持。竊語曰。若及臨終。勿告妻室。决死之後。可令相告。努力々々。僧從之。既而背東面西歸命絕。其後告女室。女室聞之。拍手瞋目。投身躃地。數尅蘇。揚聲叫曰。我從拘留孫佛之時。爲妨是人之菩提。隨逐給仕。宛如形影。妬哉。今生已令得脫。心事已違。何往矣。其女亡失。不知所去。訪其年紀。康平年中也。

備中國新山別所定秀上人者。近江國蒲生郡人也。幼年出家。住楞嚴院。村源慶闍梨。以爲師範。隨源昭供奉。受密印。自爾以降。已背學道。早修念佛。或人問其故。答曰。吾以欣求得生極樂。則法門無盡。可必明了。衆生無邊。可必度脫。斷除煩惱證得菩提。必以可難哉。生年廿一。偏願西土。遂以離山。至土左國。住鹿苑寺。食疎菜而送六个年。誦法花而滿三千部。其後巡行諸山。不住一處。遂至備中國。住新山別所矣。國司囑請。固辭不往。籠山十二年。求道唯一心。其間造寫供養彌陀幷大般若五部大乘經等。自餘行事不能具記矣。承保三年三月二日。囑衆僧。一

越後國。毎日讀誦法花經一部。仁王經十部。觀无量壽經九卷。不動慈救咒萬遍。未曾懈緩。傍有行人。名曰法緣聖。俗呼云裸聖。

或云。延喜年中海賊首藤原純友之再誕也。常奪人衣食。故常得裸形。希食之報云々。

住彼國開山寺。苦行不可言。卽與尊忍。知音尙矣。尊忍退相語曰。法緣聖者。苦行雖貴。臨終有疑。吾常悲之。彼弟子等傳聞曰。我師上人者。苦行精進之聖也。尊忍供奉者。濫行嬾惰之人也。在凡謗聖。其可然乎。尊忍聞云。凡聖之事。非人所知云々。裸聖臨終之時。數日病惱。不悟而死。其後尊忍云。裸聖命終不快。吾終焉之時。可葬彼聖之墓側。爲利彼人也。其命終之日。觀行相續。正念入滅。瑞相太多。往生不疑。依其遺言。葬彼聖之墓側。今推年紀。延久年中也。

皇太后宮歡子者。故太政大臣藤原教通之三女。後冷泉院之后宮也。生年十四。隨舍兄靜圓僧正。竊受習諸經。其後諳誦法花經一部。人以無知。春秋十六。見擇入内。永承七年七月十九日（十七日午戌立后見日記）准后。治曆四年四月十九日立后。此夕帝崩矣。自爾以降。偏發道心。如舊日々諳誦法花經一部。幷轉讀諸大乘經數十卷。遂日不懈。終身爲期。於二條東洞院亭。手自書寫㝡勝王經。雲雨俄降。霹靂入殿。其時奉經奉筆。如存如亡。雷騰天晴。開眼見經。空紙燒而字殘。御衣燃而身全。歸法之心。自此彌深。承曆元年。落飾出家。座主良眞爲其戒師。一從入小野之寒雲。再不見長秋之曉月。遂改小野亭。号常壽院。迎請慶曜大法師。受習眞言止觀。毎日自修彌陀法花之法。遂年專展五時八講之莚。抛眼前珍。營身後善。

慶曜已講者。顯密懸鏡。智行无並。梵漢兼長矣。成尋渡唐之時。帶此書焉。梵僧見梵字以稱美。唐人見漢字以讚歎云々。（マヽ）抑此人者。智證門人也。臨終向西。得聖衆來而已。

賣二條亭。施千僧供。又手自寫五部大乘經。於

金光。照我冥途。如此稱揚之詞。勝衆僧合殺之音。次還念彌陀佛五遍。念佛之間。寂而氣絕。于時天仁二年二月十日申尅。春秋五十六。滅後三日。律師增賢夢。其人端法服着挿鞋。詣謁見曰。我離苦痛。律師見其人。紅白蓮花二莖。生左右頸。奇香發越[趣イ]。

延救上人者。武藏國慈光寺住僧也。道心內薰。德行外顯。爰有大德沙門賴筭。俗呼云日想房。卽從此沙門。受習大法。其後爲法界衆生。斷穀持齋。修護摩法。每日三時。限以千日。其結願日。本師賴筭設飮食羞之。卽辭曰。不食之人。欲試命限。仍今日以後。更以斷食。雖致勸誘。固辭而去。卽謂常隨弟子勝命行人曰。始自今日。無言斷食。自非吾言。全勿覺語。卽對本尊。閉戸而居。弟子承敎。雖過旬日。不敢言謁。于時正月十四日午尅。告弟子勝命曰。只今命終。可啓本師日想房云々。件僧往反間。四五町本師趁來。開戸而見。手結定印。趺坐入滅。音樂聞耳。瑞相在眼。訪其年記。治暦年中。春秋七十。

入道平圓者。信濃國水內郡多牟尼山之行人也。生年廿五。出家受戒。隨加賀國江沼郡服部上人。受習兩部法。其後三時供養法。一生無間斷。又不專讀誦衆經。唯以兩界爲持經。凡以此功德。廻向極樂。外行如此。內心誰知。于時治暦年中。旦暮七十。端坐壇上。定印入滅焉。嗚悲哉。

持經者長明者。信濃國戸隱山之住僧也。生年廿五。斷言語而三年。誦法華而幾日。每日百部。未曾偃臥。邂逅客語曰。吾是喜見菩薩之後身。來生此處。燒身三遍。今生之終焉。期三月十五日。然而都率天上來。食會有限。二月十八日。遂以燒身。于時永保年中也。

今案。兜率上人不載西土之記。而已謂喜見之後身。豈非隨意滅度乎。故以記之。

尊忍供奉者。天台東塔之禪侶也。漸及暮年。住

處之態。忽成疑心。不受珍饌。滿座皆曰。已列會衆。不可不受。先可授袈裟。其袈裟爲體也。五條衲衣編縫鵄羽。彌以爲奇。〔[illegible]〕固彌辭不受。夢覺思之。天狗所爲也。若久住此處。可作其伴。忽辭此寺。入高野山。更有二鵄。來居院門。大衆議曰。此地者大師結界。無有鵄鳥。料知新來之聖人。成其伴歟。上人以實陳之。數日之後。鵄烏遂去。自爾以降。不留田園。不出門外。念佛行法。薰修有日矣。其臨終之時。屈請衆僧。行理趣三昧。自唱念佛。向西而卒。瑞相亦有矣。于時嘉保三年。春秋七十三。

正四位下右大弁平朝臣時範者。前尾張守定家朝臣之長男也。生累葉奉公之家。歷繁花勝人之官。所謂近龍顏。奉鳳銜。帶三官。步一調。屢對數州之府。遂昇大弁之極。天仁元年冬十月。忽辭鸞臺。長入佛家。法名寂忍。人皆來問。卽答謝曰。予五十六時。必期遁世。啓佛語人。其言有曰矣。今行年五十五。生涯無遺恨。病已及危急。何必待其年。于時春也。相謂曰。中春上旬。必可遷化矣。二月五日。行彌陀護摩。修法花懺法。又圖繪供養黃不動像。同六日相示曰。夢相之告。可生都率。是非本顏。只望極樂。雖上生不慕。雖下品可足。同十日亦曰。一期之生。今日時至。忽以沐浴。整法服。漸及午。召請衆僧。令唱合殺。此時〔詳イ〕病及宿急。言語不詳。俄爾起居。出大音聲。稱說而言。南无極樂化主彌陀〔疑脱〕如來。百反。啓白。自少壯之昔。至于大年之今。不枉法不欺人。自廿三歲。禁斷殺生。其間善根。三尊知見。次稱念觀音勢至。各百反。是皆自幼年至于今日。唯祈命終。引導拾諸。次念黃不動尊。自生年十三。只啓終焉事。當於斯時。可却魔緣。次念法花經。生年廿三。自書金字法花經。每書一行。禮拜曰。法界衆生。平等利益。往生極樂頓證菩提。一部功畢。詣金峯山。開演供養。卽向西方。同作此禮。奉埋寶地。今放

上人。失其名。彼在俗之時。爲强盜。妻子家口皆以見殺。獨雖存命。不堪哀傷。遂詣此寺。從師出家。占庵室。閇戸禪居。非人招引。敢不出閫。端坐念佛廿餘年。而間或人備饌持來。開戸見之。手結定印。向西而居。驚告近隣。見者多矣。或旬日。或浹辰。人以往見。其貞如故。人異之曰。若是入定歟。不改居席。作棺斂埋。漸過其年。本師上人夢。入道來告曰。早拂草穢。以勿厚埋。此處時々天人降臨。聖衆來會。席穢埋居。蒙霧難散。故所示 告也云々。然而上人以爲妄想。不奈而止。其後次年。夢想亦如初。此時上人驚恐。撥墓開棺。塵埃埋之。拂拭見之。身體不爛。定印無變。見者幾仍莫不歎。但爲思諠譁。不告國邑。掃除塵垢。作墓鏁開。于時康平年中也。

參議右大弁從四位上兼行美作守和氣眞綱者。民部卿從三位淸麿之第五子也。稟性敦厚。忠孝兼資。少遊大學。頗讀群書。弱冠之初。補文章生。延暦廿二年。始任内舍人。爾來三代。經歷內外官。惣廿餘員。加之以道心有素。佛乘是歸。天台眞言兩宗之建立。是眞綱及兄但馬守廣世兩人之力也。于時承和十三年。法隆寺善愷告少納言登美眞人直名所犯之罪。官欲任理聽其訴訟。而同僚中有引直名者。翻以傍官誣。更許容違法之訴。所謂私曲相須之論是也。明法博士有所畏避。不會正言。箕星畢星。所好各異。公非其論不同。其間子細在別記矣。於是眞綱自謂。塵起之路。行人掩目。任判之場。孤有何益。不如去職遁名。即抛棘路。長閉山門。偏厭南浮。只慕西土。春秋六十四。無病而卒。時人皆曰。是往生也。

沙門眞能者。河內國人也。幼出俗流。早歸佛道。〔新寫〕誦法花爲業。唱彌陀爲行。心不起瞋恚。口製惡事。是歟非歟。何善何惡。但依檀越緣。久住眞明寺。而間夢在大法會。列名德座。見其執行之人。編鵄羽爲袈裟。此時思惟。領兼日之請。不知何

及三更。喚弟子小僧云。燃明松來。爲奉見阿彌陁佛而已。小僧從之。旣而數尅瞻尊顏。一心觀佛相。然後告小僧曰。此房付屬於汝。吾今往生之時也云々。卽乍居禮盤。如眠入滅。

大法師賴暹者。西府安樂寺之學頭也。本住世間。亦好管絃。爰作樂曲。其詞云。歸命頂禮彌陀尊。引接必垂給培。以此曲。每月十五日。招伶人五六。勤修於講演。號曰往生講矣。專營此事。漸及多年。已臨死期。垂淚云。天無音樂。室无薰香。往生之願。本意相違。如是舉聲。再三嗟嘆。忽奉抱三尺阿彌陀佛。乍居入滅。此時一室之中。衆香發越。非雲非烟。乍陰乍晴。于時延久年中。大貳良基卿之任中也。

二位大納言藤原經實卿室家者。贈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實季之女也。從少年時慕往生。黎廿有餘。不慮受重病。母堂謂曰。爲除病延命。奉造七佛藥師像也。女子曰。今度之病。運命之限也。早改七佛之像。可奉造六地藏像者。母堂流淚。忽從其言。卽日中尅。請天台僧靜筭闍梨。打磬啓白。念佛合殺。旣而雲氣垂窓。薰香滿室。合掌向西。念佛氣絕。靜筭闍梨所着加沙(袈裟歟)。染薰香無變氣。臨終之時。必爲着用。納三衣莒。其人于今持矣。

道昭法師者。俗姓船氏。河內國人也。有戒行德。奉勅求法。渡於巨海。往于大唐。遇玄弉三藏爲弟子矣。三藏告弟子曰。是人當化多人。汝等勿輕。能可供給。業成之後。歸於本朝。造禪院寺止住矣。遍遊諸方。彌化一切。遂歸禪院。演暢經敎。臨其命終。洗浴(沐歟)淨衣。向西端坐。觀念之中。光明遍室。于時開目。告弟子曰。汝見此光否。答云。然矣。法誡(師歟)曰。汝勿妄言。汝勿妄言。其後夜分光出房戶。照耀庭松。良久光指西方而去。法師亦卒。瑞相太多。見靈異記。

肥前國基肆郡。有一道場。號曰小松寺。有入道

沙門永快者。金峯山千手院之住僧也。一生不犯。兩界之行。不敢交衆。亦好獨居。房中弟子。自非食時。更不合眼。以音而通。而間治曆年中八月。彼岸中詣天王寺。一心念佛。滿百萬遍。然後招集弟子。處分資物矣。夜向三年。獨出房中。高唱彌陀尊。專行禮拜。向西而行。臨海而滅。衆人行見。端坐合掌。顏色不變。生年六十有餘。

大法師順源者。鎭西安樂寺住僧也。俗呼云靜盧院供奉。雖携學業。專無念佛。觀法之想。雖巧解釋。只爲懶惰懈怠之人。遂以娘爲妻。人皆非矣。有一弟子。名曰觀暹。縱容之次。隨宜諫之。大法師答云。敎喩可然。是無智之甚也。但古三藏所行各異。或以姉妹爲妻。或以娘女爲妻妾。況日域之地。雲外之境也。何科之有乎。汝不見佛說乎。一切女人。皆母子也。姉妹也。誰親誰疎。何分何弁云々。其每日所作。一室之中。數尅端坐。行歟非行歟。人以无知。已臨終之時。掃持佛堂。請僧侶四五。長音合殺。卽長大息云。口惜哉口惜哉。于今不來。于今不來。傍人聞之。以爲狂言。俄爾歡喜禮拜曰。約束無變。本意已足云々。隣有圓宗房安秀上人。來問其故。答云。年來毘沙門天以臨終有可導極樂之約言。今已顯現。故以歡喜也云々。卽合掌向西。念佛而滅。于時康平年中。大貳師成卿之任中也。

持經僧正範者。西府內山之住僧也。四十餘年。暗誦法花。不顧世事。亦慕極樂。而間至臨終時。夜半獨起。長音合殺。其聲漸休。弟子奇驚見之。向西擎香爐。端坐入滅矣。近隣有一上人。此夜夢。驚語曰。無量衆僧迎正範持經者。向西而去。若其人往生之儀歟。明朝尋之。與夢相合。于時永承年中。大貳資通卿之時也。

太宰府艮有一名山。俗呼曰內山。有一別處。人傳號山桃。有一禪僧。失其名矣。多年諳誦法花經。一生不營世間事。于時天喜五年冬十月。夜

音與多聞名異體同。譬如般若與法花名異體同。夢後信之。而間峯延住東寺。出堂庭望。北山見紫雲。定知彼所有靈地矣。遂離東寺。遙到北山。暮雲暗。敲火燃薪。夜及三年。鬼物出來。其貌類女。向火而居。峯延畏之。逃隱堂後朽木之下。鬼即尋來。嗔目欲噉。峯延奉念毘沙門天。朽木忽倒。打殺鬼物。其翌日。伊勢人攀來。且見鬼怪。且約師檀。遂委于寺務。始爲別當矣。時也五月。修護摩法。日中之時。自北峯大虵出來。吐舌如火。耀目如電。峯延誦大威德毘沙門天咒。神咒之力。忽斬大虵。其後三个日。伊勢人攀來。具見虵體。奏之公家。給夫五十人。斬虵令弃靜原奧山。謂之大虫峯是也。

或說。寶龜元年始傳靈驗。其後弘仁年中。伊勢人修造寺堂。爲大檀越。寬平年中。付屬峯延上人。延喜十四年。左大臣在衡爲學生之時。與峯延鑄洪鐘一口云々。鐘銘今在。所記未詳。

自爾以降。峯延偏願極樂。尙疎寺務。遂委弟子平朗。繼爲別當。于時延喜廿年閏六月廿日。安住正念。歸向西方。觀阿彌陀佛。如睡遷化矣。生年八十。

僧正護命者。（弘法大師之師也）美濃國各務郡人也。俗姓秦氏。生年五歲。入吉野山。籠居多年。爲訪父母。適出舊里。於山田寺。暫以稽首。食飯口中得佛舍利。（一粒也）講論席上亦得佛舍利。（於藥光寺講唯識疏也）如此奇事不遑勝言。付大僧都勝虞爲弟子。學法相宗。住元興寺。弘仁五年正月廿六日。以智行之名。抽任少僧都。不經幾程。轉大僧都。同十四年。撥其名利。辭大僧都。天長四年十一月。殊有詔命。更以後任登于僧正。承和元年九月十四日。春秋八十五。正心念佛。寂而入滅。未及氣絕。同寺善守上人來臨問訊。于時音樂聞天。薰香滿室。雲有慘色。水有咽音。嗚呼悲哉。

私書之
同本後記云。終于元興寺小塔院云々。

轉讀一乘妙典。同十八年十月日。對於本尊。右膝着地。慇懃啓白。譬如世人之老親矣。辭謝之後。亦無參禮。十一月二日。故避佛堂之近宿。更遷寂靜之遠處。燒香散花。面向西方。口唱彌陀。容貌儼於尋常。音聲雅於他日。翌日星夜。右脇入滅。春秋八十八。于時瑞雲聳峯。香氣滿室。山上京下。如喪考妣矣。是日。大津男女皆謂云。中堂之南。孤峯之上。聞伎樂之聲。見奇雲之氣。後日聞之。已和尚往生之相矣。和尚始自登山之日。迄于化雲之夜。不嘗醑糟油蘇之味。陳臭經宿之食。無着女人裁縫之衣。桑絲繭綿之服。不蹈草履。不乘車馬。食飯粥於同時。令澡浴於其日。行步無見左右。睡眠無伸手足。一生之間。過中不食。凡生前度者一百卅一人。受法者十有六人。蒙印信者五六許人耳。至于如彼齡盈八旬。觀期八年。能知壽命之限。正待終焉(脫字歟)之時者也。遠者聞音樂。近者染異香。豈非上品生之得佛菩薩之迎。乘金剛臺往生極樂哉。

鞍馬寺根本別當峯延者。東寺十禪師也。爰造東寺長官從四位上藤原朝臣伊勢人常願曰。爭得勝地。建立道場。安觀音像。于時夢。城北有一深山。此裏逢一老人。齡八十强。鬢髮皤々。卽相示曰。斯地之勝。甲于天下。山似三鈷。雲乘五色。汝建佛堂。利益自他。伊勢人問曰。公爲誰何。答云。王城鎭守貴船明神也。感汝道心故。所來告也。雖有此夢。未知其處。常有騎用之白馬。被鞍謂曰。昔後漢明帝。夢見金人。摩騰竺蘭載聖敎於白馬。自西域來矣。汝亦感吾夢。必示其地云云。卽放白馬。從以青童。漸到北山之上。已駐綠萱之中。童子歸告。主人行望。廻見此地。不異昔夢。其萱草之中。見得毘沙門天像。始建一堂。安置件像。故號鞍馬寺蓋是也。伊勢人常思。吾有奉造觀音像之願。今安毘沙門天像。尙非素意。此時夢有一童子。年可十五六。告云。汝當知觀

哉。和尙依召參入。經兩三日。無有其驗。卽歸本山。祈此明王。爰明王背而向西。和尙隨坐西。明王亦背而向東。和尙亦坐東。餘方亦爾。時明王背而如初向南。和尙亦坐南。流淚祈請。吾憑佛語。相背如是。合眼之頃非夢覺。明王告曰。我依一持之後生々加護之誓。不應汝恨。猶有相背。我今爲汝說其本緣。昔紀僧正持我明咒。聊依邪執〔瞼歟〕。隨天狗道。着惱皇后。爲守本誓護持天狗也。今須汝到彼宮。密告天狗云。汝是紀僧正後身。柿下天狗哉。彼定低頭之頃。以大威德咒加持。將得結縛之便歟。我亦伏彼邪執。令赴佛道。故告此事耳。和尙驚悟。作意從之。降伏天狗。少時平復。同八年七月。准大唐南岳天台兩大師之例。故圓仁可賜謚號之狀。上表奏聞。朝議曰。圓仁之師最澄。未賜此號。弘法之功。曾無無〔イナシ〕勝劣者。同月廿四日。傳敎慈覺兩大師同賜謚號。本朝大師之號始自此矣。凡公私施入庄薗賞賜。或辭而不受。或施入諸宮。堀川左大臣諷諫曰。數度朝賞。一度無受。論之政途。似背皇命。縱辭職位。可受內供。爰預內供幷御衣。雖然身不觸御衣。室不入供米。併施東西兩塔四種三昧僧矣。延喜三年。玄昭律師久沉重病。殆臨死門。堀川左大臣請和尙。於律師房。令修不動法。第六日々中之時。爐壇之中。猛火之上。大日如來不動明王相幷顯現。和尙律師共得奉見。餘人不見。律師揮淚曰。予依和尙之驗。奉見如來顯現之身云々。同十一年。行年八十。和尙歎云。我引公私之緣。常破禪定之觀。自今以後。偏抛萬緣。永籠一室。同十五年。對於本尊。祈念生處。夢中明王捧和尙。留須彌頂磐石之上。令見十方淨土。卽告曰。隨願往生。其後係念於都率內院。而夢中到於外院。慈慶大德生內院。乘紫磨金師子。忽看和尙。來告曰。我依轉讀法花之力。已內生內院。早歸本山。一心可轉讀法花經。其後偏

和尙掩布破衣。懷謙下之心。陪廂邊之座。聊以神咒。不幾咒縛。彼此雷同。未知誰驗。而間超几帳之上。投和尙之前。踊僻喚叫。和尙以言制之。令歸帳裏。數尅之後。靈氣屈伏。大臣感歎。緇素瞿然。是則顯驗之初也。貞觀元年。限三个年。絕粒安立。於比良山西阿都山之瀧。祈請智惠。夢中普賢告曰。得一分智惠種子。其後雖不苦學。自悟正教。同三年八月。貞觀天皇遣勅使請和尙。難背勅命。未竟三年。參入內裏。有勅行阿比舍之法。讀咒未及十遍。咒縛二人之童男。卽和尙問。何物哉。答云。我是松尾明神也。皇帝卽令堀川左大臣問叡情之所疑。每事决之。皆以有徵。卽有勅賜度者幷御衣等。和尙固辭不受。同年。西三條女御有御惱。和尙加持。卽以平復。大臣彌感。贈以寶貨矣。同年登金峯山。三年安居。夢中三人童子來云。吾是金剛童子也。依上人師圓仁和尙命所來也。而上人之威勢。未及使我矣。仍暫歸去。後日將來。努力々々。安居已竟。已歸本山。其年之秋。皇帝有御齒不豫之事。有勅請和尙。和尙及曉更讀誦理趣經。皇帝勅和尙云。朕夢着衲袈裟之高僧八人倶來。隨上人聲相共加持。覺後所患之齒不覺而落不知所在矣。和尙奏曰。此經有八大菩薩。是則八十倶胝菩薩之上首也。若彼八大菩提奉護聖體歟。天皇彌以感歎。其明朝。和尙退出宿房。見經莒上。忽有一齒。和尙招侍中。捧齒奏聞。皇帝感歎。賞以僧綱。賜以度者。和尙謙退不受其賞。同五年。奉造等身不動明王像。佛師未必其人。頗不端嚴。因之以他材欲造改之。夢告云。勿用他材。吾以好工可令造直云々。其後不慮得佛師仁算。令造直之。相好圓滿。靈驗日新。同七年。造立佛堂。以安中尊。號曰无動寺。而間染殿皇后被惱天狗。經於數月。無敢降者。天狗放言曰。自非三世諸佛出現者。誰以降我知我

無動寺相應和尙者。俗姓櫟井氏。近江國淺井郡人也。其先孝德天皇。天帶彥國押人命之苗裔也。其父天性寬仁。鄕里所歸。常嗟無子。祈請佛天。天長八年。其母夢見呑劍。有期而生和尙。其日瑞煙聳砌。香氣薰室。覩瑞之者。莫不驚怪。嬰兒之間。口嫌酒肉。心厭葷腥。父母異之。羞以精菜。供以別器。其之爲人也。好懷僧侶。不親俗人。承和二年。生年十有五。隨鎭操大德。登天台山。十七出家。受十善戒。事師之隙。常折花奉中堂慈覺大師之房。六七年間。一日無闕。大師大異之。齊衡元年。大師謂和尙曰。年來見汝。每日供花。信心堅固。我欲度汝云々。其後不經幾日。已給度者。和尙其夜參宿中堂。有五體投地雙淚濕袖祈請受戒之者。和尙憐之。尋其在所。是大師之房人也。和尙卽申大師云。所給度者。先給此人者。弟子之願已以可足。大師謂諸弟子曰。此法師有先他後己之心。必遇陰德陽報之運歟。其夜夢。藥師如來告曰。汝以謙讓。先令度人。故以摩頂。同二年二月。三條藤大納言(良相。)被送度者於大師。其書狀云。身代令度謹厚之者。將爲現當之師云々。卽召和尙曰。是汝良緣之相應也。仍汝名曰相應。其相之一字。取彼大納言良相之字而已。汝先年若無達人之德。今日豈遇當仁之運哉。于時年廿五。得度之後。限十二年。誓而籠山。同年八月之比。大師授不動法幷別行儀軌護摩法等。受竟之日。稱歎曰。業是寫瓶性。水滿而不溢。觀如懸鏡根。塵拂而彌淸。現形之不動顯於日域。生身之明王留於叡山云々。卽依醫王之示現。占叡山之南岫。其間苦行。誰以稱之。天安二年。西三條女御(良相右大臣女。)已嬰重病。殆及死門。右大臣丁寧被請和尙。和尙固辭不往。大師謂云。大臣身代令度上人。若不赴彼請。恐非知恩。和尙依畏大師命。不竟十二年。參入彼閣。諸寺諸山。有智有驗。僧綱凡僧。滿堂溢席。

念佛。故以此長時之一稱。必爲其命終十念。（之數歟）又誦法花經壽量品之偈十遍。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往生安樂國。永長元年六月廿四日。始發此願。諸佛菩薩。悉知悉見云々。略抄之。衆人見之。莫不庶幾。

拾遺往生傳卷中

已上三十四人。至誠而注記。

拾遺往生傳卷下目錄

拾遺往生傳卷下

桂下老史三善爲康記

夫於末法之萬年。炳（彌イ）彌陀之一教。道俗男女。誰不歸者與。而訪西土往生之行人。記中古爾來之遺輩。都盧六十四人。以載上中兩卷。今之所錄。繼爲下卷。冀記先賢之行儀。以爲後人之目足云爾。

於崇仁房小宅。忽告諸子近隣曰。去兩三夜。人誘引。就中去夜告必然之由。仍爲相伴彼人。欲詣阿彌陀峯也。若於此宅死去者。子息可有煩之故也。謁見公等。只此時許也。淸談言訖。指東而行。數子尋到。相見而歸。其明朝。尼謂常住僧云。吾去夜可赴他界。而命尙存矣。邪鬼欺吾歟。其翌日午尅。身沐浴。殊整衣服。向佛前禮拜。次更向西方禮拜。禮拜數十。起居輕利。稱揚聲高。威儀如常。其聲漸微。如休氣絕。住僧驚之。以告子孫。子孫行見。顏色無變。人以爲異。春秋八十二。

中原義實者。京師人也。自竹馬至𦒿年。每日讀法花經一部。已及三千餘部。又每晩西向禮拜一百遍。參金峯山七个度。修念佛幾多數。凡以此善根。廻向極樂。不祈現世。只願往生。身有惱氣。口乖食味。及其臨終。已復尋常。心不散亂。手結定印。向西而居。念佛而滅。于時嘉承二年六月十六日。生年五十二。此時或人夢。有一總角童子。擎未敷蓮花一莖來曰。是釋迦堂持經者之使也云々。以此蓮花。可献彼人。其時此蓮可開敷云々。夢覺尋之。正彼入滅之時也。

散位從五位下橘朝臣守輔者。京花人也。年齡八旬。不歸三寶。齋日節時。未曾精進。人若敎誘。彌增狂言。而問下向豫州。執行國務。廳衙之後。廬退之夕。身體無恙。容顏如思。一心不亂。十念成就。和南之中。向西而絕。瑞相是多。見聞非一。或人奇之。問其妾。曰。本來邪見。無指善事。但每日曉暮。不論淨穢。合掌向西。一紙書讀畢恭敬。行此一事。及兩三年。其書有之。不知何事。卽披見之。是發願文也。其詞云。弟子敬白三世諸佛十方聖衆。始自强仕。終至八十。繫念彌陀佛。歸心妙法經。就中今日以後。死後以前。不論淨穢。不整衣服。每昏向西。二手合掌。唱彌陀寶號。稱法花題目。若命終之刻。邪例礙心。不能

營不遑。徒捨家事。只誦經典。太以不便。教誡數度。尙宗轉經。廿餘年未曾弃置。而間日來煩病患。適以平愈。忽以沐浴。着衣執持經卷。語夫曰。我數十餘年。雖有夫婦之契。今去此界。可赴他界。何不相送。又語男女子曰。吾生諸子。自作多罪。今獨去此界。何不相隨。只年來所持法花經六萬九千三百餘字。諸佛皆捧炬火。圍繞前後。各加教喩。相送極樂。如此語已。讀經禮佛。奄而入滅。其死骸雖歷數日。其薰香殆及一周。

前阿波守高階章行母堂者。作尼之後廿餘年。雖非堅固。不怠念佛。只正直慈悲。彼人之天性也。爰及其死期。正念不亂。偏絕餘言。語(イ無)默念佛。卽告傍人曰。(此イ)北西方有音樂。又有薰香。其音其香。世間無比。汝等聽此音哉。聞此氣哉。傍人答曰。不聽又不聞。復曰。其樂漸近。其香已滿。汝等罪業重故。不聽不聞歟。此言之外。又無他語。念佛氣絕。容顏無變。

尼妙意者。京兆上東門里人也。年過半白。落餝作尼。其後不營世事。偏修念佛。而間鬢邊有瘡。心中有痛。遂尋舊故。到知足院。卽相語房主曰。來此房之後。心腹無痛。正念尋常。忽沐浴剃頭。拂拭衣座。凡受病之後。及第六日申尅。告傍人曰。坤方有樂。其音太妙。汝等聞哉否。人々曰。更以不聞。又曰。其樂不遠。當雲林院上方云々。漸及後夜。揚音念佛。又勸僧徒。念佛合殺。唱念之間。如眠而終。于時延久年中。春秋七十。

尼妙法者。俗姓橘氏。丹波國人。幼離鄉土。更住花城。而間夫弃而赴西府。身留而守空床。再會難期。一旦作尼。于時年齒四十。人皆相惜。自爾以降。四十二年于玆。每日讀誦阿彌陀經六卷。法花經四要品。仁王經護國品各一遍。又更觀音經十卷。念佛一萬遍。此外以小豆爲數。所唱念佛凡五十七斛三斗矣。爰嘉承二年三月十七日。

下道重成者。(武イ)左京陶化坊中之疋夫也。一生之間。殺生爲事。漁鱗甲爲產業。殺禽獸爲活計。永長二年二月七日。漁獦之間。左肘忽痛。醫師見之。已稱惡瘡。即屈禪僧一兩。相語曰。昔契良友。今得惡瘡。且祈除病。且救往生者。兩僧諸之。七日住之。雖祈除病。兼勸念佛。第七日曉。又迎上人範順曰。病氣已迫。死時將至。欲受禁戒。欲聽經敎。能爲我說之云々。上人已見其病急。授禁戒之後。先抽法花經方便品。誦畢。此時病者心無散亂。聽聞隨喜云。宅無貧貯。又無親族。死後屍骸。誰人收斂乎。八條河原有一荒蕪。吾行彼所。可終此命。不然者遺留妻兒。旁有勞費。即脫鮮服授妻子。着鶉衣赴河原。禪僧一兩。依諸在後。隣里數輩。思舊相送。已到其所。靡草展莚。向西而坐。口唱彌陀。心無散亂。漸及昧爽。念佛氣絕。相送之者。皆哀傷而歸。

尼釋妙者。睿桓上人之母也。其心淸潔。不染紅塵。以穢手不取水瓶。以白衣不出佛前。行住坐臥不背西方。涕唾便利不向西方。讀法花經三千餘部。百萬遍念佛數百个度矣。常夢。木像佛來告曰。我是彌陀。爲引接汝。常來守護云々。其入滅日。以五色絲繫于佛手。取之念佛而氣絕。

大日寺側。有一老女。年老身貧。有兩男。皆爲天台僧。兄曰禪靜。弟曰延叡。其母受病而死。後二僧一心。晝讀法花經。夜念阿彌陀佛。偏祈慈母往生極樂。當斯時也。大日寺僧廣道夢。无量音樂聞雲上。驚望其方。有三寶車。數千僧侶捧香爐。圍繞前後。直到老女家。以天衣寶冠衆寶瓔珞餝其女。載其車將還去。時便勅二僧云。汝爲母以懇志誦經念佛。故以來迎也云々。寶車指西遙去。

奈良京有女。失姓名。質直柔和。形貌端正。隨夫生數子。半齡以後。轉讀法花經一部。日夜不休。不營世事。只歸佛道。其夫常誡云。在家之人。世

夢。于時生年六十有餘。其後經三ヶ日。神主貞政具聞此言。垂涙曰。吾依掌神務。專忘人穢。然而追慕之心。不憚神慮。遂到墓所。咽呼而言。我之結緣。縱闕北芒之烟。〔云イ〕公之引接。必乘西土之月。發此願已。命駕而歸。其夜夢。寂公來告曰。我以順次生。得生極樂國。公之後世。志在引接者。言訖而去。

藏人所仕人藤井時武者。其居則上東門。其職則下走役。朱愚也。白癡也。其性未知。爰江州蒲生郡有一田夫。夢中人告云。汝知乎。仕人時武者。必可往生極樂。其宅在上東門裏。往可結緣云云。夢覺異之。以語隣里。其中一人曰。吾亦有此夢。試欲行尋矣。即二人相諾。忽向洛都。遂到城門。得謁時武。于時兩人談以夢事矣。時武本似无所思。苦問其所行。答云。阿彌陀三尊。法花經四五部。如形造寫。此生之所修只是耳。但爲人。心无愛憎。食無偏頗。來者往者。隨有與之云々。此後兩三亦有此夢。來以問訊。所答亦如是。又或人夢告曰。決定往生者三人也。其一人者。上東門時武是也。又淀津仕人夢。畫船二隻。艤在海岸。此中二隻有人。一隻無人。夢問其故。答云。此虛舟者。仕人時武可乘船也云々。如此表事。不遑記盡。而間長治三年正月三日。俄有小勞。已及大漸。同七日。奄以命終矣。妻數月寡居矣。夜夢。時武來告曰。我暫可住人間。然而人皆稱往生人。問訊諠譁。不堪相忍。更加精進。得生極樂。勿憂之矣。

鹿菅太。失其名。江州淺井郡岡本鄉住人也。少仕高倉一宮。期官爵。中年以後。更歸田園。爲業狩獵。人以所能。呼曰鹿菅太。而間嘉保二年十月中旬。忽有所勞。已及危急。俄以出家沐浴。其人尋常無所修。只當斯時。擧聲誦云。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數聲之後。念佛氣絕。人皆爲異相。于時生年七十。瑞相太多。

敬。童子忽然昇空不見。其人歸宅。以上件事。語父母妻子。卽發道心。受持法花。正念佛得生極樂。

射水親元者。越中國員外別駕也。身雖營國務。心偏歸佛法。彼富有之時。休退之暇。修法花會爲年事。書大般若爲家事加以。云六齋。云十齋。精進無闕。于初夜于後夜。念佛不怠。或斷食七日無飢氣。或讀經連日無懶心。況乎出家以後。每日念佛六萬遍數。而間康平年中春正月。已受病患。漸經旬日。子孫問曰。病惱之間。念佛如何。答云。吾雖臥病席。難離念珠。六萬遍念佛。更以不退轉。只所慕者。吾以二月十五日死矣。漸至十四日。被扶兒孫。俄以沐浴。新代寢席。更以衣服。已及十五日早旦。謂衆僧云。吾今日期死。多年之願也。漸及午尅。勸人令念佛。亦自念佛。當其終時。人羞水漿。卽辭曰。吾年來。以今日持齋斷食。何於此時。始破齋戒乎。遂以不受。寂而氣絕。其閉眼之後。容顏無變。念佛之脣。數刻猶動。

藤井久任者。備中國吉備津宮之神人也。一生之中。神齋爲役。多年之間。漁釣爲業。而間寬治四年二月比。彼岸中忽抛俗網。俄以出家。法名寂戒。其後念佛之外。無別行業。不離妻兒。不專精進。同年八月之比。彼岸第二日。到神主賀陽貞政宅。謂曰。我欲飽魚肉。故所來也云々。神主任其所言。盡善羞之。寂公飽滿任心。俄爾長太息云。予明後日可燒身。今生謁見。只在此時。其處所謂撫河鄕柴津岡也。先是寂公竊雇徒侶。占墓積薪。已及日時。自以風聞。妻子族類相尋群來。此時寂公相對妻兒。處分田地。卽謂云。汝等早歸本壚(墟イ)。勿成哀傷。此外全無所言。漸及午尅。摳衣入薪。謂僧徒云。先行懺法。至合殺之時。可置火也云々。人卽從之。既而火燒之中。念佛之音無絕。薪盡之後。死灰之色空殘。變化須臾。如幻如

有餘念。而問夢入唐上人日延來告云。汝欲往生極樂。可住高野山者。仍偏信此夢。寛治七年九月廿三日。忽登高野山。其後心神不例。病痾相荐。傍房上人。字曰北筑紫聖。即來告云。吾夢見阿彌陀佛與無量聖衆來迎於汝。定知汝病是運命之極。往生之尅也。勿恨勿悔云々。而問病漸差。忽以沐浴。同十月十一日寅尅。整衣服。擎香爐。向西遷化。于時生年八十七。此時或上人參籠紀伊國日前國懸社。其夜夢。從西方無量聖衆俱作伎樂。迎老僧而歸矣。今尋其日時。正彼入滅之時也。

肥後國有一人。失其姓名。爲勤國務。拂曉赴府。爲鬼被惑。已失本心。過曠野。超深山。臨日暮。到人舍。此舍有美女。端嚴不可言。誘引此人。令入舍內。于時此人作是念。於深山之奥。有美麗之女。京都府邊。未見如此女。若是羅刹鬼歟。即生怖畏。乘馬馳去。即端嚴女變羅刹鬼。追來云。我從今朝。着以將來。縱雖遁去。更不得脫。此人顧見此鬼。二眼赤如鋺。四牙白尺餘。身體高大。氣色猛惡。眼耳鼻口。皆出焰火。馬倒無路。人落入穴。羅刹取馬噉。不殘骨骸。次羅刹向穴中云。此男我食也。早可與給云々。時穴底有人。答云。汝羅刹女。以馬與汝。是我願汝也。早可歸去。何亦乞男哉。羅刹乞煩還歸已。此人亦作此念。穴中有大力鬼。害我無疑云々。即穴中有音云。汝勿怖畏。當安其心。爲助汝令入此穴也。此人問其人。答云。我是法花經最初之妙字也。昔有一聖。此西峯立率都婆。籠法花經。發願言。願法花經。於曠野拔濟受苦衆生云々。塔婆破損。經卷分散。妙之一字猶住此處。利益衆生。當知此處者羅刹聚集之地。我於此處救羅刹難七萬餘矣。至曉有一童子。從穴中來。將去此人。初日分時。得到我宅門。童子語云。汝發道心。受持法花。可免生死。可到淨土。是人歡喜。以頭着地。一心禮

僧。吾往彼房。可終此命。是年來之契也。亦墳墓之便也。是則洛中之居。有煩葬送之故也。即與舍弟已講。同車往彼房。其翌日俄作棺器。相待死時。赫日漸傾。黃昏已至。異口同音。念佛合殺。向佛禮拜。如休而終。于時永長元年四月廿一日。生年六十有餘。

左近衞將監下野敦末者。自幼少至長大。雖仕隨身之職。不拋念佛之心。中年以後。不惜資財。建立堂舍。造寫佛經。況乎出家之後。念佛之外。偏忘他營。以夜繼日。于時永長二年閏正月十四日。聊有病氣。忽以沐浴。即向丈六阿彌陀佛像。以五色糸。繫于佛手。捉之念佛。其翌日。誡子孫近習云。今日十五日也。勿近吾側。勿亂吾心。努力努力。漸及申尅。從坤方有光。照于其胸間。傍人異之。雖見戶外。聊無日光。只有陰雲。其日樵夫出山。來告云。此西方有異雲。靉靆垂布此處。雲色異例。仍所來告也云々。夕陽沉後。夜漏閑程。端坐合掌。西向氣絕。氣絕之後。合掌端坐。猶如尋常。其後數日。彼人所着之衣。光明照觸之處。皆以金色。全无改變。見者聞者莫不嘆美。

私云。一條堀川。是彼終焉之地也。堂舍于今存。余親見之。

外記史生安倍爲恒字朝能者。延久年中死去。先是或人夢。遠見西方。斜亙一橋。虹形連天。鴈齒插雲。衆寶莊嚴。敢不可言。即夢中傍人告曰。汝知哉否。此橋是史生朝能往生極樂之道也云々。其後三日。朝能入滅矣。衆人聞者。皆以爲決定往生焉。爰前豐前守中原盛兼爲外史之時。傳聞此言。問彼親族曰。其人平生之時。有何行業。答云。彼人更無別行。只每日燃八曼荼羅香一前。向西方供養阿彌陀佛。雖有急事。敢不退轉。只此一事。其平生之行也云々。

散位淸原正國者。大和國葛下郡人也。少好武藝。无惡不造。生年六十一。俄以出家。法名覺入。其後每日修念佛十萬遍。已及廿七年。偏慕往生。無

京權大夫詣六波羅密寺。聽聞講演。車前有三尼。中有一尼。流涙謂云。身貧年老。不作善根。以此一事。祈請三寶。昨夜夢有一宿德比丘。告云。汝更勿歎。只直心念佛。必往生極樂。近則左近中將源雅通朝臣。只以直心持法花故。雖不作善根。既得往生云々。尼見此夢。已知有彼中將往生之由云々。右京權大夫聞此老尼夢。始生信心。永斷疑惑。

前常陸守源經隆者。大納言道方卿之長男也。自壯年至老日。好集外書。兼學內典。出家之後。不專念佛。只每禮日輪。逐時誦經咒。常願曰。吾以二月十五日死矣。不貯財物。只與乞者。或人誘曰。徒自與他人。以此造佛寺。答云。貧貯如浮雲。可施於乞者。何強惜財貨。可造佛寺哉云々。永保元年二月十日。俄受風疾。聊乖日膳。不擇日時。忽以沐浴。即念誦堂中彌陀佛前。整衣改席。西面而臥。其後偏唱彌陀。已絕餘言。第三日以後。舌戾氣疲。纔唱阿彌二字。不及陀佛兩字。第四日巳刻。身心不亂。稱念不斷。顏色如眠。奄然氣絕。于時二月十四日。生年八十三。是日舍弟經信卿來問。長太息云。年來此人以為僻異。今聞其所行。可謂權者矣。悔過自責。嗚咽悲哉。收涙而談。廻轅而歸。

信濃守藤原永清者。前甲斐守永親之子也。身在俗塵。心歸佛界。永長元年夏四月。雖無指病。寢食乖例。謂家人云。死時已近。出家在心。來十五日。可遂其志云々。親昵相誘曰。刺史者。朝之撰人之望也。為家為身。有利親族。不許自然淹留。至同十八日。招舍弟已講行賢。猶告出家之詞。已講亦不肯受之。即嗟嘆云。年來素懷。只是出家也。況乎死時已至。生處欲隔。若非此時。亦期何日。遂入燕居。猶剃周羅。即謂舍弟已講云。人之葬禮。無益驕奢。吾之沒後。勿營厚葬。滅後之事。粗所注置也。勿增減之。又雙輪寺有一禪

稱觀音名號也。凡愛文學之士。撿寒素之生。冬天賜絹綿。夜宿給燈燭。喚學生能文之者。常賦詩賜物矣。〔九年歟〕是年十月初。於直廬得病退第。同十日。告諸子云。今日興福寺維摩會之初。是吾閣浮業盡之夕也。儻以此日告滅。不有因緣乎云云。臨終乃命侍兒扶起。正面西方。手結彌陀根本印。奄以薨矣。春秋五十一。依遺命而薄葬。以單衾而覆棺矣。

良相者。貞觀九年十月十日。五十一〔五歟〕。或說五十七。

少將源時叙者。一條左大臣雅信之五男。母朝忠卿之女也。天元年中。生年十九。捨世出家。〔法名寂源〕。住于大原。俗呼云大原入道。有一禪門。名勝林院。自占蘭若。始結草庵。行四種三昧。向四十餘年矣。于時三月背二〔有イ〕禁。醫師見之。謂可療治。入道云。惡瘡者多年之望也。住於正念。爲遂往生也。我本立誓願。何更求醫方哉者。至四月四日。香湯沐浴。着新淨衣。招門弟子。擊磬合殺。十念成就。忽兮滅矣。

左近中將源雅通朝臣者。性素正直。心離諂諛。然而被引世事。多作惡業。春林狩獵。秋野臂鷹鷂。況亦治國分憂之時。朝庭奉公之間。邪見放逸。不求自犯。煩惱不好自集。然而自少年受持妙法花經。其中抽誦提婆品。每日十廿遍。以品中淨心信敬不生疑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々十方佛前所生之處常聞此經若生人天中受勝妙樂若在佛前蓮花化生之句爲口實。乃至命終之時。唱淨心信敬之文卒矣。于時有聖人。俗呼云皮聖矣。黃昏之後。端坐佛前。忽兮入夢。五色雲聳。西漸去。夢覺。便知中將往生之相也。聖人爲知源中將寢殿。光明赫奕。異香發越。作樂雨花。指虛貫。行尋彼家。今夜戌時入滅畢云々。爰右京權大夫藤原道雅朝臣不信此事。常作誹謗。中將一生殺生。百慮諂曲。依何善根。得往生哉。若爾欲生極樂者。可好殺生歟。可行邪見歟云々。右

漸過。冬日亦闌。已至晦日。知夢妄想。儲湯沐。相招僧徒。便於其前。初說此事云。今年可死。其夢已虛。佛無虛誑。邪魔欺吾歟。遺根〔一謝〕之餘。訴之衆中也。如此歎息。垂淚而談。滿坐異之。且慟且謝。既而歲暮夜來。客歸人定。此夜深更。房中有火。大法師舉聲告云。火事〔在イ〕有房。衆人可出。如是告示。其身獨留火燒之中。念佛之音无斷。煙滅之後。死炭〔灰歟〕〔炭之イ无〕之骸僅殘。人以異之。定知往生之人也。

藥縁法師者。近江國高島郡人也。俗姓秦氏。生爲人奴。不得自存。常勤驅役。不知佛事。只一生間。所造綵色一摽手半阿彌陀三尊而已。又壯日以後。來臨之人。不論上下。不謂親疎。隨堪施食。敢無惜心。已及衰老。久嬰病痾。忽囑村中衆僧。三个日夜。修法花懺法。同郡里胥來問。卽相向言談答謝。其次相語云。吾今日午時。必可命終。同待其時。以可相見。客曰。諾。漸到時尅。念佛入滅。于時承德元年六月二日午刻。生年七十二。來問之人。莫不哀傷。

右大臣藤原良相者。太政大臣正一位冬嗣第五子也。姉太皇太后。兄太政大臣忠仁公。幷與大臣爲同胞矣。童稚而有遠識。弱冠而遊大學。承和元年。仁明徵令侍禁中。初任右兵衞權大尉。遷內藏助。五年敍爵。六年任因幡守。其後頻經顯官。昇進不滯矣。仁壽元年授從三位。任權中納言。四年轉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齊衡二年。進正三位。右大臣。天安元年。授從二位。遷左大將。貞觀元年。授正二位矣。大臣生年〔卅脫歟〕餘。室家大江氏卒矣。自喪江氏。無復娶女。其性慈仁。輕財重法。專習聖教。精熟眞言。鷹鷂漁獵之事。一切禁止。勸學院南建一亭。號延命院。以治養藤氏生徒無家產之者也。東京六條宅爲崇親院。以保育氏中子女不能自存之人也。幷皆割封戶入莊田。又崇親院中。建一小堂。安置佛像。令居住人

樂。上人有緣。來宿此宅。必可結緣云々。上人自思。縱雖讀經念佛。猶常殺鹿食鳥。往生之業。豈如此乎。遂歸本山。已經數年。依无堅信。已以忘却。于時承平年中。夜閑風淸。天樂皷雲。自東赴西。暫留房上。聲在空中。卽告云。沙彌藥延。今日往生。爲思先約。苦所來告也云々。上人忽驚。不覺淚落。且悔疑網。且懺罪障。

入道乘蓮者。前伊與守高階明順之長男。前一條院侍中之仙客也。頻經諸司。任筑前守。遂歸花洛。剃除雲髮。偏觀殘年之漸闌。始展長日之講莚。佛像一體。妙經一部。其每日之講事也。講說之後。必修念佛三昧。星霜滿八ヶ年。薫修向三千日。道俗男女。聽聞隨喜者多矣。于時長久元年八月十四日。久煩瘡病。已及危急。耳聽長日之講。口稱彌陀之號。心神不亂。端坐入滅。其後衆人夢。件人或乘舟指西而渡。或坐花臺凌天而昇云々。

沙門寂入者。洛陽人也。壯年在俗。頽齡出家。於東山淸閑寺。限一夏備花水。于時史記二千石忠行爲宮內錄之時。憐彼貧道之行。忽成師檀之契。卽相語云。若無他緣者。可寄宿吾廬。日食時服。勿嫌麁微。沙門曰。諾。滿夏之後。依約而來。卽住持佛堂。送十餘年。永不營世事。只誦法花經。或音或訓。無緩無急。中心之尅。西方爲望。而間不慮有病氣。歸住淸閑寺。不經幾日。已以遷化。春秋八十。其後檀越常云。沙門存生之時。行業無懈。生淨土者。必可來示矣。漸及兩三月。檀越夢。沙門着新淨衣。忽以來臨。其投謁之初。先問彼生處。沙門答云。下品下生也。自爲告此事。苦所來也。言訖而去云々。

大法師源因者。攝州忍頂寺住僧也。誦法花爲業。願極樂爲行。常祈三寶。欲知死期。慇懃多年。未得其告。適有夢想。今年可死云々。于時春也。不知其日。因玆抛世事。專修念佛。然而春秋

徐來。有人告云。汝知此樂哉否。今日。於阿彌陀峯。燒身上人來迎之儀也云々。開窓擧眼。遠望彼峯。翠煙上騰。綵雲西聳。誠彼上人燒身之時也。

沙門好延者。愛宕護山之住僧也。讀誦法華。四十餘年。至於老年。彌增精勤。常念阿彌陀。偏期往生。而間久纒病痾。數以惱亂。誠知運命之已盡。不怠念佛之正業。身心寂靜。奄以入滅。其夜大寺阿闍梨夢。有一大池。有一大蓮。其花開敷。其香郁烈。沙門身具威儀。手執香爐。步於池心。如踏地面。身[生イ]坐寶蓮。口誦法花。漸々飛騰。向西而去。

尋寂法師者。加賀國人也。身在世路。雖具妻子。口誦法花。偏欣淨土。爰康保年中。叡山住僧被牽要事。赴於北陸。到彼賀州。宿其僧宅。僧則歡喜。羞以美膳。夜及三半。僧則沐浴。入持佛堂。誦法花經。五更漸闌。一部已盡。次懺悔發願。念佛廻向。其明旦語客僧云。吾厭生死慕菩提。年月尙矣。已近死日。須見終時云々。客僧依語。暫以止住。過三七日。法師語云。當知今夜往生極樂。即沐浴威儀。內外淸淨。擎香爐誦法花。頭北而伏。面西而滅。此時鄕人一兩夢。紫雲聳天。香氣薰室。法師坐蓮臺。昇虛空界。音樂漸遠。瞻望自隔。

沙彌藥延者。美濃國住人也。其體似僧。其行如俗。頭髮二寸。見者驚矣。身着俗衣。手殺魚鹿。食宍吸血。况於餘事哉。爰無動寺有一上人。顯密相兼。道心堅固。以有事緣。下向彼國。不圖寄宿彼宅矣。上人見其所行。心生怖畏。未曾有如是僧。于時夜及三半。件惡比丘忽起沐浴。着淸淨衣。入一別堂。初悔衆罪而行懺法。後發四弘而誦法花。次念佛觀行。不動不傾。漸至食時。出堂經行。即對上人言。予雖行殺生放逸。不怠誦經念佛。偏厭濁世。欣求淨刹。某月某日。可生極

也。行住座臥。造次顚沛。只誦一乘。已經多年。而間大風忽起。小房已倒。沙門被厭。可及死門。神人暗來。得救命難。于時神人摩頂慰誘曰。汝依宿業。遇此災害。依誦妙法。得存身命。今生盡其宿業。來世可生極樂云〻。沙門卽捨衣鉢。偏營佛事。占廣河之原。設無遮之會。朝暮講法花妙典。初後修彌陀念佛。卽發誓言。依此善根。當生極樂者。必顯其瑞相。如是作誓。流淚禮佛矣。今日會畢。明朝往見。白蓮數百生河原。花開香薰。異人間花。見者皆稱。聖人往生之瑞也云〻。及其最後。身無惱痛。心不散亂。合掌向西。入禪而滅。

上人賢昭者。內藏允菅原忠成之外舅也。俗姓中原氏。京兆人也。生而有異相。敢不食魚味。若嘗宍食。卽以反吐。父母異之。遂入釋氏。自爾以降。一生不觸女身。兼亦不求名利。每日讀法花經。幷誦藥師經。其讀誦之音。和雅微妙。前安藝守雅方朝臣母堂。陪陽明門院。俄煩邪氣。上人訪來。一夜讀經。太后遙感其音聲。被召御讀經所。然故稱身障。固辭而去。他人請同亦復如是。然間寬治年中。俄煩下痢。已數日。身體方羸。言語僅通。及其危急。以沐浴。起居輕利。法服尋常。先讀法花經。次誦藥師經。其音聲聞隣里。人以爲奇異。及于更闌人定。曉至雞報。上人一心念佛。奄然而終。于時生年六十餘矣。爰上人之阿姉落餝以作尼。雖知世之別離。猶致心之戀慕。其夜夢見。有宮殿。衆寶莊嚴。前有寶池。蓮花開敷。上人身色眞金。衣香芬馥。安立堂上。卽誘喩曰。我生此處。汝勿哀傷云〻。

有上人。失其名。康平年中。於阿彌陀峯下。燒身入滅。貴賤男女結緣攀躋之徒。宛如楚越之竹。爰有沙門。名慶寬。居北山墓西土。住一心三觀。行四種三昧。此時於施无畏寺東頭。搆一室。修常行三昧。經行之裏。自然入夢。遙自西方。音樂

可停止云々。其後无件害矣。所生之子有男子二人。(一人者三字脱歟)出家入道。才藝修驗異於他人。修行之次。於奥州早亡逝。一人者天曆之代。幼少罷殿。寵幸殊甚。及于成人令別。聖人所作。不可測量者也云々。

所謂亭子院禪定法皇者。昔受四海之灌頂。爲日域之王。後受三密之灌頂。爲月輪之主。是我大師也。更衣女御所惱之時。依院宣參向矣。護法先行。接縛平愈。相次參上之處。法皇着法服而禮拜。是一。又善相公者。朝之賢智。世之神才也。鑒古知來。毫分無誤。是我嚴父也。過滅後五日。即令加持蘇生。相次忽着位袍而禮拜。是二。又受法尊師玄昭律師。爲眞濟僧正靈有所惱之時。加持攝縛。曾無氣分。律師着法服而禮拜。是三。依此三度之禮拜。已窮一生之運命。思其面目。復期何事乎云々。天德之比。本尊告命終之日。爲延其壽。轉讀金剛般若經。祈請閻羅王。其日其時。俄半中風。漸及數日。還複如故。是則佛力轉定業。示(亦イ)輕受畝。其後五六年。應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大法師云。命終時至。同廿一日酉尅。於東山雲居寺。正念不亂。向西遷化。瑞相太多。春秋七十四。

比丘講仙者。六婆羅密寺住僧也。志學佛法。願求往生。調伏三業。懺悔六根。其命終之後。彼靈託人曰。吾依年來聞法之功。可受順次極樂之生。而存生之時。房殖橘樹。始自託根。至於結菓。于朝于夕。愛之護之。依此執心。已作虵身。住橘樹下。咄哉悲乎。願書妙經。可拔此苦云々。寺中諸僧俱聞此事。見彼橘樹。虵在其下。長可三尺。于時萬壽年中。善友知識。同心合力。書寫妙經。不日供養。其後寺僧夢。講仙身具威儀。面有喜色。拜諸僧云。我依衆力之善。離虵身之業。今生淨土。其不樂哉云々。夢覺見虵。虵即死了。

沙門平願者。播磨國之住人。性空聖人之弟子

之。即歸本房畢。而弟子仁寶法師。子尅許徘徊庭中。見望塔婆。從乾方微風吹來。塔婆幷寶鐸(鈴イ)搖動成音。達旦見之。其塔端直也。軒騎幾人。集喜者多矣。

別傳云。又三ヶ年籠於台山之横川。爲六道衆生。每日奉讀六部法花。每夜勤修六千遍禮拜。幷三時供養法之間。不動火界眞言。每日六千返也。自餘行法。不遑委注。但使者出現。打鐘採花汲水等。奇異之事。驚人之耳目矣。ム云。又在護法。散借米。錫杖獸。立湖上。去水丈餘。病男腹汚。令護法蹉出等事。委在別傳矣。

又天曆年中。大法師住八坂寺。强盜數十。忽以入來。大法師以音叱之。强盜等徒然而立。木强不動。夜更已明。縛除解脫。强盜等作禮而去。又延喜年中。唐僧長秀(共又〈別傳〉)行波斯國。漂蕩海路。寄燈樓島。僅來皇朝。久煩胸病。爲求救療。啓天台座主增命僧正。(諡號靜觀)。僧正命云。本朝驗者十人。其中以第三驗者淨藏遣之者。(長秀イ)大法師藥師眞言百八遍加持之。即以平愈。唐僧感歎云。我朝隣於印度。然而未有如此人。即知無第一二歟。

別傳云。此東海別島。聖人來坐也。希有哉々々。定知无第一二歟。

又應和三年八月。空也上人於六波羅寺側。供養金字大般若經。大法師列名德座。于時乞食比丘來集之者。以百數之。大法師見一比丘。大驚敬屈。延之席上。與所得之一鉢。比丘不辭不言。併以盡之。重更與飯。亦以食之。大法師揖之送之。比丘去後。所食盡飯如故在矣。大法師云。是文殊化身也。滿座皆歎伏。如此異事。不可稱盡云云。凡顯密。悉曇。管絃。天文。易道。卜筮。教化。醫道。修驗。陀羅尼。音曲。文章。藝能。悉以拔萃。大語師語云。我一生三度。得希有之禮拜。

別傳云。或人有事次。兩三相共如例。人云。師祖之事。被申禪房事。從其日鼠喰損一切物。仍其人祈申本尊之處。夢想云。依謗聖人。以藥師十二神。依命守護。當于子神宿直之日。其所爲也云々。仍即被諮謝之。答云。若子神所爲歟。早

法師加持攝縛。曾无氣分。律師着法服而禮拜。彌開祕藏。悉以寫瓶。又醍醐内親王久煩腰病。不能起居。已及三年。仍以大法師令修不動法。大法師日中時出壇云。公主之病令平復了。陪從驚見。公主起立矣。又南院親王令修除病之法。經三日。日中時。親王薨去。大法師以火界咒加持之。親王蘇生。着法服而禮拜。退出之次。示伴僧云。親王運命定業也。然而爲顯法驗。暫令蘇生也云々。經四个日。遂以薨逝。又醍醐先帝御佛名。大法師勤梵音事。一定額僧平寒在座。密密嘲之。藏人公忠傳宣云。定額法師等。傳習淨藏之曲。後々勤之者。平寒聞此宣旨。恥歎无極。又仁和寺櫻花會。大法師勤唄事。頭中將藤原朝成頻稱唄誤。爰亭子第八親王感唄曲。召大法師。賜被物盃酒。中將見之有恥色矣。又天慶三年正月廿二日。於横川。爲調伏坂東賊首平將門。限二七日。修大威德法。將門帶弓箭。立燈明之上。人々驚見之焉。俄爾流鏑之聲指東而去。便知調伏之必然矣。依此事。公家被修仁王會。擇大法師爲待賢門講師。其日將門軍入京云云。大法師奏曰。令進將門首也者。果如其言。又朱雀院太上皇帝有御藥事。大法師筮云。御惱可平復。但明年可有火事者。其後栢梁殿燒亡。相次成道寺。東光寺。長谷寺燒亡。皆如其言。不失其期。又亭子院殿上。寛修法師退下之間。大法師見其背云。入滅有近云々。却後一月。已以滅矣。

別傳云。呼歸云。不幾可勤彌陀念佛云々。

如此占相不失一。又天曆年中。大法師寄宿八坂寺。于時卿相朱紫。數十群集。見八坂塔云。塔之傾方。其處不吉也。此塔向王城而傾云々。大法師云。年來欲直此塔云々。集會諸人皆以爲可加料物矣。大法師云。不必可用料物。今夜試可直云々。其夜。大法師以衣冠許坐露地。向塔加持

大法師淨藏。俗姓三善氏。右京人也。父參議宮內卿兼播磨權守清行卿第八子也。母嵯峨皇帝孫也。甞母夢。天人來入懷中。覺後有身。誕生之時。母無苦痛。歲及二三歲。性太岐嶷。爲人神聰。僅及四歲。讀千字文。聞一知二。齡及七歲。不留俗境。好赴佛庭。父卿屢雖拘留。不敢止。父卿命兒云。汝誠欲奉仕三寶。爲我令見一驗。兒云。實如父敎。可顯靈驗云々。于時正月也。庭前有梅樹。其花新開敷。兒令護法折落其枝。父卿感傷。泣而不言。其後熊野。金峯山。靈嶇神洞。無不投步寄身。或籠稻荷谷。令護法採花水。或詣熊野山。逢洪水得奇舟。年始十二。自松尾社出洛之日。遇禪定法皇之御行。召爲御弟子。卽登壇受戒。依宣旨付淸涼房玄照律師。令受三部大法諸尊別法。又隨大惠大法師。受習悉曇矣。大惠大法師者。安然和尙之入室也。大法師依知絲竹之曲調。明通悉曇之音韻。凡內外兼學。管絃俱習云々。又於橫川如法堂。一夏安居。堂庭成小便。俄從西方。貴人來矣。大法師問其人。答云。我是賀茂明神也。慈覺大師令京畿二百餘明神番替護如法經。今日我直日也。而欲誡不淨之事。既上人所爲也。何爲々々。忽召集異人。堀捨不淨土。可方五尺云々。又着新袈裟。從口出火。燒失袈裟。不燒衣服矣。尋其子細。不淨女人裁縫之故也。又依京極更衣女御之所惱。有大師禪定法皇之勅喚。大法師不能固辭。將以參上。先是本尊護法且行。接縛平愈。相次大法師參入法皇着法服而禮拜。又參詣熊野之間。暗知父卿之薨日。途中俄歸洛。遇滅後之五日。大法師忽動冥官。加持蘇生。父卿則着位袍而禮拜。經七日亦薨。是令知運命有限也。又傳法玄昭律師勤修亭子院御修法之間。眞濟僧正靈作鵄形出現。置之爐壇。燒損其身。仍結大怨心。作小僧形。伺隙求短。從空下來。律師每見其形。心神不例。大

嗔恚心。増長善根。決定往生安樂世界。夢覺之後。向佛發誓。其後斷嗔恚。修慈忍。調三業。誦一乘。念佛而行。知時而滅。

拾遺往生傳卷上

已上三十人。至誠而注記。

拾遺往生傳卷中目錄

拾遺往生傳卷中

杜下少史三善爲康記

予爲勸後人念佛之行。豫拾先達傳記之遺。都盧三十人。卷軸已成矣。其後闕國史別傳。求京畿邊外。且所訪得亦數矣。欲罷重更記之。冀以今生集類之結縁。必期來世順次之迎接。其人誠有靈。遙照于我願。毀譽此記之者。施利益亦復如是。但恨隨聞而記。不次時代云爾。

定印。如入禪定。向西而終。于時近邊諸人不知入滅。有百千人。戀慕上人。成悲泣之音矣。隣人驚以拜見。無音無形。雲上遙聞樂音。房中只有香風。

淨尊法師者。屠兒也。有一比丘。失其名。巡遊鎭西。失路山中。日暮山深。有一廬。比丘求夜宿。有一女言。吾廬不似他處。不可寄宿云々。比丘云。日來迷路。疲極無方者。女以淨莚令坐。美食與之。家主入夜。荷物而來。比丘見此家主是法師也。其形太醜。其衣亦綴。所荷來物。皆血肉之類也。即以食噉。誠是旃陀羅也。漸及丑尅。此法師沐浴清淨。着新淨衣。入持佛堂。修法花懺法。誦妙經一部。禮拜念佛。發願廻向。音聲極貴。薫修亦至。明朝語比丘言。淨尊法師者。是愚賤之身。無慚之極也。因茲不期今生榮。偏厭來世苦。不望檀越親族之食。只求牛馬死骸之肉。但某月某日。捨此娑婆。可生極樂。若有結緣心者。必可來坐者。其後歷數年。至其期。爲見其虛實。吊到彼所。法師見此比丘。歡喜曰。善哉沙門。來於此處云々。弟子淨尊。今夜可往生西土。故斷肉食。及三四月。其女作尼。〔亦イ〕清淨香潔。共入持佛堂。通夜觀行。于時曉也。有數千人。從空而下。光明遍照。音樂普聞。指西而去。極眼而消矣。後見堂內。僧尼二人。曲躬合掌。向西而滅矣。

沙門道乘者。叡山寶幢院之住僧。法性寺尊勝陀羅尼供僧也。自少日至老年。讀誦妙法勤。修念佛。但其性急惡。不忍過咎。罵詈弟子。毀辱童子。嗔恚休後。叩頭懺悔。對衆發露。而間夢中。出寺行向叡山。即到柿下。遙見山上。朱樓紫殿。比甍連閣。其中安置無量經典。黃紙朱軸。紺紙金文。滿欄幾千幾萬。道乘問其故。老僧答云。汝年來所誦大乘經典也。依此善根。可生淨土。即忽有火。燒一部經。道乘復問其故。老僧答云。汝發嗔恚。罵詈弟子。嗔恚之火。燒其經卷也。若無

發越。猶以如故。漸及數日。自以消矣。
沙門境妙者。近江國人也。早登叡山岳〔衍歟〕。住於橫川。専誦法花經。及二萬部。又行五種法師之行。勤十種供養之勤。已至老年。忽謁舊朋曰。今日之謁見。是寂後之對面也云々。不經幾日。已有病氣。于時告衆人云。寂後之病也。決定可死矣。沐浴威儀。以五色絲。着彌陀佛手。引其絲。讀經念佛。面西而絕矣。此時有上人夢云。境妙乘金車。持黃經。天童圍繞。雲路促駕。行路何方。指西而去。

沙門仁慶者。越前國人也。幼辭北陸。久住西塔。讀誦法花。受習眞言。中年離山。多歲住洛。必讀法花一部。爲每日行。已及知命。殊發道心。捨衣鉢。賣資物。圖繪兩界曼荼羅。彫刻阿彌陀佛像。兼爲四恩法界。書寫一乘妙法。其後雖纏病患。不怠念佛。正心不亂。奄然而滅矣。于時傍人夢。大宮大路。奇雲垂布。音樂聞天。薰香迸地。夢中人云。是仁慶上人往生極樂之儀也。此言未訖。仁慶調威儀。擎香爐。坐紫蓮臺。指西而去。

沙門廣淸者。叡山千手院住僧也。常悔前業。專祈後世。彼引事緣。雖廻世路。心在山林。口誦法花。夢有八菩薩。身色皆黃金。其一菩告沙門云。一心不退。修行妙法。我等八人當送極樂。言訖而去。夢覺歡喜。彌亦加行。乃至臨終。誦經氣絕矣。於其墓所。每夜有誦經音。已迎五更。必誦一部。有一弟子。取其髑髏。置淸涼山。於其山中。猶誦法花云々。

慶日上人者。洛陽人也。顯密懸鏡。內外瑩玉。專慕上刹。遠離本山。到攝津國菟原郡。結草庵爲棲。綴糞衣爲服。〔或止歟〕一生持齋。五內護禁。而間雨降雲暗之夜。單己獨住之夕。前有擧炬之人。後有擁簦之僕。人近而見之。無火亦無人。或時細馬上卿來入上人之廬矣。〔常イ〕人往而見之。無馬亦無客。其終焉之時。威儀如例。擧音誦妙法。屈指結

節。天喜四年二月三日。擧補少外記。朝衙之間。道心暗發。同三月竊登叡山。出家受戒。自爾以降。不顧花洛。永住松門。手自書五部大乘經。安置楞嚴院四季講堂。每有會事。猶講其經。又籠居无動寺。書寫如法經。偏抛餘營。經過六年。每書一字。淨除三業。致三度之禮拜。供一前香花。凡厥讀誦衆經。念佛三昧。日夜之行。身心不退。遂往江州蒲生郡中山。占洞結廬。容身閇跡。寛治年中。身嬰重病。體不輕利。其死期三日終。兼知終時。死日已到。未忽起居。病差氣爽。沐浴潔齋。淨衣整威儀。對彌陀像。登于禮盤。擎持香爐。端坐而終。爰弟子等不知其遷化。到室覺悟。乍擎香爐。如眠入滅。

沙門義慶者。播磨國人也。自幼日住園城寺。俗呼云宣陽房供奉。其人戒行雖緩。顯密兼學。只初後之勤。往生慕之。而間小病相侵。多日不瘉。先是心蓮房助圓阿闍梨入住矣。不經幾日。横川住僧尋舜持經者夢。義慶供奉謂云。心蓮房阿闍梨可告吾生處。處生有先約。雖然待而不來。絕而無音云々。此言未訖。有一童子〔義與〕。手擎書札。來曰。是心蓮房御消息也者。卽利慶供奉披見之曰。此廻文之中。吾名之字頗有相違。如何。再三奇之。然後加署返遣畢云々。其後經三箇日。利〔到與〕慶供奉亦遷化。爰尋其行業。彼入滅之日。喠請衆僧。令修念佛。相共禮佛合殺。如休音絕。于時承德元年八月十二日。生年七十有餘矣。

權律師明實者。前長門守共方之舍弟也。生年十五出家。十七受戒。自爾以降。每日圖繪供養文殊像九體。同修三時供養法。又參詣根本中堂二千八百个日。手自備香花。供養藥師佛。凡其顯密行業。非人所知。而間寬平七年七月十三日巳尅。對文殊像。端坐入滅。從彼日至于十五日。容顏不變。薰香猶餘。凡厥近習〔到與〕人。莫不染奇香。葬送之後。經三四日。門弟致墓所。讀經廻向。異香

入滅之時也。

經暹上人者。多武峯安養房住僧也。慈悲染心。行業在身。學瑩三密。望期九品。寛治七年三月廿日寅尅。勸誘衆僧。相具稱讀彌陀經一卷。寶號百遍。唱禮之後。手結定印。右脇西面。如眠遷化。生年八十一。其入滅之夜。僧濟命夢。人負上人。向西行。本僧數百相從送之。濟命夢驚。卽向彼房。未及房門。上人入滅矣。又隨逐弟子圓慶。爲老母之晨昏。兩三日在舊里。彼夜夢。遙見西方。引亘大綱。僧侶數十〔千イ〕手取此綱。向西方而行。卽問其故。傍人告云。安養房上人往生極樂之從徒也。圓慶忽驚此夢。急赴彼房。途中人告云。上人遷化矣。又慈應上人爲求一切經數〔料歟〕紙。下向但州。自途中送書云。去三月廿二日。夢有一道場。衆寶莊嚴。有數宇房。岐路相分。慈應奇問之。一僧告云。是經暹上人說法之儀式也。慈應被導此僧。得入堂中。于時上人高坐寶座云。我辭娑婆。今生極樂。慈應申云。弟子亦不可歸。於焉奉仕。上人示曰。早可歸去。却後四十一日。當來此土者。仍歸去之處。將導之僧語云。我是地藏𦬇也。依有本誓引導於汝也云々。又安倍寺住僧永禪。同四月十八日夜夢。經暹上人居高山頂。向西念佛。頃之西天有光。東方漸明。其廣三段餘。其程幾千里。有人告云。此光所謂紫雲也。于時上人在光中。念佛而絕矣。又和州秦與寺住僧義命。同三月十五日曉夢。經暹上人身着法服。手擎香爐。告衆人曰。生滅有限。死時已至。種々慰諭。言說已畢。其後忽出泮吒之音。變成水精之珠。長五寸許。卽門人云。此珠名舍利也。可奉納地藏𦬇身中云々。又先年。中山在攝津國武庫郡。住僧良祐。寄宿安養房。其夜草庵之裏。金光遍照。上人露身臥其中。卽從身中。金色刺字〔窓歟〕出入矣。

外記入道寂禪〔年歟〕者。京師人也。俗名中原理德マサノリ。本官西市正。恒耳仕宇治前大相國。大相國優其勤

汝於此所可建道場。答云。敎誡。未訖。忽然夢驚。卽有叩門者。其音鼕々。先問其人。安助上人也。卽開門迎之。展席謝之。爰上人語云。汝所領園林者。當天王寺之東門。定知極樂東門之中心也。抑以西天迎晴。夕日可觀。冀建一小堂。送我餘算者。檀越以爲。此言與夢合矣。卽任約言。建立一堂。上人住之。修五念門。（禮拜。讃歎。作願。觀察。回向是也。）及三箇年。又迎月三五。集衆講論。薰修有日。以期來際。于時長久三年八月十五日。檀越齎來米菓。奉獻上人。上人受之。併供佛前。鳴磬白已。依此檀越之助。將遂我往生之望。以此因緣。生生世々。生一佛土。期三卉。况亦命終日。相見此夕也。啓白再三。流涙漣洏。爰檀越不熟此言。問弟子曰。上人日來有惱氣哉。將有狂氣哉。答云。更无殊事云々。檀越奇而去。其明朝門人來告云。上人去中夜。端坐佛前。如眠入滅云々。遠近聞者莫不哀傷。故此寺。俗呼曰往生院。自爾以降。念佛行者寺中不絶。

沙門清仁者。攝津國榎竝鄉人也。幼日出家。住清水寺。每日花水供養法薰修十五年。又每年寺中蓮花會。必買三車之蓮花。備一日之供具。以莊嚴法會。已爲年事。常言。我此一生。未觸女身云々。寺家敬之。爲布薩戒師。卽准所司。分其供物。亦爲法樂院三昧一和上。（俗呼云但馬堂。）以其供米。不敢積集。招無緣人。朝暮之〔施脫歟〕。又建立一堂。號金住寺。（在虛空藏寺南。）每至夜分。入堂閇戶。縱有世營。不留私房。因玆弟子動開倉厨。盜用要物。雖知其人。更以不嗔。若客人來者。必迎送之。飮食不多。素有分量。或供養滿堂之衆。或奔波温室之營。于時延久五年九月廿日。身無苦痛。心如尋常。起居念佛。寂而命終矣。其翌日。或人送小別當忠昭書云。其夜夢。自西方金棺與紫雲飛來。入清水寺大門。卽時僧乘其金棺。指西而去。夢想如此。若有往生人歟云々。便以相尋。此沙門

骨皆露。諸僧相謂云。上人死時。院內可穢。卽依衆議。雖出靈居。藏王有告。又以歸住。而閒猶求幽棲。遂入高野。數年之後。內心發願。爲仕貧家之人。忽企離山之思。衆人雖相留。强以出山。但至于終焉之時。必成歸之約。其後修行經歷。不定去留。遂到土左國金剛頂寺。承德二年五月十九日。辭彼西海。歸此高野。卽謂衆僧云。日來心神有煩。寢食不快。仍思舊約。遂歸故山也云々。或人問曰。極樂兜率。繋念何處。答云。先達行業。不必相叶。法界皆如。何處爲望。只爲死後世資糧。奉讀法花經一萬部。其後不復記卷數。常誡門弟曰。吾臨終之時。不可葬斂。只置野原。可施鳥獸云々。或人曰。若然者爛骨狼藉。淨地汙穢者歟。上人歎曰。可然々々。已及危急。俄欲歸去。衆僧雖留。振頭不聽。遂任彼意。以輿相送。同六月七日。上人自剃頭整衣。似無惱氣。初出山門。遂赴土州。旣而離靈地。漸遠去人寰。亦遠途中稅輿樹下。整服而向西方。手結定印。擧聲唱南无三身卽一阿彌陀如來南无大慈大悲觀自在菩薩南无弘法大師遍照金剛𦬇。如此稱禮。端坐入滅。諸僧望見。兩眼有淚。當于此時。西天雲聳。前林風慘。雲上有雷音。風下有香氣。須臾天晴。雲无所處。于時春秋八十六。其明日曉。西方因𦬇位月輪中。此上人端坐。遙誦伽陀云。

我等發菩提。　修四无量心。　今往諸西方。
登金剛因位。

安助上人者。河內國河內郡往生院之本院也。其性潔白。涅而不緇。只以轉經爲業。以念佛爲事。同高安郡坂本村有一古老。（姓川瀨氏。名吉松。）本與上人契在師檀矣。長曆年中。檀越吉松夢。有所領苑。苑中有林。林中有室。室中上人變成金色身。卽相示曰。汝成人之後。不嗔恚哉否。宅中安佛像。燒香不斷哉否。每日唱佛名哉否。檀越答云。依實皆爾也。卽讚云。善哉々々。汝有此善。又示曰。

死。翌日里人行見。上人獨存矣。見者異之。上人欲建道場。難鏟巖石。夢中有僧(旹缺)等曰。上人勿嗟。可與單夫云々。

善峰緣起云。前越前守大中臣忠律云人。後任丹後守。其長男生年廿五。出家入道。沙彌名曰行蓮。件聖人源算之父也。其母元王孫。

其夜野猪數千穿鑿其地。其跡如思。道場始建。其後如法書妙法。如說遂供養。更以五年九(月缺)羽朔。四箇日勤修法花講會。又上人年來所持佛舍利三粒。不圖之外。一粒紛失。上人常嗟。年序尙矣。而寬治五年九月一日。相當八講會。欲供養舍利。年來所失舍利一粒。忽於圓座上得之。上人歡喜。成希有心。以安多寶塔。致十種供養。上人多年左肩有懸疣。此時失畢。便知此舍利年來在懸疣中也。如此勝事。不遑具記。凡峯之爲佛地。此上人之權輿也。自爾以降。七十餘年。永避紅塵。獨棲白雲。所持者三衣一鉢。所修者坐禪經行。洛陽田舍。攀踏結緣者多矣。因茲徒衆成群。觀念不靜。遂隔寺院。更結庵室。塞路閇戶。與人不語。僅所來入。常隨弟子一人而已。衣無蟣虱。身無瘡癬。一生持齋。數日斷食。前有小池。郡(群缺)蛙無音。傍有平庭。衆鳥相馴。臨滅期。兩三年常謂云。每至曉更。屢聞天樂云々。爰承德三年暮春下旬。相纏小惱。漸及多日。弟子數輩。雜在戶庭。朝來暮往。去留不定。當于雲聳嶺。聖人去窓之曉。常隨僧一人僅在其傍。是時香氣薰室。音樂聞天。上人口唱彌陀。手結定印。身心不動。端坐入滅。雖經數日。無有臭氣。結跏如舊。容顏不變。道俗來集。禮拜嗚咽。遂載腰輿。乍居葬斂。于時生年百十七。化緣薪盡矣。

沙門蓮待者。丹波國人也。幼年出家。住仁和寺。師事叡算阿闍梨。(本名永算)。壯年之時。道心忽發。隱居之後。改名蓮待。俗呼曰石藏聖矣。日夜苦行。未曾休息。又籠金峯山。斷穀鹽味。身體已枯。筋

沙門長慶者。前安藝守源雅房朝臣之外舅也。幼登台嶺。早作比丘。俄發道心。不屑世事。遂赴北山。住施无畏寺。延久五年秋七月。念佛合殺。向西而終。先是。上人告門弟曰。我入滅之後。勿致葬斂。唯置山頂。可開棺蓋云々。門弟從之。其後過兩三日。門人等行見之。唯有棺無屍。一山之中。數日之間。風吹奇香。水含餘芳。見聞幾人。莫不歎美。爰數年之後。民部大夫中原忠長之女。頃日煩邪氣。仍請有驗僧令加持之。邪鬼相託云。吾是天狗也。無指怨心云々。此次談往事曰。先年爲食。入一古宮。卽觸吾氣后。后體不豫。或人云。可被請北山長慶上人者。吾以爲不可畏。卽請書往矣。領狀來焉。先總角童一人持自杖來矣。吾不畏之。次上人參入。又總角二人相隨而來。其總角等側目睨吾。吾雖有怖心。未離其處。于時上人以不動火界咒加持之。總角十餘人以杖追打吾。仍惶怖迯隱。四方上下。皆張鐵網。更無所避。被鐵網。置火焰中。焦灼吾身。羽翼皆燒。身體悉爛。因玆悔過自責。僅存命去。吾依此怨心。欲惱其人。夕雖求北山。更不相遇。已送三年。適見上人。上人日來纒病源。將進死門。此時得便。已得相近。然而毘沙門天王常立其枕邊。臨其終時。四大天王倶以來降。侍者眷屬亦滿方里。是以吾不能相近。遠而望之。聖衆滿空。音樂鼓雲。已乘蓮臺指西去云々。時人認其日時。正彼上人遷化之日也。

沙門源算者。因幡國人也。其母懷孕之間。身心多恙。誕生之時。以爲不祥。棄之路上。更不復顧。馬牛去而不踏。鳥獸來而不傷。三日不死。一身猶全。隣人憐之。遂以收養。齒及總角。好以出家。去鄕尋師。登山受戒。其後世緣相牽。壯年住洛。俄遺女哀。忽歸佛道。重更登壇受戒。此時生年四十五。初入西山良峯。嗽流枕石。輕命重法。而間一夜霹靂。一山震動。樹木悉倒。鳥獸皆

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云々。此文者妙法蓮花經被黐多者。又同三年二月廿日夜。沙門念佛。隱几而眠。虛空之上。聞笙琴之聲。其後夜亦見觀音勢至二𦬇。（觀音寶冠。如帝釋冠。勢至寶冠。如例冠。）又長和三年三月二日。僧護救寄宿河內國玉井寺。夜夢長老尼第一告曰。清海沙門可生極樂云々。同廿三日夜。勝空上人告云。沙門者我朝第四上人也。沙門夢中問云。以誰爲第一哉。勝空答云。尼空妙是也。沙門夢後解曰。空妙雖女身。出家卅年。偏修往生之業。清淨（淸海）雖男身。欣求四五年。尤有淺深之差。次第可爾者。

沙門覺念者。天台座主明快之舍兄。延曆寺東塔之住僧也。幼而出家。長而受戒。永住大原谷。修西方行。不營世事。不受信施。只負二荷之薪。以充平日之齋。每日行業。誦法花經一部。勤修阿彌陀供養法耳。若有餘暇。當好圍棊。聞舍弟明快之補僧綱。長大息云。過去迦葉佛法中。同時發心之者三人。久沉生死。未得出離。適於今生俱可得。其一人明快僧都是也。已誇僧綱班。其一人者法城寺上座法橋覺照是也。誤用佛物。於此兩人。奈何度脫。嗚咽悲哉。其一人者吾身是也。乘戒雖緩。往生心急云々。遂以永承年中。寂而遷化。其臨終日。瑞相太多。

阿闍梨以圓者。文章博士大江以言之子。首楞嚴院之住僧也。學涉顯密。行期往生。先年病中。一七日間。諳得法華經一部。自爾以降。每夜誦一部。已及于多年。而間天喜年中。數月病苦。輿福寺別當圓緣僧都。雖爲他宗之人。互稱才美。本自友善矣。此時僧都住法城寺僧房。夜夢。以圓阿闍梨布衣之上着袈裟。負經袋而來。僧都夢中問曰。日來病痾之聞。何爲其來哉。闍梨答云。只今往生極樂。舊意難忘。故苦來告也云々。言訖西飛而去。其明朝。僧都以使尋問之。去夜曉已以入滅云々。見聞之人。莫不哀泣。

如故。畏此奇異。鎖廟不開。凡闍梨臨終之間。瑞相太多。其院内禪僧信明（字北筑紫聖。）久閇庵室。不出門戸。當于此時。空中有聲曰。南院只今滅云々。又慶念上人同時夢。有一大城。衆僧集會此中。南院闍梨修日想觀而居。此時音樂西聞。聖衆東來。先伽陵頻六人飜舞衣而下。次小田原教懷上人乘雲來。（件上人先年往生人也。）慶念問其故。傍人答云。南院闍梨往生之儀也云々。又定禪上人者。山中之舊住也。數月他行。此日歸來。聞闍梨之入滅。啼泣而臥。其夜夢。西天高晴。紫雲斜聳。無量聖衆集會其中。亦（只興）腰鼓𦬇獨出雲外云々。又維照上人先書寫如法經。以闍梨供養。以理大師之廟院。此日。於彼處行理趣三昧。非夢非覺。空中有聲曰。千載一出之沙門。只今滅度云々。如是奇異。省萬記一耳。

今案。此上人若非入初地。定知爲佛印之人也。何以知之。千臂經曰。若人命終結定印。當知已入初地云々。又唐乾封二年。天人來下。語道宣律師云。倶留孫佛所屬金瓶中。有七寶塔。塔中有二十（卅三歟）印矣。釋迦如來以此等印。勅文殊等大𦬇曰。於後惡世。四部弟子若讀經者。印彼人令无忘失。若修定人行直心者。竝用印之。令彼終後屍形不壞云々。又見法苑珠林云々。〔第十卷在之〕〔頭書〕

沙門淸海者。常陸國人也。幼出俗塵。早入佛法。初則住興福寺。後更超證寺。超證寺者。平城天皇第三王子眞如親王之草創也。親王隨弘法大師。受習大法。爲貪佛道。爲禮聖迹。遙向震旦。長赴印度云々。沙門永延之末。初於此砌。修法花三昧。正暦之初。勸進自他。修七日念佛。所謂超證寺大念佛是也。沙門寛仁元年十月七日。寂而遷化。尋其形。匪直也人。先是寛和二年十二月廿二日。河内國勝空上人送書曰。廿日夢見。沙門左手有雕文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弟子夢中聞此偈。遙見其人。卽是吾本師上人也。

沙門敎懷者。京兆人也。幼日出家。住興福寺。壯年離寺。居小田原。山城國久世郡。故俗呼曰小田原聖矣。其後亦籠於高野山。已送十餘年。每日所作兩部大法幷阿彌陀供養法。常誦大佛頂陀羅尼。誦阿彌陀大眞言。自餘行業。非人所知。而間。寬治七年五月廿七日。雖非篤癃。聊有病氣。其明旦手自模寫不動尊像數百體。卽以開眼供養矣。漸及巳剋。相勸衆僧。同音念佛。合殺廻向。右脇西向。寂然氣絕。于時春秋九十三。今謂其所行。兼知死期。加以其入滅日。旁有瑞相。彼日申剋。奇雲俄覆。虛空忽暗。漸經數剋。日景更晴。又及昏黑。院內住僧延實。快暹。各在別房。遙聞天樂。卽趣往諸房。告之衆人。或分明聞音。或人髣髴傾耳。漸及後夜。亦有音樂。稍遠指西而去。

今案。往生之人。其證未詳。而維範闍梨入滅之夕。慶念上人夢。无量聖衆來迎闍梨。其中敎懷上人乘雲而來去云々。若不生極樂者。豈列聖衆乎。

阿闍梨維範者。京師人也。顯密稟性。山林攝心。遂辭平城之月。長入高野之雲。俗呼曰南院阿闍梨。自爾以降。偏厭下界。專望西土。嘉保三年正月廿八日。俄有小勞。送兩三日。至二月朔日。法花經一部。不動尊一萬體。摺模供養矣。第三日早旦。沐浴淨服。令圓尊上人修尊勝護摩。蓋爲臨終正念也。是日。闍梨詣護摩壇。敬西言。一期之命。今夕極也。奉見曼荼羅。亦此時許云々。卽歸本房。端坐向西。手結妙觀察智定印。口唱彌陀如來寶號。兼以五色絲。繫于佛手。與定印相接。漸及子剋。如眠氣絕。其第五日。斂送廟室。旬日之間。門人往視。容顏不變。定印無亂。鬢髮少生。臭氣更無。因茲緇素集門。結緣成市。至五七日。門弟相議。開見廟戶。定印容色猶以

日。只修往生極樂之行。未祈天台座主之望。素無悕望。不敢爲慶。嗚咽悲哉云々。見聞者以爲淸淨道心矣。不經幾程辭座主。彌閇山門。不踏世路。鳥雀喙掌食。猪鹿舐足裏。先死期二月。兼知命限。于時正曆四(二歟)年七月廿日。頭北面西。寂然遷化。生年八十七(三イ)。

沙門法壽者。叡山西塔院之住僧。座主暹賀僧正之弟子也。其性淸素。不染紅塵。自幼日至老年。妙法一部。毎日必讀持也。深夜誦經。曉更入夢。年來所持法花經。指西而飛去。夢中歎念先所持經。傍有紫衣老僧云。汝勿歎惜。所持經且送置極樂也。兩三月當得往生云々。夢覺。假捨衣鉢。圖彌陀像。寫法花經。離花京幽居蘿洞。三時運心。一旦入滅。

沙門仙命者。丹波國人也。幼避鄉土。早登台山。占無動寺。住法花房。自爾以降。止觀窓前。秋月已老。坐禪床上。春風幾回。始自中年。更願西土。松門閇跡。花城斷望。以法花三昧爲身行。以彌陀念佛爲口業。額彫三寳名字。背鏤彌陀形像。往年詣四天王寺。於聖靈堂前。燃於手中指。供養尊像。紅燭光前。靑龍現上。(太子手印記云。荒陵池有龍。可守護伽藍佛法云々。)見其形色。太可怖畏。然而一心念佛。數剋行道。燈(燭イ)漸盡焉。龍亦隱矣。又於處々道場。燃手足指。供養於佛。而間或夢裏有人。期約往生。或空中有聲。讃歎德行。如此勝事。冥顯太多。爰嘉保三年八月十三日巳剋。普告隣房曰。死時已至。往生可期。忽勸僧徒。令修念佛。啓白事畢。向西而終。于時生年八十三。其後數月。有一門弟。夢有金輪。自西方來。先掃除草穢。鏟夷土地。次輪王與群臣幸臨於此處。坐一草座。誦一伽陀。其詞曰。

我滅日往主。早得无生忍。利益諸衆生。
假現金輪王。往昔結緣者。此處得來會。
汝結緣深廣。是故列衆中。

是商賈之廛。魚鹽之津也。壹演爲立小堂。鏟曳高土。於其處得古朽之佛像矣。形體不足。手足不折。卽達於天聽。令木工寮搆造堂舍。賜額云相應寺。貞觀六年。太政大臣四大有恙。萬方無救。令壹演加持之。咒力有驗。病惱忽除。天皇歡喜。太見珍敬。明年詔爲權僧正。然而上表辭讓。觀念內凝。遷化西去。于時貞觀九年七月十二日。春秋七十五(六イ)。謚云慈濟。

舊記云。僧正念佛堂夜有光明。□感之。給日供。

大僧都定照者。興福寺惣官東寺長者也。堪爲國師。足爲佛使。三業不怠。一生無犯。爰告衆人云。我以人指觸女身。其繫念之罪。此指之作也。卽截其指。以爲燒。供養三寶。懺悔六根矣。僧都住山階寺一乘院。砌下有橘樹。成枯木過數月。僧都誦大佛頂眞言一遍加持之。卽日枝葉忽生。花果自茂。其樹于今在矣。大威儀師壽蓮有嫉妬心。誹謗僧都。僧都任法務職。初參之日。大威儀師賜僧都酒盞。乍持酒盞。忽入死門。皆人云。誹謗清淨人故。蒙現罰也云々。僧都有急事。俄以上洛矣。淀河淀瀧。風厲波嶮。僧都一身乘船。衆人驚怖。于時天童十許人出於河中。捧船而渡。然後天童還入河中而失。僧都示云。法花經十羅刹反現渡我也云々。至其臨終。沐浴清淨。着新淨衣。右執五鈷。左持妙經。初結密印誦眞言。次凝觀念誦法花。至藥王品於此命終卽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衆圍繞住處生蓮花中寶座之上。再三複誦。告弟子曰。我屍骸忽燒盡。雖爲骸骨。可誦法花。言語已畢。端坐入滅。于時永觀二年(□歟)甲申。春秋七十三。其誓願力故。于今墓中有讀經之聲。又有振鈴之音。

延曆寺座主大僧都陽生者。伊豆國酒井北條北田鄉人也。俗姓伊豆氏。少年登山。多歲忘鄉。永捨名聞。只求𦬇。暨于職昇僧都。身至貫首。向山王御社。流涙啓白。住台嶽數十年。忍飢寒幾多

七月十二日。勅贈法印大和尙位。

別傳云。先師存日。常自言談。此諸賢公宿緣所追。遂致相見。而山中同法。今世後世。當結深心。勿懷淺志矣。又云。大師少習坐禪。名聞朝野。長該衆典。聲播隣國。〔經歟〕自行恬靜。三十餘年。汲甘呂於禪河。

今案。慶氏之記。江家之傳。以遺漏。若有所憚歟。今爲結緣。省萬記一矣。

延曆寺座主内供奉安惠者。俗性大狛氏。河內國大縣郡人也。父池邊。弱冠之時。遊下野國。娶丸子氏女爲妻。其女夢呑明星。遂有娠矣。其後不食葷腥。有期生男。年四五歲。性太聰敏。及於七歲。師事於大法師廣智。廣智住彼國小野山寺。俗呼芐矣。廣智異其器量。付延曆寺寂澄大師。于時年十三。師自愛介受止觀眞言矣。大師入滅。從圓仁大師。習讀毗盧遮那孔雀等經。天長四年。及第得度。名曰安惠。紀年之間。修習三部。念誦四種三昧一切經等。承和十一年。爲出羽講師。出山赴任。是時郡內道俗。一學法相宗。改歸天台宗。仁明天皇創建定心院。被置十禪師。擇得九人。只闕一人。〔恐有脫文〕圓仁大師自唐歸朝。以爲傳敎闍梨。貞觀六年春正月。大師遷化。八年六月。太政官牒。以眞言止觀兼學者補座主。立爲永式者。此時安惠已當其撰。貞觀十年四月三日。奄然氣絕。春秋六十四。經一宿見之。左手結與願印。右手結寶印。

權僧正壹演者。右京人也。〔智治實（系圖）〕俗姓大中臣氏。右大臣清麿之曾孫。備中守紹知麿之三男也。弘仁之末。推爲內舍人。迨于二兒相次夭亡。忽剃髮爲沙門。承和之初。受具足戒。讀金剛般若經。未曾退轉。弘仁之眞如親王。見爲釋家棟梁。授之以眞言密敎。于時皇太后不豫。喚請壹演。介侍看病。驗力暗感。后體平愈。壹演居處不定。去留如浮。或寄宿市中。或止住水邊。自到河陽。蹔住流下。爰有一老嫗。與宅曰。願造精舍於其中。此地

法者皆勿着服。亦山中不得飲酒。若違此制。早以擯出。若爲合藥。莫入山院。又女人輩。不得近寺側。何況於院內哉。又我自生以來。口無麁言。手不笞罸。今我同法。不打童子。爲我大恩。努力努力。又遺誡有六。

別傳云。乃有信心佛子數十四人。藥芬。圓成。慈行。延秀。花宗。眞德。興善。道叡。乘台。興勝。圓仁。道紹。元行。仁忠等。或无初善支。起居俱盡。或渡海登山。助求妙法。或浴德海洗心垢。或列入室開心眼。策心馬於寂光之路。宴心賓於妙覺之臺。

又云。旣而拔傳燈之階。上講複之座。名曰義眞。圓澄。光定。德善。德圓。圓正。正修。圓仁。仁惠。道叡。道紹。興善。興勝。仁德。乘台。

謂我一衆中。於大乘戒。先受者先坐。後受者後坐。所以內祕菩行。外現聲（聲聞像賊）戒之故也。是一定階。初入如來室。次着如來衣。終坐如來座。是二用心。上品人者路側淨衣。中品人者東土商布。下品人者乞隨得衣。是三充衣。上品人者不求自得食。中品人者淸淨乞食。下品人者可受信施。是四充供。上品人者小竹圓房。中品人者三間板屋。下品人者方丈庵室。是五充房。上品人者小竹藁等。中品人者一席一薦。下品人者一疊一席。是六充座。弘仁十三年六月四日辰時。於叡山中道院。右脇而滅矣。春秋五十六。于時紫雲聳峯。白日暗地。風慘松悲。泉奔水咽。江東道俗相見曰。叡山北峰。奇雲縈帶。不知所爲。必有以也。遙聞遷化。來告異相。遠近聞者。莫不哀傷矣。冬十一月。主上贈哭澄上人六韻詩。時之才士。奉和御製。見者聞者。流淚斷腸。

別傳云。凡有注記撰集著作諸文筆也。注法花經十二卷。注金光明經五卷。注仁王經三卷。注无量義經三卷。天台靈應圖十卷。頭陁集三卷。守護國界章十卷。法花去惑四卷。法花輔照三卷。照權實鏡一卷。決權實論一卷。依憑集一卷。依新集摠持章十卷。顯戒論三卷。顯戒緣起二卷。血脉一卷。付法緣起三卷。長講願文三卷。六千部法花經銘一卷。

又云。大師平居。門徒數百。傳妙義者二十餘人也。興福寺僧義眞。大安寺僧圓澄。爲之首矣。

如梁帝哭達磨。似唐臣傷法琳矣。十四年二月廿六日。勅賜寺額。宜改本名。號延曆寺。貞觀八年

十卷。及道具等。奉進內裏。勅國子祭酒和氣朝臣弘世。以寂澄闍梨所持來天台法門。流布諸國。令安七寺。卽仰圖書寮。令書寫之。同年九月一日。勅於淸瀧峯高雄寺。造毘盧遮那都會大壇。令傳授三部三昧耶法。同月十六日。右大臣奉勅。入唐受法寂澄闍梨爲傳燈與公驗者。治部省依勅與公驗矣。又弘仁三年七月。造法花三昧堂。簡淨侶五六。晝夜不斷。奉讀法花經。五年春。爲遂渡海。

別傳云。行滿座主自手書云。比丘僧行滿稽首天台大師。行滿幸蒙嘉運。得遇遺風。早年出家。誓學佛法。遂於毗陵。大曆年中。得値荊溪先師。傳燈訓物。不揆暗拙。忝陪末席。荏苒之間。已經數載。再於妙樂聽聞涅槃教。是終窮堪爲宿種。先師言歸佛瀧。已送餘生。學徒雨散。如犢失母。纔到銀峯。奄從灰滅。父去留藥。任子何依。且行滿掃灑龕墳。修持院宇。今廿餘紀。諸無可成。忽逢日本國求法供奉寂澄。何異求半偈於雪山。訪道場於知識。且行滿傾以法財。捨以法寶。百金之寄。其在玆乎。

願向筑紫國。於八幡宇佐宮寺。自講法華經。乃託宣云。我不聞法音。久歷歲年。幸値和尙。得聞正教。自開齋殿。手擎紫袈裟紫衣各一枚。奉上和尙。其法衣今在山院矣。又於豐前國賀春神宮寺。自講法花經。于時有紫雲瑞矣。六年三月。先帝親寫天台法門。尋其故實。昔者梁武帝書達磨大師碑。唐大宗皇帝書大聖文殊閣額。是竝聖跡不朽。今我日本弘仁文武聖帝神筆之題字。希代之靈珍也。以案七寺。傳之萬代云々。六年秋八月。於大安寺。展法花講筵矣。又依本願向東國。寫法花經二千部。上野下野兩國。各起一級寶塔。塔別案千部於其塔下。每日長講法花經。大師曰。南岳天台兩大師。昔於靈山。親聞法花經。稟受卄三聚戒矣。智者授灌頂。相次智威。惠威。玄朗。湛然。道邃。寂澄。義眞。皆次第傳授之。今我宗學徒。開大乘戒定惠。永形小乘下劣行也云々。十三年夏四月。告諸弟子曰。若我滅後。同

兼讀金光明。亦誦般若經。深通聖敎。遠悟佛乘。延暦十六年。以智行之名。預供奉之列。以江州之正税。宛山厨之齋供。十七年冬十一月。始立十講。以爲年事。廿年十一月。於一乘止觀院。展一會之席。十口之名德。講三部之典。〔妙顯〕叩六宗疑關。廿二年潤十月廿三日。於太宰府竈門山。爲祈渡唐。造顯藥師像四軀。又講說法華涅槃花嚴金光明等經。廿三年秋七月。渡此蒼海。着彼明州。是大唐貞元廿年也。九月下旬。到台州天台山國淸寺。衆僧遞來慰勞。歸寺歎曰。昔聞西域騰蘭馱梵敎於白馬。今見東土闍梨渡妙法於蒼海云々。于時台州刺史陸淳見其求法之志。令天台修禪寺座主道邃勾當寫天台法門。和上又開心要。咸以寫瓶。兼授菩薩三聚戒。

別傳云。竈門山寺。爲四船平達。敬造檀像藥師佛四軀。高六尺餘。其名號无勝淨土善。名稱吉祥王如來。又云。廿三年秋七月。上第二船。直指西方。於滄海中。卒起黒風。侵船異常。諸人懷悲。无有恃生。於是和上發種々願。起大悲心。所持舍利施海龍王。忽息惡風。始扇順風。未久着岸。名爲明州。

凡所受所聞。傳受無遺。又同時有付法佛瀧寺僧行滿座主。相語曰。昔聞。智者大師告諸弟子曰。吾滅後二百餘歳。始於東國。興隆我法。聖語不朽。今遇此人矣。我所披開法門。授與日本闍梨。貞元廿一年四月上旬。歸到船所。又更爲求眞言敎門。向越府龍興寺。已遇天竺無畏三藏第三之弟子泰山靈巖寺鎭國道場大德內供奉順曉矣。和尙入灌頂壇。受三部大法。其外所傳得法文幷圖樣道具等有數矣。五月中旬。渡彼明州。着此長門。

別傳云。付法書云。大唐國開元朝。大三藏婆羅門國王子。法號善无畏。從佛國大那闌陁寺。傳大法輪。至大唐國。〔無イ〕轉付屬傳法弟子僧義林。亦是國師大阿闍梨。一百三十歳。今在新羅國傳法。轉大法輪。又付大唐弟子僧順曉。是鎭國道場大德阿闍梨。又付日本供奉大德弟子僧寂澄。轉大法輪。

所持來天台法門幷眞言。惣二百四十部四百六

（〈釋書〉）動法性。自八正道垂權迹。（能〈釋書〉）皆得解脫苦衆生。故號八幡大菩薩。夢覺見之。案之上有其金丸。輪三寸。長七寸。又其後日曉夢。形如夜叉者。從北方飛來曰。奉八幡大井嚴詔。汲白鷺池水來也。皇子問其人。答云。信濃國諏訪南宮也。夢覺見之。淸水一許合。盛小陶器矣。皇子以之。日夜書寫。漸送六年。已終一部。然後。其金其水無遺無餘。便建立道場。安置件經。遙期慈尊出世。故號彌勒寺。其後多年。水尾天皇臨幸之時。依綸言改號勝尾寺矣。天應元年辛酉十月四日午尅。皇子登禮盤。擎香爐。低頭觀念。向西入滅。生年五十八。

叡山根本大師最澄者。俗姓三津氏。近江國志賀郡人也。其先後漢獻帝苗裔也。輕島明宮天皇御宇。遙慕皇化。初歸聖朝。聖朝預其誠欵。賜以志賀地。自爾以降。改姓賜三津首也。父百枝常歎無子。祈請衆神。已詣叡山左脚神宮矣。其地景趣幽閑。香氣芬郁。卽結草庵。供養香花。今神宮禪院是也。偏祈一事。以限七日。第四日曉。得好夢歸。遂有身。神護景雲元年丁未大師誕生矣。出胎以後。見聞之事。曾無忘却。向人談。人以爲有神識。父母諱之。不欲人知矣。年七歲。學超同列。志在內典。知陰陽醫方工巧矣。村邑小學。謂爲師範矣。父百枝曰。我昔祈三寶。得汝一子。早詣神宮禪院。已祈新志。且補先闕。

別傳云。年十二。投近江大國師傳燈法師位行表所。出家修學。令習學唯識章疏等。年廿進具也。

又云。舍利一粒。大如麻子。後依他緣。數缺禮敬。褁懸倉字。經歷數月。纔望暇時。憶念舍利。取甕開見。旣已漏失。戀慕啼泣。如鵠林朝。幸聞古人言。所懸倉下。掘土求覓。至心誓願。出現土中。歡喜頂戴。无有懈倦。

大師從之。禪行之間。不經幾日。香爐之中。得佛舍利一粒。大如麻子。又於灰炭中。得金花器一口。大如菊花。以盛舍利。頂戴禮拜。大有神異。延曆四年秋七月。生年十九。初登叡山。止宿草庵。衣不好美。食不嗜味。爲報四恩。讀誦一乘。

無苦痛。室有異香。一胞之□(内闕)相並。敢无啼聲。常有咲色。哺養之裏。言語異人。嬰兒之間。聰惠如神。年初九歲時。付天王寺十禪師榮湛爲弟子。十七出家受菩戒。年至廿。學朗内外。皆以爲宿智開發。或時二子合顯密語垂涙。或時同心對師修行寄言。遂求避名之地。而竊入勝尾之山。經行之場。苔薛纔分。坐禪之床。鳥獸相馴。常願曰。以此依身往生淨土。而間。神護景雲二年(戊申)二月十五日未刻。善仲上人乘於草座高飛西去。生年六十一。其後善算上人無言坐禪。同三年七月十五日酉尅。又冲天西沒。生年六十二。

今案。帥江納言以此兩人入神仙傳。其理可然。但天竺往生記。載現身往生之人。見其行狀。粗以如此。期知。兩上人是非其類乎。何以知之。上人常願曰。以此依身往生淨土。加以皇子開成受戒之日。三人相揖曰。早證本有之五智。可震法雷於五趣云々。斯言可不信乎。

沙門開成者。柏原天皇之子也。(天皇在藩之時。密合于下女所生云々。)誕生之日。母無苦痛。成長之間。心有聰惠。天平神護元年(乙巳)正月一日。俄有發露之心。深企臥雲之思。登勝尾之山。忽遂剃頭之志。卽隨善仲善算兩上人。出家受戒。(法名開成。)是日上人自禮盤下與皇子密語。涕泣嗚咽。衆人相見。不知何語。良久避座。相揖曰。早證本有之五智。可震法雷於五趣。只斯一言。僅被知人矣。先是。善仲善算兩上人莅如法書寫金字大般若經之願矣。當其啓白之日。雲雨俄降。霹靂忽隨。殊擇其地。欲安此經。所謂寂勝峰是也。或人夢。有大黄牛。常以行道。卽殖紙麻於其處。張羅網於其上。不令禽居。不令□(獸闕)踐。素意所趣。紺紙甫就。此時上人以其經紙。授皇子開成而遷化去。皇子欲遂師願。(惟闕)維得金水。祈請三寶。限以七日。第七日曉。夢見有一人。容儀無雙。正冠樞衣。來獻金丸之。皇子拜納。問曰。公爲誰何。公以偈答曰。得道來不(得道以來不動性)

會イ

予所慕者極樂也。所歸者觀音也。每修善事。不論麁細。盡以其業。廻向彼土。卽發願曰。吾於順次生。必往生極樂。疾得無生忍。深入諸三昧。以彌陀願爲吾願。以普賢行爲吾行。以觀音心爲吾心。於此娑婆國土。當利一切衆生。乃至利益十方世界。亦復如是。發此願之後。歲月其徂焉。而間。承德二年八月四日己卯曉夢。已終生涯。將入死路。修㝡後十念。只在此一時。故揚聲稱南無。送眼望西方。暗夜自破。光明忽見。旣而彌陀如來丈六特尊。(マヽ)穿虛空之色。現眞金之膚。高坐蓮臺上。徐來草廬前。舒金色手。授白紙書。予敬持此書。仰瞻其尊。卽傍人告曰。汝命根未盡。此度不迎。爾有質直心。先所來告也云々。忽兮夢覺。悅兮神殘。便知。質直之心往生之門也。經云。柔和質直者卽皆見我身。恐此之謂歟。但夢境難信。妄想誰識。重祈冥顯。欲驗虛實。爰康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參天王寺。修念佛行。經九箇日。滿百萬遍。于時往詣金堂。奉禮舍利。卽祈請曰。吾順次往生之願。彌陁現前之夢。俱非虛妄者。舍利倂可出現。若不然者。勿顯現。救世觀音。護世四王。太子聖靈。護法(天缺)□龍。同可證明。如此再三祈請。奉寫舍利。瑠璃囊裏。有金玉聲。予合掌念之。寄眼見之。舍利三粒。依數出現。予歡悅之淚不覺而下。隨喜之人不期而多。信敬已訖。作禮而去。接江家續往生之傳。豫記其古今遺漏之輩。不更爲名聞爲利養而記。只爲結緣爲觀進而記矣。若使知我之者。必爲往生之人。故述此言。以置序首云爾。

善仲善算兩上人。攝津守(權イ)藤原致房之二子。母紀伊守源懷信第八女也。母慶雲(四缺)□年(丁未)正月十五日夜夢。微敷蓮花二莖。從空飛而入口矣。覺後胸中呑物。遂以有身。自爾以降。母常歸佛法。不食葷腥。和銅元年(戊申)正月(十缺)□五日平旦誕生。母心

續群書類從卷第百九十六

傳部八

拾遺往生傳卷上目錄

或記云。保安四年。台嶺黑谷聖人淨意魯山朱鈸弟子爲康合力撰之。考國史僧傳。先達後賢。集以此文云々。

拾遺往生傳卷上 幷序

柱下少史三善爲康記

付法上足也。爲東寺三長者。承久元年三月廿三日。修神泉御讀經。廿五日雨澤普灑。廿八日結願。蒙賞。寛喜四年八月廿一日。手結印契。口誦密語。臨終正念化。春秋八十三。

眞光院國師大僧正禪助。入道内大臣源通成公之息。開田准后法助之付法。御室法流之事。一向預之。補東寺一長者三箇度。又補傳法堂學頭幷傳法院座主。仁和寺神護寺等別當。德治二年七月廿七日。上皇後宇多法皇也。御落飾。以禪助爲御戒師。同十二月八日還任一長者。補法務。同三年正月廿六日。於東寺。奉授傳法灌頂於後宇多法皇。爲其勸賞。賜本覺大師之號於益信僧正。同二月三日賜牛車宣旨。卽爲國師。永不可絕師資契盟之由。忝賜宸翰敕書。至于今當院之奇寶也。同八月三日。於大覺寺所行結緣灌頂。以助爲大阿闍梨。元應二年。高野山大塔供養導師勤之。大凡一生之間。授灌頂職位八十一度。元德二年二月十一日入滅。年八十四。

都十八人

元祿二己巳年五月五日以御室眞乘院本寫之

逢意之使。相共詣師所。呈夢告之旨。與師之所夢聊不違。於是師資感歎雨涙。即時傳授遺告。譽卽建立自之一流。卽稱廣澤常喜院流者是也。養和二年(或治承四年)四月。示微恙。逐日重。雖然日課更無怠。預知死期。至六月廿四日。起病牀端坐。手結印。口誦明。奄然化。製作之尊法書籍等甚多。目錄別在。

喜多院御室法親王守覺。後白河院第二皇子也。永曆元年二月十七日。年十一。隨紫金臺寺御室覺性出家。同十月五日。於東大寺戒壇院受戒。仁安三年廿七日(マヽ)。於觀音院受灌頂於紫金臺寺御室。經年悉究廣澤之淵源。然後謁醍醐寺覺洞院勝賢僧正。又盡小野之玄奧。有秘抄幷野決野月等之製作。爲小野方重書傳之。其草本至于今在御室之經庫。大凡此親王御室法流之中興也。學極野澤。書能梵漢。修法之暇達和歌。又好文筆。因玆撰述之書有數部。其中。修法要抄六卷。拾要集。幷右記左記等現在傳之。補仁和圓宗圓融圓敎寺等撿挍。又兼六勝寺長吏。應勅請修法十三箇度。効驗是多。就中治承二年十月廿五日。爲中宮御產祈。引率廿口伴僧。修孔雀經法。同十一月十二日。皇子誕生。翌日有御感。勅書曰。先於三條殿修此法之時。靈驗殊勝。今又如此。無所謝云々。至于今在御室經庫。奇珍之隨一也。建仁二年八月廿五日入滅。年五十三。

蓮花光院宮大僧正道尊。稱安井宮。高倉宮以仁親王之息。喜多院御室守覺親王之付法也。卽爲廣澤安井一流之始祖。補東寺一長者幷東大寺仁和寺等別當。建久四年十月朔日補一身阿闍梨。建曆二年八月朔日。修神泉御讀經。六七兩日大雨降。建保二年六月五日。又修御讀經。九日雨降。蒙賞。安貞二年八月五日入滅。年五十四。

理智院法印良遍者。越中守顯成之子。勝遍律師

寺圓教寺等別當。兼六勝寺別當。應保元年六月卅日。修神泉御讀經。白龍出現池上。卽時甘雨普灑。蒙賞。仁安元年六月廿六日。又於神泉苑修孔雀經法。三ヶ日延行。滿十ヶ日大雨降。天下普及。可爲東寺一長者蒙院宣。七月卅日兼法務。嘉應元年五月廿八日。又修神泉御讀經。廿九日夕雨降。天下普潤。同卅日。爲其賞蒙牛車宣旨。承安四年五月廿三日。修祈雨法。第三日大雨降。蒙賞。壽永二年正月四日。蒙乘屋形輿可出入內裏宣旨。同十月朔日入滅。八十五。

心蓮院法印世毫。本諱範覺。後感靈夢改今名。筑前守基實之子。寛助大僧正第三付法也。北院御室記云。亂臘次。恣超宿老勸官途。聊就冥臆。可有恐事也。世毫所超觀惠（圓樂寺）。拭北京遠別之淚。入南山幽閑之雲。則寄宿眞譽阿闍梨之菴（而濕秘院歟）。互談世上之浮榮而雙枕。共憐當初之舊好。每曉參詣奧院御廟。然後一兩月之程送旬日。或夜觀惠夢奉見大師云々。無被仰事。唯頻鳴御指向觀惠給。夢覺後心悅々。同夜。當今御夢。大師。世毫沈淪不便之由。再三奏給。叡寢驚御之後。急被立勅使於高野。遂乃召歸世毫。授官補職。御信仰異他。觀惠悔先非致後敬。希代勝事在斯。仁平三年五月四日入滅。年七十八。

宰相阿闍梨心譽。俗姓平氏。參議實親卿之息也。元住園城寺常喜院。學天台敎。不屑綱維之崇班。唯以無上菩提爲希望。廿五。終去本寺。改衣入東密。隱居高野山。從長和親王之付法禪定院僧都覺意之付弟兼意阿闍梨。受密灌究三部奧旨。悉傳諸尊秘法。三時行法。一日不休息。或時譽詣師。求傳受大師遺告。意謂。彼元他門之徒。猥不可容之。乃遲疑久矣。或夜意夢。大師親來告。心譽者行業純一。道志堅固也。縱假許授遺告。何有所疑。早可授之。意驚覺歎異之。卽遣使召覺。覺亦蒙大師夢告。卽起而赴師所。於路

尊壽院大僧正寛遍。俗姓源氏。大納言兼中宮大夫師忠卿之息。寛助大僧正之付法也。　崇德天皇甚貴重其德。補東寺一長者。仁和圓教廣隆寺等之別當。保元元年四月廿九日。高野山大塔供養導師勤之。同七月十六日。於東寺。爲祈雨修孔雀經法。修中大雨降。廿日結願了。爲勸賞。被下牛車宣旨。寄置阿闍梨五口於尊壽院。寛遍生平。希望極樂往生而祈誓諸佛。或時感靈夢。拜念忍辱山阿彌陀佛像。可遂汝素懷。因茲後隱居和州忍辱山。故彼法流号忍辱山流者也。仁安元年六月晦日入滅。年六十七。

西院大僧正信證。輔仁親王之息。後三條院之御孫也。稱三宮僧正。又於寺門傍有大榎。因之稱榎木僧正。僧正忌之伐其木。世又稱杭株僧正。又嫌之堀其根。世又稱堀池僧正。終以爲稱号。大僧正寛助之付法。爲廣澤西院一流之始祖。大治五年正月廿八日。爲女院御祈禱。於大炊殿修孔雀經法。法驗揭焉。御願卽時成就。蒙勸賞。長承元年正月十七日。奉敕修大北斗法。證又通教相學。著大日經疏抄。名于栗多鈔。古德多依用其義。康治元年四月八日入滅。年五十五。

眞乘院僧正印性。俗姓藤氏。右京大夫長輔卿之息。任覺法印之付法也。建久五年七月十六日。爲祈雨修神泉御讀經。廿日大雨降。廿一日結願了。正治元年六月卅日。爲祈雨修御讀經。七月八日雨降。卽結願了。元久元年七月二日。又爲祈雨修御讀經。第七日雨降。卽結願了。同二年七月七日。於東寺灌頂院。又爲祈雨。引率廿口伴僧。修孔雀經法。霖雨滂沛。九日結願。蒙賞。建永元年三月十五日。補東寺一長者幷寺務。十六日護持僧宣下。十九日法務宣下。十月十六日任僧正。承元元年七月三日入滅。春秋七十六。

圓城寺大僧正禎喜。四位侍從宗信朝臣之息。世毫法印灌頂資也。補東寺一長者幷東大寺仁和

沙門天王之前曰。汝元來有佛法護持之誓願。貧窮孤露行者。殊可加哀憐。何徒可受供養哉。言訖取像投溝泥中。其夜三更。俄有扣門者。出而問之。自八幡別當。謂可修毘沙門供料。種々物等送之。其時謂。護持可如此。而取出像於泥中。洗淸修供養。又隣坊之小兒患瘧疾。佛頂坊不圖遊隣房。聞之甚憐之。不及着袈裟。取數珠謂。隨逐之護法神敢不可捨離。則誦不動之咒加持之。其病忽令平愈。

龍象坊行暹者。不詳氏族。覺意大僧都之附法也。道心殊勝之人也。坊中淸貧。時々絕粥飯。侍僧諫曰。未及足下之修行僧。猶不有如此之困窮。何不訴之於佛祖哉。暹流涕曰。我生年十八。受十八道法。三時修之不怠。金剛胎藏。又同三時修之不怠。每日九時行法。生平未曾退懈。然向三寶。一言不祈現世之事。皆是爲無上菩提而已。今始向佛祖前。何更訴浮世之事哉。我不忍言之也。又成就院大僧正。始以東寺小灌頂阿闍梨。准二會被補僧綱。當時暹因爲第一老僧。則被補權律師。暹纔經三ケ日卽辭之。其潔白如是。

保壽院大僧正覺成。花山院中納言藤忠宗卿之子。高野御室之付法也。補東寺一長者幷東大寺仁和寺等別當。北院右記云。此御所。自往昔。常魔鬼異類出現之地也。當高野御室代。腰纏赤裳(搦イ)法師。其長丈餘。持錫杖來於此北面。提一人兒童欲逃去。于時覺成僧正未爲僧都之比。不慮行逢而見此事。驚怖無極。雖然勵心結誦印明。誦理趣經一切諸魔不能壞之文時。彼化法師捨兒童而。如消忽然隱沒了。中納言僧都施奇異之効驗之由。則令達　天聽。卽日叡感之敕使云云。養和元年六月十六日。修神泉御讀經。修中大雨降。廿二日結願。建久九年三月廿九日擢大僧正。同十月廿一日入滅。年七十三。

敎寺遍照寺等之別當。性信大御室。曾言。吾門弟子中。寬意者有隱遁之機。寬助者有所見。當恢弘吾法者也。果寬助爲廣澤一流之元祖。所謂二品親王覺法。號御流。平等坊永嚴。號保壽院流。堀池僧正。號西院流。正覺坊覺鍐。號傳法院流。大僧正寬遍。號忍辱山流。三品親王聖惠。號華藏院流。右諸流。悉從寬助而分派。天永元年五月。彗星現東方。其光五六尺計。因敕。自六月四日起首。於鳥羽殿。引率僧二十口。修孔雀經法。同十八日結願。而其光漸滅。修中終盡隱沒。因玆蒙賞。被寄阿闍梨五口於成就院。又永久元年九月廿五日。天皇御不豫。依敕修孔雀經法。法驗揭焉。因蒙賞。小灌頂阿闍梨。准二會三會。可補僧綱。又可增加定額僧十口之由。被下官符。天治元年五月廿一日。於三條殿裡。爲中宮御産御祈。引率廿口伴僧。行孔雀經法。修中御産平安。通仁親王御誕生。卽結願。同二年正月十五日入滅。年六十九。

慈尊院濟暹僧都。號南岳坊。文綱之子。長和親王附法也。能達敎相學并文筆。選續性靈集并釋摩訶衍論。顯秘抄十八卷。金剛界儀軌肝心秘釋三卷。二敎論懸鏡抄六卷。寶鑰顯實抄四卷。理趣般若顯義抄三卷。觀普賢經私記三卷。其外述作不遑毛擧。別有目錄。永久三年十一月廿六日入滅。年九十一。

禪譽僧都。号賢聖坊。肥後守重房之子。長和親王之附法也。白河御宇。爲女院御産御祈。修五壇法。譽卽修降三世之護摩。譽遲滯之由。院使到來。告壇上。譽承旨。曾不及敕答。唯憤然雨淚。其淚點落加持物中。卽交擲之爐中。其氣純一甚貴。院使歸參奏此趣。院甚仰信。尋則御産平安也。

佛頂坊賴舜者。不詳俗姓。禪林寺大僧正深覺之附法。芳源阿闍梨之弟子也。効驗殊勝之僧也。房中淸貧。而或時厨中絕糧米。到堂中所安置毘

大治三年六月廿四日加任長者。卅一。同八月廿五日拜堂。
同四年。後七日法行之。同四月以後寺務。廿八日兼法務。私云四十二乎 三十三。
同五年正月廿八日。女院御祈。於大炊殿修孔雀經法。二月五日結願。勸賞。叙法印。
長承元年正月十七日修大北斗法。
同二年十月五日。上臈定海重任之間。辭寺務法務大僧都。四十六。然而不被許之。仍爲二長者。同十二月十七日補廣隆寺別當。
保延三年四月八日任權僧正。
同四年十月十一日轉正。
永治元年正月十一日爲護持僧。
康治元年四月八日入滅。五十五。

我覺寺大僧都寛忠。二品兵部卿 敦固親王第三男。寛平法皇孫。卽入室之御弟子。內供奉淳祐附法也。天德四年補內供奉。康保五年三月十一日任律師。親王子任僧綱是初例也。安和二年三月十一日任僧都幷法務。同年閏五月十日 加任東寺三長者。曾修千日護摩之時。護法來侍。置香爐火。貞元二年四月二日入滅。年七十二。

法三宮者。寛平法皇御子。俗諱齊世親王。薙染之後號眞寂。住圓城寺。故稱圓城寺宮。才智拔群。能通事相敎相。製作書籍。多行世。延喜八年五月三日奉隨法皇。延長某年入壇受灌頂。同五年九月十日薨去。春秋四十二。惜哉早沒矣。北院御室之記云。延喜二年。法三宮有入室。号眞寂。是非直人。權化之人也。貞觀寺僧正再誕也。故以眞字加其名。實有事也云々。平生述作。

　諸說不同記。　瑜祇經疏。　孔雀經音義。

成就院大僧正寛助。俗姓源氏。藏人頭左中辨師賢之子也。木寺法印經範之入室。長和親王之附法也。補東寺一長者幷 東大寺仁和寺廣隆寺圓

日拜堂。
嘉承二年五月廿三日 轉權大僧都。同日補仁和寺圓教寺別當。同七月十日。於堀川齋院御所。修孔雀經法。伴僧廿口。七日結願。
天仁元年。後七日法勤之。同九月十六日。院御所修孔雀經法。伴僧十六口。
同二年。後七日法行之。同三月廿七日 叙法印。
天永元年正月十日。於鳥羽殿修大北斗云々。
同五月十二日。彗星現東方。其光五六尺計。爲此祈。六月四日。於鳥羽殿修孔雀經法。伴僧廿口。經夜其光滅。修中終隱畢。仍十八日結願二七ヶ日。蒙賞。隨申請。被寄阿闍梨五口於成就院。
同三年四月寺務 宣下。
永久元年正月九日兼法務。十四日任權僧正。
同九月七日。於左大辨重資卿中門宿所。依敕修尊勝法。廿八日結願。十月廿三日蒙賞。東寺小灌頂阿闍梨。准二會三會可補僧綱宣旨。被下官符。又定額十口被申加。同被下官符。
同四年五月廿二日轉正。六十。同日補廣隆寺別當。
元永元年四月廿八日 補東大寺別當。十月十六日拜堂。
保安二年十月六日轉大。六十五。
天治二年正月十五日入滅。六十九。

宮僧正信證。 後三條院御孫。輔仁親王息。號寶淨院僧正。世申堀池僧正。或稱三宮僧正。
大僧正寛助付法。行意律師入室。
一長者。廣隆寺別當。
天治元年十月廿八日直叙法眼。私云三十七乎 二十七。
大治二年九月十三日 蒙權大僧都兼宣旨。同十一月廿八日 宣下。東寺自法眼 轉大僧都初例也。

〔頭書〕元年補廣隆寺素光寺圓樂寺別當。

賴尋阿闍梨。　大御室御付法。

延久　年　月　日於觀音院授之。

三僧記類聚第七云。經玄僧都云。釋王寺〔院門跡譜〕阿闍梨賴尋。八千枚燒時。不動御足許ヲ拜見スト云々。不動現給五體ヲ。皆拜見申。難有之。

救世少僧都。　源氏。左京人。元天台相應和尙弟子。後移興福寺。就寬空僧正受法灌頂。或云。晴祐入室。住嘉祥寺云々。一長者。

應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任權律師。

同三年七月六日。依寬空僧正所勞請救世。九日於神泉苑始行。十六日申刻雨降。入夜風起雨澍。十七日。請雨經法結願。八月廿九日。救世及伴僧各賜度者。又凡僧間。度々修祈雨法。得驗云々。

康保元年七月廿日轉正律師。

康保二年十二月廿八日加任長者。

同三年二月十一日拜堂。同十二月廿七日任權少僧都。

安和元年三月十一日轉正。

天祿二年五月十一日。補金剛峯寺座主。東寺寺務。

天延元年　月　日入滅。八十六（四〔諸門跡譜長者補任〕）

〔廣澤一流之元祖〕大僧正寬助。　辨。　世人號法關白。藏人頭左中辨源師賢息。經範法務入室。大御室御付法。東寺一長者。仁和寺東大寺廣隆寺圓敎寺等別當。又遍照寺別當。

承保元年十二月補阿闍梨。十九。北院初度。

康和元年七月八日任權律師。四十五。

長治元年正月廿七日任權少僧都。四十八。同八月十三日補遍照寺別當。廿八日拜堂。同十月廿三日灌頂勤之。小。林覺。覺雅。

同二年五月十九日加任長者。同十一月廿二

故以眞字加其名。有由事也。述作等多有之。
禎喜大僧正。　四位侍從宗信朝臣息。世毫法印
灌頂弟子。
一長者。圓城寺別當。東大寺別當。
保元三年十二月廿九日直叙法眼。
永曆元年十二月廿日准長者。廿四日宣下。同
日任權少僧都。同廿七日拜堂。
應保元年六月卅日。修神泉御讀經。白龍出
現。甘雨普潤。蒙賞。
仁安元年六月十九日轉權大僧都。同廿六日。
於神泉苑修孔雀經法。三ケ日延引。滿十ケ
日。結願日大降雨。天下普潤。卽可爲一長者
蒙院宣。同七月三日。於本坊被成寺務吉書。
同五日叙法印。同日補東大寺別當。同卅日衆
法務。
同二年十月廿日任權僧正。臨時。
同三年十月五日高野拜堂。

嘉應元年三月十四日。上皇高野詣。御室幷
一長者參會。
同二年三月八日補仁和寺圓敎寺別當。同廿
八日。神泉御讀經。廿九日夕雨降。天下普潤。
同卅日蒙三ケ牛車宣旨云々。
〔頭書〕三月廿日。上皇於東大寺受戒。和尙禎喜羯摩長。
八月六日。於閑院內裏。天變御祈。被修孔雀
經法。有法驗。以長幸任權大僧都。
承安二年十二月補六勝寺別當。
〔頭書〕於法住寺南殿。修孔雀經法。伴僧廿口。勸賞。以隆曉法
橋叙法眼。賜御馬。
同四年五月廿三日祈雨。第三日大雨降。蒙
賞。同八月九日轉正。
安元二年五月廿七日轉大。七十八。
治承元年冬補東寺別當。
壽永二年正月四日。乘屋形輿。蒙可出入由宣
旨。同十月朔日入滅。八十五。

一口被奏移東寺灌頂院了。
承久二年十二月廿九日辭長者幷法務護持僧。依御病氣也。
同三年閏十月廿四日轉大。同十二月二日重補寺務。
貞應元年正月十四日牛車　宣下。
安貞二年七月廿三日辭長者。廿八日辭東大寺別當。同八月五日入滅。五十四。

寛曉大僧正。　堀川院御子。聖惠親王御付法。
仁平三年八月廿一日。依內御惱。修孔雀經法。依法驗。結願日任權僧正。非長者修此法初例也。
保元四年正月八日入滅。五十七。

覺意權大僧都。　宮。　參議源基平次男。號宮大僧都。長信僧正入室。大御室(性信)御付法。
東寺二長者。仁和寺圓教寺別當。
承保二年十一月廿七日叙法眼。

康和二年正月廿八日任權少僧都。
應德三年十一月廿一日。依護持僧勞轉正僧都。
〔長治元年歟〕嘉保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加任長者。
同三年。後七日法行之。同三月九日拜堂。同五月十九日轉權大僧都。同七月五日。爲祈雨。於東寺灌頂院修孔雀經法。伴僧廿口。七日雷鳴。十二日延引。十三日暴風雷雨。十六七日雨降。十九日結願。以弟子舍弟嚴覺法橋叙法眼。
嘉承二年。後七日法行之。同三月廿一日入滅。五十七。
〔頭書〕常居仁和寺大教院。故號、、。某年住仁和寺圓教寺。

眞寂。　寛平法皇御子。俗諱齊世親王。号法三親王。又中圓城寺宮。
北院御記云。延喜二年。法三宮有入室。号眞寂。非直人。爲權化人。貞觀寺僧正再誕云々。

野拜堂。
寶治元年六月廿九日。爲祈雨。於東寺灌頂院修孔雀經法。七月一二兩日降雨。三日又降。仍不滿七日結願。蒙賞。
同二年三月三日辭寺務。
建長元年九月六日又任長者幷法務。
同三年五月廿八日辭寺務。
文永五年十一月廿四日入滅。七十七。

禪譽僧都。　號賢聖房僧都。　肥後守重房息。
大御室御付法。
（頭書）諸門跡譜。肥前守、、、。　大治元年三月十七日寂。年六十九。承德三年五月爲白河上皇召。宴信。兼意。隆寬。禪譽。於西第二僧房修六字法。譽勤護摩壇。
白河院　御時。女院御產御祈。五壇法　被行之時。脇壇降三世修之。御產遲々間。自院被觸諸（マヽ）。于時僧都仰旨承。無左右不申御返事。被落涙。所投加持物ニ交テ。共ニ入爐中。　氣色貴見。御使急立歸。此趣奏之。御仰信甚。仍無程御產成云々。

大僧正道尊。　中安井宮。　高倉宮　以仁王御子。北院御室御付法。一長者。仁和寺東大寺別當。
建久四年十月朔日補一身阿闍梨。十九。
元久（マヽ）元年廿七日直叙法印。卅。　同十二月卅日任權僧正。
建永元年三月十六日補東大寺別當。
承元元年七月五日直補寺務。同日法務宣下。十一日護持僧宣下。卅三。同十二月九日拜堂。
同日補仁和寺別當。
同三年六月十三日轉正。
同四年十月廿三日高野拜堂。
建曆二年八月朔日。神泉御讀經。六七兩日雨甚。
同四年十二月廿日。光明心院三口有職内。以

建久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改東寺爲觀音院小灌頂。
建仁三年五月十九日任權律師。
承元元年五月廿二日任權少僧都。
同四年五月十五日轉大僧都。
建保元年五月廿六日叙法印。
同六年十二月廿九日加任長者。
承久元年。後七日法行之。三月廿二日。神泉御讀經。廿五日雨澤普灑。廿八日結願。蒙賞。
同二年十月十日辭長者。未拜堂。
寛喜四年八月廿一日卒。八十三。手結印契。口誦密語。臨終正念云々。

上乘院
前大僧正良惠。　殿。　九條攝政關白太政大臣兼實公息。後高野御室御付法。
一長者三箇度初例也。廣隆寺別當。東大寺別當。
元久二年五月廿四日直任權少僧都。
承元二年五月廿三日叙法印。同十二月廿九日補一身阿闍梨。
寛喜元年十二月廿九日任權僧正。
天福元年十一月三日仰護持僧。
嘉禎四年三月十八日轉正。
延應元年八月廿日加任長者。去三月朔日補東大寺別當。
仁治元年六月十二日轉大。同九月十六日寺務法務　宣下。同十一月廿二日拜堂。同十二月卅日辭大。
同二年六月廿三日。於神泉孔雀經御讀經。三箇日以後改之。廿六日於東寺灌頂院行之。第四日大雨降。卅日結願。蒙賞。蒙牛車宣。東寶記。
同三年二月廿三日辭長者。
(頭書)三年夏四月。妖星。於講堂修仁王經法。有賞。置阿闍梨五口於講堂。
寛元元年六月廿日重任法務。同十月三日高

其時カクコソトテ。自溝毘沙門取出シ奉テ。洗テ供之。又隣房ノ小童惱瘧病以。湯治セントテ。蘭湯ヲ儲タリケルニ。彼人ヲ請ジテ令浴之間。件之小人ヲコラントス。佛頂房何カクアロヨトアリケレバ。坊主カヽル事ニナム侍ト云ケレバ。サラバ本ヨリサモ被仰デト云テ。數珠袈裟不取トモ。隨逐ノ護法ハヲハスラントテ。以不動咒加持之スルニ。忽ニ平愈ト云々。

又件人入滅之後。五七日佛事セントスル間ニ。井ノ本ナル下衆女忽以悶絶僻(躄歟)地。即蘇生ノ云。我ガ來ルヿ。彼房ノ事ヲボツカナクテ見ト思テ來リツルニ。實心ナケレドモ。キト目ニ見ツルニ。如斯スルナリト云々。

龍象房行暹。　覺意大僧都附法。

又云。件人ハ無止人也。房中貧ニシテ。時非時ナド難有カリケルニ。行事ノ僧來テ云。カウホドナキ人ダニ。房中ハサスガニカクハ候ハぬ物を。大師ノ御力ニ令申給ヘカシト諷諫ス。流涕ノ答云。我ハ生年十八ニシテ。十八道ヲ讀ショリ。三時行之金剛胎藏。又同行之。每日九時行法。生中未退之。然而イマダ一度三寶ニ現世ノ事不申。今始テ大師ニ。エコソ今生之事申スマジト云々。

成就院御房東寺灌頂ヲ始テ被准二會之時。當寺第一之老僧ニテ。小灌頂ヲ勤。當會ノ賞ニ依テ。件人ヲ以補權律師。彼人房に歸テ。徒ラ僧綱ト云ト云々。即三ケ日アリテ辭退云々。

良遍法師。　號越中法印。　越中守顯成子。顯輔三位孫。勝遍律師入室付法上足。又公賢僧都重受。三長者。

建久二年七月廿日。於理智院受灌頂。

同八年十二月廿三日。蒙東寺小灌頂宣下。

同九年七月六日。神泉苑御讀經。第六日甘雨降。有御賞。
同十一月二日。於東寺。爲異國降伏御祈。始行佛眼法。
同十年二月十一日。彗星御祈。於禁中修仁王經法。勸賞。申寄阿闍梨三口於蓮華光院。
〔頭朱書〕文永十年十二月廿五日補東大寺別當。
文永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水天供勤之。長者三人幷撿挍宮。十一月二日。於東寺。爲異國降伏。被行佛眼法。
建治元年六月一日。祈日蝕不現。十二月廿四日高野拜堂。廿一日進發也。
弘安元年六月廿七日寺務得替。補仁和寺別當。
同四年閏七月十五日入滅。五十八。
覺任權少僧都。式部。式部丞家能子。
覺意大僧都入室。成就院附法。

〔頭書云〕覺意入室。寬助灌頂資。延文四年冬任權律師。天養元年冬轉權少僧都。文安四年夏加任三長者。仁平二年二月八日。於押小路殿。修北斗法。受優賞。三月朔日化。年六十七
權律師斎遍記云。本願式部僧都覺任。爲成就院御付法。傳道之故實。極法之奥旨。應勅喚。令勤大法之修法事。七十三ヶ度也。
佛頂房賴舜。禪林寺長者大僧正深覺第四附法。芳源資。同御物語云。大敎院僧都。祈雨法七日。雨不降。二ヶ日申請延行之時。佛頂房於大師御前。二日二夜禮拜不休之間。於佛前大小便漏之云々。又云。彼人高名行者也。修驗勝人也。房中飢饉之間。持佛堂安置ノ毘沙門ニ申云。汝ハ佛法護持之願アリテ。貧窮孤露ノ行者ヲ哀ムトコソ誓給タレ。徒ニ花香得ヨソヒテ。何トテカクテハアラセ給ゾトテ。溝ニ奉投入。其夜半計ニ。自八幡別當之所。祈ニ毘沙門供シテトテ。種々ノ物送之。

康和三年六月十五日入滅。四十八。
華藏院一流之祖師也
三品法親王聖惠。　白河院第五御子。高野御室御兄弟也。寛助僧正御付法。號華藏院宮。又申長尾宮。一身阿闍梨。
大治二年三月十九日叙三品。元無品。
長承元年九月廿一日牛車　宣。仙院御祈孔雀經法賞。　法賞。此外以寛曉法眼叙法印。
保延三年二月十一日入滅。四十四。
慈尊院
濟暹僧都。　南岳房。　文綱子。　大御室御付法。
永久三年十一月廿六日入滅。九十一。
續性靈集等述作有之人也。
長者補任云。長治元年三月廿一日。御影供養。濟暹律師勤之。當參僧一臈也。
前大僧正道融。　西園寺大相國公經公息。光臺院御室灌頂資。
一長者。　仁和寺別當。　道圓親王入室弟子。

嘉禎四年四月十八日叙法眼。十五。
延應元年七月五日任權大僧都。不經少僧都。
寛元元年正月十二日叙法印。　同三月廿五日一身阿闍梨　宣下。
正嘉元年九月廿二日補法務。　同十二月廿一日任權僧正。
同二年二月十日辭法務。
文永元年五月十八日辭權僧正。　同十一月廿一日轉任少〔正歟〕僧正。三長者加任。同二年。後七日法行之。
同三年十二月五日寺務。護持僧　宣下。同廿五日拜堂幷二間初參。
同四年二月日蝕御祈。日輪雖現。蝕不現。仍蒙賞。
同六年月日。吉祥院塔供養御導師。自天神門整烈。
同七年五月廿日轉大僧正。四十七。

弁恵上人付法。後宇多院御付法重受。
東寺一長者。
元亨二年五月十四日加任三長者。
同四年四月日蝕御祈。得効驗。 叡感給旨給之。
建武二年八月　日。於禁中守護經法勤仕之。
同十九日。東國平伏云々。
延元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入滅。六十六。
前大僧正行遍。 三川。 任尊法橋眞弟子。
後高野御室御付法。
東寺一長者。
嘉禎二年十二月廿六日補四長者。五十二。
仁治元年十二月卅日轉正僧正。五十六。
寶治二年三月廿八日轉大。六十四。 至一長者。
同年十二月廿九日辭寺務。
文永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入滅。八十四。
木寺
經範法印。 又號木寺法印。 三川守經信息。

尋源阿闍梨入室。 大御室御付法。
東寺一長者。 東大寺別當。
承曆二年十月六日任權律師。
寬治三年十二月卅日轉權少僧都。
同六年十二月廿九日加任長者。六十三。
同七年正月廿五日拜堂。〔御脱歟〕
寬意權大僧都。 式部敦貞親王息。
大御室御付法。
二長者。 圓宗寺別當。
永保三年三月十日叙法眼。元内供。
應德三年十一月廿一日任權少僧都。
寬治三年十二月卅日加任長者。
同四年九月十九日轉權大僧都。孔雀經法賞。
同十一月廿日拜堂。
同六年月日辭長者等。隱居高野山。三十九。
同去三月十九日。奉授灌頂於仁和寺宮覺行。
御年十八。

寺祈雨修孔雀經法。伴僧廿口。依法驗。第五日結願。勸賞。牛車　宣旨。幷被寄置阿闍梨三口於尊壽院。
平治元年三月廿八日補東大寺別當。
應保元年二月晦日轉大。
長寬元年七月日補仁和寺圓敎寺別當。
仁安元年六月卅日入滅。六十七。

保
大僧正覺成。　中納言。　花山院中納言忠宗卿息。高野御室御付法。
一長者。　仁和寺別當。　東寺別當。
北院右記云。此御所者。自昔常魔界異類出現砌也。高野御室御時。腰纒赤裳法師。其長一丈餘。而持錫杖者。於此御所北面。提垂髮欲逃去。于時保壽院覺成僧正未僧都之比。不慮出遇。而目綾驚怖無極。雖然勵心結誦印明。懸一切諸魔不能壞文之時。件法師捨童。如搔消忽然隱了。中納言僧都施奇異之効驗。則令達　天聽。被立叡感勅使云々。
長寬二年閏十月十三日叙法眼。
承安二年三月十三日叙法印。
治承二年十月十二日任權大僧都。
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加任長者。
養和元年六月十六日。神泉御讀經。雨降。廿二日結願。同十一月八日拜堂。
文治元年八月十日。上﨟俊證加任之間。辭長者。
同五年十月廿六日任二長者。去五月廿八日任權僧正。
建久三年七月八日補東大寺別當。去三月十六日轉正。
同八年十二月九日東大寺拜堂。
同九年三月廿九日轉大僧正。
同十月廿一日入滅。七十三。

勝賢
前大僧正道意。　入道相國實兼公息。

奉見大師云々。無被仰事。唯頻鳴御指。向觀惠給。夢覺後心悅々。同夜當今御夢。大師。世毫沈淪不便再三奏給。叡寢驚御之後。忩被立勅使於高野。遂乃召歸。世毫授官補職。御信仰異他。觀惠悔先非致後敬。希代勝事在之。或記云。大治五年十月廿五日。待賢門院法金剛院供養。導師御室。自佗宗卅人勸賞。以世毫任律師。

保延四年七月十日。於白川東面亭押小路。御室始行孔雀經法給。世毫僧都護摩壇勤之。

仁平三年五月四日入滅。七十八。

尊壽院

前大僧正寬遍。　元勝源。　大納言兼中宮大夫源師忠息。

一長者。　仁和寺圓敎寺。　寬蓮僧都入室。

東大寺別當。　寬助僧正之付法灌頂師。

保延五年二月廿二日叙法眼。

永治二年三月廿二日補廣隆寺別當。

天養元年十月三日任權大僧都。不經少僧都。公家御祈孔雀經法二品親王賞讓。

久安四年正月六日加任二長者。　後七日法行之。同三月十日拜堂。

同六年二月七日叙法印。卽寺務　宣下。

仁安三年正月十四日。寬信叙法印之間。退爲二長者。

同三月七日。寬信入滅後。如本寺務。

保元元年正月十一日兼法務。同四月廿九日。高野大塔供養導師勤之。同七月十六日。於東寺祈雨修孔雀經法。修中雨降。廿日結願。勸賞。牛車　宣下。寄置阿闍梨五口於尊壽院。

同九月廿五日任權僧正。五十九。

寬遍生平。希望極樂往生而祈誓諸佛。或時感靈夢。拜念和州忍辱山彌陀像。可遂汝素懷。因玆隱居和州了。故法流号忍辱山流者也。

同二年七月日。修大北斗法。同十六日。於東

承元元年七月三日入滅。七十六。
南都興福寺金堂佛御衣木加持被勤之。

眞覺敎大僧正。　三條左大臣實房公息。印性僧正入室。北院御室御附法。
東寺一長者。
建久五年七月廿一日直叙法眼。廿八。印性大僧都神泉御讀經賞讓。
正治二年二月　日任權少僧都。三十四。
元久元年十月十五日任權大僧都。三十八。二品親王卿三品臺安樂心院供養導師賞。
承久二年十月十四日加任長者。五十四。
同三年。後七日法被行之。初度。
元仁元年甲申閏七月九日。神泉御讀經。十三日雨降。仍結願蒙賞。本坊眞乘院阿闍梨二口申賞之。
嘉祿元年十二月二日轉正僧正。
曆仁元年。後七日法被行之。三月十八日辭僧正幷長者。五月廿三日。以房圓權大僧都叙法印。以奝助法眼任權大僧都。
延應元年正月廿一日寺務幷護持僧　宣下。前官長者第三度例。廿三日　法務兼任。二月九日還任僧正。八月廿八日轉大。月蝕御祈依法驗蒙賞。五月九日東寺神護寺高野各阿闍梨一口申寄之。十月高野拜堂。
仁治元年五月廿七日辭大僧正。六月十二日牛車　宣下。臨時。九月日辭護持僧。
同三年正月八日入滅。七十六。

心蓮院世毫。經律　筑前守基實子。本名範覺。寬助僧正第三御附法。北院御室御記云。亂臘次。忝超宿老。勸官途。聊就冥睹。有恐事也。世毫被超觀惠之時。世毫拭北京遠別之涙。入南山幽閑之雲。則寄眞譽阿闍梨之菴。互談世上之浮榮而雙枕。共憐當初之舊好而濕袂。每曉參詣奧院御廟。然後一兩月之程。送旬日。或夜觀惠夢。

傳部七

仁和寺諸師年譜

印性權僧正。　大夫載西院門跡。又號德大寺。右京大夫〔左兵衛任大系圖〕丹後守藤長輔卿息。任覺法印附法。東寺長者。
承安二年十月十三日任權律師。
壽永元年正月八日任權少僧都。
建久元年五月廿八日轉大。
同三年七月廿七日任東寺長者。六十二。十二月二十三日拜堂。
同五年。後七日御修行之初年。七月十六日。修神泉御讀經。廿日降雨。廿一日結願。以覺敎已講〔マヽ〕直叙法眼。
同二年正月十二日叙法印。于時二長者。
元久元年甲子七月二日。神泉御讀經。七日降雨。卽結願蒙賞。此月末。敎延果。於東寺灌頂院修孔雀經。至期不〔雨脫歟〕。奏請一日只細雨少濕。八月七日。性於同院修同法。至第三日大雨。
同二年。後七日法被修之。閏七月七日。於東寺灌頂堂。又爲祈雨修孔雀經法。伴僧廿口。霖雨滂沛。九日結願。蒙賞。
建永元年。後七日法行之。三月十五日寺務宣下。十六日　護持僧　宣下。十九日　法務　宣下。同日寺務吉書。十月十六日任權僧正。

是籠居鐘中僧也。遂爲惡女被領成其夫。感弊惡身。今思拔苦。我力不及。我存生時。雖持妙法。薰修年淺。未及勝利。決定業所牽。遇此惡緣。今蒙聖人恩。欲離此苦。殊發無緣大慈悲心。淸淨書寫法華經如來壽量品。爲我等二蛇拔苦。非妙法力。爭得拔苦哉。就中爲彼惡女拔苦。當修此善。蛇宣此語。卽以還去。聖人夢覺。卽發道心。觀生死苦。手自書寫如來壽量品。捨衣鉢蓄。設施僧之營。屈請僧侶。修一日無差大會。爲二蛇拔苦。供養旣了。其夜聖人夢。一僧一女。面皃含喜。氣色安穩。來道成寺。一心頂禮三寶及老僧白言。依淸淨善。我等二人遠離邪道。趣向善趣。女生忉利天。僧昇兜率天。作是語了。各々相分。向虛空而去。

聞法華經是人難　書寫讀誦解說難
敬禮如是難遇衆　見聞讃謗齊成佛

大日本國法華經驗記下

〔右法華驗記上中下三卷原本享保丁酉版本也〕

不吹。又浪不動。柴船指南方界。早速走去。又其鄉故老夢。此樹林道祖神。成菩薩形。身色金色。放光照曜。伎樂歌詠。指南方界。遙飛昇去。持經沙門信受是語。還來本寺。傳語此事。聞者隨喜。皆發道心矣。

第百廿九紀伊國牟婁郡惡女

有二沙門。一人年若。其形端正。一人年老。共詣熊野。至牟婁郡。宿路邊宅。其宅主寡婦。出兩三女從者。宿居二僧。致志勞養。爰家女夜半。至若僧邊。覆衣並語僧言。我家從昔不宿他人。今夜借宿。非無所由。從見始時。〔或近臥〕有交臥之志。仍所令宿也。爲遂其本意。所進來也。僧大驚怖。起居語女言。日來精進。出立遙途。參向權現寶前。如何有此惡事哉。更不承引。女大恨怨。通夜抱僧。擾亂戲咲。僧以種々詞語誘。參詣熊野。只兩三日。獻燈明御幣。還向之次。可隨君情。作約束了。僅遁此事。參詣熊野。女人念僧還向日時。致種々儲相待。僧不來過行。女待煩僧。出路邊尋見往還人。有從熊野出僧。女問僧曰。着其色衣若老二僧來否。僧云。其二僧早還向。旣經兩三日。女聞此事。打手大瞋。還家入隔舍。籠居無音。卽成五尋大毒蛇身。追此僧行。時人見此蛇。生大怖畏。告二僧言。有希有事。五尋計大蛇。過山野走來。二僧聞了。定知此女成蛇追我。卽早馳去。到道成寺。事由啓寺中。欲遁蛇害。諸僧集會。議計此事。取大鐘。件僧籠居鐘內。令閇堂門。時大蛇追來道成寺。圍堂一兩度。則到有僧戸。以尾叩扉數百遍。叩破扉戸。蛇入堂內。圍卷大鐘。以尾叩龍頭兩三時計。諸僧驚怖。開四面戸。集見之恐歎。毒蛇從兩眼出血淚。出堂。擧頸動舌。指本方走去。諸僧見大鐘。爲蛇毒所燒。炎火熾燃。敢不可近。卽汲水浸大鐘冷炎熱。見僧皆悉燒盡。骸骨不殘。纔有灰塵矣。經數日之時。一﨟老僧夢。前大蛇直來。白老僧言。我

以死去。男明見之。毎至七日。寫一部法華。供養演說。未及七々日。夢此女來。天女莊嚴。備具身上。及百千天女圍遶。語男言。依一乘威力。拔劫劫苦。今往忉利天。此恩無量。世々酬報。卽昇天上。樂音滿空。香氣留空(空歟)矣。

第百廿八紀伊國美奈倍道祖神

沙門道公。天王寺僧也。法華積功。年序尙矣。常詣熊野。勤安居。從熊野出還本寺間。宿住三奈倍鄕海邊大樹下。至夜半程。有乘騎人二三十騎。至此樹邊。有一人言。樹下翁侍歟。樹下答曰。翁侍。又曰。早罷出。御共可侍。翁曰。駄足折損。不能乘用。明日加治。若求他馬。可參御共。年齡老衰。不能行步云々。騎乘之類。各々分散。至明旦。沙門怪念。巡見樹下。有道祖神像。朽故逕多年歲。雖有男形。無有女形。前有板繪馬。前足破損。沙門見了繪馬足損。以系(與糸通)綴補。置本所畢。沙門爲知事緣。過其日已。其夜宿樹下。至於夜半。如先數騎來。翁乘馬出行。臨天曉時。翁還來。卽語持經者。此數十騎乘。行疫神也。我道祖神也。巡國內時。必翁爲前使。若不共奉。以笞打逼。以詞罵詈。依於上人療治馬足。勤此公事。此恩難可報。於持經者。有種々恩顧。所謂以淨妙衣服種々飮食而施與之。依煩不記。道祖神則語沙門云。今欲捨此下劣神形。得上品功德之身。此身受苦無量無邊。依聖人力。欲成此事。沙門答曰。我於此事。力所不及。道神(祖脫歟)云。住此樹下。三日三夜。誦法華經。依經威力。轉我苦身。受淨妙身。沙門依道祖神語。三日三夜。一心讀誦妙法華經。至第四日。道祖神以頭面禮持經者言。依聖人慈悲。今免此卑賤受苦身。獲得勝妙淨功德身。所謂往生補陀落世界。爲觀音眷屬。昇菩薩位。是妙法聽聞威神力也。欲知虛實。以艸木枝造柴船。乘我本像。放浮海上。當見其作法。沙門造柴船已。乘道祖神像。放浮海上。更風

歎。收其死屍。讀經念佛。訪彼菩提。沙門以其獼猿法華經不書寫畢。刻佛前柱。奉籠置了。其後已逕四十餘年。紀躬高朝臣成其國刺史。着府已後。不勤神拜。不始公事。寂初參向三島郡乙寺。守問住僧。若此伽藍。有不書畢鈔法華經。諸僧驚求。更不御坐。件持經者年過八十。老耄猶存。白長官言。昔猿書始經御坐中。長官大喜。禮老僧云。不審。其經何所御坐。爲果其願。任此國守。我昔猿身。依持經者。聞經發心。依聖人勸。書寫法華。聖人存生時。弟子至此國。是非小緣。未曾有事。唯願聖人書畢此經。令滿我願。老僧聞守語。流不覺淚。悲歎無限。取於件經。一心精進。書寫既畢。長官又書寫三部法華經。供養恭敬。勤修善根。不可算數矣。沙門法華經力。得生淨土。寫經二猿因一乘力。轉生成國守。發道心修善。後生鈔果。宛如指掌焉。

第百廿七朱雀大路野干

有一善男。從朱雀大路。漸々步行。往迫日暮。時遇一女人。其女面貌端嚴。衣服美麗。言音優美。聞銘肝膽。見增歡悅。依空閑地。共居談語。男子告女言。宿世相催。今日遇君。共欲交通。女人語此人。此事非難。雖可隨君情。若與我交通。君命當損死。是故不受也。男曰。予不思臨死。只望交臥耳。女云。吁莫生此念。君帶官位。家有妻子。命一生財。婬刹那樂。依假借戲。失永年命。男曰。我雖知此理。迷君容粧。夫婦之愛。天然至性也。猶垂哀憐。當順我情。女曰。懇切芳言。誠以難遁。我代君死。全保君命。爲救我苦。應書寫供養鈔法華經。男大喜悅。捨我財寶。可報君恩。卽以交通。終夜結契。至於天曉。各以相別。男曰。君語代我死。虛實難知。我還來家。當圖寫佛經。女言。欲知死時。以明朝見武德殿邊。乞取男扇。以此扇可爲指南。各揮淚別去。男至明旦。往武德殿。巡撿之時。殿裏有一野干。以扇覆面

矣。

第百廿五信乃國蛇鼠

信濃長官某。一任事終。卽以上京。途中有蛇。長三尺計。守倶到來。件蛇夜宿御衣櫃下。晝立前後來。人々奇念。事由申守。成人白云。可殺此蛇。守卽制止不令殺蛇。守發祈詞。若信濃神歟。若靈鬼祟歟。付人宣說。夢中示現。其夜守夢着。斑水干男跪居前言。年來怨敵男。籠居衣櫃中。爲害彼男。日者副來。若得彼男。從此罷還。守夢覺畢。則知蛇所告。明朝見衣櫃之底。有老鼠。怖畏形屈居。人々申云。此鼠放捨。守有慈心。若捨此鼠。爲蛇所呑。故不可放。守爲救蛇鼠。忽於一日內。書寫法華經。開講供養。其夜夢中。二男着於鮮白妙衣。形皃端正。敬啓守言。我等生々結怨。敵心殺害。今依貴善根。免我等罪報。可生忉利天。此廣大恩。生々世々。可奉報盡。作此言已。二人昇天。有妙音樂。滿虛空界。夢覺。明朝蛇鼠倶死矣。

第百廿六越後國乙寺猿〔今昔〕

越後國乙寺。有持經者。攝心不亂。調身閑居。讀誦法華經。更無餘念。爰二猿來住前樹上。終日聞經。朝來暮去。二三月間。每日不闕。來聞此經。怪思此事。漸近猿邊。問曰。汝猿何故常來。若欲讀誦妙法華經。猿向沙門振頭不受。若欲書寫經。猿含唉喜。合掌頂禮。持經者告言。若欲書寫經。我當爲汝書寫法華。猿聞此語。從眼淚出。頂禮沙門。下樹還去。從其已後。逕五六日。有數百猿。悉皆負物。來置沙門前。見之紙料。剝取樸木皮各持來矣。沙門見之。生希有心。以樸皮作經紙畢。選定吉日。書寫始此經。從書經日。每日不闕。二猿各持薯蕷來。臨秋冬時。栗柿等種々菓子採持供養。至第五卷。一兩日間。二猿不來。沙門恠念。出寺近邊。巡見山林。二猿傍置數本薯蕷。土穴頭入。二猿死了。沙門見畢。流淚悲

汝無怖畏。當念蚖蛇及蝮蝎氣毒烟火燃等文。我依妙法觀音威力。得免此害。此虵死骸。穿埋此地。爲救蛇苦及多盤罪苦。其地建寺。造佛寫經。供養恭敬。其寺名盤滿多寺。在今不失。時人只云紙幡寺。不稱本名矣。

第百廿四越中國立山女人

有修行者。其名不詳。往詣靈驗所。難行苦行。往越中立山。彼山有地獄原。遙廣山谷中。有百千出湯。從深穴中涌出。以嵓覆穴。出湯麁强。從巖邊涌出。現依湯力。覆嵓動搖。熱氣充塞。不可近見。其原奥方有火柱。常燒爆燃。此有大峰。名帝釋嶽。是天帝釋冥官集會。勘定衆生善惡處矣。其地獄原谷末有大瀧。高數百丈。名勝妙瀧。如張白布。從昔傳言。日本國人造罪。多墮在立山地獄云々。爰有一女人。齡若盛。未及二十。比丘見女。心生怖畏。若是鬼神羅刹女歟。無人境界。深幽谷中。是女出來。作懼怖問。女白僧言。勿生怖畏。我非鬼神。有可申事。我是近江國蒲生郡人。我父母今在其郡。我父佛師。但用佛物。我在生時。以造佛物充衣食。故死墮此地獄。受難忍苦。沙門以此事。傳我父母。爲我書寫法華經。供養解說。當拔苦。爲告此事。我出來也。沙門告云。稱墮地獄受苦之由。何故任心出行往來。女人答曰。今日是十八日觀音御日也。我存生時。欲奉仕觀音。又欲讀觀音經。雖作是念。不果其願。僅十八日持齋一度。然其持齋亦不如法。欲念仕觀音。一度持齋善根力故。觀音每月十八日來此地獄。一日一夜代我受苦。我出地獄休息遊戲。由是因緣。我來於此。說是事也。作是語已。忽然不現。僧生希有心。從立山出。往近江國蒲生郡。則尋求父母告之。父母聞之。悲泣愁歎。爲女書寫妙法華經。供養解說。發願廻向。至心誓願。拔地獄苦。父夢。女子着微妙衣。合掌白言。依法華力。觀音護助。出立山地獄。生忉利天宮

盲。全不見物色。流涙歎息。此女思念。依宿世報。二目忽盲。今生我身不中人用也。不如兼(志脫)後世。即語一尼。讀習法華經。通利一部。晝夜誦經。三四年間。一心讀誦。夢有一僧。告盲女曰。汝依宿報。二目既盲。今發善心。誦法華經。以經威力。除眼闇障。當得明眼。即以手指摩開兩目。夢覺已後。兩眼忽開。見色分明。女人流涙。感歎妙法威力。夫子眷屬。親族朋友。乃至國內。皆伏膺云。依法華力。兩眼忽開云々。女彌於妙法生信力已。不退讀誦。書寫供養妙法華經矣。

第百廿三山城國久世郡女人

山城國久世郡。有一女人。從年七歲。誦法華經觀音品。每月十八日持齋。奉念觀音。至十二歲。讀法華經一部。深有善心。慈悲一切。有人捕蟹持行。此女問云。爲充何料。此蟹持行。答曰。爲宛食也。女言。此蟹與我。我家死魚多。此蟹代與汝。即得此蟹。以憐愍心。放入河中。其女人父翁耕作田畠。有一毒虵。追蝦蟆來。即爲濟之。翁不意曰。汝蛇當免蝦蟆。若免捨者。以汝爲聟。虵聞此事。擧頭見翁面。吐捨蝦蟆而還走去。翁後時思念。我作無益語。此虵見我。捨蝦蟆去。心生歎憂。還家不食。愁歎形居。妻及女云。依何等事。不食歎居。翁說本緣。女言。但早被食。無歎息念。翁依女語即用食了。臨初夜時。有叩門人。翁知此蛇來。語女。女言。過三日來。可作約束。翁開門見。五位形人云。依今朝語。所參來也。翁云。過三日可來坐。蛇即還了。此女以厚板令造藏代。極令堅固。臨其日夕。入居藏代。閉門籠畢。至初夜時。五位來開門入來。見女籠藏代。生忿恨心。現本蛇形。圍卷藏代。以尾叩之。父母大驚怖。至夜半時。虵尾叩音不聞。只聞蛇鳴音。其後又不聞。及明朝見之。大蟹爲上首。千萬蟹集。螫殺此蛇。諸蟹皆還去。女顏色鮮白。開門出來。語父母云。我通夜誦觀音經。一尺計觀音告言。

囹。晝讀法華經。夜念彌陀佛。偏祈慈母往生極樂。當此時。大日寺住僧廣道夢。極樂貞觀兩寺之間聞音樂。驚望其方。有三寶車。數十僧侶捧香爐圍繞之。直到老女住宅。老女着天衣。寶冠瓔珞。莊嚴其身。乘寶車欣往還。便勅二僧曰。汝爲母有懇志。讀誦法華。勤修念佛。祈成菩提。是以來迎也。寶車指西方遙去。同夢之中。有廣道聖人往生之相。廣道不歷幾年入滅。此日音樂滿空。道俗傾耳。隨喜讃歎。發道心者多也。

第百廿一奈良京女某氏

奈良京有一女人。姓名未詳。稟性柔輭。形貌端正。隨夫婦禮。產生數子。過半齡致。自發道心。書寫法華經一部。爲所持經。讀習一部。行住坐臥。偏誦此經。語默造次。只持妙法。更不營世路。蠶養織婦。永弃其業。裁綴染色。更忘其營。飲食衣服。家中所作。乃至田畠農業事。悉皆不知。但一心合掌。念誦法華經。其夫尋常云。經世路人。無暇經營。送過世間。何人徒然。不知自身。不知夫作法。不知子有樣。只執經卷。有送年月。先作世間要事。以後其隙時々讀經仕佛。是可例事。如是常途。雖教道之。更不聞入。彌不知世事。偏雇他人。令營家事。如此忘萬事。直讀誦經廿餘年。宸後時臻。數日惱病。平愈畢。沐浴身體。着新淨衣。手執經卷。向夫語云。數十餘年。雖有夫妻契。今日去此界。趣行他世界。何不相送。又語男女云。我生育汝等。多作罪業。摧多身分。令成人。何今單己移去他境。一人不相副。年來所持經力六萬九千三百餘佛。各放光明。無量菩薩。各捧燈炬。前後圍繞。將去極樂。如是語了。即讀經禮佛而入滅矣。然其死屍雖經數日。其氣極香。如沈檀等。夫子眷屬。遠近親疎。皆發道心。讀法華經矣。

第百廿二筑前國官女

筑前國有府官妻。姓名未詳。及於盛年。忽二日

數多積。慮外受病。逕日辛苦。卽身冷死已。過一夜甦。語冥途事。俄强力人四五人來。卽駈追我。遙過山野將去。卽到一大寺。我入寺門。此寺講堂金堂經藏鐘樓寶塔寶幢僧房門樓多造重。周匝莊嚴。甚深微妙。天冠天衣。瓔珞莊嚴。菩薩聖衆。威儀具足。耆年宿德。沙門賢聖。充滿往來。我則思念。若是極樂世界歟。爲當兜率天上歟。卽耆宿沙門言。善女人爭到此寺。善女人當來之世。應住此處。善女法華經部數未滿。何生此土。年月猶遠。此度早可還。我見一堂。積置數千部經。僧告言。是法華經。汝善女頃年所讀經矣。由此善根。當生此所受安穩樂。我聞此語。心生歡喜。又見講堂。有金色大佛。光明照曜。以袈裟覆面。以伽陵頻聲告我言。善女因讀法華經。我身示汝。又令聞聲。汝還本國。能受持此經。幷開結經。可奉加讀。其後我更不隱面目。令汝見我身。我則釋迦佛云々。則天童二人相副送給。天童諸共只今來已。入我家內。說此事已。所惱除愈。卽同尋常。倍生信力。更發道心。轉讀法華。昔所讀經。皆悉讀加開結二經。況甦已後。添開結經。全以轉讀法華大乘。所有功德。不可挍量。報在菩提焉。

第百十九弟子紀氏（女發願）

女弟子紀氏。左馬權助紀延昌朝臣第二女矣。一生寡婦。只誦法華。不望今生榮華美麗。偏求後世見佛聞法。年齡廿。未及老年。頃日惱病。不願病差。專讀一乘。乃至最後。誦方便品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文畢。正念合掌入滅。傍人夢。身着天衣。首戴寶冠。瓔珞莊嚴。身放光明。上昇虛空。往兜率天矣。

第百廿大日寺近邊老女

有一女人。姓名未詳。身貧年老。大日寺邊而寄居矣。有兩男子。爲天台僧。兄曰禪靜。弟曰延敘。其母受病。經日惱亂。卽以入滅。二僧一心堅

被差定畢。雖離殺生。神事有限。爲設魚鳥完食。出山林野外。伺鳥求魚。大池有水鳥。優婆塞以弓射之。下池取矢。此男沈池水。不見形。衆人臨池。探求此人。更不求得。父母妻子悲泣懊惱。戀慕此人。爰父母夢。此人含咲語云。我於頃年。有道心故。不好惡業。爲勤神事故。殆欲行殺生。而善根內催。三寶外助。不作罪業。既遷化他界。離三途苦。卽得善身。是故父母懷喜無歎。欲知死骸所在之處。其死骸上可生蓮華。以其蓮花。當知死尸所在之處。存生讀誦法花大乘普門品故。離輪廻境。得生淨刹。如是語已。歡喜而去。夢覺已後。見彼池時。有大蓮花。一聚而生。定知是人不墮惡趣。證菩提故。非時蓮花忽生此池。世人聚集。奇歎希有。一切聖人有道心輩。皆來結緣。於彼池邊。修諸善根。彌陀念佛。法華懺法。不斷修之。廻向彼靈。遍施法界。種佛道因。其池從昔。更無蓮華。然是死骸蓮花爲種。充滿池內。生大蓮華矣。

第百十七女弟子藤原氏

女弟子藤原氏。二度大貳隆家卿北方姉矣。其心有慈。深信佛法。晝夜讀誦妙法華經。不知世路。一生寡婦。不知夫婦禮。身無所犯。心無作罪。數十年間。一心讀誦經。夢見。金色普賢所乘白象。開口唱云。善女諦聽。依持法華。常來守護。後報在淨土云々。如是夢想。有其數矣。乃至最後。雖有病惱。讀法華經。一心念佛卽世焉。入滅之夜。妹夢。裝束淨潔。如天女形。如尋常時。備食物勸進。卽答云。我今更不用此世界食。其故何者。煩惱惡業所薰習食故。我飯食在寶威德上王佛國土。所謂法喜禪悅食也。如是語竟。指東方界而飛去矣。

第十八加賀前司兼隆朝臣第一女

女弟子藤原氏。加賀前司兼隆第一女矣。其心聰惠無愚昧。只讀法華經。更不退闕。薰修自運。部

云。此箭當身。更無痛事。是觀音所助也。我從少年。持法華經第八卷。又每月十八日精進。昨日夜夢。有僧告曰。汝愼精進。能讀妙法。稱念觀音。我代汝身。當受弓箭云々。夢覺已後。無暇遁。今遇此苦。定知如夢告。觀音代我受此苦難也。盜童述此語。大擧音啼泣。時人皆流淚。感歎觀音大悲德行。即免此童畢。其國追捕使。名多多寸丸。以爲從者矣。

第百十五周防國判官官代某

周防國玖珂郡。有一人。姓名不詳。其國判官代也。從少年讀法華經。奉仕觀音。十八日持齋。請僧讀法華經。有一怨敵。常伺求短。欲害此人。其郡有山寺。名三井。觀音瑞像。靈驗顯然。判官代參仕供養。逕多年序。判官代勤仕公事。從府還舍。怨敵率數十兵。待遇險難途。欽此判官代。段々切壞。以數十箭射之。以大刀切之。以鉾串之。切足折手。剜目削鼻。種々摧折破壞。怨敵如意欽判官代。各々分散。時判官代心中無一分苦。身上無塵計疵。起畢隨怨後。(欲說歟)平安來我家。安穩而住。國中遍聞判官代被害之由。怨家之人往判官代家。見聞案內。(欲說歟)夜部如塵摧破欽人。無一分疵。執作世事。怨聞此事。生希有念。判官代夢。有一宿德賢聖。告云。我是三井觀音。代汝身蒙多疵。救汝急難。欲知虛實。當見三井觀音。夢覺。判官代往三井寺。奉拜觀音。始從頭上。至足下。無一分全處。觀音御身有痕。斤手捨前。削足重傍。剜觀音眼。削觀音鼻。判官代流淚。擧音悲泣感嘆。遠近諸人集會見之。補治觀音。莊嚴供養矣。國中上下。見判官代。名金判官代。當若干兵。無一分疵故。怨敵見此事。惡心消滅。發大道心。於判官代。生親昵想。更無怨惡念矣。

第百十六筑前國優婆塞

筑前國有一優婆塞。讀法花經。誦普門品。奉仕觀音。深有善心。殊恐惡業。香椎明神御祭年預

海。青水浩々。上臨虚空。白雲眇々。其岸中央有小凹所。造巢生子。時鷹取男走求無在所。經多日。求得鷹巢。非人往處。非力所堪。見已還家。歎生活絕。我常取鷹。獻上國家。以其價直。宛年年貯。今年既絕取鷹方術矣。往傍人許。語此巢事。傍人告言。當相構取。於彼嵓上。打立梯杙。以數百餘尋繩。結付梯杙。以繩末繫篭。鷹取乘篭中。令人執繩。漸々垂下。遙到巢許。鷹取從篭下居巢傍。先取鷹子。結羽褁雛。入是篭中。先擧鷹子。上人引上篭。取領鷹子。又不下篭。弃捨而去。往鷹取宅。語妻子言。汝夫乘篭。下巢許間。繩斷遙落海中而死。妻子悲泣。親昵歎息。鷹取居巢。待篭欲登。既篭不下。經數日夜。居狹凹巖。若動身體。可顚入海。只待死期。觀身罪報。此男頃年每月十八日。持齋精進。讀法華經第八卷矣。鷹取遇苦念觀音。更無他念。我年來間。取飛翔鷹。足著絆縛不放。依如是罪。現身感得如是重苦。大悲觀音拔地獄苦。引攝淨土。有大毒蛇。從海中出向嵓。登來欲呑。鷹取拔刀。突立虵頭。虵驚走登。鷹取乘虵。自然至岸上。虵隱不見。卽知觀音變虵來助我。一心禮拜。嘆未曾有矣。往至我宅。死去七日。立物忌札。閇門無人。開戶入居。妻子揮淚。喜還來事。近隣遠近稱希有事。乃至例十八日。沐浴持齋。開箱見經。經軸立刀。虵頭突立刀也。明知法華第八變蛇來救我。彌生歡喜。重發道心。出家入道。受持法花。永斷惡心焉。

第百十四赤穗郡盜人多々寸丸

播磨國赤穗郡。有一類盜人。奪取往還人物。巡國盜人物。時乍一國同心。追捕此盜人。或當時斷頸切足。或又乍生送禁獄所。有一盜人。年廿餘。强力猛盛。以繩繫縛。以弓射之。卽箭走還。更不立身。兩三度射之。箭不當身。撰上兵射之。總箭還去。人大奇。卽問盜人。有何所由。盜童答

伊與國越智郡。有善根人。越智益躳也。爲當郡大領。自少及老。勤公不倦。道心極深。歸依佛法。朝讀法華。必盡一部。晝從國務。專致忠節。夜念彌陀。以爲恒事。未剃鬢髮。早受菩薩十重禁戒。法名稱定眞。法眼具足。臨終之時。身離病苦。心不迷亂。手結定印。向西方界念意念彌陀。氣息入滅。當於此時。村里近邊。空滿音樂。地遍奇香。見聞觸知。隨喜歎美。莫不發道心矣。

第百十二奧州壬生良門

壬生良門。生坂東地。遊夷蠻境。以弓箭等爲翫好具。以諸駿馬卽爲羽翼。夏天納涼。臨漁浦涯。秋風遊狩。交田獵野。是土風所催。天性令然焉。有一聖人。其名空照。智惠朗然。道心堅牢。卽語良門云。難到易去。則是人道。易入難出。三途故鄉。君捨斂生放逸。早趣慈悲忍辱。投世間珍財。營後生菩提。良門依聖人勸進。改惡趣善根。禁斷斂生。停止邪見。勤修佛事。以金泥寫供妙法花經。造立金色諸佛菩薩。稽首恭敬。道心內薫。善友外勸。發大願云。我今生內。以金泥爲墨。書寫供養千部法花經。此發願已。口斷葷腥。心大精進。運所有蓄。買求砂金。勤修寫經。逕數十年。偏勤此願。供養時。異瑞時々現矣。或鮮白蓮花自然而散法會之庭。或衆細音樂遍滿堂內。或天諸童子捧華而來。或奇妙鳥來俾和鳴。或護世天人合掌敬禮。如是奇瑞。或在夢中。或有眼前。千部願畢。所念成就。臨寂後時。良門洗手嗽口。告左右曰。天女數千。調和音樂。從空下。我隨彼天。昇兜率天。言語已畢。合掌安座而氣絕焉。

第百十三奧州鷹取男

陸奧國有一人。姓名未詳。畋獵漁捕。取鷹爲業。常取上鷹。爲活生謀。雖鷹思念。我常逕年造巢。生卵成雛。人來奪取。子孫既絕。誰復繼胤。今生卵不令知人。作是念已。尋求人跡不通險處。造巢生卵。離前々巢。飛到峨峨石巖涯岸。下臨大

過大曠野。超深山林。終日迷行。臨日暮時。到人舍邊。其時有本心。作思念。我有公事。今朝忩出。有何由到不知世界。卽見東西。深廣野非是人里。只有一舍。此人往舍求夜宿。時有端嚴女。形貌美麗。衣服微妙。勸進此人。疾入家內。止息安意。此人思念。深山野中。有此好女。京都府邊無見如是女。若是羅刹歟。卽生怖畏。早疾乘馬。打鞭馳去。卽端嚴女變羅刹鬼。追此人言。汝欲遁去。更不得去。我從今朝。著汝將來。令於我所自欲食。作是語已。追著馬尻。見羅刹形。二眼赤色。猶如大鏡。四牙出口。長一丈餘。身體高大。氣色猛惡。眼目鼻舌。皆出熖煙。馬失足倒。人落入穴。羅刹取馬。皆悉食噉。不殘骨蹄。悉嚙噉了。羅刹向穴擧音申云。此男上給。時土穴中有人告言。汝羅刹女。早可罷還。以馬與汝。是我願汝。何更乞男哉。自今以後。不可發此語。羅刹乞煩還去。此人歎念。此穴中有勝羅刹鬼。當知害我。穴中有音。其音柔軟。汝無怖畏。當安其心。爲助汝故。令汝到此。旅人問曰。誰人御坐。答曰。我是非人間。亦非鬼神等。我法華經寂初妙字也。昔有一聖。此西峯上立率都波。籠法華經。立誓願言。願法華經住此曠野。拔濟受苦一切衆生。爰積年月。塔婆破損。妙法華經隨風。往散他方世界。妙之一字。猶住此處。利益衆生。當知此處羅刹惡鬼所集之處。我住於此。度諸衆生。免羅刹難。計算其數。七萬餘人矣。至曉明有一童子。從土穴出。將去此人。不經多時。初日時分。至我宅門。童子語曰。汝發道心。受持法華。當免生死煩惱羅刹。卽往如來淨妙國土。由妙法力。究生死源。是人歡喜。以頭著地。一心禮間。童子昇空。忽然不現。其人還舍。以如上事。語於父母妻子。諸人卽發道心。深歸佛法。書持讀誦妙法華。捨身他生。得生極樂焉。

第百十一伊與國越智益躬

去。其後不久。當蟄居頂。穴口穿通。遙見虛空。廣三尺計。高五丈計。時近隣人四十余人。爲斷取葛。入奥山間。往此穴時。穴底人見山人影。叫喚扶我。山人髣髴如聞蚊音。諸人怪。石付葛落入。底人引動。明知有人。卽諸葛造籠。付葛繩落入。底人乘居籠。上人集引擧。卽將送祖宅。爰家人見此。哀憐無限。國司驚問。具陳上事。卽驚貴悲。國內唱知識。始于經紙。各々合力。書法花經。修供養會。決定當死人。希有出不死事。是法華經大願威力。隨喜讃嘆。皆發道心。書持讀誦妙法華經矣。出異記

第百九加賀國翁和尚

翁和尚。加賀國人也。身雖在俗。作法似僧。依之時人稱翁和尚。其心清浄。遠離諂曲。持法華經。渴仰頂戴。若有食料。隨身往至空閑靜處。晝夜讀誦妙法花經。若食盡失。又出里邊。隨便讀經。粮食出來。又入靜所。如是受持讀誦法華。歷數十年。其身貧賤。無一分蓄。一生隨身物。只法華經一部耳。不定住處。往還山里。無衣食儲。隨得常乏。時翁和尚白法花曰。永年之間。奉持法華。是非爲現世。爲後世菩提。所念相叶。當蒙引攝。可見其瑞。修是念已。讀法華經。從我口中。齒缺落在經上。驚見此者。佛舍利一粒也。生希有心。禮拜奉持。異時讀經。亦從口中舍利落出。得兩三佛舍利畢。生大歡喜。依法花力。當得菩提前表瑞相耳。乃至最後。臨往山寺。寄宿樹下。身無苦痛。心離散亂。寂靜誦至壽量品每自作是念以何令衆生得入無上道速成就佛身文。一心起立禮拜。卽以入滅矣。

第百十肥後國官人某

肥後國有一人。姓名未詳。作其國官人。忩勤公事。朝拂曉出。暮入夜還。迴多年月。趁勤公私。依急公事。從例深夜無從者獨出舍行館。被鬼擾惱。迷失本心。不辨方隅。不行府廳。不還本宅。

常。施主後々勤修功德。報父母恩。引導菩提矣。見靈異記

第百七大隅掾紀某

大隅掾紀某。心離麁惡。有隨分道心。年來受持法花經。每日讀誦。若一部半部。或一卷一品。更無退轉。又念觀音。至十八日。精進持齋。依有事緣。祗候薩摩守。下向彼國。一任事畢。歸京矣。守爲大隅掾。有怨害心。過渡安藝周防之間。往人跡不通島。放捨大隅掾。船皆遙去。其日十八日。此人持齋。執第八卷。轉讀之間。無其用意。永被放捨。單己獨身。妻子眷屬。不意別離。涙泣悲嘆。待死期。其日已暮。及于明日。呻吟悲泣。讀第八卷。遙見海上。黑物泛來。漸近見者。是艀艋也。其疾如風。來著此島。船人驚奇。此島古今人不來所也。何人爭來。大隅掾說事本緣。船人聞此事。甚大悲嘆。先以食物。勸進飽滿。船人皆云。我等頃年。遙見此島。未曾來望。去夜議定。今朝俄來。定知此人蒙佛冥助。不可死故。我等競來。是故我等是人送付聚落鄉里。卽時送付周防國府。大隅掾慮外得存命。卽是觀音妙法威神力也。卽得上京。彌生信力。偏信妙法。念持觀音矣。

第百八美作國採鐵男

美作國英多郡。有採鐵山。帝姬阿倍天皇御代。國司召民十人。令登此山。入穴堀鐵。時山穴口忽然崩塞。入穴人驚恐競出。九人僅出。一人遲出。山穴崩合。國司上下。嘆怜此人。妻子侘悲。圖寫佛經。奉修四十九日法事已竟。此人數日蟄居山穴。作是念言。我於先年。發申書寫法華經願。而未果之際遭此難。若免此難。身命存者。必當書寫。作祈念間。穴口之隙。指刺計開通。日光僅來照。有一小僧。從隙入來。饌膳令食。卽相語云。汝妻子修四十九日。施與我食。是故持來。令食汝也。須臾且待。可相助汝。作是語已。自隙出

三七日。以經入箱。無障入給。人々見此。奇念無限。若經卷縮。若箱延長。即以本經比量。新古貳經齊等。又新故二經。雙入一箱。雖入新經。不入故經。當知大乘不可思議。擅越信力亦復甚深。感應道交。有此奇事矣。出靈異記

第百六伊賀國報恩善男

高橋連東人。伊賀國山田郡噉代鄉人矣。家室大富。財寳豐稔。爲死悲母。書寫法華。供養恭敬。爲請講師時。告請使云。出宅行時。寂初遇師。爲有緣師。可修此善。時使者隨施主之命。寂初値遇同郡里內乞食沙門。定途臂懸鉢袋乞食。此法師醉酒而臥路邊。使者禮拜。呼起將來。檀越敬貴。一日一夜。隱居家中。急造法服。施與乞者。時乞者言。有何因緣。勞養法師。檀越語云。爲母報恩。明日供養妙法花經。奉請聖人。爲有緣師。乞者驚言。弟子愚癡。不知法門。只持般若心經陀羅尼。乞食資命。從是以外。更無所知。云何奉仕法會講師。檀越雖聞此事。更不聽許。乞者思念。我竊逃去。願主氣知。付人令守。乞者夢見。黃斑牝牛。語沙門言。我家主母。此家有多牛。其黃班牛是我也。先生時竊盜子物。是故今受牛身債報。明日爲我講說大乘。講師汝也。是故來告。欲知虛實。講莚堂內。爲我敷座。我當來坐。夢覺。內心奇念。臨於當日。逃不堪出。更不許之。令登高座。法用如例。即表白言。卑身甚愚。更無所知。三寶證明。即將去。願主忽捕講師。請順檀越志。罷登高座。唯去夜夢。語中施主。說上件夢。檀越大驚。爲牛敷座。家有黃班牝牛。起立步來堂內。此座跪伏。願主大啼泣。實是祖。更我不知。辱奉駈使。我心愚頑。不知此事也。今依經力講師威力。始知此緣。今日已後。更不奉駈。殊加勞養。奉酬恩德。牛聞此事。流淚悲泣。講莚畢時。此牛則死。集會大衆見之擧聲。啼泣無極。其日講師。是非凡夫。諸佛分身。說法教化。甚貴倍

夫聞老尼夢。始生信心。永除疑惑矣。

第百三右近中將藤原義孝

右近中將藤原義孝。太政大臣贈正一位謙德公第四子也。深歸佛法。終斷葷腥。勤王之間。誦法華經。天延二年秋。病疱瘡而卒矣。命終之間。誦方便品。氣絶之後。異香滿室。同府亞將藤原高遠。同在禁省。相友善矣。義孝卒後不幾。夢。相伴宛如平生。便詠一句詩言。昔契蓬萊宮裏月。今遊極樂界中風矣。

第百四越中前司藤原仲遠

越中前司藤原仲遠。天性所催。心不好惡。及於壯年。常作是念。命如薤露。身似秋葉。消滅無疑。如風中燈。去留不定。似水上沫。剃除頭染衣。削跡深山。避色遁世。護心戒律。然妻妾在側。忽然難捨。子孫走遊。憐愍自生。仍身存朝市。雖隨王事。心生厭離。永歸佛法。惜一寸暇。讀誦法華經。觀須臾陰。稱念彌陀佛。手執經卷。乘車馬行。口唱妙法。趁於世路。毎日轉讀法華經一部。理趣分普賢十願。尊勝陀羅尼。隨求陀羅尼。彌陀大咒等。更無間斷。一生所讀法華經萬部。念佛不知其數。值遇法華講一千余座。造佛寫經檀施等善。其數甚多。最後臨終。病患不亂心。起居亦輕利。口誦妙法。心信佛法。奇香薰鼻。妙音聞耳。則與語言。只今當生兜率天。合掌即世矣。

第百五山城國相樂郡善根男

聖武天皇御代。山城國相樂郡。有善根人。姓名未詳。爲報父母四恩之德。書寫法華經。以百貫錢。買白檀紫檀。細工雇居。令造經箱。見所造箱。經長箱短。不能奉入。見是箱短。檀越悲歎。爲改造箱。求他貴木不買得。念侘歎悲。殊發信力。囑請僧。三七日間。讀法華經。祈願當得貴木之由。過二七日。試取經卷。奉入此箱。經頗雖不入。箱長倍。檀越喜奇。勸進諸僧。令作祈禱。滿

第百一宮內卿高階良臣眞人

宮內卿從四位下高階眞人良臣。少歷進士擧。以才名自抽。多歷諸司。累宰六郡。齒迫知命。深歸佛法。日夜讀誦法華經。念彌陀佛。天元三年正月。初得病。素所修念佛讀經。不敢一廢。先死三日。其病忽平。此間剃首受五戒。七月五日(十五イ)卒。當斯時也。家在香氣。空有音樂。雖遇暑月歷數日。身不爛壞。如存生時矣。

第百二左近中將源雅通

左近中將源雅通。右少辨入通第一男也。心操正直。雖離諂諛。被牽世塵。多作惡業。交春林道遙。被翫狩士間。多致山蹄。望秋野遊戲。與鷹鶴(鶻歟)處。又害野翅。盡勤王忠。廻治國術。邪見放逸。不求自致。身施光華。心著榮耀。煩惱惡業。不好自集。雖作多罪。有改過勤。而自少日持法華經。其中提婆品不生疑惑者 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乃至蓮華化生之文。爲朝暮口實。乃至寂後病患之時。霄誦提婆品。入滅之遺言。唱淨心信敬之文。從是以外。更無餘言入滅矣。彼聖有師壇契。臨初夜時。乍居佛前夢見。五色之雲聳下。隱中將寢殿。光明赫奕。異香氛氳。微妙音樂聞雲中。五色之雲指西方徐去。音樂雨華。漸々遠離。夢覺思念。定知中將往生相也。聖爲知虛實。深曉出行。到來彼宅。問存不時。今夜戌時入滅云云。世間皆稱往生之由。爰右京權大夫藤原道雅。不信此事。生謗言。中將一生。致生不善。依何善根。得往生哉。若爾。欲生極樂人。當好致生放逸邪見不善。右京權大夫參詣六波羅。値遇講莚。車前有兩三老尼。一老尼流淚悲云。身貧年老。不作善根。徒過此生。還至三途。晝夜歎悲。三寶祈申。而昨夜夢。有一宿德老僧告言。汝更無歎。只修念佛。直心決定。往生極樂。左近中將雅通。只直內心。持法華故。雖不作善根。既得往生云々。尼見此夢。左近中將往生極樂。右京大

道。非佛弟子。誹謗惱亂時。從空中降鬼神手。不見形躰。斷割兩僧頭面鼻口。其僧不幾死已竟。其後肥前國佐賀郡大領佐賀君設安居會。請大安寺戒明法師。講八十華嚴經。此尼日々聽聞講莚。講師見尼。罵詈誹謗。何尼猥交衆中廣座。尼云。佛有大慈悲。法平等教也。爲一切衆生。流布正法。何故分別。制止聞法。抑就所說經。有小分疑。今須中上。當明愚昧。於華嚴偈問難。講師無答此義。此座所有智德名僧驚怪。各出難問試此尼。一々能答。敢無難者。爾時諸人敬重禮拜。聖人垂跡。非直人也。號舍利菩薩。道俗悉靡。歸依恭敬。隨其敎化。多趣佛道矣。

第九十九比丘尼釋妙

比丘尼釋妙。睿桓聖人母也。其心潔白。慈悲甚深。細守戒律。不犯微塵。以不淨手不取水瓶。不著袈裟不出佛前。何況誤犯其餘衆罪哉。出家以後。向西方不行大小便利。頭東足西更不臥息。讀誦法華。稱念彌陀。日夜經營。勤止所作。讀法華經三千餘部。百萬遍念佛數百度也。定途夢想。木像佛未開口動舌言。我是彌陀。爲引攝汝。常來守護。臨遷化時。手取五色糸、一心念佛。正曆三年。端坐入滅矣。

第百比丘尼顏西

比丘尼顏西。楞嚴院源信僧都姉也。入佛法後。讀誦法華經。而復解了經甚深理。其心柔耎。正直無僞。全護戒律。深怖罪根。雖受女形。當言信男。讀法華經。及數萬部。積念佛功。不知其量。見奇異夢。多尋來人。山鳥啄菓蓏。飛往献之。野狐持粢餠。竊來志之。何況人倫。何不歸哉。知谷結緣。不逆其意。衣僅隱身。食只支命。以其餘分。普施孤露貧賤之類。更無貪利。普賢來護。觀音摩頂。如是奇事。時々常在。臨終刹那。眼見光明。耳聞妙法。合掌禮佛。息絕入滅。寬弘年中矣。

彌往醫師家。塗藥加治。遂不除愈。口彌喎增。聲復幽耄。不能言語。現報如此。後世受苦。不可勝計。可見法華經譬喩品等。出靈異記矣。

第九十七阿武大夫入道沙彌修覺

長門國阿武大夫入道沙彌修覺。在俗之間。猛惡不善。敏生放逸。無有善心。勢德充滿國。恣作惡業。年老受病。欲臨死門。集諸法師。轉讀法華。祈乞除病延命之由。遂及死門。諸僧皆去。有一持經者。爲後世拔苦。向於死人誦法華經。至第八卷是人命終爲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墮惡趣即往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彌勒菩薩有卅二相大菩薩衆所共圍遶之文。此死人甦。起居合掌。聞此文。從眼出涙。歡喜進僧。令誦六七反。謂聖人云。我向冥道。惡鬼駈追將去。誦此文時。天童子來。將還於我。令向人界。作是語已。所惱除愈。即發道心。剃除頭髮。出家入道。其後數年。持法華經。一心讀之。道心堅固。永留惡心。作善爲志。乃至最後。作種々善根。請諸沙彌。令讀法華。我亦讀經。一心念佛。成就正念。而歸無常。傍僧夢見。威儀具足。語諸僧言。我今依妙法力。得生兜率天矣。

第九十八比丘尼舍利

比丘尼舍利菩薩。肥後國八代郡人矣。母懷姙後。勝寳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寅時。生一肉段（團イ）。見其形躰。猶如明月。夫妻共念。是非善事。肉段入桶。隱捨山谷。過七日已。往至見之。如卵破開。有妙女子。父母歡喜。取返養育。万人聞之。生希有心。逕八月間。俄身長大。高三尺五寸。有自然智。言詞巧妙。七歲以前。暗誦法花經一部。華嚴經一部。心樂出家。成尼著法衣。勤行佛道。晝夜六時。誦法華經。其音甚貴。聞者落涙。面貌端正。見者寵愛。形雖女而無女根。纔有尿道。世間見者。皆生尊重。號曰聖人。當國々分寺僧非豐前國宇佐大神宮寺僧兩人。見此尼云。汝是外

念佛觀行。誠以不退。對聖人言。沙彌藥延。依罪業力。雖行致生逸放破戒無慚。偏生信力。誦法華經。以其年月。必生極樂。聖人有緣。來宿此舍。必可結緣云々。聖人雖聞沙彌之語。不生堅信。讀誦法華經。雖是貴勤。致鹿害鳥。是深重罪。何得往生。還無勤寺。經數年。全忘藥延往生之事。爰天布雲。頻有樂聲。從東方吐紫雲。遙聳西方。紫雲垂布。近覆上人房。空中有聲。沙彌藥延。今日往生極樂世界。先年契言。結緣不忘。今所奉告云々。聖人驚駭。流不覺淚。禮拜讚嘆。承平年中事矣。

第九十五筑前入道乘蓮

筑前入道沙彌乘蓮。伊與前司高階眞人明順第一男矣。前一條院御時。殿上藏人。依式部勞。任筑前守。其性柔爽。心有道心。從少年時。讀誦法華經。持彌陀大咒。歸依佛法矣。爰任限既臻。歸著花洛。剃除鬢髮。作佛弟子。淨所住舍。造立佛像。請南北智者。始長日講。每日所供粮。佛一躰。法華經一部。阿彌陀經等也。講莚初後。撰出法華貴文。大衆異口同音頌之。歌詠如來。讃嘆一乘。五躰投地。恭敬禮拜。又講莚以後。必讀阿彌陀經。念佛三昧。如是作善。餘八箇年。迨三千日。道俗男女。造次結緣。華洛都鄙。晝夜雲集。植佛種子。或夢奇異相。伏膺語傳。或現投珍財。感歎來供。乃至暮年之時。請取瘡病。心神不亂。所作不退。耳聞長日講。口稱彌陀佛。永歸黃泉矣。乃至一周忌。件勤修講演。況僧俗夢相稍有員。或入道乘蓮船指西方行去。或踏華蘂凌雲登天矣。

第九十六輕咲持經者沙彌

昔山城國有人。與沙彌共打圍碁。持經者來誦法花經乞食。時沙彌聞之。輕咲誹謗。即沙彌忽口喎失聲。成不用人。見聞人々大恐怖驚。皆作是言。誹謗輕咲持經者故。現前感得如是罪報。沙

第九十三金峰山轉乘法師

沙門轉乘。金峰山住僧。大和國人矣。天性剛急。有恚憤心。志繫佛法。誦法華經。既得誦六卷。晝夜不退誦之。於七八卷。無暗誦志。過送年月。迨於盛年。忽發沓誦一部之心。叮嚀誦之。雖逕數月。更不被誦一枚二枚。況於一品一卷而得暗誦哉。轉乘法師發勇猛志。晝夜不怠。於一句誦三萬遍。而不通利。卽參詣藏王大菩薩寳前。一夏九旬。奉獻六時閼伽香燈。每夜禮拜三千遍。祈願令誦二卷抄經。(脫歟)望安居終。夢有龍冠夜叉形人。天衣瓔珞而嚴身。手執金剛杵。足踏華蕚。眷屬圍遶。語轉乘言。依無宿因。不誦二卷也。汝於先世。受毒蛇身。其形長大三尋半也。住播磨國赤穗郡山驛。有一聖人。宿其驛中。毒蛇在棟上。作是念。我過飢渴而久不食。希有此人來於此驛。今當呑食。爰聖人不知有蛇欲害聖人。洗手漱口。誦法華經。其聲清淨。聞消滅罪。毒蛇聞經。止毒害心。閉目納毒氣。一心聞經。至第六卷。夜至天曉。不誦七八二卷。聖人出去。而其毒蛇者汝身是也。止欲害心聞法華故。轉於多刧輪迴毒身。今得人身。作法華持者。不聞二卷故。今生不得誦。汝有毒忿心。是毒蛇習氣耳。汝一心精進。讀誦法花經。現前成就寂勝悉地。後世亦得出離生死。比丘夢覺。深發道心。彌誦法華。多聞天王隨其所念。令滿悉地。嘉祥二年圓寂焉。

第九十四沙彌薬延

沙彌薬延。美濃國人也。時無動寺有一聖人。顯密兼習。亦有道心。有事緣故。下向美乃。宿路邊舍。見其宅主。雖似法師。作法非僧。頭髮二寸。著俗衣服。田獵漁捕。食完噉鳥。猥藉不善。宛如具縛。聖人見此。心生怖畏。悔恨宿此焉。此惡比丘。夜半起已。沐浴身體。著清淨衣。往後園中。入持佛堂。寂初修行法華懺法。次發誓願誦法花經。至于天曉。一部誦訖。乃至夜明。及于巳時。

柹。其味如甘露。食一兩菓。忽除飢渴。氣力逼體。更無食物。明知三寳加被慈護。諸天護法供養給。取置柹梨。以爲日食。以其木枝爲薪。過寒冬。至明年二月。里人始登此山到來。見此盲僧。生希有心。盲僧說本緣。問住持僧。里人答曰。其住持僧。去年七月十六日忽死。盲僧聞之。悲歎無限。盲僧與人倶。始出里鄕矣。一乘威力。勝利顯然。病惱之人。聞盲僧經。除愈病患。惡靈邪氣。聞盲僧經。皆發道心。永捨執著。旱損田畠。盲僧誦經。有自然水。流充豐饒。乃至攝念受持。兩目開。見一切諸色矣。

第九十二長圓法師

沙門長圓。天台山僧。筑紫之人矣。少年入法家。讀誦法華經。兼又奉仕不動明王。修行累德。驗力顯然。入葛木山。經二七日。斷食誦經。夢有八大金剛童子。身著三胡五胡鈴杵釼等法具。以爲衣服。皆悉合掌。異口同音而讃嘆曰。奉仕修行者。猶如薄伽鍐。得上三摩地。與諸菩薩倶。如是讃已。一心聞法華經云々。乃至深水氷塞。不知淺深。不可得渡。歎住山岸上。時有大牛。從深山出來。渡此河。往還數反。破氷開道。牛則隱失。仍得渡河。明知護法變牛。來渡沙門也。從熊野山。入於大峰。參金峰山。迷深山路。不知前後。一心誦妙法。夢有一童子告云。天諸童子以爲給使。勿得憂愁。示其正路。夢覺已得正路。詣金峰山。乃至通夜。誦法華經。至後夜時。有一老人。宿德奇異。此卽神人。持以名簿。授與沙門。而作是語。我是五臺山文殊眷屬。名于圓王。依誦法華功德甚深。奉上名簿。由是結緣。冥護現世及當來世云々。又參淸水寺。竟夜誦法華經。有一貴女。形皃端正。瓔珞莊嚴。合掌讃曰。三昧寳螺聲。遍至三千界。一乘妙法音。聽更無飽期。如是奇異。其數又多。豈非妙法威神明王加護哉。誰於此經。有生疑不信者。長久年中去世矣。

陀羅尼嚴王普賢品也。汝觀前生。信今生報。一心精進。可期菩提。沙門夢覺。明知本緣。修行佛道。天德元年。告入滅矣。

第九十加賀國尋寂法師

沙門攝圓。比睿山住僧。依有要事。往北陰道。到加賀國。夜宿人宅。其家女主。特有善心。宿此沙門。備膳進食。問其疲極。到初夜時。有家主來向。是則沙門。見宿沙門。歡喜無限。家主僧雖在家。而有道心。過夜半已而起。沐浴清淨。入持佛堂。發願誦法花經。一部已後。種々懺悔。念佛廻向。又晨朝語客僧言。弟子尋寂。頃年受持法花。修習佛道。雖弃世路。雖具妻子。猶期菩提。厭離生死。欣求菩提。而當取滅。殘日不幾。暫住此所。可會入滅。客僧依語。止住此家。家主僧同心修行。逕三七日。修六時懺法。誦法華經。如說精進。過三七日。家主語客僧言。當知今夜往生極樂。重沐浴已。著清淨衣。手執香爐。正念端坐。誦法華經。向西入滅。鄉里人々夢見。紫雲聳家。音樂滿空。尋寂聖人坐蓮華臺。昇空而去。沙門攝圓見希有事。還於本山而說此事。康保年中矣。

第九十一妙昭法師

比丘妙昭。信濃人。法華持者。二目盲失。不見物色。迷入深山。七月十五日。到一山寺。住僧見盲僧已。生憐愍心。語盲僧云。暫住此寺。後日送里。我有要事。今出里。明日可還。其間住此。預小米了。住持出行。盲僧獨住。相待住僧。爰當早來。僧更不來。乃至二月三月不來。盲僧猶住深山幽處。不知方隅。誦法華經。逕過旬月。以手探求柔艸木葉。以爲活命。至十一月。雪高雨積。不得外出。命在旦暮。即可餓死。在於佛前。誦法華經。夢有老僧語言。勿歎。我今加護比丘。即與菓子。夢覺已後。俄大風吹。大樹倒覆。盲僧怖畏。一心念佛。風吹留後。出庭探。梨柿木倒。有梨

是閻王消息也。夢覺。見父母。逕一日一夜。卽得蘇息。語冥途事。闍梨一生所誦。法華經數萬部。觀無量壽經。小阿彌陀經。大佛頂隨求千手等。每日不闕。不注其遍數。現世加護。如是難思。後世菩提。不可生疑矣。長久四年。年七十。猶在世矣。

第八十八持經者蓮昭法師

沙門蓮昭。出家偏持一乘。行住坐臥。更不懈怠。道心甚深。慈悲廣大。以衣施他。不歎寒苦。日食與人。不憂飢渴。多聚虱蚤。施與身(蟲脫歟)。不遮蚊蝱。不猒蜹蛭。令食身肉。沙門入於多蝱蜹山。施我肉血。時蝱蜹多集噉身肉間。生入蝱子。持經者身體痛苦。其跡大脹。受大苦惱。傍人告言。是病早可治。以灸遠燒。以藥塗之。蝱子死已。可得平愈。持經者云。更不可治。若治此病者。多蝱可死。只以此病。當取命終。何殺蝱子耶。偏忍苦痛。誦法華經。夢有貴僧。讃持經者。貴哉聖人。善哉沙門。慈悲室深。憐愍有情。忍辱衣厚。修行一乘。卽以手摩痕。夢覺。身無苦痛。其痕忽壞開。從中千萬蝱出飛。登空而去。其病平愈。身心安樂。聖人發大菩提心。誦讀法華。永期菩提矣。

第八十九越中國海蓮法師

沙門海蓮。越中國人。志在法華讀習。乃至發心暗誦。加行功積。卽誦從序品。至于觀音品。二十五品。早疾諷誦。任運無礙。唯於陀羅尼嚴王普賢三品。不能誦之。雖運多年功。不得暗誦。深銘肝膽。歎傷此事。參向立山白山及餘靈驗。祈禱此事。難行苦行。斷食斷鹽。誦此三品。總不得憶持。則夢有一菩薩形人。告海蓮言。汝於先生。受蟋蟀身。居僧房壁。其房有僧。誦法華經。蟋蟀聞經。誦七卷一品畢。爲休息故。寄付壁上。蟋蟀當頭。被壓致畢。依聞二十五品功德力故。轉蟋蟀身。來生人界。讀誦妙法。不聞三品故。不得誦

中來。其讀經聲。從存生時十倍極貴。語此人言。我雖入佛法。不調三業。不持禁戒。任意作罪。就中任天王寺別當。自然犯用寺家佛物。依如此罪。不得生於淨土境界。雖然依法華經力。不墮三惡道。住此蓮池。誦法華經。身心無苦。逕兩三年畢。罪苦已。當得往生兜率天上。替芳契于今不忘。仍來告耳。言語畢。乘船還去。夢覺。感淚無限矣。

第八十七信誓阿闍梨

信誓阿闍梨。安房守高階眞人兼博第三男。觀明律師弟子矣。幼少時入於佛法。天性質直。誦法華經。年來籠居丹後國船井郡棚波瀧。一心修行。兼學眞言。五智水淨。三密玉明。永斷世間名聞利養。發菩提心。誦法華經。有天童來。合掌云。我來聽法華。遂果四弘願。當從其口。出栴檀微妙香。如是讃嘆。聽法華經。乃至爲孝父母。出山還里。隨父母命。下向安房。威勢滿國。衆人祇候。其時內心發是念言。我誦多法華。尋其功德。甚深無量。我若久住世間。多造罪業。輪廻生死。不如早死不造惡業。即食附子。(毒艸名也。)雖食附子。而更不死。猶不損心地。況及死門哉。悔附子無驗。更食和多利。(毒茸名也。)雖食和多利。更不死。是爲希有。定知妙法威力顯然。雖服毒藥而不作損。經文刀杖不加毒不能害。豈非此事乎。乃至身心疲倦。一夜休息。不誦法華。至丑時計。夢有人驚曰。信力清淨時臻。早起誦讀經。夢內見人。是普賢菩薩。副住我傍。催驚早起。夢覺運信力。誦法華經。如是奇夢。其數巨多。天下疫病起。其時闍梨幷及父母受病辛苦。萬死一生。闍梨夢。五色鬼神集會。駈追令向冥途。闍梨是法華經持者也。免除不將去。夢覺。闍梨所惱平愈。即見父母。旣入死門。闍梨揮淚誦法華。祈父母甦。夢。法華第六卷從空飛下。其經副文。其文注云。孝子誦法華。依祈父母故。延父母壽命。此度所還。

修行佛道。於法華經。一心讀持。更無他事。一年誦一卷。八年誦一部。巡禮處々靈驗勝地。薰修年尙矣。就中其音微妙幽美。雖不加曲不致音韻任運出聲。聞人傾耳。隨喜讃嘆。卜法輪寺。爲練行處。時々籠住。數々勤行。有一老僧。籠行其寺。夢見。堂庭及四隣邊。上達部貴人充塞無隙。皆合掌恭敬。向寺而住。又從南方遙有音。皆人聞言。金峯山藏王。熊野權現。住吉大明神。爲聞法華。來至此所。皆悉來訖。一心頂禮。聞阿闍梨誦法花經。住吉明神向松尾明神而作是言。日本國中。雖有巨多持法華人。以此阿闍梨。爲寂第一。聞此經時。離生々業苦。善根增長。仍從遠處。每夜所參也。松尾明神言。如是々々。我有近處。不論晝夜。常來聽經。如是稱讃隨喜。禮拜闍梨。時老宿夢覺見者。道命阿闍梨在法輪禮堂。一心高聲。誦法華經第六卷。老僧從眼流淚。起立禮拜。又有一女。惡靈忽付。數日惱亂。惡靈顯云。我是汝夫。雖無欲惱心。依身苦難堪。自然付惱耳。我存生時。只好衆惡。殺生放逸。取用佛物。無惡不造。更無一毫善。死後當墮阿鼻獄。受諸無數大苦惱。而主人共詣法輪寺。一夜侍寺。道命阿闍梨誦法花經。我聞彼經。其音貴妙。一心隨喜。依此善根。滅無間苦。今受輕苦。得虵道形。若又聞彼經。必脫虵身。得生善處。汝當將我詣闍梨所。令我聞經。病即止了云々。女人尋闍梨所詣行。令聞彼經。靈又顯云。善哉善哉。我又得聞闍梨誦經。旣脫虵身。當生天上云々。其後又無付惱。如是等事。更有其數。乃至一期運盡。遷化他界。爰有得意知音人。憶存生契。常作是念。道命阿闍梨不審生所。依妙法力。得生淨土歟。若知我心可有夢告。兩三年間。常念此事。時此人夢。行大池側。四種蓮華。盛開滿池中。有誦經音。聞之道命闍梨音聲也。喜念從車下。立池側見。阿闍梨乘船誦經。手執經卷。從蓮華池

世。往生極樂。面見彌陀。聽聞妙法。慈尊加力。送我極樂界。當拜彌勒。天童早還。以此誓言。當啓慈尊云々。又近來頻觀音來現。是故無疑。必生極樂。慶祐阿闍梨聞已。流涙隨喜。僧都迨春秋七十六。以寛仁元年六月十日寅時刻。永遷化矣。當於此時。天奏微妙音樂。或人聞。樂音從西方指東方來。或輩聞。樂音從東方指西方往。又香風頻吹。奇妙香氣。滿塞虛空。艸木枝葉。似委衰形。向西方傾低。況涕涙嗚咽聲。滿於山林。悲泣戀慕響。遍院內焉。

第八十四丹後國某甲不書

第八十五佛師感世法師

沙彌感世。以造佛像。爲其所作。而讀法華經。每日必讀一品一卷。其中暗誦普門一品。日々必誦卅三卷。又十八日持齋。奉仕觀世音菩薩。得造佛請。住丹波國桑田郡。奉造金色觀世音菩薩。其佛檀越。雖作佛像。專非善人。不善武者也。施與佛師種々祿物。令京上時。檀越作是念。我殺此佛師。取返所與物。則於大江山。殺害佛師。奪取祿物。而還本所。檀越爲見所造觀音。往寺開戶。奉見新佛。金色觀音。御肩被切割。從其疵中。赤血流下。滿地凝結。檀越見了。心生怖畏。悲泣歎息。我已打切佛師肩。旣殺害畢。今此觀音同御肩被切。是希有事。尤可爲怪。卽遣使者。尋佛師存不。使者上京。見佛師者。平安在家。無一分疵。使者還來。此由告主。檀越彌生怖畏懺悔。卽知觀音代於佛師。被切損我身。助佛師命。卽往佛師家。反與祿物。種々問訊。佛師云。我雖過盜人。身不蒙一分疵。安穩還家。豈非觀音妙法威力哉。佛師檀越見聞之輩。皆發道心。奉仕觀音。讀法華經。應和二年有此事矣。

第八十六天王寺別當道命阿闍梨

道命阿闍梨。傳言大納言道綱卿第一男也。天台座主慈惠大僧正弟子矣。幼少之時。登比叡山。

貴賤上下。乃至無問非法邪見放逸之闇朧幻童。普令暗誦一代聖教。搆彌陀迎接之相。顯極樂莊嚴之儀。世云迎講。集其場者。緇素老少。至放蕩邪見之輩。皆流不覺之淚。結往生之業。五體投地。種善提因。修頭陀行。交人間時。善神相副。隨逐守護。深夜獨坐。思惟法門。欲見要文。忽於燈臺。有自然火。雖有如是等希有之事。更深匿藏。不語他人。造經論章疏。抄顯密教文。小阿彌陀經疏。對俱舍抄。因明四相違疏注釋。同斷纂也。其數雖多。不遑注載。天台宗佛法。臨此時誠盛。乃至大唐皇帝降宣旨。建立廟堂。安置影像及往生要集。授大師號。謚圓通大師。聞度々唐人傳語。恭敬禮拜。本朝稱其住所及號。瞻仰奉仕矣。僧都更被イ受取重病。其間極久。雖然念佛讀經。不退觀念。行法不懈。時有宿老僧。夢云。金色沙門從空下。向僧都與語。僧都乍臥病席。合掌含咲。向僧談語。若是諸佛說法歟。又或人夢示云。僧都臥蓮華上。近邊生千萬蓮華。傍人問云。是何蓮花。天有音。告云。此是妙音菩薩所現蓮華。指西應行云々。定知此所惱。即生死流轉業苦。此生受盡也。轉重輕受。是謂之歟。決定應受故業。今生償畢也。金槍馬麥。例可知之。乃至遷化已前。兼兩三日。所惱皆悉平愈。無一分苦痛。起居輕利。身安樂。氣色作法。如若壯時。臨最後時。集院內名德學徒而告言。今生面謁。只此度計也。若法門中。有所疑難者。論說可決其疑。大衆或問法文要義。散心雲霧。或惜此界別離。從眼流淚。僧都氣色忿々。似入滅近々。大衆皆還畢。留慶祐阿闍梨。密々示言。年來之間。以一乘善根事理功德。廻向西方。願往極樂。上品下生。今有二天童而來下言。我兜率天彌勒菩薩使者也。聖人偏持法華經。深解一乘理。以是功德。當生兜率。是故我等爲迎聖人。今來此處。有數萬天可迎攝。我等且爾告耳。僧都語天童言。生兜率天。奉見慈尊。雖無極善根。弟子頃年深有所願。捨身他

申。即修講筵。勤修念佛。又番論義。談論深義。或與和歌。令讀別歌。聖自唱和歌。其詞曰。美豆和佐須也曾知阿末里能於伊能奈美久良計能保禰耳阿布曾宇禮志幾。於死期喜遊。如貧人得如意寶。誠知如說梵行妙成立。聖道已善修。壽盡時歡喜。猶如捨衆病。如是種々。與諸大衆。遊戲既畢。令散大衆入於靜室。坐於繩床。誦法華經。手結金剛合掌印。坐禪乍居入滅。年八十餘矣。

第八十三楞嚴院源信僧都

源信僧都。本是大和國葛木下郡人也。父卜部正親。誠雖無道心。性甚質直也。母淸原氏。有極道心。生一男女。母爲求子。參詣郡內靈驗高尾寺。夢有住僧。以一玉與之云々。即有懷妊。生男端正。即修承三齋戒之間。於彼高尾寺。夢見。堂中有藏。其中有種々鏡。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爰有一僧。取一暗鏡與之。小兒陳云。此小暗鏡中何用乎。欲得彼大明鏡。僧答云。彼非汝分。汝分是也。持至横河。可加磨瑩云々。夢覺。不知横河何處。後有事緣。攀登叡山。大僧正慈惠大師待請爲弟子矣。僧都天性聰惠。而又正直。習學法門。道心堅固。讀誦法華。解了深義。文々句々。開通無礙也。五種法師。功德具足。四種三昧。行法成就。自宗他宗。極其玄底。顯敎密敎。深得其意。佛法棟梁。善根屋宅矣。迨壯年時。背出假名聞。山門深閉跡。串戒律珠。爲身上莊嚴。瑩觀惠鏡。見心性三千。靜誦法華。敢無聞人。深望極樂。誰量所期矣。製一乘要決。顯一切衆生皆成佛道之圓意。斥定性無性不成佛之偏執。當此時而夢。馬鳴龍樹摩頂隨喜。傳敎大師合掌而言。我山佛法。永附屬聖人。撰往生要集示極樂之指南。施菩提之資糧。其時夢告言。觀世音微咲。授金蓮華。毗沙門捧蓋坐立侍。況利生巧智。佛法方便。難思議也。造出八塔倭讃。遐邇都鄙。

落。過數十町。眠覺。不知兒所在。驚悲中父母。父母聞之。擧音啼叫言。爲若干乘牛馬人夫等。盡被踏斂哉。雖然爲見死體。還行尋求之。往數十町。狹路泥中凹石上臥。向天含咲遊臥。泥水不穢。一分無疵。父母諸人幷乳母等抱取。稱嘆希有矣。其夜夢見。其泥石上。有寳床。布天衣。而其上居兒。有天童。立四角合掌云。佛口所生子。是故我守護。夢覺之後。彌生希有之心。深致愛重之思矣。年始四歲。最初言語。向父母言。我登比叡山。讀法華經。習一乘道。當繼聖跡。作是語已。復無所語。父母大驚。嬰孩小兒。何作是語。鬼神託惱。發是言歟。大歎怖畏。慈母夢見。抱是小兒。令飲乳時。小兒忽長大。年三十餘僧。手執經卷。傍有賢者。語父母云。勿驚宿因。當作聖人。夢覺已後仰信。年及十歲。登比叡山。作天台座主慈惠大僧正弟子畢矣。叮嚀讀誦法華大乘。慇懃習學顯密正敎。通達止觀。解了一乘。能問能答。迦旃末葉。能悟能觀。空生苗裔。法華一部。懺法三時。每日不闕。顯密行法。甚巨多矣。厭出假利生。背名聞利養。遁世隱居。爲其志耳。冷泉先皇請爲護持僧。口唱狂言。身作狂事。更以出去。國母女院敬請爲師。於女房中。發禁忌麁言。然又罷出。如此背世。方便甚多。乃至去睿山衆處。厭花洛。尋多武峯。閉跡籠居。不傾油鉢。不許浮囊。送多年序。四季別修三七日懺法。夢。南嶽大師。天台大師等摩頂告言。善哉佛子。能勤修行。諸佛影向。普賢來護。夢覺。彌發道心。倍增修行。世間所有遠近要事。或時異人來告。或時夢中示之。聖人隱居之後。更不出衆中。向人不與語。誠惜寸暇。專修道。後臨命終期。十餘日已前。兼知其時。見世間作法。若死時至。生大憂惱。惜身命者也。是聖人面色微咲。喜悅無限。集諸大衆。不審慇懃。愚老增賀。年來所願。早去此界。往生西方。其事在今明。尤所喜

去。如是破塔。然兩三度。願主檀那歎大願不果。猶改造寶塔。求於寶塔爲雷不破壞。神融上人語檀那曰。莫生悲歎哉。我以妙法力。守護於寶塔。令不破壞。當成汝願。卽住塔本。誦法華經。爰靉靆布雲。細雨數降。雷電晃曜。願主而作是念。雷破塔相也。悲歎憂愁。神融上人立誓。高聲誦法華。時有一童男。從空下落。見其形體。頭髮蓬亂。形皃可怖。年十五六歲。破縛五處。流涙高聲。起臥辛苦而曰言。持經上人。慈悲免我。自今以後。更不破塔。時神融法師問破壞因緣。雷白聖言。此山地主神。與我有深契。地主語曰。此塔立我頂。仍無住處。然我可破壞塔。依地神語。度度破壞。而妙法力不可思議。能伏一切。依之地主移去他所。我敬恐避由此。當知施主願足。聖人誓言實。神融聖人告雷神云。汝隨佛法。不作違逆。發起善心。不破害塔。尤當利益汝。但見此寺。更無水便。遙下谷汲水荷登。雷神此處可出泉水。以爲住僧便。汝若不出水。我縛汝身。雖逕年月更不去。又汝此寺東西南北四十里內。更不可生雷電之聲。時雷電神跪敬。承聖人仰。如命可出水。又於山內四十里內。更不出雷聲。況自來哉。卽掌中承瓶水一滴。以指鑿穿嵓上。雷電大動。飛上虛空。卽從嵓穴。忽出清泉涌走。其水大豐。夏極冷息熱。冬極溫制寒。其後寶塔更不破壞。逕數百年。又於一切處。雖雷電震鳴。此國上山東西南北四十餘里。雷電聲不聞。誠以希有。甚深法力矣。諸僧集住。與法利生。神融上人依妙法力。現施法驗。後證菩提。神護景雲年中入滅矣。

第八十二多武峰增賀上人

增賀聖。平安宮人也。出胎之後。不逕旬月。父母有事緣。下坂東。乘馬之上。搆似轝物。令乳母抱子居之。將下。爰父母乳母等。從諸人前。深曉出行。時乳母抱兒。乍居馬上眠熟。小兒從馬丸

大日本國法華經驗記卷之下

首楞嚴院沙門鎮源　撰

第八十一越後國神融法師

沙彌神融。（俗云古志小大德。有多名。不注之。）越後國古志郡人矣。讀誦法華經。深有薰修。練行無比。鬼神承命。國王遙歸依。萬民近崇敬矣。其國中。有國上山。有一檀那。發心作善。造立寶塔。欲供養時。雷電霹靂。雷破壞塔。各々分散。摧折而去。檀那懷歎。悲泣無限。又改造塔。更欲供養。如前雷來摧破

得功德。唯佛能知。願我生々見諸佛。世々恒聞法華經。恒修不退菩薩行。疾證無上大菩提。發此願已。禮拜權現。則退而去焉。

聞法華經是人難　書寫讀誦解說難
敬禮如是難遇衆　見聞讃謗齊成佛

大日本國法華經驗記卷中

大日本國法華經驗記卷之下目錄

之頃。移住越後國古志郡國上山。全護戒律。威儀無缺。三時沐俗。遠離垢穢。著新淨衣。內外清淨。讀誦法華。志求佛惠。有給仕人。沸三時湯。其心疲倦。厭離而去。有二童子。自然出來。白上人言。我等二人。奉仕聖人。一名黑齒。一名華齒。十羅刹女變身來耳。此二童子。强力勇健。荷薪汲水沸湯。拾菓設食。出里入山。供給走使。聖人不知世務。離諸攀緣。偏誦法華。是二童子。至于滅期。更不相離。專心給仕。入滅之後。悲歎哀逗。勤修四十九日。卽日而去矣。

第八十七卷持經者明蓮法師

沙門明蓮。離二親家。住法隆寺。最初向文。讀法花經。後好諷誦。欲徹一部。而從第一卷。至于第七卷。皆悉通利。不忘句逗。自在無碍。唯於第八卷。稽留忘失。更不得誦。多巡年序。積練誦功。廢忘彌盛。沙門歎念。根性極鈍。更不可誦上七卷經。根性利者。當誦第八卷。有何因緣。誦上七卷。一年之間。既得通利。至第八卷。運數年功。更不得誦。祈乞佛神。應知此事。卽籠稻荷。百日祈念。更無其感。長谷寺。金峰山。各期一夏。更不得應。詣熊野山。百日勤修。夢想示云。我於此事。力所不及。可申住吉明神。沙門依夢告。參住吉社。百日祈禱。明神告言。我亦不知。可申伯耆大山。沙門參詣伯耆大山。一夏精進。大智明菩薩夢告言。我說汝本緣。勿疑。當信受。美作國人。粮米負牛。參詣此山。牛置僧房。人詣神殿。其僧房中。有持經者。始從初夜。誦法華經。至第七卷。夜到天曉。牛通夜聞經。心生慈善。不聞第八卷。隨主還本國。其牛卽汝也。依聞法華經。離畜生報。禀人界生。作佛法器。誦七卷經。依不聞第八卷。今生不得通利也。汝當調三業。誦法花經。當來報在兜率天上。沙門夢覺。明知宿因。一心合掌。白權現言。癡牛聞玅法。離傍生苦果。來至於人界。得持法華身。何況有人。如說修行。所

彼僧授戒。比丘受戒。卽從病床起居。病惱平安得正念。洗手嗽口。一心合掌。誦壽量品。乃至得入無上道。卽成就佛身全一品。身心寂靜而入滅矣。

第七十七行範法師

沙門行範。大舍人頭藤原朝臣國家第一男。千手院定基僧都弟子矣。沙門性調順。志求佛法。叮嚀讀誦妙法華經。通利一部。諷誦無礙。唯至藥王品。更難暗誦。數年練習。更不被誦。沙門發慚愧心。祈請三寶。欲誦藥王品。夢有神僧告言。依宿世因。不誦此品。汝先世受黑馬形。在持經者許。時々聞法華。唯於藥王品。不能奉聞。依聞經力。今得人身。入於佛法。持法華經。依不能聞藥王品。今不能誦也。因果不失。如牛二角。今生能讀。來世任運。了達此經。證大菩提矣。沙門知宿因。開朦昧心。深信妙法。晝夜不退。轉讀一乘矣。

第七十八覺念法師

沙門覺念。命快律師舍兄矣。厭離俗網。志在佛法。剃除鬢髮。出家入道。染衣受戒。威儀具足。其心淸淨。質直柔和。怖罪悔過。道心堅固。讀誦法華經。是定途所作。其誦經時。有三行經文。更不被誦。每至其所。忘失三行文。雖積暗誦。更不明了。聖人歎憂。祈念三寶。瞻仰普賢。求請冥護。夢有老僧而來告云。汝有宿業。忘失三行文也。汝於先生。受衣虫身。在法華經中。食失三行。又依住經中。今得人身。誦法華經。依食經文。不得誦於三行之文。今叮嚀懺悔。生渴仰心。故我加冥助。當令通利。夢覺已後。三行之經。憶持通達。諷誦無礙。發露先世罪業惡緣。懇重讀誦。每日三部。便不闕怠。弃捨世間名聞利養。永期無上正等菩提。所行如法豈疑後世哉。

第七十九佛蓮上人

沙門佛蓮。安祥寺僧。能誦法花。專修佛道。壯年

衣。雨降日照。更不著笠。遠行近遊。足不履物。一生持齋戒。復斷食。不爲解帶。不爲臥息。遇僧俗必拜。見鳥獸屈腰。住雪彥山。苦行誦經。以一百栗。過百日安居。具柚一百。爲一冬食。並居猪鹿。含咲與語。交雜猨熊。相共走遊。能知人心。說其所念。兼見世相。示其吉凶。應言權者。豈凡夫哉。最後臨終。往僧俗許。皆惜別言。今生對面但在今日。以明後日。詣淨土邊。後々面謁。期眞如界。卽往雪彥山。寄住巖崛中。一心不亂。誦法華經而趣他界矣。

第七十五齊遠法師

沙門齊遠。東寺住僧。周防國人矣。從少年時。誦法花。堅固不退。迨盛年頃。還到生國。住玖珂郡三井山寺。其寺觀音。靈驗揭焉。比丘誦法華經。供養香花。數年籠住。大雪高積。人跡不通。及數十日。殆可飢死。比丘忍飢。誦法華經。晨朝見庭。有猨斂鹿。比丘取完。食之繼命。獻華誦經。兩三日間。食此鹿完。入鍋煮之。從里人來。僧耻食完事。人卽見鍋。切入柏木而煮煎之。人恠見。問比丘云。爲完何用。煮蒸柏木。僧見完變柏。得未曾有。向人說本緣。聞人歡喜。感作是言。觀音慈悲。持經法力。應自令然。比丘後見觀音。觀音御腰皆被割切。有大空穴。定知權以御身。變死鹿形。施持經者矣。比丘見此事畢。彌生信心。發大道心。念觀世音。誦法華經。後々神變不可述盡矣。

第七十六香隆寺比丘某

有一比丘。香隆寺定澄僧都弟子。其名未詳。形雖比丘。心似在俗。手持弓箭。懷納刀釼。見諸鳥獸。必射斂之。若見魚鳥。必食噉之。況手持念珠。肩繋袈裟哉。誠是無慚破戒惡僧也。唯持法華經壽量一品。每日不闕必誦之。後付法性寺座主源心僧都宿車宿。乃至最後。請取重病。决定當死。僧都觀一生不善。聞臨終重病。發憐愍情。

師也。頭髮三四寸。身著綴衣。其體龜醜。難可親近。見宿僧言。何人御坐。女說事緣。法師宣云。此五六年。更如是人不見來給。希有來所。食物非飯非粥。非菜非菓。食非例物。似肉血類。至丑時計。此法師起沐浴清淨。著淨衣已。入持佛堂。修法華懺法。誦法華經一部。禮拜念佛。發願廻向。如法勤修。其音極貴。薫修無限。明朝語客僧。弟子淨尊。底下薄福賤人。愚癡無智。不知善惡。雖得人身復作法師。還入惡道。歎不成佛。不期今生榮。只念無上道。持護戒律。誠不如法。調直三業何叶佛意。只依大乘。欲離生死。分段依身必資衣食。耕作田畠。作多罪業。欲尋檀越嚫施難報。一切構結。非無罪業。依是弟子。求於世間。無悕望食。繼資露命。以求佛道。所謂牛馬死骸肉也。昨夜所食。非例食物。是則件肉也。有宿世因辱枉光臨。依是說於自身作法。乃至以其年其月其日。捨此界生。必生極樂。若有結緣。當來坐此。客僧聞已。生希有心。最初雖生栴陀羅想。後生如佛淨清之想。其後逕數年。至於其期。欲知此僧虛實因緣。喜往彼處。比丘見僧。隨喜無極。善哉沙門。希有來此。弟子淨尊。今夜欲捨此身往生西方。既斷肉食。及三四月。剃除鬚髮。法衣具足。所具女人。成比丘尼。清淨香潔。無諸不淨。共入持佛堂。通夜修行。至天曉時。有數千人。從空而下。光明遍照。音樂普聞。漸々西去。後見堂內。僧尼二人。合掌向西而入滅矣。比丘流淚。止住遺跡。修行佛法。若有傳聞此事之類。皆來此所。戀慕聖人。結緣而去矣。

第七十四播州雪彥山玄常聖

沙門玄常。平安宮人。姓平氏。比叡山僧矣。沙門背世心深。賄賂思淺。若年辭山。跡趣諸方。持法花經。兼有惠解。暗誦方便安樂壽量普門四品。行住坐臥。常不懈怠。所行作法。不似例人。所著衣服。紙衣木皮。而更不著絹布之類。渡河不褰

無不隨喜矣。

第七十二光空法師

沙門光空。近江國人。金勝寺僧矣。其音美清。如振鈴聲。誦法華經。練行年尙。有兵部郞中平公人。是將門近親。極惡不善。甲兵武者。歸依此沙門。令住我家內。逕數年間。兵部妻與持經者。有交通事云々。從者此事語兵部。聞此事。於持經者。起怨害思。將持經者。至深山中。縛持經者。縛著樹下。以弓射腹。箭曲折而不立身。沙門一心觀我果報依無實事受此苦報。以高貴聲。誦法花經。五六度射箭。曲折同前。兵部初以郞等令射。後手自射。摠折摧如前。二十九箭皆已射折。兵部大驚免沙門。卽乞懺悔。我今大誤。於聖人所作大惡事。自今以後。更於大師。不生惡心。流淚悔過。卽將還家。兵部其夜夢見。有金色普賢。乘白象王。普賢腹間立多箭。兵部平公夢中問。以何因緣。普賢菩薩御腹立此多箭哉。答言。汝於昨日。依無實事。欲持經者。代其沙門。我受此箭。兵部夢覺。彌大驚怖。向持經者。流淚懺悔。退去語此事從者。逕兩三日。持經者深厭離世間。具持經持佛。以夜半永出去。平公夢。普賢告曰。汝年來供養我。依其功德。應當引接。唯依無實事。欲害於我。見惡早去。見善早近。是如來所說。是故我今去此處。永趣他處。兵部驚此夢。往見持經者住所。出去不知往方。兵部大愁歎矣。

第七十三淨尊法師

有一修行比丘。其名不詳。行鎭西巡遊諸國。迷山野路。行無人境。欲得至人里。不知其方域。漸行去間。於山野中。有一艸菴。乍悅近行。求得夜宿。有一女言。此所更人不可宿也。僧言曰。來迷路。身心疲極。僅到人邊。猶可被宿。女人宿僧。以淨延薦。令坐比丘。淨辨飲食。施與僧了。日暮入夜家主荷物。來置菴內。見此家主是法

卷。乃至受取重病。辛苦惱亂。身冷息絕。即入死門。遙向冥途。隔人間境。超深幽山險難高峰。其途遼遠。不聞鳥聲。僅有鬼神暴惡之類。過深山已有大流河。廣深可怖畏。其河北岸有一嫗鬼。其形醜陋。住大樹下。其樹枝懸百千種衣。此鬼見僧問之言。汝今當知。是三途河。我是三途河嫗也。汝脫衣服與我可渡。時有四天童。忽來至言。汝嫗鬼。爭奪取此僧衣。此沙門者。法華持者。觀音加被人。時嫗鬼合掌敬僧。天童語沙門言。此是冥途惡業人來處矣。早還本國。能持妙法。稱念觀音。捨離生死。後生淨土。將還之間。途中有二天童。來迎云。賀茂明神見赴冥途。爲令將還所遣也。逕一夜竟。即得蘇生。除愈病患。受用飲食。得本體了。倍增信力。讀誦法花。持念觀音。于今不退。復有多種奇異夢想。更不記之矣。

第七十一西塔寶幢院眞遠法師

沙門眞遠。比叡山西塔住僧。三河國人矣。幼少登山。即讀法華經。運懇重志。一部通達。晝夜六時。讀誦無怠。極疾早口。人誦一卷間。讀兩三部。一日所讀三四十部。兼復受學三密祕法。三業調直。六根無犯。及長年時。下向本國。爲先祖建立道場。寄住作後世勤。乃至沙門乘馬。出行里邊。途中相遇當國長館。見此沙門。從馬引落令打耻言。國中所居僧俗貴賤。皆國司所領。依何此法師爲我作無禮。即駈追僧。將來國府。下遣衞厩。付人令凌。沙門觀我果報受此苦。且誦經。其夜半。守夢見。此僧普賢菩薩形。乘白象籠住舍中。其門前又有普賢菩薩。乘白象放光。向奧普賢。問訊被捕禁之由。夢覺。守大驚。夜中免僧。請取令座淨座。問云。聖人爲何等勤。答言。從年少時。持法華經。守大驚歎。凡夫拙愚。奉惱聖人。願免此罪。受我懺悔。語所見夢。特以歸依。請住館中。日供衣服叮嚀奉仕。万人聞傳

所々。建立伽藍。可成佛地。如此語已。與僧別畢。以此由奏公家畢。卽臨約期俄鳴雷電。大雨自降。三日三夜。無間斷降。世間水充滿。五穀豐稔。公家隨喜。聖人講法華經。如龍所約建伽藍。名龍海寺。其餘四所。亦建立寺。所謂龍門寺。龍天寺。龍王寺等矣。聖人一人。講讀妙法。其間希有事具不記矣。

第六十八一宿沙門行空

沙門行空。世間稱一宿聖。法華持者矣。日誦六部。夜誦六部。日夜誦十二部。更無退缺。出家入道。發心以後。不定住處。猶於一所不逕兩夜。況結菴住哉。猶不具足三衣一鉢。況餘資具。身所具物。法花一部耳。五畿七道無不行道。六十餘國。無不見國。其間迷路。天童示路。渇乏求水。神女與水。若有所惱。天藥自臻。若飢食者甘飯在前。依妙法力。賢聖常現。天神副身。乃至老後。出鎮西。及九十。誦法華經。一生所誦部數三十餘萬部。臨終之時。普賢摩頂。文殊守護。蓮華承足。天衣繋身。往生淨土矣。

第六十九基燈法師

沙門基燈。住周防國大嶋郡矣。練行苦行。無比肩輩。持戒精進。莫踏跡類。於法華經。一心讀誦。不惜身命。何況其餘。每日讀誦三十餘部。壽命極長。百四十餘歳而腰不曲。起居輕利面貌少壯。如三十人。眼見遠境色像。耳聞數里外聲也。世間人稱六根淨聖。慈悲遍一切。智慧亦甚深。於非情艸木。猶生恭敬心。況有情類。作眞佛想。妙法功德。薫入身中。離老病苦。修行無倦。厭生死道。欲往生淨土。常見善夢想。如四安樂行夢唱人相鎭。有奇瑞。表當來成佛耳。

第七十蓮秀法師

沙門蓮秀。醍醐住僧矣。頃年持法華。每日無懈倦。兼念持觀音。十八日持齋。牽世路。雖具妻子。心猶歸信法華大乘。每日讀誦觀音經一百

之。東蓮華負背。驚怪更見。是非蓮花。猶胡籙而已。肥後守某誹謗此聖人。奪取其財物。是破戒無慚法師。不可親近。乃至守妻沈重病。萬死一生。佛神祈禱。醫方療治。更無其驗。守懷歎起居憂悲。目代申云。請睿實君。試當讀法花經。守大瞋曰。其無慚破戒在家僧。更不可召。目代叮嚀勸申。守度々被勸云。我不知左右在汝意。目代請睿實君。君云。弟子無慙。不知佛法。宛如惡俗。更不信用。依切々請。聖人到守館。誦法華經。未及一品。護法付北方(キタノカタ)。投越屛風。於睿實君前。數百反打逼。病腦除愈。受用飮食。起居輕利。本心現前。長官合掌頂禮聖人。愧羞先所作。以所奪取物。皆悉返送。聖人不請納。乃至臨終。兼知死期。淨處結菴。籠居誦法華經。數日斷食。經聲遙聞遠境。聞者皆發道心。皆言。是睿實聖最後入滅誦法華聲。安禪合掌入滅矣。

或人云。睿實最後遇惡緣發惡願云々。或人云。更不發惡心。最初雖似惡心。後發露懺悔。深發道心誦法華入滅云々。

第六十七龍海寺沙門某

大和國平郡(ヘグリ)群龍海寺。有一沙門。能持法華。兼解文義。每日必講一品。說其義理。讀其經文。積數年功。時有一龍。感講經貴。變人每來。住講經庭。聞法華經。日來不退。逕於三年。沙門與龍成親昵志。於如是事。世間有風聞。時天下旱雨不降。欲斷五穀種。時人此事奏聞天皇。天皇下勅。命請件僧。沙門講經。龍來聞法。語其龍。當令下雨。沙門若不辨此事。早驅追不可令住日本國。僧奉勅命。懷大悲歎。還寺而住。向龍說此事。龍言。我頃年間。聞法華經。拔惡業苦。既受善報樂。捨此苦身。當酬聖人恩。是雨非我所知。大梵天王等爲始。依國土災。止雨不降。若往開雨戸。當殺我。願我以身命。欲供妙法。當降三日雨。聖人我死骸埋。其上立寺。又我所行有四所。皆其

明々。內敎外典。貫玉了々。道心內催。名利外冷。遂辭本山。幽居田舍。朝夕誦法華。三時修眞言。其餘暇亦學止觀。方丈艸菴。足爲住所。從佛經外無餘具。糞掃麁衣。以爲衣服。從三衣外。又無衣服。菴室近邊。女人不來。況以眼見之。開口與語哉。一生持齋。不食油酒。若持衣食有施與人。轉施貧人。自更不用。乃至有奇異事。人無知之。雨降暗夜。聖人出行。前有持炬人。後有指笠人。人見走行。近見之。無火無人。聖人獨行。或時乘粧馬老上達部。來入聖人菴室。遠人見之。到房見者。無馬無人。天神冥道。供給使駈。親近圍遶。乃至最後。身無病痛。獨住菴室。正坐向西。高聲而誦妙法華經。後結定印。如入禪定。而以入滅。近邊諸人更不知之。有百千人戀慕聖人悲泣音聲。人驚往見。雖有泣音。不見其形。護法聖衆。奉惜聖人歟。雲上有音樂。房中有香氣矣。

第六十六神明寺睿實法師

睿實君。法華持經者。非下賤人。誠是王孫也。年少幼稚。離二親家。永入佛道。天性有慈悲。憐愍受苦輩。住愛太子山。練誦法華經。極寒之時。脫所著衣。施裸形人。我無所著服。大桶入木葉。住其內制寒。誦法華經。或時大雪。數日不食。取竈土食。其味甚甘。繼命誦經。修諸苦行。誦一部。白象現來。聖人前立。從口出光。照曜艸菴。如是異事甚以巨多。音聲微妙。聞者流淚。況復驗力掲焉。降伏怨家。除愈病惱。國王大臣。貴仰聞經。遠近親疎。無不隨喜。路頭病八。尿屍塗漫。臰穢不淨。見人塞鼻。閉目走過。聖人親近住傍。誦法華經。以衣覆上。抱病人臥。依經威力聖人氣分。病惱除愈。其數轉多。如是慈悲。看病拔苦。更非凡夫所作。乃至下鎭西。經營世路。耕作田畠。酒米豐稔。宛如富人。或食魚鳥。或具弓箭。其交雜中。有難思事。向燒煮魚。誦法華經。魚則甦鰓。放水遊去。或持弓負胡籙往。傍人見

言。頃年爲魔被擾亂。弃捨一乘。執著邪見。今蒙普賢加護。得正念現前。昔二十年間。所讀二萬餘部經。若不失猶在我心。作自行因。當叶化他行位。願法花經。今命終時。當被暗誦。卽勸傍人。令唱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勁力)讀其音卽誦始。如是我聞。一心高聲。一部誦訖。頭面作禮卽入滅矣。

第六十三西塔明秀法師

沙門明秀。延暦寺座主暹賀僧都弟子矣。以誦法花。爲一生業。兼習眞言。瑩三密鏡。雖有重病難障急。暇必誦一部。爲日所作。年至四十。籠居黒谷。讀誦法華經。受於病惱。雖加療治。不能得平。最後手執法華妙典。卽發誓言。無始罪性。薫入我身。今生全闕定惠行業。以何目足到清凉池。纔誦法華經。散心不如法。雖然以此善。爲善友知識。乃至入滅。死骸魂魄。誦此法花。中有生有常誦此經。若隨惡趣。若生善趣。隨所生處常誦此經。至于佛果。常誦此經。如是誓願。卽入滅矣。於其墓所。常誦此經。人往聞之。不異存生音矣。

第六十四千手院廣淸法師

沙門廣淸。叡山千手院住僧。諷誦通利法華經。更無忘失。亦有道心。常念後世。被引事緣。雖廻世路。心在山林。專思隱居。何況晝夜讀一乘經。以此善根。廻向菩提。未及老年。參詣中堂。通夜誦經。祈後世事。夢有八菩薩。皆黄金色。瓔珞莊嚴。有一菩薩。告沙門云。持一乘經。願離生死。莫生疑念。一心不退。修行妙法。我等八人。當送極樂。如是語已。卽失不見。夢覺歡喜。倍復修行。乃至最後。在一條以北道場入滅。於其墓所。毎夜有誦法花音。必誦一部。有一弟子。取其髑髏。置淸淨山。於其山中。猶誦法華矣。

第六十五攝州菟原慶日聖人

慶日聖。天台山僧。平安宮人。顯教密教。懸鏡

誦經矣。亦往詣金峰熊野等諸名山。志賀長谷等諸靈驗。住於一々靈驗名山。讀誦千部妙法經。([illegible])日本國中一切靈所。無不巡禮必誦千部。凡件聖人。早口誦經。一月之內。安誦千部。從壯年昔。至于老衰。所讀誦經。部數甚多。傍人夢言。頭着甲冑身繋大衣異體之輩四人。左右相副。剎那不離。守護圍遶云々。乃至最後。手執非時鮮白蓮花。知識問花緣。聖人答曰。是妙法蓮華。亦是佛性蓮華。言語已訖。即時入滅。手中蓮花忽然不見矣。

第六十一好尊法師

有一沙門。名爲好尊。石山僧矣。受學眞言。兼誦法華。運唯心信。多年誦經。依有事緣。往還丹州。身有所惱。不能行步。借他人馬。乘之上京。來留祇薗。其邊有男。見此馬言。是馬先年所被盜馬。即取領馬。縛持經者。加笞打迫。乃至其夜。縛着柱本。令受辛苦。沙門横罹災難。觀我果報。流淚悲歎。其夜祇園耆宿兩三夢見。此男以繩縛普賢。以笞打之。夢覺驚怍。尋見此男。縛打沙門。大衆集會。解免沙門。至明旦。從京方數十人來。追求馬盜人。此男最前追盜人。人々射此男。一箭射死。衆人見此男死畢。皆云。非道非法。縛打持經者。依其現報。不過日夜。遭災死去。沙門不起恚心。倍生信力。讀誦法華。修行佛法矣。

第六十二薗城寺僧某

有一沙門。其名不詳。備前國人矣。具足妻子。逕多年月。登比叡山。得度受戒。即住三井寺。暗誦法華。逕十餘年。誦二萬部。寺中上下。皆生隨喜。此僧又下本國。如昔與本妻子。相共經營世間。弃捨所誦妙法華經。廢忘年尚。誠以足爲無慚愧。僧臨老受病。人々勸進。令唱彌陀。令讀法花。振頭不受。更不念佛。又不讀誦。及數十日。歸最後。病惱稍愈。沐浴著淸淨衣。白三寶

上。誦法花經。始從序品至嚴王品廿七品。汝全得聞。至普賢品。汝母起去。汝隨母去。由是不聞普賢一品。由先得聞法華經故。今得人身。又作法師。得持法花。由不聞普賢品故。宿生因淺。故不得諷誦。雖不暗誦。但當讀習。今生必得全誦法華。後世亦當値遇諸佛。得拜此經。夢覺。明知宿因。倍復精進。卽得通利普賢勸發品矣。

第五十九古仙靈洞法空法師

沙門法空。下野國人。法隆寺僧。顯密兼習。是爲國寶。以法華經爲所持經。每日三部。每夜三部。是爲定途勤。下向生國。巡禮二荒慈光等東國諸山。卽於其間。尋得人跡不通古仙靈洞。見其仙洞。以五色苔葺其洞上。以五色苔爲扉。爲隔。爲板敷爲臥具。乃至敷前庭。聖人得此仙洞。心生歡喜。永離人間。籠居仙洞。以青苔綴袈裟。以爲所服。山鳥熊鹿。纔來爲伴。妙法薰修。自然顯現。十羅刹女現形。供給走使。有一比丘。名曰良賢。以一陀羅尼爲宗。其心勇猛。巡遊一切靈驗。無定住所。慮外迷山路。至此仙洞。卽見聖人。生奇特希有念。頃日寄住。見羅刹女端正美麗。生欲愛心。羅刹女白聖人言。此破戒無愧類來。至淸淨善根境界。當與現罰損其身命。聖人答曰。吁莫作是說。當加守護送遣人間。一羅刹女忽現本形。甚可怖畏。提僧將去。數日行路。一時飛去。投捨人間還來。良賢心神不例。僅得存身命。卽以此事。語傳人間。耻我罪根。隨喜持經者德行。更發道心。始讀法華。持戒精進矣。

第六十蓮長法師

沙門蓮長。櫻井長延聖往昔同行善知識矣。極大精進。離諸懈怠。但一心誦妙法華經而無退廢。從沐浴外。更不解帶。雖送晝夜。更不睡眠。不用脇息。亦不用枕。永離臥息。偏起坐耳。沙門於讀經時。其心勇猛。無寬怠思。是故常誦妙法華經。若有生於懈怠之心。時々臥息也。更無是心。常

奇念此事。尋音常往。近寄聞之。隔一町以上聞之。高貴讀誦法華經。若極近往。其聲不聞。雖送年序。其音更不闕怠矣。

第五十七遁鬼害持經者法師

但馬國有一小寺。建立以後。逮百餘歲。鬼神來住久人不栖。有二客僧。不知案內。來宿此寺。一人年少法華持經者。一人年老修行者耳。各居東西長床。及夜半時。有穿壁入者。其香甚臭。氣息似牛。鼻氣吹聲。持經者懷大怖畏。一心誦法華。鬼捨此僧往來老僧許。鬫割食噉。老僧揚聲大叫。無人救濟。持經沙門不知避遁。呻吒悲歎。登佛壇上。交佛像中。抱一佛腰。誦經念佛。求遁死方。鬼食老僧畢。尋來持經者在所。沙門一心念法華。鬼顚落佛壇前。其後鬼不來。沙門彌抱佛腰。誦法花經。待夜早明。至明旦見之。所抱佛者毗沙門天王。見壇前。牛頭鬼三段切敛。天王所持鋒釵。赤血塗付。明知。爲助法花經持者。多門天王敛伏牛頭鬼也。沙門出里示。諸人集寺見如此事稱希有事。其毗沙門。當國刺史恭敬。奉請爲本尊。持經者依一乘力。免大急難。更倍精進。讀誦法華。誓願世々生々値遇矣。

第五十八廿七品持經者蓮尊法師

沙門蓮尊。美作國人。元興寺僧。志運法華。多年練習。二十七品明了諷誦。最後普賢一品不得誦習。沙門更竭丹誠復加精進。於一々句。雖誦數萬遍。更不被誦。比丘大懷慚耻。於普賢御前。一夏九旬。難行苦行。祈禱此事。普賢菩薩。於法花經發弘誓願。守護持經者。有忘失句逗。我還令通利。弟子或品不全。觀念不欠。於持大乘經。雖非其器。生難遭想。致恭敬心。讀誦此經。普賢加力。諸佛冥護。當得暗誦。何於一品不得誦哉。如是祈念。過一夏間。夢中。天童來告言。我普賢使。爲令知汝宿生因緣故。來至此。汝於先世。受小犬身。母與汝共在板敷下。法華持者在於其

供養。將成佛時更不闕退矣。

第五十五愛太子山朝日法秀法師

沙門法秀。近江國志賀郡人。千手院餘慶僧正弟子矣。年十四歲。讀法華經。纔一遍二遍。自然諷誦。不積練習。暗誦一部。早口讀誦。一日部數。殆及十卄部。迨盛年時。捨世間望。深期出世。叡山大嶽南。占梅谷幽間。結蘆爲菴。修行妙法。所謂法花三昧。六根懺悔法也。薫修遍山上。名德滿里邊。中關白殿下深以歸依。供獻衣食。調送四事矣。從其以後。移住愛太子山朝日幽洞。數十餘年。四季懺法。繼大師遺風。一乘諷誦。待普賢來護。乃至臨終。春季懺法。三七日勤竟。出普賢道場。語弟子言。死時既臻。風病發動。且加湯治。可除身垢。雖有小惱。起居如例。所作倍常。經四五日。心不顚倒。二世作法。與語弟子。寂靜入滅。有親昵人。夢。聖人語云。吾命娑婆。有所勤作。猶留住此界。經七年後。往生極樂。手執經卷。威儀具足。面有喜悅矣。

第五十六丹州長增法師

沙門長增。出家以後。遙離人間籠居深山。一所謂初住愛太子山幽洞中。誦法華一乘經。厭人來集。移住雷嶽。誦法華經。猶厭人來籠破奈支峰。相加開結二經。一部十卷。諷誦既畢。從若盛年。及于八十餘。無他所作。但讀誦法花。常夢中乘白象王。渡深大海。越險難峰。到平正所勝妙伽藍云々。即夢內。以此夢想。語耆年僧。僧云。此夢善相。依妙法力。渡生死海。越煩惱山。當得往生淨妙佛土矣。夢覺。彌增信力。讀誦此經。沙門逕年。參向金峰山。歸信藏王大菩薩。最後參向金峰山。從彼山還向。來着淀河南邊。沙門脫蓑爲座。河邊安座。告伴類云。汝等早還本所居士。我不可進去。於此可取滅。即誦法花經。不逕旬日正心入滅。從其以後。每夜必有誦法花聲。其音老貴。讀誦法華。其淀河邊有道心僧。

中出。下蓮華臺。仁慶持經者坐彼蓮臺。移昇雲中。指西方遙去云々。又四十九日法事之夜。又人夢見。大底同前夢矣。

第五十三横川永慶法師

沙門永慶。覺超僧都弟子。楞嚴院住僧也。宿善所催。志在法華。受持諷誦。累年月矣。乃至於本山籠箕面瀧。夜在佛前。誦經拜禮。左右人々。睡臥同夢。老狗高音吼。立居禮佛。夢覺驚見。沙門永慶。舉音禮拜。以此夢語永慶。比丘聞已。欲知事緣。七日斷食。籠堂祈念。至第七日。夢。龍樹菩薩現宿老形。告云。汝前生身。是耳垂大狗也。其狗常在法華經持者房。晝夜聞法華。因其善力。轉狗果報。感得人身。誦法華經餘殘習氣。在汝身心。是故夢見狗形禮佛耳。比丘夢覺。深懷慚愧。羞歎宿業。尋有緣所。留跡止住。誦法華經。勤六根懺。以今生善。遙期菩提。願不還三途。必生淨土矣。

第五十四珍蓮法師

沙門珍蓮。三井寺明尊大僧正弟子也。生陸奥國幼少上洛。宿因所追。作佛弟子。修行佛道。其志謹厚。誠在法花。精進功積。暗誦一部。處々靈驗。必勤安居。苦行練滿。驗力相應。盛年之頃。從奥州指花洛上。途中曠野。逢燒狩輩。籠數百町。周匝付火。沙門籠火中。從四面八方火炎迫來。無避遁術。必爲燒死。眷屬悲泣。不知去方。乘馬走嘶。迷入火中。珍蓮作是思念。於此定死。無由脱。不念此世。爲往生故。一心合掌。誦法華經。至第二卷。烟薫難堪。火來迫身。面目當地。臥蘆聚中。更無他念。誦法花經。爰熱炎自散。烟氣又失。身心淸凉。沙門起首。開眼見之。四方火滅。數丈不燒。依妙法力。軀命得存。五體投地拜敬一乘。三業至誠。歸命佛法。主伴免難。感歎伏膺。不可極盡。從是以後。倍復信敬。憑仰無他。生々世々。値遇讀誦。在々所々。修行

第五十一楞嚴院境妙法師

沙門境妙。近江國人。少年攀登叡山横川。奉仕師長。讀習經文。入堂承仕。修行佛道。漸々學讀法花一部。誠心温習。悉得通利。捨諸縁務。深宗讀誦。惜寸分暇。不作餘事。若行道路。若人與語。手持經卷。眼視經文。部數多積。及二萬部。爲成五種法師功德。於行願寺。書寫法花。勤修三十講。講經結願。稱十種供養。移極樂作法。摸菩薩威儀。恭敬供養。增我自行善。令他種佛因。乃至知命時臻。登比叡山。巡拜處々堂塔聖跡。値遇故老釋衆同法。不審清談。皆遺芳言。是最後對面。欲蒙引接云々。還來本所。不逕多日。請取病惱。即吐詞言。境妙最後病也。決定可死去。沐浴身體。著淨衣裳。以五色糸。着彌陀佛手。以其糸把我手。向西方坐。請諸僧侶。轉讀法花。修法華懺法。勤彌陀念佛。既遷化矣。有聖夢云。境妙乘金車捧經。天童圍繞遙行。見人語曰。境妙聖人往生淨土儀式微妙。覺後隨喜無極矣。

第五十二仁慶法師

沙門仁慶。叡山西塔住僧。住(任カ)鏡阿闍梨弟子也。越前國人。幼少年始登比叡山。登壇受戒。已後隨順師命。相副奉仕餘暇。讀誦妙法華經。初後全誦。後習眞言。修行教法。臨盛年時。離去本山。下住華洛。及趣遠國。或爲修行。或隨國司。如是奔波。逕歷世路。每日誦一部。爲自行功德。臨知命期。殊發道心。捨衣鉢等。圖繪兩界曼荼羅。刻彫阿彌陀佛像。書寫妙法華經。爲四恩法界。供養恭敬。其後不經幾日月。請病患。多日辛苦。忍病惱苦痛。自讀法華。請結縁衆僧。令讀法華。勤修念佛。終以入滅矣。傍人夢見。大宮大路。五色雲從空聳下。音樂異香遍在空中。時人云。是仁慶持經者往生迎接相也。時仁慶剃頭。着大袈裟。威儀具足。手執香呂。向西而立。從雲

護。非受羅刹供哉。況復我身五陰假舍。四顛倒鬼。常住其中。欺誑我心。令造衆罪。悲哉智惠不及雪山寒鳥。布施不如赤目大魚。如是思惟。更不覆養矣。登金峰山止住蘇嶽。數十餘年。但讀法花。難行苦行。最初鬼神現可畏形。擾亂聖人。不以爲怖。後以菓蓏而來供養。熊狐毒蛇亦復如是。端正天女時々來至。三匝圍遶。頭面禮敬而以退去。又(是カ)十羅刹中皐諦女耳。貴賤供養。不以爲喜。惡聲詈罵。不以爲憂。向人雖與語。口必誦法花。閉目雖睡眠。誦經音彌高。乃至最後入滅之時。顏色鮮白。含喜氣色。身無苦痛。心懷踊躍。知識問云。聖人不例云。何有喜氣。答曰。頃年貧道孤獨之身。今開榮花。亦預官爵。豈不喜悅哉。所謂弃捨煩惱不淨無常垢穢之身體。當得微妙清淨金剛不壞之佛果也。作如是語。而入寂滅矣。

第五十叡山西塔法壽法師

沙門法壽。延曆寺座主暹賀僧正弟子也。其性清廉永離放逸。志繫佛法。其心正直。温習妙法。諷誦勝人。自行薰修。春秋多積。化他出假。年月稍久。就中音用巧誦。輩中足爲上首。若年昔至于老年。爲植佛種。日々一部。更不退闕。乃至覺知。餘喘殘少。堅發道心。殊凝信力。深夜誦經至天曉夢。我年來所持法華經。飛昇指西方行去。夢中歎念失所持經。傍有紫衣老僧云。汝無悔歎。所持法花經。是且送置極樂也。汝有兩三月。當得往生。早速沐浴。精進加行。應爲往生前方便云々。夢覺已矣。俄捨衣鉢。圖彌陀像。寫法華經。請名德僧。開講供養。餘殘雜具。分付弟子。離花洛棲。永以隱居。夙夜誦經念佛。眞言念誦。三時不怠。終日拜見涅槃經觀無量壽經等諸大乘經。披閱摩訶止觀文句章疏。以此善根。望生極樂。欲値彌陀。雖有病患。不失正念。誦經念佛。倍復勤修。捨身他世矣。

會。開講是經。公家所重。萬民所仰。况經所說。甚深微妙。是故應當受持最勝。法蓮聖云。如來所說。何經不貴哉。宿因所引。頃年受持妙法華經。何忽弃捨持最勝王經哉。爰光勝聖動煩默止矣。光勝聖凘最勝威力。觸事言煩法蓮聖人。何經驗力勝。當知勝負。若法華經驗力勝者。我捨最勝。應持法華。若最勝王經驗力勝者。捨法華可持最勝。雖如是語。法蓮無答。又云。我等各作一町之田。依米穀勝劣可知二經驗力。鄉人各以一町田。預二聖人畢矣。光勝聖耕田入水。白最勝言。依經威力。不下種子。不殖於苗。令米穀豐稔。發此誓言畢時。一町田苗齊等生。茂滋無限。送日累月。豐稔氣色。不可言盡。法蓮聖田。無耕作人。不流入水。荒田生艸。牛馬遊中。貴賤上下。貴最勝聖。輕法華聖。七月上旬。法花聖田。一町中央。生一本瓠。枝散八方。遍布一町。兼有高莖。經兩三日。花開菓成。見一々瓠。甚大如壺。無間並臥。聖人見已。取一瓠。破見其中。有精白米。粒大鮮白。以斗量之。一瓠中有五斗白米。先供佛經。施與諸僧。一二菓送遣光勝聖人之坊。光勝見之。生奇異心。離輕呼(悔カ)心。於法花聖信伏隨順。聖往人許。頭面作禮。悔過懺悔。於一乘經。盡忠運志。書寫供養。讀誦思惟。法蓮聖人。以件田米。普施國內。一切僧俗。乃至貧人孤露。往還諸人。任意荷取。雖然田瓠至十二月。更不枯竭。隨取而生。取用之輩。非失貧苦。及發道心。法蓮聖以於田米。更作佛事。利益一切。乃至攝心。不起慢過。精進修行。老衰遷化矣。

第四十九金峰山薜嶽良算聖

沙門良算。東國人也。其性强急。更離懈怠。出家已後。永斷穀鹽。只飡菜蔬。讀誦法華。專無餘業。深山絕域爲所住。更不往來人間聚洛。蘿蘗皮爲上品服。塚間樹下爲最勝棲。常作是觀。身是水沫不堅之身。命復朝露即滅之命。若寶翫愛

死界矣。

第四十七越後國鍪取上人

鍪取上人。本是在俗邪見之輩。宿善自發。剃頭入道。根性癡鈍。不堪習學。僅讀誦法華。不知其餘。凝一向信。無造惡心。早朝及于暮。手捧法華。初夜至于曉。口誦一乘。初心之時。造五六丈大佛尊像。住其佛前。讀誦法華。時人稱號大佛上人。後時移住鍪取山中。仍曰稱鍪取聖。所行不似人。作法背世間。白月十五日。斷食籠居。黑月十五日。雖不斷食。五六日間。希有受食。是定途事。足爲希有。或持苦杼(橡イ)一百以上。十月一日。入土室裏。明年三月。始出室。見所持杼。猶殘半分。國中貴賤上下。崇重歸依。來集結緣。諸人恠念。聖人不食。逕歷數日。時有猛者甲族。白聖人言。有待人身。多以食爲命。若不食飮。經於數日决定臨死。不審。上人十廿日。不食籠勤。是不思議。上人斷食誦經實如。聖人答言。任意可試。久近當隨君心。更莫憚我心。上人入於靜室而住。甲族閉門。付封去畢。上人住室三月。不食不出。不行大小便利等事。但誦法花。音聲不絶。過三月已。甲族到來。解封開門。上人含咲。氣力不損。威光倍常。見人合掌敬禮。生奇特念。乃至臨終時。告弟子言。今月十三日。是滅盡尅。留皃穢死骸。令汝等荷擔。往還山野。是大惡事。我不煩汝。可取入滅。卽多積薪。登其薪上。付火燒身。口誦妙法。身體不動。與烟去矣。

第四十八光勝沙門法蓮法師

奥州有二沙門。一名光勝。持誦最勝王經。元興寺僧也。一名法蓮。能持法華經。興福寺僧也。依本生國。離本寺下住矣。是二人。苦行年老。精勤日積。光勝聖語法蓮聖言。捨法花經。奉持最勝王經。所以者何。是經甚深。一切經中。最第一故。名最勝王。由是公家名御齋會。講誦最勝。諸國亦名吉祥御願。講最勝王經。又藥師寺名最勝

是佛菩薩歟。復有現形承順走使。若是天童龍神等歟。如是奇事。不可勝計。自行既熟。爲化他故。從深山出來住人間。所謂書寫等處々練若也。僧俗作市。貴賤雲集。名簿高塚。供養湛海。若見其形者。作遇眞佛想。若聞一言輩。猶如聞佛說。有得粳米一粒者。准佛舍利。頂戴奉持。若得著衣片端者。如佛所著僧伽利衣。恭敬禮拜焉。華山法王。兩度臨幸。後度相共延源阿闍梨。圖繪聖人影像形貌。注記上人初後作法。下筆圖處。山動地震。法皇大驚。集會怖畏。上人卽言。是非可怖。依圖貧僧形體作法。有此地動。自今以後。亦有震動相。爰圖影像竟。時山地大震動。法皇下地。禮拜上人。乃至最後。兼知死時。入室坐禪。寂靜安穩。誦法華經。止息入滅矣。

第四十六叡山安樂院叡桓上人

沙門叡桓。從初發心。至于入滅。讀誦一乘練習三觀。不作他事。不欲世事。作是思惟。發心若僻。萬行徒施。因玆當發圓敎佛乘之大道心。後當修行出離證果之妙大行。六道衆生。從冥入冥。尤可憐愍。我永斷破無明冥。三乘無漏。從明出明。猶未究竟。我今悟入一實知見。近代行人。或竭外相難行苦行。不知內心觀念觀行。或有施捨。依報珍財。無致正報持戒信力。牽得六道無常果報。無感三乘佛位功德。如是觀察。簡捨九縛一脫僻非。當發六卽三觀道心。十重禁戒。不傾油鉢。十法成乘。不闕語默。息慮不止。必觀無常。詞謬不出。定語佛法。一生持齋。永斷酒醴。所行作法。如梵網經。散心誦法花。不注其部數。章疏釋與經文。相會思惟。文義科文相稱。定心誦法花。既及萬餘部。鳥獸馴來。舐掌中食。鬼神常侍。願作給役。拜釋迦放光。預普賢摩頂。如是奇事。其數甚多。藏隱我心。不語他人。修行年老。讀誦齡積。兼知終時。手執香呂對普賢像。口誦法花。心念實相。端坐不亂離生

不食。誦法華經。青衣童持白飯授僧。僧取之食其吹(味カ)尤甘。僧問來緣。童子答曰。我比叡山千光院延濟和尚之童子也。修行年積。得成仙人。近來大師陽勝仙人也。此食物。是彼仙人之志也。語已退去。延喜廿三年。於金峰山。陽勝仙人語東大寺僧云。余住此山五十餘歲。生年八十有餘。我得仙道。飛行自在。昇天入也。無有障碍。依法華經力。見佛聞法。心得自在。攝化世間。利樂有情。一切任意。仙人祖沈病。万死一生。歎言。我有多子。陽勝仙人我愛子也。若知我心者。願來可見我。陽勝以通。知此事已。飛至祖舍上。誦法華經。人出見之。雖聞其音。不見其形。時仙人白祖。我離火宅。不來人間。爲孝養故。强來誦經。又與語耳。又白祖言。月十八日。燒香散華。應相待我。我尋香烟而來下此。誦經說法。可報恩德矣。故老傳言。陽勝仙人。每年八月末。至叡山。聞不斷念佛。拜大師遺跡。異時不來。尋其所由。信施氣分。炎火充塞。諸僧身香。腥膻難耐焉。

第四十五播州書寫山性空上人

書寫山性空聖。平安宮西京人也。俗姓橘氏。出胎之後。右手拳不開。父母强開見之。把針。乃至三日。失而不見。尋求在所。前栽之中。翫花安座。從幼少日。至于老滅。面含微咲。顏色慈悲。口吐耎語。永離麁言。受持一乘。偏期佛惠。尋練行告。人跡不通。鳥音不聞。深山幽谷。結廬而住。不望日飡。過於多日。絕烟滅火。送於旬月。以妙法法味。資有待身。以忍辱法衣。隱四大露體。或時夢中。預美膳食。覺後腹中飽滿。餘味在口。或從經卷。鮮白粳米。自然散出。又夢。人來以物置去。覺見。現有種々食物。又從經中出來煖餅。其味無比。如天甘露。身體肥濃。威光勝人。又極寒夜。破衣裸形。身體如水。忍寒誦經。從艸菴上。垂綿厚服。覆蔽身上。復有隱形來問訊者。

足房。天性聰惠。憶持無極。容顏器量。身體强力也。忍寒堪飢。丁寧學文。以晝續夜。慇懃習誦。每日入堂。誦法華經。其音淸美。聞人感歎。廣學博覽。究法門玄底。問答决疑。無比肩輩。說法敎化。聽者流淚。日本迦旃延。邊州滿慈子耳。况五智水澄。浮月輪之影。三部鏡明。通大日之容。佛法棟梁。法門領袖也。職位叶大僧都。威德滿山里間。內心寂靜。鎭有道心。法華一部。何時怠哉。老耄時臻。身病自發。觀世無常。移住小松寺。心凝觀行。讀誦妙法。思惟文義不亂句逗。逕數月間。夢有七寶塔。釋迦多寶竝座放光。彌生信力。誦法華經。空有妙聲言。汝依觀心誦法華力。見二如來放光照曜。不疑西方臨終迎接。夢覺淚濕衣服。乃至最後。誦法華提婆品。一心作禮結印向西卽世矣。

第四十四叡山西塔寶幢院陽勝仙人

陽勝仙人。俗姓紀氏。能登國人也。勝蓮華院空日律師弟子。元慶三年始登叡山。年十一歲矣。情神聰明。一聞經敎。再不問之。暗誦法花。習學止觀。厭世頑囂。好修禪定。心意平等。毀譽不動。喜怒不改。勇猛精進。更不睡眠。亦不臥息。慈悲甚深。憐愍一切。見裸形人。脫衣與之。見飢羸輩。分口食施。蟻虱蚊虻。餧身令飽。手自書寫妙法華經。常讀誦。登金峰山。尋仙舊室。籠住南京牟田寺。習仙方法。最初斷穀。菜蔬爲食。次離菜蔬。菓蓏爲食。漸留飲食。服粟一粒。身著藤薜。口離飡食。衣食二種。永離悕望。發大道心。期三菩提。延喜元年秋。陽勝永去。烟霞無跡。所著袈裟。懸置松枝。讓與經(原ガ)厚寺延命禪師。禪師得袈裟了。悲泣無限。尋求山谷。更不知所居。吉野山練行僧恩(眞(類書))眞等云。陽勝已成仙人。身中無血肉。有異骨奇毛。兩翼生身。飛行虛空。如騏驎鳳凰。龍門寺北峰適會見。又熊野松本峰。遇本山同法。不審淸談。又籠笙石室有行安居僧。數日

華經。初結密印誦眞言。次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於此命終卽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衆圍遶住處生蓮華中寶座之上不復爲貪欲所惱亦復不爲嗔恚愚痴所惱乃至以是淸淨眼根見七百萬二千億那由多恒河沙等諸佛如來。此文兩三遍誦竟。告弟子言。更我尸骸不可燒盡。假使燒失雖成灰。猶誦法華。利益一切。言語已手結定印。作坐入滅。誓願有驗。于今其墓有誦法華經聲。又有振鈴之聲矣。

第四十二陽生僧都

延暦寺座主陽生僧都。伊豆國酒井北條比田鄕人。姓伊豆氏矣。少年上京登比叡山。修習佛法。而天性尫弱。不强力勇健。動以病惱氣力稍劣。有箕面行者。能相衆生善惡。語和尙言。努努莫作盡力逼身之勤。常食和飯。又飮汁粥。安性修習。時々往詣處々靈驗。作祈致勤。弃捨現在名聞利養。深發後世大菩提心。自然延壽命。無病增氣力。不望官爵自臻。又成一山貫首矣。僧都信行者語。不志學文。偏宗修行。讀誦法華經。永期無上菩提。恒好隱居。更辭交衆。乃至臨知命時。占竹林別所。望安養淨刹。乃至任天台座主。不以喜。參向御社。流淚高聲恨申山王。數十年間。忍於飢寒。住山祈申但助成往生極樂之勤。令成就證得菩提之緣。從是以外。依無現世望。專一言一念不祈申天台座主職。山王無與御坐恨申給。聞者皆發希有之心。隨喜讚嘆。無所悕望淸淨道心。卽不逕幾。辭退座主。彌閉山門精進修行。妙法薰修。追年甚深。念佛功德。隨日增進。傍人語傳云。雀鸚馴親喙掌食。猪鹿不悕舐足裏。蓋兼自示命終期。往生加行。如經所說。入滅作法。不同凡夫。頭北面西而以遷化矣。

第四十三叡山西塔具足坊實因大僧都

僧都少年。離家登山。弘延阿闍梨爲師。常住具

第七十八覺念法師
第七十九佛蓮上人
第八十七卷持經者明蓮法師

大日本國法華經驗記卷之中

首楞嚴院沙門鎭源　撰

第四十一嵯峨定照僧都

定照(昭イ)僧都。未聞其案內。僅聞古老傳。僧都長顯密道。興法利生。誦法華經是爲佛使。况眞言之鏡浮五智影。唯識之玉放二空光。東寺官長弘闡密敎。興福寺摠官興隆顯敎。慈悲室深。憐愍一切。法空床高。智慧薰心。三時念誦。晝夜讀誦法華經。僧都一生無犯。但以人指。磨觸女人身。告衆人言。我以此指。磨觸女人。作繫念罪。是指罪本。即截此指。以爲指燈。供養三寶。懺悔發露。於微少罪。生大怖畏。况犯根本罪哉。僧都住山階寺一乘院。其院有橘木。其木枝葉根莖枯槁。既成枯木。逕過數月。則爲截捨。僧都誦大佛頂眞言一遍。加持枯橘。即日之內。青葉忽生。逕數日間。枯木還成滋茂樹。開華結菓。倍增前々。其橘今在一乘院。是希有事也。壽蓮(遠イ)大威儀師。爲於僧都有嫉妬心。致誹謗詞。僧都任法務職。初參之日。大威儀師賜僧都盃盞。手乍捧盃盞。忽誑亂迷悶。爲入死門。舁入蔀上。將出寺外。則入死門。皆人見云。誹謗淸淨上人。故蒙現罰。非業死耳。僧都有急事。從山階寺上京。著淀河。惡風頻吹。河浪極高。船不能往還。僧都依急事。乘船渡河。衆人驚怖。皆言。船漂倒。則僧都當沈水。歎恐之間。天童十人計。出來河中。捧船泛水。不寄浪。安穩着岸上竟。即天童還入河中。不知所去。見人皆生感歎。流淚隨喜。是未曾有也。僧都示云。是法華十羅刹變現天童渡我耳。乃至奇事不可稱計。不動明王現形與語云々。乃至最後。沐浴淸淨。着新淨衣。右手執五鈷。左手持法

精進。晝夜轉讀妙法。積衆多功德。朝夕不怠。刹那无廢。偏志往生。臨最後時。手執經卷。口誦妙法。向西方坐。更无餘言矣。斂其死屍。置幽谷中。不逕數日。其墓所方。有誦法華聲。其音甚貴。似存生音。連夜誦經。更不休息。四十九日法事已後。其聲不聞。若替中有生。往生淨土矣。

第四十播州平願持經者

沙門平願。書寫山聖空聖人弟子也。行住坐臥。持妙華經。更无他業。籠居深山。數年讀經。大風忽吹。房舍顚倒。沙門被打損。殆可及命終。一心誦法華。思念存身命。神人忽來。從倒房中。拔出平願。摩頂誘語。汝由宿業。値此災禍。妙法力全存身命。不生悔恨心。能持法華經。今盡宿業。來世往生極樂。沙門臨老。思惟歎念。此生徒過。往他界別在近。卽捨衣鉢。勤修佛事。書寫法華經。圖繪佛菩薩。於廣河原立作假舍。修無遮法會。開朝暮講莚。修彌陀念佛及法華懺法。作是誓願。弟子今生。偏持法華。無餘所作。若有感應。當生極樂。今日善根。可見其瑞。如是誓願。揮涙禮佛。會竟人去。明日往見。法會河原生白蓮花。其數百千。花開香薰。見者皆稱歎言。是則聖人往生瑞相耳。沙門見之。隨喜無限。乃至老後。轉經无暇。觀念不退。无諸病惱。向西合掌。永辭此界矣。

聞法華經是人難　書寫讀誦解說難
敬禮如是難遇衆　見聞讃謗齊成佛

大日本國法華經驗記卷上

大日本國法華經驗記卷之中目錄

法華。心願往生。身修念佛。六波羅密寺爲定讀師數十年。對南北智者。聞說法論義。妙法功積身。聽聞德飽心。況捨世間蓄勤修事功德。調順三業。懺悔六根。及于老後。不染惡緣。取命終矣。入滅已後。靈託人云。我住是寺定讀師康仙也。依年來聽聞法。依隨分行業。當生極樂也。而依少事受於蛇身。我存生時。房前殖橘。逕年之間。漸々生長。枝葉滋茂。開花結菓。我朝夕見橘。從二葉當初。于結果實時。治養將護常愛翫之。雖念非重。由愛護執心。得作蛇形。住橘木本。爲我書寫妙法華經。當拔此苦。令生善處。寺中諸僧聞此事已。皆往彼房。見橘木本。三尺蛇纒橘根住。見之愁歎。微少罪業墮蛇道。何況廣刧所作罪業。浩然无際。何時翻破。成就佛果矣。善友知識。同心合力。書寫法華。開講供養。僧夢見。康仙威儀庠序。面皃有喜。拜諸僧曰。依知識慈悲善力。得離蛇道。得生淨土。夢覺已後。見蛇死了矣。

第三十八石藏仙久法師

沙門仙久。西山石藏寺住僧也。諷誦法華經。日夜盡數部。兼學習法文正教。深有道心。慈悲一切。悕望極樂禮念彌陀。住處傍別建立草菴。安置法華八曼荼羅。燒八香印矣。人々夢見。若欲見普賢。當親近石藏寺仙久聖人。依夢告。爲結來緣尋到之輩。稍有其數。法華薰修任運聚集。正念永去此界矣。

第三十九叡山圓久法師

沙門圓久。叡山西塔院住人也。成就房聖救大僧都弟子也。年始九歲。離二親家。登山受戒習學正教。移住楞嚴院。讀誦法華經。通達始終。諷誦无碍。音聲和雅。聞者叩胸。歡喜讃歎。出朝市有名德聞。奔波世間。衆所知識。至知命時。發菩提心。棄世榮花。觀身非常。入愛太子山。籠居南星。修无緣三昧。吹十二時螺。勤六時懺法。一心

卷讀時。讀畢。經一尺躍昇。從軸本卷還。至於標帋。即置机上。宅主見畢。一心合掌白言。希有。彼經躍昇。獨卷還端。聖人大驚。誡宅主言。努努他人無語。是慮外幻化非實事。若以此事。令他聞知。永以恨申。因是宅主。聖存生間。不出口外。入滅之後。所言說矣。夢。理滿死。弃置野間。千萬狗集來。食噉聖死屍。理滿聖在傍。見狗食我屍。作此思惟。有何因緣。有千萬狗。空有聲曰。理滿當知。此非實狗。皆是權化。祇園精舍聽法衆也。爲結緣聖人。變作狗身耳(マヽ)。夢覺已後。倍復精進。讀誦法華。乃至年來。朝野詞言。理滿若依法華威力。當生極樂。二月十五日釋迦入滅時。欲別娑婆。聖一生間。奉讀誦法華經二萬餘部。悲田病人。供養食藥十六箇度。乃至最後。雖有病氣。是非重病。叶年來念願。二月(前カ)十九日夜半。口誦寶塔品是名持戒行頭陀者即爲疾得无上佛道之文。即入滅矣。

第三十六叡山朝禪法師

沙門朝禪。從少年住比叡山。欲習佛法。天性緩怠。不能練習。隨順師敎。習經仕佛。晝於本房。誦讀法華。夜詣中堂。承仕禮拜。暗誦法華。通利一部。有自然相人。於中堂禮堂。相萬人善惡。相朝禪云。汝於前生受白馬身。法華持經者乘其白馬。一時遊行。由其功力。轉白馬身。感生人界。誦法華經。値遇佛法。但身色冷白。是先身餘習也。其聲麁曠。如馬走足音。皆是宿業所引得也。比丘雖聞相人所說。心不信受。參詣中堂。誠心懺悔。一心精進。祈知宿生(マヽ)。夢老僧告。相人所說。眞實不虛。善惡果報。心影如隨身。依持經者乘馬威力。得生人界。誦法華經。何況自持勸他令持。汝愼精進。莫生懈怠。夢覺已後。羞宿生報。喜値佛法。攝持漸々修行矣。

第三十七六波羅密寺定讀(讀イ)師康仙法師

沙門康仙。六波羅密寺住僧也。志樂佛法。勤讀

旦可送二人食。請法華聖。可獻御時。善神隨命。卽臨食時。法華聖到。待食不持來。時尅既過。爲成日暮。法華聖還。善神持食來。白聖人。依昨日命。早持來處。守護法華護法聖衆梵釋四王。威光有勢。大衆圍繞。四方充滿。難依其邊。何得其路哉。依之我等從朝至于今。乍捧供養。不能來也。彼聖還去。護法聖衆同相共去。僅得其便。所持來也。法嚴聖人。聞是語已。生奇特想。自手以供具。獻蓮藏聖。一心拜敬。稱讃妙法功德甚深。更添持誦妙法華經。精進修習。二聖皆悉欣求淨土。永離穢土矣。

第三十四愛太子山好延法師

沙門好延。遁於俗網入佛道。登愛太子山。讀習法華經。採花春香。供養三寶。拾薪汲水。給仕宿老。終日隨師長。授習經文。通夜松爲燈。練讀經卷。精進功致。通利一部。薫習德累早口誦經。如是練行。四十餘年。至於老後。彌勵其志。讀誦倍常。又修法華懺。勤彌陀念佛。受取病痾。頃日惱亂。雖然念佛讀經。亦復不退。身心寂靜入滅。入滅夜。德大寺阿闍梨夢。有一大池。其池中生一大蓮華。微妙香潔。開敷花實。好延法師。威儀具足。手執香爐。來臨池邊。如步地上。步行池上。登此蓮花。面向西方。口誦妙法。乍坐蓮指西方去。明知決定往生極樂矣。

第三十五法華持經着理滿法師

沙門理滿。河內國人。吉野山日藏君弟子也。最初發心。隨逐彼君。祇候給仕。不違彼意。願服不發藥。日藏君瞻其謹厚。令服不發藥。由是力。於女人境。永絕希望。以讀誦法華。爲一生所作。沙門在大江作渡子。設船艚度一切人。或時在花洛。愍諸病惱人。求所樂物而與之。雖作種々利他之事。而不闕退讀誦法華經。年深異瑞數示。而隱不語。沙門宿小屋。（百僧供人宅地。）一兩年讀經。宅主在聖邊。見聖所作。聖讀一卷。經置机上。取次

永以奉持。現身具足四人父母。報恩孝養。乃至修行。不退行業矣。

第三十二多々院持經者法師

攝津國豊嶋郡多々院。有一沙門。不知其姓名。巡數十年。志繫法華。一心讀誦。三業修行。山林積年。練行日尙。有優婆塞。貴聖人勤。運志供養。盡忠奉仕。爰優婆塞。煩疫癘病既入死門。入棺舉置樹上。過於五日。甦從棺出。卽到本宅。向妻子語冥途作法。閻魔法王引帳撿札云。依罪業深可遣地獄也。雖然此度。脫罪延算還本國。其所以者。年來運志。供養法華持經者。依其功德。所逸遣也。汝還本國。彌生信力。供養持經者。勝於供養三世諸佛。亦勝作餘无量功德。我時崇誡。從閻王廳。還往本國。見山野間。有七寶塔自然出來。其塔數十。莊嚴微妙。我所供養持經者聖人。向寶塔坐。從口火出燒七寶塔。虛空有聲。告優婆塞。當知此塔持經者聖人誦法華時。至寶塔品所出現也。然彼聖人。以嗔恚心呵嘖罵詈弟子眷屬。其嘖恚火。從口出來。燒寶塔也。若止恚心。誦此經者。微妙寶塔。充滿世界。不可勝計。汝以此事可告聖人。妻子眷屬。近隣大小。諸人聞此事。皆奇未曾有。往聖人許。語冥途事。聖人聞已。發慚愧心。遠離眷屬。捨離瞋嚚。單己而住。攝心讀誦法華經逕十餘年。最後無病。結跏趺坐。入於死門矣。

第三十三雲州法嚴蓮藏二法師

出雲國有二聖人。一人能誦華嚴大乘。名爲法嚴。一人讀誦一乘妙法。晝夜相續。其名蓮藏。是二聖人。共是大安寺住僧也。依有事緣。離本寺。來住雲州。所行如法。不違法律。法嚴法師逕二十年。讀誦華嚴。常歎日飡不叶意。時有善神。來白聖人。我作檀那。獻每日供。自今已後不歎日飡修行大乘經。聖人歡喜受其供養。日々食時調送美食。而供養之。法嚴聖人語善神云。明

山城國飯岳西有寺。名神奈井寺。其寺有僧。讀法華經殷重誠深。兼持眞言隨分有驗。此僧常去此寺欲往他所。雖有此念不能離去。一時思惟。決定出去。其夜夢見。有一老僧。太以宿德。出老音言。我此寺藥師如來也。示宿世緣爲汝與語。汝住此寺。既及數生。前生受蚯蚓身。常在此寺前庭土中。常聞僧誦法華經。由是善根今生作人。讀法華經。修行佛道。以之當知。汝此寺有緣。專不可往他所。夢覺。始知有緣伽藍。從是已後常作此觀。我念先身蚯蚓愚虫。不弁善惡土中生死。誠以可悲。仍法華經力用最大。聞經爲緣拔蠢虫苦今得人體。願以今生轉經功德。不趣生死。證大菩提。如是誓願。常住其寺无他行心。修行佛道矣。

第三十一醍醐僧惠增法師

沙門惠增。醍醐僧也。剃頭當初法華緣深。只誦法華不讀他經。不習俗典。不持眞言。不學顯教。但一心讀法華經。乃至諳誦。通利明了。唯於方便品比丘偈。二字廢忘不被通利。數年之間唯加練習。於此二字揔不憶持永以忘失。向經文時。即明了知。離經誦時。更不憶持。每至此處歎罪根重。願得憶念遂廻思願。參長谷寺七日籠居祈願此事。大悲觀音令我憶念經二字。又過七日已夢。從御前帳裏老僧出來言。比丘。我以方便令汝憶持經中二字。當爲汝說忘失二字宿世因緣也。前生播磨國加茂郡人也。汝父母皆今在彼國。前生汝讀誦法華時。向火讀經。逆火星到。燒經二字。汝不書補彼二字。故今生讀經忘失二字。其經現在。汝往播磨。拜本持經。書付二字。可憶宿業。夢覺已後。二字明了更不廢忘。爲知虛實。往播磨賀茂郡。宅主出來見是比丘。并聞其聲。夫妻共言。我子還來。面貌全似。音聲不異。比丘聞之。追尋來緣。父母聞之。流涙喜悅。見其持經。二字燒失。書補二字

積。卽座嚴座。開箱授經。卽捧經卷。從第一卷至于第八卷。高音讀誦經。閻王冥類。合掌聞之。貴僧將出。沙門源尊令向本國。卽見貴僧。觀世音形也。汝還本國。能讀此經。我加威神。令暗誦經。卽逕一日夜。卽得蘇生。重病除愈。氣力尋常也。從閻王廳讀經已來。通利前後。悉皆憶持。徹誦一部。每日讀誦三部法花。二部化他。一部自行。乃至最後。雖有少病身心不亂。誦法華卽遷化矣。

第廿九定法寺別當法師

法性寺南。有一小寺。名定法寺。有別當僧。形雖似僧。所行如俗。專貪嗔癡。行斂盜婬妄飲酒放逸。發諸狂言。習諸雜藝。作無益事。雙六圍碁每日不缺。用三寶物。无有慚羞。五塵六欲。貪染无厭。攝受惡業。如海呑流。如火焚薪。爰有同輩十人。日來催勸。相共詣淸水寺。還向次入六波羅密寺。値遇法華一乘講筵。隨喜而去。是則件僧一生作善。從是以外。不作善根。年齡相運。生涯自盡。卽入死門。依惡業故。感得極惡大蛇身。蛇靈著附妻。悲派(泣カ)宣受苦相。我先生好作惡業。倦作善根。僅有所作。惡業弘從。是故受大苦惱最惡麁重身也。熱如燒火。草木當氣。皆悉枯渇。无量毒虫。我身爲棲。唼食皮肉。水食難得。還飮我身。如是受苦。不可宣盡。但依一善。一時受樂。昔存生時。於六波羅密寺。一度遇講。其功德力。在我身中。每日未時。從六波羅密方。淸涼風吹來扇我身。熱苦忽息。毒虫不食。身心喜樂。但逕一時。我叩頭尾出血涙。悔恨存生不作功德。一度聞講。猶多年常蒙利益。何況一生營作佛事。豈不登蓮哉。唯願汝等。爲我書寫法華大乘。拔濟我苦云々。聞者皆言。我等拋萬事。當聞妙法經華。妻子發悲。寫經供養。其後化示苦息矣。

第三十山城國加美奈井寺住僧

谷寺。白觀音言。有何因達世間人此身黑色。觀音神通。令知宿世。如此祈念。三日侍堂。夜半夢見。有一貴女。端正无比。衣服薫香。告比丘言。可知先身黑色牛也。有持經者邊。常聞法華經。因是緣故。得生人界。拔畜生苦。得受人身。聞法華力。今生受持一乘妙法。餘殘宿業得黑色身。更莫歎念。捨身他世。昇於天上。見慈氏尊。得三菩提。比丘夢覺。一心頂禮大悲觀音。滿本所願。攝念勸修。法華行業。心无放逸。奉行諸善。三業不亂。六根寂靜。永盡此生。歸无爲界矣。

第廿七備前國盲目法師

備前國有人。不知姓名。十二歲盲目。將詣中堂。藥師佛前祈願。開眼見色明了。過二七日。有長老僧。告盲人言。汝依宿報。得盲目身。今生不得眼目見色。汝於先世得毒蛇身。住信濃國桑田寺乾角榎木中。其伽藍有持法華聖。晝夜讀誦妙法華經。由是常聞一乘妙法。汝罪根深重。更无得食。常困飢渴。受諸苦痛。夜夜入堂。舐食佛前常燈之油。因聽法華。今得人身。又値佛法。依食燈油。受盲目身。是故今生不可開目。汝早可讀誦一乘妙經。滅除罪業。他生天眼明淨。徹見大千。乃至度他得示現已。心生慚愧。發露宿報。誦法華經。自然開通。一部始終。驗力現前。結縛邪靈。令其歸伏。身心病苦。卽得全除。乃至菩提。常得成就矣。

第廿八源尊法師

沙門源尊。以幼童時。離父母家。來住法家。心操奐淨。永背不善。稟持法華。日讀誦數部。未得諷誦。盛年之比。受取重病。數日惱苦。卽入死門。臨至冥途。越閻王廳。冥官冥道首戴冠。鬼身著(鎧服力)缺掖。或著甲冑。又著裲襠。腰帶厲鏤。手捧戟鉾。或向書案。開筬櫃等。或簡牒註記善惡。見其作法尤可怖畏。傍有貴僧。手執錫杖。又持經箱。卽申閻王。沙門源尊。讀誦法華經年序多

讀誦經。憶持不忘。乃至一部通利暗誦。至于老年。每日讀誦三部无退。兼習法文。能解義理。比丘性靜。默然少語。定途所作。動口齒虛哨如牛。比丘悲歎。常羞此事。生死皓然。業種巨多。先世業感惡業身。今生不懺。後世可畏。參登叡山根本中堂。逕七日夜祈念。令知先生果報。至第六夜。夢聞音聲。不見其形。告賴眞云。汝先生身。是鼻缺牛。近江國愛智郡中貫首家內。貫首作經供養。八部法花。負牛將登伽藍。依負經功德。脫牛身至人間。誦法華經。解法文理。作佛法器。今生讀誦法華。功德薰習。遠離生死。當證涅槃。宿習猶殘。餘報未盡。咴々常嚼。夢覺。明知前世後世善惡果報。比丘精進。自愧尅責。怖畏惡道。讀誦觀念。欣求菩提。盡七十算。誦六萬部。正念无苦。定知往生安樂淨刹矣。

第廿五叡山西塔春命

沙門春命。西塔住僧也。讀誦法華更无他業。晝於住房。終日轉讀法華經。夜釋迦堂。竟夜暗誦。心急身貧。世間常乏。山門閇跡。不好鄉里。勇猛精進。一心讀經。至於天曉。不睡不覺。有一天女而現半身形。其聲柔耎。汝於前世受野干身。住於西塔法華堂裏。遊天井上常聞妙法及寶螺。依其因緣。今得人身。作此山僧。持法華經。人身希有。佛法難遇。營勵轉讀。不奢三業。苦海悠深。非妙法船。〔與到通〕何致彼岸。如此示語。復無餘言。沙門聞已。觀前生報。信因果道。乃至卷數誦六萬部。其後雖逕多年。讀誦不記卷數。臨於最後。雖有惱氣。專非重病。口誦妙法。心厭生死。更無餘念。永背此界矣。

第廿六黑色沙門安勝

沙門安勝。其色極黑。猶女掃墨。又似炭灰。耻歎色黑。敢不交衆。聰睿好音。讀誦法華。聞者傾耳。無不隨喜。復有道心。造佛寫經。供粮恭敬。憐愍貧人。脫着衣施。慈悲病者。求醫藥與。詣長

成徒人。如是議定。官人上下。春朝將來右近馬場。正爲切兩足。時春朝聖擧聲誦法華經。極惡不善十六官人流不覺淚。皆禮聖人而去。見聞來集。乃至着(欽カ)馱。悲泣隨喜。非違別當重夢。天童來告言。春朝聖人。爲救獄罪人七度住囹圄。是諸佛方便。和光同塵耳。春朝在一條馬場。出舍死去。髑髏在其邊。每夜誦法花。聞者恠異。有一聖人。拾其髑髏置深山中。從其以來。誦經音絕矣。

第廿三叡山寶幢院道榮出山

沙門道榮。近江國人。幼少登山住寶幢院。年分法師。限十二年。永以籠山。讀習大乘。奉仕師長。採花承仕。供養如來。累年入堂。禮佛轉經。過十二年。始出本鄉。乃至閑住。作是思惟。性非聰明。不瑩顯密。心无勇猛。不急精進。年齡自積。生涯不幾。此生不揚名譽(年カ)手空過。後世可步火血刀路。若不殖善苗。不可結佛果。又作是念。我當書寫妙法華經。如是思惟企寫經。若書一品畢。著軸褾帋。請五人名哲。開講供養。令說義理。問答決疑。如此一月一度二度。乃至五度六度供養。隨寫經多少不定。數十年間勤此善。待露命消時當結願。又發誓願。生々世々値遇佛法。書寫讀誦一乘妙法。乃至成佛永不退轉。夢寶幢院前庭建立金多寶塔。露盤火珠。寶鐸瑩篠。莊嚴微妙。道榮見已。一心頂禮。有一丈夫。形似帝釋。告沙門言。此塔汝經藏。開戶可奉見。夢中歡喜。開塔拜見。塔內積置數百部經。唯塔艮角不積經卷。丈夫告云。今生書寫經塔內滿積。隨身此塔。當昇都率。睡覺誦(踊カ)躍。无量无邊。彌發信力。書寫供養。老衰被迫行步不輕利。尋寒溫緣。下住野州(洲カ)郡。乃至書寫普賢品已。開講供養。合掌禮敬。即歸无常矣。

第廿四賴眞法師

沙門賴眞。近江國人。年始九歲。住金勝寺。聞僧

夢覺。涙不禁多時。乃至手執經卷。觀念入寂滅矣。

第廿一愛太子山光日法師

沙門光日。叡山東塔千手院住僧也。於一乘深生渇仰。祈念三寶。願誦法華。尅念無限。徹誦一部。占居梅谷數年隱居。中關白殿北政所特以歸依。日供衣服厚以奉獻。臨老移棲愛太子山。妙法卷數及萬餘部。籠居精進。逕數十年。依有宿願詣八幡宮。夜侍御前誦法華經。傍人夢見。從寶倉内。天童子八人出來。拜禮隨喜。以妙香花。散光日聖。口唱讃歎。八人舞遊。又從神殿出聲讃曰。如是聖者必作佛。長夜光明冥途曜日也。夢覺。見此光日聖誦法華經。乃至齡盡去此界時。全誦一部。至作禮而去歸滅矣。

第廿二春朝法師

沙門春朝。是權者。非直人也。言音和雅。巧誦法華。聽者无倦。謂如食頃。慈悲甚深。憐愍一切。見他受苦。謂是我苦。觀人安樂。爲我受樂。高家權門。公子王孫。諍請聞經。願住我家。花洛田舍。貴賤上下。趁往住所。聞經讃歎。聖人見於東西獄所。聞受苦相。深以悲歎。以何方便。拔獄所苦。種佛道因。乃至發願。我當七反入獄所中。令諸罪人聞法華經。如是思惟。往來貴家。取銀器一具。打入雙六。追捕春朝。將入獄所。聖人入獄。卽誦法華經。其聲高遠。如振鈴鐸。囹圄内人。合掌隨喜。涙下悲泣。一院三宮消息被送。非違別當仰事。下賜撿非違使。沙門春朝不可勘問。不可加笞。又夢。獄所白象數百充滿。諸天護法來集問訊。非違別當夢。見普賢乘白象王。光明照曜。手捧鉢飯向獄門立。問其所由。爲供養春朝。每日普賢來驚夢示現。令出獄所。如此來住獄所。漸及五六箇度。每度不逕勘問出獄。時非違廳議定。春朝既非嫌疑。現盜惡人。不勘問免。由是任意盜取人物。尤可禁治。則切二足可

止住此處修行佛法。比丘雖作隨順之意。其性劣弱。不堪其器。悔恥自心。遂以還去。以仙人神力。日裏來至葛川伽藍。語傳同行善友。令植佛因矣。

第十九法性寺尊勝院供僧道乘法師

沙門道乘。叡山寶幢院西明房正算僧都弟子也。移住法性寺。送多年序矣。始自少年昔。至于老後。暗誦妙法華晝夜無倦。天性急惡不忍過咎。麁言罵詈弟子童子。息恚心後。叩頭悔歎。流淚發露。或對佛像。實心改悔。或對大衆。誠心陳懺。夢中出寺向叡山。行到於柿本邊。遙見山上。始自坂本至于大嶽。造重殿堂樓閣廊舍。葺以甍瓦。粧以金銀。其中安置无量經典。黃帋朱軸。松烟寫文。紺帋玉軸。金銀瑩字。道乘見了。生希有心。問宿老云。此經典甚多不可數盡。誰人所置。老僧答云。是汝年來所讀大乘也。始於大嶽至于水飲所積置經。住西塔院所讀經卷。始自水飲至于柿本。住法性寺所讀經也。依是善根。生於淨刹。聞是語已。生奇特心。時忽有火災。燒一部經。道乘復問燒經因緣。老僧答云。汝發嗔恚。罵詈童子。嗔恚火炎。焚燒善根。若斷恚心。善根增長。決定往生極樂世界。夢覺已後。向佛弘誓。永斷嗔恚。三業正直。策勵身心。但誦一乘。更無餘念。正念寂靜取滅度矣。

第廿叡山西塔蓮坊阿闍梨

蓮坊阿闍梨。慈念大師弟子也。釋迦堂供僧也。稟性素潔。正直白淨。諷誦法華經。日夜不怠。瑩兩部法。澄五智水。修行靈驗。加持勝利。其數巨多。登江文巔。一夏籠行。大笠爲室。蹲踞大石。專不臥息。常以斷食爲業。又斷鹽。誦法華。懺六根罪。夢乘白象普賢對（鹿カ）立。又毘沙門善言讃歎。乃至老後入滅時。庶杖息腰。每夜不闕詣釋迦堂。破氷奉閼伽。忍寒誦一乘。夢老僧來。摩頂與語。妙法功積。修行德滿。不歎二世。臨終來救。

笑而語。頃日失念不説施食。不勅十羅剎。今有此言。即命童子調食。其後如前有自然食。持金沙門除慢高心。修行轉讀。二僧臨終。聖衆來迎。倶生淨土矣。

第十八比良山持經者蓮寂仙人

葛河伽藍有一沙門。斷食苦行。懺悔修行。逕於年月。夢有僧告沙門。當知比良山峰。有一仙僧。誦法華經。諸佛所歎。諸天禮拜。汝當往詣親近結緣。比丘驚夢入比良山。逕歷數明[時カ]推尋覓求。遙聞讀誦大乘音聲。其聲微妙无可比物。不高不下深銘心府。比丘歡喜東西馳尋。雖尋聞經聲不見其處。漸漸遊行。經於多時。至平正處。縱廣相搆。三方倶下。苔敷篠生。量纔二丈。有一嵓洞。希有絶妙。有大松樹。根宿嵓上。枝葉四垂。覆洞前庭。風吹松聲不異音樂。雨降如笠不濕庭上。熱時松能作清冷影。寒時任運施煖温氣。有一聖人。血完都盡。但有皮骨。形貌奇異。着青苔衣。告比丘言。希有來臨。暫住近邊。不得付近。所以者何。烟氣入眼。涙出難堪。血膿腥膻。鼻根受苦。過七日已更來。互與語。比丘隨語去二三段。止宿安座。晝夜聞經。身心快樂。鹿熊獮猴及餘鳥獸。持諸菓蓏供養仙人。獮猴爲使者分送我所。過七日已。詣仙人所告比丘言。我是興福寺僧。法相宗學徒。號曰蓮寂。我見法華汝若不取後必憂悔文。始發菩提心。見寂莫无人聲讀誦此經典我爾時爲現清淨光明身文。永去本寺跡交山林。於治養身哀護命事。永生厭離。積功累德。自作仙人。往還遊行山嶽峰谷。宿縁所追來住此山。我離人間。厭世以後。法華爲父母。妙法觀師長。一乘憑室宅。禁戒爲防護。我依一乘。眼見遠方。耳聞衆聲。意知一切法。我依一乘。上昇都率。見慈氏尊。往至餘方。親近諸聖人。天魔惡人不近我邊。怖畏災禍不聞其名。見佛聞法心得自在。比丘尋來非少縁。

損帋衣。單薄飽布。或着破装。或着鹿皮。外不恥人間。内不制寒氣。不望日食。飲一盃粥。逕三四日。煎一盃茶。過數日夜。或時師子常來馴親。或白象來晝夜宿直。定知文殊普賢守護。年百二十七歲入滅。故老夢云。捧法華經。上昇虚空。我今往生都率内院。値遇彌勒矣。

第十七持法沙門持金法師

有二聖人。一人能持法華經。一人受持金剛般若。是二法師。俱住一山。隔二三町。共守禁戒。齊期佛道。沙門持金。顯般若驗。不持世務。得自然膳。早旦粥饘其味甘露。食時施飯。飯飯糯糅。白飯薯蕷。味與蘇蜜同。菓子蔬茹美羹等。調備持來。依之不歎日食送世。沙門持法。預壇那食。或時乞食。世事不豊。持金比丘起憍逸而作是念。我所持經力用寂大。又我行業從他勝。故諸佛菩薩諸天護法。送食供食晝夜守護。彼法華聖所持經威力下劣。能持行者所行不知法。諸人不供。自力營生。以邪念心如是作謗。乃至法花聖人童子來至般若聖人住所。持金法師我驗德語彼童子。返問。汝師有何勝事。童子答云。我師更无驗力勝利。但依人訪自生活耳。童子還房此事白師。師言。道理尤也。逕數日後。般若聖許朝粥不持來。時供不調送。不食日暮乃至二日三日不食。時般若聖生大驚怪。於佛般若須菩提等。悔恨无限。夢見白眉老宿。老僧告持金聖。我須菩提也。雖讀誦金剛般若。未速顯現般若法利。得諸天供。最故我等不能送供。云何横生怨恨心哉。比丘問云。年來供養誰所弁。老僧答曰。是法華聖以慈悲心憐愍汝。故十羅刹女爲其使者。以咒願施食。每日送施耳。汝於聖不應生於憍慢之心。早詣彼所。悔過懺謝。比丘夢覺。心懷慚恥。往聖人許。頭面禮拜。以愚迷心於聖人所。生謗惡心。願許懺悔。又每日以食被送施我。此事希有。云何昨日今日不送其食。持法比丘含

形云々。法師既免大蛇毒害。生奇特念。從此已後倍發道心。繫念一乘。無休息時。毒蛇猶聞。發起善心。況後人輩。若人不信此法華經。當知。不久墮落淤泥。永无出期。如是思惟。勸他讀誦。自行化他。功德圓滿。永歸无常焉。

第十五薩摩國持經沙門某

薩摩國有一人沙門。不知其名。出家已後讀誦法華。三時常修法華懺法。復見止觀。練習三觀。三年籠山。讀誦千部法華。已作是思惟。發難發信。誦千部經。悔自他罪。三時懺悔。若我出山。交雜人間。染着世習。還作惡業。被牽邪見。發圓乘善。我不愛身命。但念生極樂。不如燒身供養三寶。生是念已。彌勵信力。深發道心。燒有待身。不異喜見。臨燒身時。立誓願云。我依千部經。當生極樂世界。於燒身跡可有奇事云々。卽燒身間。雖風不吹。煙向西疾行趣。雖空明晴紫雲指東聳。集會四衆流隨喜淚。燒身已後。弟子同行往境墓所。日々念佛轉讀大乘。逕兩三日見於墓所。有佛舍利。發奇怪心。捃拾舍利。量過一升。普施一切。令得供養矣。

第十六愛太子山鷲峰仁鏡聖

沙門仁鏡。東大寺僧也。父母祈禱伽藍神社。願得男子。若得男子。作佛弟子。令修佛法。卽知有胎。乃至九歲。送寺付僧。先讀普門品。隨讀悉通利。次第一部讀誦既畢。兼習餘經法文正敎。又持戒律。身无所犯。日日持齋。午後不食。復有修驗。護法隨召。籠居深山。作九旬勤。數十餘度。香火滅盡。有持火人。雖見手臂不見其體。或時深夜欲洗手時。傾寫水瓶无一滴水。欲汲谷水瓶水自滿。乃至年老及八十餘。觀餘命无幾。思我身衰邁。尋臨終處。欲占淨處。夫愛太子山。地藏龍樹久住利生處。不異唐朝文殊影向五臺山矣。如是思惟攀登愛太子山。住大鷲峰晝夜讀誦法華經。六時修行懺悔方法。不求衣服。破

知死期矣。

第十三紀伊國完背山誦法華經死骸

沙門壹睿。受持法華經。年序尚久矣。參詣熊野宿完背山。臨中夜有誦法華經聲。其聲極貴聞。銘骨髓。思念若復有人宿歟。誦一卷竟。禮拜三寶。懺悔衆罪。盡誦一部。既至天曉。明朝見有死骸骨。身體全連。更不分散。青苔纏身。逕多年月見髑髏。其口中有舌。赤鮮不損。壹睿見之。起居禮拜不堪感悅。其日止住。臨夜如前誦法華。夜明之尅。壹睿近寄。問死骸云。既誦一乘。豈無心神。願聞本緣。靈卽答云。我天台山東塔住僧也。名曰圓善。修行之間。至此死去。而生前中。有六萬部法華轉讀之願。昔存生時半分誦畢。爲讀其殘猶住此邊。願既當滿。其殘經不幾。只今計可住此處。其後可生都率內院。値遇慈尊可蒙引攝。壹睿聞已禮拜骸魂。而詣熊野。乃至後尋見骸骨。不知所去矣。

第十四志摩國嵓洞宿雲淨法師

沙門雲淨。從初發心。專持一乘。常厭世務。樂靜閑處。爲拜靈處。參詣熊野。過志摩國。到於海岸。无人之境。宿大嵓洞。其岩洞上生多大樹。谿谷通海。嶽峯峽岫。甚以幽々。況復其地極臰腥臊。比丘怖畏身心不安。一心誦經待夜早明。纔至夜半。風吹灑雨。作法背常。温氣當身臰香彌增。卽大毒蛇開口欲呑。比丘見已於是定死。彌發信心誦法華經。願依經力。命終決定。往生淨土。不墮惡趣。爰大虵閉口收毒。忽起慈心。不成害去。卽降暴雨。雷電日光曜。山水忽滿。流石浸山。良久雨晴。時五品朝服人出來。敬屈作禮而作是言。我嵓洞主。受暴惡身。害有情輩。噉食人類。既及萬數。今聞聖人誦法華經聲。惡業轉滅。善心現前。今夜大雨。是非實雨。從我兩眼流出涙耳。滅惡業故流發露涙。自今已後更不生惡心。流涙似大雨。況知是身體相。言訖隱

隨逐。是非虛言。聖人答曰。天諸童子以爲給仕。何爲奇哉。客僧又問。雖唱年齡老朽之言。見面貌時。其形少壯。是非搆妄語哉。聖人答曰。得聞是經。病卽消滅。不老不死。更非妄語云々。聖人勸客僧早速還去。客僧歎言。頃日迷山不知方隅。身心疲極。旣忘行步。況日影斜欲入夜冥。云何聖人强被勸去。聖人語。我非有厭心。此處遠離人間氣分。逕多年序。是故勸去。若今夜欲被止宿者。身不動搖。口無言說。寂靜而住。初夜時許。微風俄吹。非常作法。異類衆形。鬼神禽獸。數千集會。馬面牛形。鳥頭鹿形。各々捧持香華供具菓子飮食百味餚膳。前庭並搆高棚安置。稽首頂禮。一心合掌。次第而座。於此衆中或作是言。奇哉非例有人間氣。有輩又云。何人到哉。聖人發願誦法華經。至天曉。廻向已後。集會大衆渴仰禮拜。各々分散。客僧問曰。奇異希有。異類千形。是何方來。答言。若人在空閑。我遣天龍王夜叉鬼神等爲作聽法衆。如是乃至今欲還去。不知其方。聖人告言。當付指南。奉送人間。卽取水瓶置前簀上。水瓶踊下漸々進去。客僧隨水瓶而行。逕一兩時往到山頂。住於山頂觀下山麓。有鄕里。是時水瓶上昇虛空。還歸本處。義睿法師於里流淚。傳語深山持經者聖人作法德行矣。

第十二奥州小松寺玄海法師

陸奥國新田郡小松寺住僧玄海。初具妻子。暮年離去。日讀法華經一部。夜誦大佛頂眞言。以七反爲恒事。夢左右之腋忽生羽翼。向西飛去。過千萬國。到七寶地。自見其身。以大佛頂眞言爲左翼。以法華經八卷爲右翼。廻望此界。寶樹樓閣。光彩微妙。有一聖僧。語曰。汝今所來者。極樂世界邊地也。郤後三年。可迎汝耳。玄海頂受此語。飛歸如初。爰弟子等初謂已死。皆盡悲泣。玄海得蘇。彌讀誦經典眞言。後三年而遷化。預

可見。童子心中發此念願。我師年來持法華經。此魚變經。隱大師耻。諸人開櫃。見在法華經八卷。諸俗見之各恐弃去。一人猶怯。副童子後行到寺。隱聞童子向師具述此事。沙門聞已生希有心不食其魚。俗人隨喜。五體投地。頂禮沙門。宍買々々。雖是實魚。依聖人德。依經威力。魚變經卷。然我等愚癡不信因果。於聖子戲論煩惱。此罪甚重。願我大師此罪免給。自今已後奉攝大師。成檀越恭敬供養矣。當知爲法治病助身。毒變爲藥。魚化爲經。見靈異記矣。

第十一吉野奥山持經者某

沙門義睿。巡行諸山。修行佛法。從熊野山入於大峰往金峯山。其間迷路。不知東西。依寶螺聲。尋道不得登山巓。視四方幽谷十餘日間。辛苦疲勞。祈念本尊。頂禮三寶。願到人間。經久迷行。到平正林。有一僧房。新造淨潔。博風懸魚。障子遣戸。蔀簀天井。周匝莊嚴。甚可愛樂。前後庭廣。白沙遍布。菓樹菓林。奇菓異艸。處々生列。義睿見已。心生歡喜。靜座止息。近禪室見。有一聖人。年僅二十歲計。威儀具足。讀法花經。其聲深遠。如調琴瑟。讀一卷了。置經案上。其經誦空。自然從軸至于褾紐。卷還結紐。如本置机。如是每卷受取卷反。讀一部畢。廻向禮拜。起座出見修行比丘。大驚怯言。此處往古人不來到。山中深山。谷中幽谷。鳥音猶希。何況人跡問訊案內。比丘具答迷山因緣。聖請客僧入房內。坐問食用否。端正童子捧美膳來。比丘乃至見種々希有之事。作此問言。聖住此處。經幾年紀。有何事緣。萬事相應。聖人答言。住此處後八十餘年。本是叡山東塔三昧座主弟子也。大師依小事加呵嘖勘當。愚頑之心忽生厭離。永去本山。任念流浪。若壯年齡。不定在所處々修行。老邁之後。此山留跡。永期死時。客僧聞已。彌生希有難過之念。問聖人言。雖稱人跡不通之由。端正童子

地。合掌捧頂。氣絕入滅矣。

第九奈智山應照法師

沙門應照。熊野奈智山住僧。性稟精進。更無懈怠。讀誦法華爲其業。勤求佛道爲其志。山林樹下爲棲。不樂人間交雜。轉誦法華之時。每至藥王品。銘骨髓徹肝膽。戀慕隨喜喜見菩薩燒身燃臂。遂發念願。我如藥王菩薩。燒此身供養諸佛矣。斷穀離鹽。更不食甘味。松葉爲膳。又服風水。以淨內外不淨。爲燒身方便。臨燒身時。著新紙法服。手執香爐。結跏趺坐薪上。面向西方。勸請諸佛而發願。我以此身心供養法華經。以頂供養上方諸佛。以足奉獻下方世尊。背方東方薄伽梵納受。前方西方正遍知哀愍。乃至以胸供養釋迦大師。以左右脇施多寶世尊。以咽喉奉上阿彌陀如來。乃至以五藏供養五智如來。以六府施與六道衆生云々。卽結定印。卽口誦妙法。心信三寶。乃至身體成于灰。誦經音不絕。不見散亂氣色。煙香不臭。似燒沈檀之香。微風頻吹。如調音樂之聲。乃至火滅已後餘光猶殘。虛空照曜。山谷明朗。不知名字不見形相奇妙衆鳥數百來集。以如鈴聲。和鳴飛遊矣。是則日本國最初燒身也。親見傳聞輩。莫不隨喜矣。

第十吉野山海部峰寺廣恩法師

沙門廣恩。帝姬阿倍天皇御代人也。海部峯寺住年久尙。晝夜讀誦妙法華經。攝念精進。志意堅固。年老病重。身心疲勞。不堪起臥。弟子歎言。大師疲勞。旣煩重病。不加療治病忽難愈。及死門歟。扶身修道。如來所說也。買求魚類。爲藥被食。依弟子勸卽聽許之。紀伊國海邊。遣童子求魚。童子買取八隻鮮鯔。入櫃荷還。途中値遇知人兩三。見童子問云。汝荷何物。童子不慮答法華經。俗見從櫃魚汁流出。魚香極臭。爲糺童子僞。過市中間留童衆中。汝所荷魚何言是經。童子更言。是法華經。專非是魚。時諸人言。開櫃

當入滅也。此日僧正沐浴著淨衣。向本尊像。願曰。西山日暮。南浮露消。不過今夜。必可相迎。言訖右脇以枕臥。前奉安置彌陀尊勝兩像。以線繋于佛手結著我。左手把願文。右持念珠。結定印入滅。其遷化之期果如前言。朱雀邑上兩帝歸依爲師。賜謚慈念矣。

第七無空律師

律師無空。平生念佛爲業。衣食常乏。自謂我貧。亡後定煩遺弟。竊以萬錢置于房內天井之上。欲支葬斂。律師臥病。言不及錢。忽以退世。枇杷左大臣與律師有舊契。大臣夢。律師衣裳垢穢。形容枯槁。來相語曰。我以有伏藏錢貨。不度而受蛇身。願以其錢可書寫法華經。大臣自到舊坊搜得萬錢。錢之中有小蛇。見人逃去。大臣忽令書寫供養法華經一部畢。他日夢。律師衣服鮮明。顏色悅澤。手持香爐。來語大臣曰。吾以相府之恩。得免蛇道今詣極樂。謂了。西向飛去矣。

第八出羽國龍華寺妙達和尚

沙門妙達。出羽國田川郡布山(南イ)龍華寺住僧也。和尚心行清淨。无所染著。戒行堅持。鎮怖罪業。讀誦法華經。離諸懈怠。具足慈悲。常好惠施。和尚。天曆九年之比。无所病痛。手持經卷俄示入滅。往閻王宮。王從座下禮拜妙達。卽示告言。非命盡故來到此處。我見和尚。偏持法華經。內外明淨。是爲濁世護正法人。是故我今請聖。爲說日本國中善惡衆生所行作法。聖人能憶持還於本國。勸善懲惡。利益衆生。其善惡人如別傳註。妙達和尚死還七日甦生已。始語冥途作法閻王所說。聞者信伏。多息惡心。出家入道。趣向善根。造佛。書寫經。建塔。造堂。其數無量。驚和尚入定聞閻王所說。所歸信矣。和尚一生受持法華。自行旣熟。最後時到。手執香爐圍遶三寶。一心頂禮諸佛妙法一百八度。最後禮拜。頭面著

霖雨。忽令晴天。尋入葛河。久住修行。立深水中滿洛叉。遍住十九瀧。布十九字。凝十九觀。始見明王。矜伽羅童子。制多迦使者。隨順左右。永承其命。和尚面向明王。祈申二世要事。心有所念。明王能滿。和尚內心有一願。現身昇都率內院。親見慈尊。供養禮拜。雖有所念。非力所及。祈白明王。我有此願。明王威力。令我昇天。見彌勒慈尊。明王告言。天上勝妙地。下界不能往。何况其中都率內院。一生補處菩薩所居。所從眷屬。斷惑證果。以具縛身。輙得昇哉。和尚祈申念願深。明王告言。我以有不違行者所念奉仕之願。可隨汝心。卽將和尚。昇兜率天。過往外院。向內院時。守門天人遮止不入。諸天告言。希有沙門。依於明王本誓力故。得過此處。雖然沙門未具可到內院菩提。所以者何。沙門未得讀誦妙法華經。不能修行四種三昧。以何爲業。得入內院。沙門早歸本所居國。讀誦法華經。思惟妙惠。以其善力。當生此天。和尚不果所願。卽得下天。流淚摧骨慚愧發露。不讀法華經。不修行一乘。臨老後始讀法華經。信歸一乘。乃至依於定惠薰修顯密修行。宿後如念。成就所念。見慈氏尊。入於圓寂焉。

第六叡山西塔平等坊延昌僧正

延暦寺座主延昌僧正者。俗姓江沼氏。加賀國人也。僧正兼學顯密。惠惜寸分暇。受戒以降。每日轉讀法華大乘。每夜尊勝陀羅尼百反。每月十五日。相迎諸僧。唱彌陀讃。兼令對論淨土因緣法華奧義。平生常願曰。我命終期以前。欲修三七日不斷念佛。其結願之日我入滅之時也。往年夢。有四品朝服之天。神彩閑靜。雙眸放光。語僧正曰。若欲生極樂者。爲一切衆生。書寫法華經一百部。僧正覺。捨衣鉢書寫供養妙法華經矣。應和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示弟子曰。始自其日三七日間。令修不斷念佛。明年正月十五日

覺乃至終登叡山。始見傳教大師禮足。大師含咲歡喜無限。昔夢形貞不異。隨順大師廣學顯密。承和二年。以選入唐。往天台山。登五臺山。多年經廻。遍謁名德。受學顯教密教。大唐人言。我國佛法。和尙盡學。移傳日本矣。承和十四年歸朝。彌陀念佛。法花懺法。灌頂舍利會。大師所傳也。凡佛法東流半是大師所傳也。天安貞觀兩帝。淳和五條二后。皆以爲師。受菩薩戒及灌頂等。大師嘗有熱病。飮食非例。氣力減損。夢食天甘露。夢覺以後口有滋味。身無餘患。大師蟄居楞嚴院。殊致精進。以石墨艸筆。手自書寫法華經一部。名如法經。卽以彼經。安置堂中。卽今如法堂。大師趣向上野下野。書寫供養二千部妙法花經。又書寫供養一千部法華經。安置摠持院。又書寫供養金光明經千部。安置文殊樓。傳授眞言弟子道俗一百五十七人。受戒灌頂男一千二百七十人也。大師製造金剛頂經疏七卷。蘇悉地經疏七卷。顯揚大戒論八卷也。貞觀六年正年十四日。一道和尙來云。微細音樂聞于唐院。（大師坊名唐院。）大師寂後。種々遺戒已畢。洗手嗽口。著新淨衣。威儀具足。告令祐法師曰。僧數十來向列入。早燒香散花。令祐申云。只今無客。大師彌以敬重。一心合掌向西安座。命圓純法師。令唱歸命頂禮彌陀種覺平等大會一乘妙法。乃至于子刻。大師念彌陀佛誦妙法華。命諸弟子令念誦。手結定印。口誦眞言。北首右脇永以遷化矣。春秋七十一。夏臈四十九。同年二月。有勅。贈法印大和尙位。七年賜謚慈覺矣。

第五叡山无動寺相應和尙

相應和尙。不見其傳。但聞故老一兩傳言。卽是慈覺大師入室弟子也。和尙天性極大精進。志念勇健。斷穀斷鹽。厭世美味。瑩三密法。降伏魔緣。苦行勝人。修驗難思。衆鳥翔空。悉落不飛。大樹竝立。合令交纏。或暴流水。還令逆流。或止

悟其理。仍書寫智者大師所說圓頓止觀法華玄義法華文句四經義。(敎カ)爲一乘指南。日夜披閱鑽仰。已上。大師延曆二十三年入唐。(ニイ)攀登天台山。遇道邃和尙。習天台法門。佛瀧(福カ)寺行滿座主云。昔聞。智者大師誓言。我滅後二百餘歲。來生東國弘隆一乘。聖語不違。今値沙門。早還本國傳法弘道。授多法文矣。延曆廿四年歸朝。於八幡宮講法華經。從神殿裏出紫袈裟。奉施大師發聲隨喜。次(賀茂(釋書))春日社講法華經。强下紫雲覆說法庭。八幡宮紫袈裟納置叡山寶藏中矣。誓度像法惡業衆生。手自刻彫藥師如來安置根本中堂。願興法華弘通令不絕。故建立法華三昧堂。吹大法螺。日夜不斷讀誦法華。誓挑燈光于今不消。大師最後入滅時。告諸弟子曰。我今不久存。若我滅後皆勿着服。又山中同法。依制戒不得飲酒。若違此制。不我同法非佛弟子。每日必讀法華經。習學諸正敎。坐禪精進。令法久住。爲報國家恩。爲度諸群生。努力々々。我同法等。於四種三昧不可生懈倦。但我鄭重託生此間。修習一乘。弘通一乘。汝等知此旨。必可期佛恵。生々相値世々相續。策心馬於寂光之路。宴心賓於妙覺之臺矣。又告言。我自生以來。口无麁言。手不笞罰。今我同法等。不打童子。不加麁言。爲我大恩。努力々々。弘仁十三年六月四日辰時。於叡山中道院。右脇而臥入於圓寂。春秋五十六。奇雲蓋嶺。異光耀谷。鳥鹿悲鳴。草木枯衰矣。

第四叡山慈覺大師

慈覺大師。俗姓壬生氏。下野國都賀郡人矣。出母胎時。紫雲覆舍。瑞鳥聚囀。廣智菩薩遙見瑞相。尋家來至。敎父母言。於所生子。加敬守養。是非凡夫。瑞相如是。大師年九歲。詣廣智許誓求有緣經。探得法華經普門品。自爾以降。讀誦法花。弘學經論。解悟深理。夢見聖人摩頂與語。夢傍人告。此聖人是比叡大師。可成汝師。夢

遊心大乘。遁身山林。登涉睿峰。結艸爲廬。爲四恩法界。每日轉讀法華大乘。修行四種三昧。一心精進。坐禪觀心。深發大菩提心。堅固願曰。悠悠三界純苦無安也。擾々四生唯患不樂也。牟尼之日久隱。慈尊之月未照。近於三災之厄。沒於五濁之深。加以風命難保。露體易消。草堂雖無樂。然老少散曝於白骨。土室雖閙窄。而貴賤爭宿於魂魄。瞻彼看之。此理必定。仙丸未服。遊魂難留。命通未得死〔辰〕何定。生時不作善死日成獄薪。難得易移其人身矣。難發易忘斯善心矣。是以法皇牟尼假大海之針妙高之線。喩〔況〕人身難得。古賢禹王惜一寸之陰半分之暇。觀一生空過。無因得果無有是處。無善免苦无有是處。伏尋思己行迹。無戒竊受四事之勞。愚癡今成四生之愁。是故未曾有因緣。經云。施者生天。受者入地獄。提韋女人四事供養。表末利夫人福。貪着利養五衆〔之〕果顯石女擔轝因。明哉善惡因果。誰有慚人不信此典。然則知苦因而不畏苦果。釋尊遮闡提。得人身徒不作善業。聖敎嘖空手。於是愚中極愚狂中極狂塵禿有情底下最澄。上違於諸佛。中背於皇法。下闕〔於〕敎他。謹隨迷狂之心。發三二之願。以無所持而爲方便。爲〔無上第一義〕發金剛不壞不退願。我自未得〔六根〕相似位以還不出假。其一。自未得照理心以還不才藝。其二。自未得具足淨戒心以還不預壇主法會。其三。自不得般若以還不著世間人事緣務除相檀似位。其四。三際中間所修功德。不受己身〔普〕。廻施有識悉皆得無上菩提。其五。伏願解脫之味獨不飮。安樂之果獨不證。法界衆生同登妙覺。法界衆生同服法味。若依此願至六根相似位。若得六神通時。必不取自度。不證正位。周施於法界。遍入於六道。淨佛國土。成就衆生。盡未來際恒作佛事。大師發願文。雖不可入。末世行者見之。發可道心。又披閱一代聖敎中。尙以法華經爲肝心。每奉讀法華經。不覺涕泣。恒歎不

者。懲其罪。即令我抱銅柱。肉解骨融。罪畢放還。智光得蘇先欲謝菩薩。菩薩此時在攝津國。造難波江橋。智光尋到。菩薩遙見智光。含咲。智光伏地。流淚謝罪。天皇造東大寺畢。命菩薩曰。欲供養此寺。以菩薩爲講師。奏曰。行基不堪爲大會講師。從異國一聖者可來。及于會期。奏曰。異國聖者。今日可相迎之。即有勅。菩薩率九十九僧及治部玄蕃雅樂三司等。向難波津。於濱頭調音樂相待之。行基菩薩加百僧末。以閼伽一具。燒香盛花泛於海上。香華自然指西方而去。俄頃遙望西方。小舟來向。而見之。舟前閼伽之具不亂次第。小舟著岸。有一梵僧。上濱。菩薩執手。相見微咲。菩薩唱和歌曰。

靈山能釋迦能美麻部爾知岐利天之眞如久智世須阿比美都留賀那。

異國聖者答云。

迦毘羅衞爾等毛爾智岐利之賀比阿利天數文能美賀保阿比彌都留賀那

行基菩薩謂緇素曰。異國聖者。是南天竺婆羅門。名菩提也。集會人又知。行基菩薩是文殊化身。自餘靈瑞不遑覼縷。菩薩天平勝寶元年二月四日唱滅。時年八十矣。○抑此驗記中。不入行基菩薩。其所以者。見其別傳。於此經不見讀誦書寫流通供養。是故所不奉入也。然夢有宿老。襴衫姿取此驗記。從外至奧。兩三及披見畢。作言。行基菩薩日本第一法花持者也。既過去二萬億日月燈明佛時。妙光法師受持法華經。是故無量阿僧祇劫以前持者。驚此夢告。後所奉入之矣。

第三比叡山建立傳敎大師

傳敎大師。俗姓三津氏。近江國志賀郡人矣。大師七歲。深悟法門。兼達一切。十二歲剃頭出家。如敎修行。香爐灰中得佛舍利。欲盛器間。見灰中有金花器。延暦四年。深観无常。又恨法澆薄。

益乎。即以同日惠慈即死。太子有三名。一度同聲。申事不落。一事善聞裁給。依之名爲豐聰耳皇子。進止威儀。所行作法。悉似僧行。製造勝鬘法華疏。弘法度人。是故名爲聖德太子。推古天皇爲皇太子。王宮南令住。國政悉委。依是名爲上宮王焉。出日本記別傳等。

第二行基菩薩

行基菩薩。俗姓高志氏。和泉國大鳥郡人也。菩薩初出胎。胞衣裹纏。父母忌之。閣樹枝上。經宿見之。出胞能言。收而養之。少年之時。隣子村童。相共讃歎佛法。餘牧兒等。捨牛馬而從者。殆成數百。若牛馬之主有用之時令使尋呼。男女老少來覓者。聞其讃歎之聲。不問牛馬住而忘歸。菩薩自上高處。呼彼馬喚此牛。應聲自來。其主各牽而去。菩薩出家爲藥師寺僧。讀瑜伽唯識論等。了知奥義。菩薩周遊都鄙敎化衆生。道俗慕化追從動以千數。菩薩行處。巷無居人。田無耕者。男女幼艾。捨耒耜投機杼。爭來禮拜。隨器誘導。改惡趣善。尋諸要害處。造橋梁。修道路。點撿其田之可耕種。水之可蓄灌。穿渠池。築陂堤。聞見所及咸來加力。不日而成。百姓于今受其賜矣。菩薩畿內建立道場。凡四十九處。諸州亦往々而在之。菩薩修行諸國歸於故鄕。里人大小會集池邊。捕魚喫之。菩薩過於其處。年少放蕩者。相戲以魚膾薦於菩薩食之。須臾吐其膾爲小魚。見者驚恐。聖武天皇甚敬重。詔授大僧正位。于時僧智光以爲。我是智行。大僧正行基淺智沙彌也。朝家何因棄我賞彼。因恨皇朝。遂隱山。智光忽死。依遺言暫不葬。十日得蘇。告弟子等云。閻王宮使駈逐我矣。路有金殿高樓。麗莊光耀。我問使者。答曰。行基菩薩可生處也。復行。遠見煙火之滿。亦問使者。答曰。汝欲入之地獄也。便到已。閻王呵曰。汝於閻浮提日本國。有嫉惡行基菩薩之心。今所以召汝

法所遺只三老僧而已。汝以此法服各與彼三僧。妹子承命渡海。果到南嶽。遇三老僧。陳太子命〔令カ〕旨。老僧歡喜。卽命沙彌取納經一漆函而授之。妹子取經歸朝。太子曰。此經非我所持。太子宮中有別殿。號夢殿。一月三度沐浴而入。若製諸經疏有滯義者卽入此殿。常有金人。至自東方告妙義。太子閇戸不出七日七夜。時人大恠。惠慈法師曰。太子入定宜莫奉驚。八日之晨。玉机之上有一卷經。語惠慈曰。是我先身所持經也。卷複一部耳。去年妹子所持來吾弟子經也。吾近日遣魂取來。指所落字告師。師大驚奇。先持來經無有此字。太子薨後。山背大兄皇子奉持此經。六時禮拜。冬十月廿三日夜半。忽失此經不知所去。今納法隆寺經。妹子所持來也。太子肇製憲法十七箇條。手書奏之。天下大悅。天皇請太子講勝鬘經三日。太子著袈裟。握麈尾。登師子座。其作法如僧。講說竟之夜。蓮花忽降。花長二三尺。明旦奏之。天皇大奇。卽卜其地建立伽藍。今橘寺是也。天皇又令講法華經七日。以播磨國水田三百町給太子。卽施入法隆寺。乃至妃膳氏在側。太子曰。汝知我意。一事不違。吾死在近。同穴共葬。又曰。吾昔經數十年。讀誦法華經。修行佛道。今爲小國儲君。傳流佛法。弘宣妙法一乘深義。吾不欲久住五濁。妃卽反袂嗚咽。又命曰。吾今夜遷化。子共可去。太子沐浴。服新衣裳。妃亦沐浴換衣服。臥太子副床。明日。太子幷妃良久不起。左右開殿戸。乃知入滅。時年四十九。當此時。卽天變地異。敢不可言。天下老少如哭愛子。如喪父母。哀泣之聲滿於道路。皆悲歎言。日月忽暗。天地既崩。自今以後。永無依帖〔怙カ〕矣。將斂葬之時。太子幷妃其容如生。其身太香。擧其兩屍輕如衣裳。高麗惠慈聞太子薨。哀哭發誓願曰。日本太子誠是大聖人也。我雖異境。心在斷金。余猶惑生。自何

第三十八西石藏仙久法師
第三十九叡山圓久法師
第四十播州平願持經者

大日本國法華經驗記卷之上

首楞嚴院沙門鎭源　撰

第一傳燈佛法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豐日天皇第一子也。母妃皇女夢。有金色僧。語云。吾有救世願宿后妃腹。妃問爲何僧。云。我救世菩薩。家有西方。妃答(荊力)云。我腹垢穢。何宿居矣。僧曰。吾不厭垢穢望感人間。躍入口中。妃卽覺後。喉中猶呑物。自此以後。始知有娠。漸及八月。胎中而言聲聞于外。出胎之時。忽有赤黃色光。至自西方照曜殿內。生而能言知人動靜。從百濟國始獻經論。太子奏曰。欲披閱之。天皇驚恠問其所由。太子奏曰。昔在漢國住南嶽。歷數十年修行佛道。年六歲。太子身體甚香。抱懷之人。奇香染衣。數月不失。又百濟國日羅來朝。身放光明。弊衣從諸童子。入館見之。日羅指太子曰。是神人矣。太子驚去。日羅脫履而走立。太子隱座易衣而出。日羅謝罪。再拜跪地。啓白。敬禮救世觀世音傳燈東方粟散王。(從力)縱容而謝之。日羅身放大光。太子亦眉間放光暉。謂左右曰。太子昔在漢國時。日羅爲弟子常禮日天。故身放光明。推古天皇立爲皇太子。萬機悉委焉。聽政之日。宿訟未決者八人。同音白事。太子一々能辨答。大臣以下稱八耳皇子。高麗僧惠慈來朝。弘涉內外。尤深釋義。太子問十知百。謂曰。法華經中。此句落字。法師答曰。他國之經亦無此字。太子曰。吾昔所持之經思有此字。法師問曰。經在何處哉。太子微咲。答曰在大隋衡山寺。卽相羣臣可爲使者。小野妹子遣於大唐。命曰。吾先身所持法華經在于衡山般若臺中。汝取來矣。彼山吾昔同

第四慈覺大師
第五叡山無動寺相應和尙
第六西塔平等房延昌僧正
第七無空律師
第八出羽國龍花寺妙達和尙
第九奈智山應照聖人
第十吉野山海部峰寺廣恩法師
第十一吉野奥山持經者法師
第十二奥州小松寺玄海法師
第十三紀伊國完背山誦法華死骸
第十四宿志摩國巖崛雲淨法師
第十五薩摩國持經者法師
第十六愛太子山大鷲峰仁鏡法師
第十七持法沙門持金法師
第十八比良山持經仙人蓮寂
第十九法性寺尊勝院供奉道乘法師
第廿叡山西塔蓮坊阿闍梨

第廿一愛太子山光日法師
第廿二春朝法師
第廿三叡山寶幢院道榮
第廿四頼眞法師
第廿五叡山西塔春命法師
第廿六黒色沙門安勝
第廿七備前國盲目法師
第廿八源尊法師
第廿九定法寺別當法師
第三十山城國神奈井寺住僧
第三十一醍醐惠增法師
第三十二攝津國多々院持經者
第三十三雲州法嚴蓮藏二法師
第三十四愛太子山好延法師
第三十五理滿法師
第三十六叡山東塔朝禪法師
第三十七六波羅密寺定讀師康仙法師

傳部六

法華驗記

大日本法華經驗記序

首楞嚴院沙門鎭源　撰

竊以。法華經者。久遠本地之實證。皆成佛道之正軌。搜其樞鍵。則普括一代五時之始末。尋其根元。亦包百界千如之權實。神德峨峨兮一天之下高仰照曜。靈運浩浩兮四瀛之中深潤渥澤。故什公譯東之後。上宮請西以降。若受持讀誦之伴。若聽聞書寫之類。預靈益者推之廣矣。而中比巨唐有寂法師。製於驗記流布于世間。觀夫我朝古今未錄。余幸生妙法繁盛之域。鎭聞靈驗得益之輩。然而或煩有史書而叵尋。或徒有人口而易埋。嗟呼往古童子銘半偈於雪嶺之樹石。昔時大師註全聞於江陵之竹帛。若不傳前事。何勵後裔乎。仍都鄙遠近。緇素貴賤。粗緝見聞。錄爲三卷。意啻爲愚暗而作。專不爲賢哲而作。長久之年季秋之月記矣。

大日本國法華經驗記卷之上目錄

上。

開成四年閏正月三日傳法阿闍梨義眞等云々

私云。高野山奥院又置道具。併圓行和尚歸朝之尅所持來也。是任義眞等素意。令安置高祖影前者也。和漢雖境隔。門徒芳契志令可貴々々。

右入唐五家傳東寺觀智院所藏延文古本也文政二年丁巳閏月令門人中山信名就本院寫之了

檢按保己一

闍梨廟塔。以獻本國信物等。同月十五日。保壽寺內供奉臨壇。大德沙門光辨等。論談敎門問難。玄義莫不通。集會大德等咸悅。具以奏聞。同日。左衞功德使仇驃騎靑龍寺上座圓境召之。仰曰。日本國傳燈大法師圓行。可爲內供奉講論大德。卽賜冬法服幷綠綾六十疋及日供物等。遂以座主大阿闍梨義眞爲師承事。硏習眞言宗義。禀承三密幽致。決疑兩部之大旨。開悟諸尊之密法。潤正月三日。隨和尙授傳法阿闍梨位灌頂。又傳法門道具佛舍利等。同月四日。歸禮賓院欲歸朝。相送惜別。禮儀不可具記。同十二月六日歸來本朝。卽承和六年也。同廿九日。所請來法門一百廿三部。佛舍利三千粒等。公家奉進之。件舍利。義眞和尙幷中天三藏難陀靈山大德等所授和尙也。大唐求法次第。具如請來目錄。(文德天皇)仁壽二年三月六日寅尅遷化。春秋五十四。夏臈三十八。

付法弟子

延寂。 三澄法師。(攝津國郡北山)思恒寺建立之。 泰澄。 敎日和尙。貞隆十禪師云々。

或血脉云。付法弟子二人。敎日。眞頂云々。

或血脈云。蓮臺寺寬空僧正。初受初日律師。又習圓行和尙云々。 南忠大德。初受圓行。後受慈覺。

或記云。仁明天皇御宇承和五年戊午。靈巖寺圓行和上入唐之次。實惠眞雅等八个大德附種々國信方物。贈靑龍寺惠果和尙影前。遙申孫弟之禮。仍次年開成四年(相當日本承和六年己未)。正月十二日計。渡書狀幷方物等。爰同年閏正月。圓行歸朝之時。靑龍寺門徒義眞等十人。又以大唐方物。贈遺日本國實惠等八人之許。狀云。五鈷鈴一。三鈷杵一。 獨鈷杵一。已上三事。故大德惠果先師受持道具。宛空海阿闍梨影前供養。(乃至列十六種物。)實惠阿闍梨。圓行闍梨。九人同受用分散。謹狀

右得在唐僧好眞牒偁。上都崇聖寺長講經律弘學大德。志在傳燈。偏灑法雨。虔誠三請。願赴本國。慈悲允許藏錫解纜。謹具事由申報。伏乞仁恩。特賜奏。中納言兼右近衞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朝臣時平宣。奉　勅。如好眞弘擧大德望。須加勞來。以慰旅情者。府宜承知。量給生物。兼賜時觸事傍。符到奉行。

從五位上守右中辨正七位下守右大史兼春宮太屬生忌寸

寬平五年八月十六日

太政官符太宰府

應大唐商人周汾等六十人事

右得七月廿三日〔マヽ〕解偁。件唐人。今月八日駕大舶。來着浮復有爲合。監文室時實等發遣。爰時實牒偁。以廿一日。於博多津。件唐船便風飛帆。到着此津者。卽合進覽物帳。且差脚中雜物。子細勘錄。追申上者。右大將中納言宣。奉　勅。宜准量供給者。府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延文二年丁酉四月廿二日。於東寺西院僧房。以隨心院御本書寫了。文字誤多。遂可削直之。

大法師賢寶

同廿六日校合了

靈巖寺和尙傳

傳燈大法師位圓行。左京一條人也。歲十一。以元興寺歲榮律師師事。十六歲。依華嚴宗年分得度。十七歲受有部具足戒。年廿五。就高野贈僧正受學兩部大法。又隨杲隣法師弘法弟子入灌頂壇。承和仁明天皇五年承入唐請益勅命渡海。初到唐禮賓院。是大唐開成三年也。十二月。得到長安城。四年正月十三日。依　勅靑龍寺上座內供奉講論大德沙門圓境等。迎入和尙。彼寺灌頂座主內供奉義眞阿闍梨率廿餘衆。出門迎和尙。卽誦讃打鐃佘入寺。卽拜故惠果阿

王入城之由。皇帝感歎。仰請來阿闍梨令決難
疑。經六箇月。問難闍梨不能擊蒙。同更令圓載
奏可渡西天竺。且事勅許。官符施行。廣州亦詵
興房。此年十月九日。於長安承仰事。獨身却廻
淮南。請取處々寄附功德雜物。或有不早還者。
或有詐相爭者。由斯通狀揭府。被詐令糺之間。
宗叡和尙(恐)。咸通六年自長安歸來云。件雜物早請
取。可向廣州者。興房此論得雜物。欲參赴廣
州之間。任仲元將敎書來之。令待興房。不遠進
發有期。不可稽留。乃正月廿七日(恐脫)。辭安展圓覺(恐脫)
秋丸等。向西已了。須停起來早駕李延(有誤字歟)孝舶本(恐)
國者。因宗叡和尙與房等。同年六月。延孝舶自
大唐福州得順風。五日四夜着値嘉嶋。但智聽(マヽ)
法師尙往大唐不來。仍畧記如件。記註申伊勢興房云。八十二千州
內縣員三千三百七十二。國內市員在十二。加長安寺員四十萬
八千七十二。塔寺廿萬千二。長安市內八十六町。印內尼市人員
二千九百六十人。印司長官。四位次官。五位錄事。七位使生。
八位使部八十人。陽州出擧正稅三千七百萬束。明州出擧正稅
二百萬束。東越州陽州城去三千二百里。越州城去一千三百里。
明州城去一千八百里。雜三千百八里。渤海州城去四千里。百濟
州城去二千九百里。大唐國相從他國一千八百里。中有皇國一
千八國。无皇國八百六十國。之中有職國九百國。異國百六十
國。之中陸道六百六十八國。海道一千二百國也。陽
州一年稻二度殖苅。蠶養四度。施綿黍多不之。

在唐好眞牒。好眞伏聞。教興天竺。傳授支那。摩
騰入漢。乘白馬以馱經。僧會來吳。舍利以主乘。
降續來三藏不名言。聖典聿興。遐邇遍布。且好
眞狀(マヽ)困。頃年隨師良大德。適獲屆大唐。不幸
和尙在唐遷化。好眞因循駐留陪講〻。雖以聽
探。未苦深和。今伏見上都崇聖寺長講經律弘學
大德。志在傳燈。偏灑法雨。虔誠三請。願赴本
國之宗源。闡一乘之法相。伏蒙開慈悲之路。句
提誘之方。允許降臨。親飛杖錫。將數百卷之眞
語。官船以解纜。庶福龍圖。社稷祥耀遍需雨。謹
具事由申報。伏乞柏公仁恩。特賜奏。牒件狀如
前。謹牒。

唐景福二年閏五月十五日　在唐僧好眞牒

太政官符大宰府

應給衣粮大弘學(弘擧大德歟)事

山。終夜不息。船上之人皆惶失度。異口同音祈願佛神。但見親王神色不動。曉旦之間。風氣微扇。乃觀日暉。是如順風。乍嘉(マヽ)行矴挑帆。隨風而走。七日午尅遙見雲山。未尅着大唐明州之揚扇山。申尅到彼山石丹奥泊。(石丹奥。明州池名也。)即落帆下矴。見其涯上。有人數十許。喫酒皆脱被坐倚子。乃看船之來着皆驚起。各衫群立涯邊。見張支信問由緣。支信答云。此日本國求法僧徒等。於是彼群居者皆感歎。差使存問。兼獻送彼土梨柿甘蔗沙糖白蜜茗茶等數般。親王問支信云。此何等人。支信申云。此鹽商人也。親王歎曰。雖是商人。體貌用麗如此也。即謝答。贈以本國土物數種。爰彼商人等辭退不肯。以更遣友志。于時彼商人等雖取雜物。謝還金銀之類云。異國珍物。遍命固厚不見。此明州望海鎭登之遊宴。此歲大唐咸通三年九月十三日。明州差使司馬李閑點撿船上人物。奏聞京城。其年十二月。勅符到

云。須收彼器。或早隨故許者越(普歟)州。五年。彼州觀察使鄭暉略更爲實錄。轉以言上。五月十一日。巡禮所々。求法從客蒙親王敎云。近來歷問天師之質我疑者。就此州節度使孤陶許入京之奏者。爰陶許奏時。彼許入京。符九月到來。十二月。親王。宗叡和尙。智聰。安展。禪念。及興房任仲元。仕丁丈部秋丸等。駕江船牽索。傍水入京。但賢眞。惠蕚。忠全。幷小師弓手柁師水手等。(恐脫)此年四月。自明州令歸本國畢。然親渡淮至維州普光(王敬歟)寺。此僧伽和尙入定寺也。緣汴河凍不得進御。仍暫寄住件寺。多錢物供養和尙靈像衆僧。六年二月中旬。得凍解。駕江船汴河者日。(有脫字歟)買鞍馬。自陸入京。但宗叡和尙。依有宿自汴州相別。取河中符道向五臺山。同晦頭。親王至洛陽。掩留五日。尋師聽讀。无人敎授。即出自定斯過天津福橋白馬寺槽(マヽ)等。五月廿一日到長安城。入自春門。安于西明寺。即本國留學圓載法師奏聞親

十(二イ)三日廢皇太子。出家。貞觀(清和)三(二イ)年入唐。法名眞如。(陽成)元慶五年十月〔十〕三日。自唐申遷化由。到流沙。於羅越國亡云々。

頭陀親王入唐略記

貞觀三年三月。親王被許入唐。六月十九日。發自池邊院南行。御宿巨勢寺。別當僧平海辨徒衆將迎。平海。此親王御弟子。親王甚卑下。不要僧徒之迎候。經曆此寺廿日。于時七大寺長宿和尙朝夕鳩集。七月十一日。出自巨勢寺。指難破津。名僧數十許人遂(逐歟)從相送。到大和國葛上郡舊國府。爰親王駐馬。揖謝僧徒云。從此應被却廻。卽僧徒下馬拜別。皆垂淚云。僧等齒傾暮。再展何日。親王答云。彼此好在。隨緣相見。其晩頭到難破津。便債得大宰貢綿歸船二隻。十三日駕船。八月九日到着大宰府鴻臚館。于時主船司香山弘貞申府。卽大貳藤原冬緒朝臣。筑前守藤原朝臣貞庭等。辨隨身騎兵百餘人到來。頂拜存問。于時大唐商人李延存。在前居鴻臚北館。大貳明旦歸府。留貞庭朝臣云。求其間。結番遞候。親王我望非如此。今須早去。九月五日去向壹伎嶋。嶋司幷講讀師等亦來迎圍繞。親王彌厭此事。□□左右自波(彼歟)渡着小嶋。此小嶋名云班嶋云々。於是白水郞多在。仍不細(マヽ)。更移肥前國松浦郡之柏嶋。十月七日仰唐通事張支信令造船一隻。四年五月造舶已了。時到鴻臚館。七月中旬。辨宗叡和尙。賢眞。惠蕚。忠全。安展。禪念。惠池。善寂。原懿。猷繼。幷船頭高丘眞今(岑歟)等。及控者十五人。此等並伊勢氏人也。柂師絃張支信。金文習。任仲元。三人並唐人。建部福成。大鳥智丸。二人並此間人。水手等。僧俗合六十人。駕舶離鴻臚館。赴遠値嘉嶋。八月十九日着于遠値嘉嶋。九月三日從東北風飛帆。其疾如矢。四日三夜馳渡之間。此月六日未時順風忽止。逆浪打艫。卽收帆投沈石。而沈石不着海底。仍更續儲料綱下之。綱長五十餘丈。纔及水底。此時波濤甚高如

御忌日天喜五年五月十四日。

第十九阿闍梨信筭。（持阿闍梨二年。蒙宣旨。）

天喜五年十月十五日。康平二年十二月卅日

追却。

第廿阿闍梨貞宗。（持阿闍梨一年。蒙宣旨。）

康平二年十二月卅日。同三年十二月廿九日

追却。

第廿一阿闍梨源慶。（イナシ）（持阿闍梨十五年。蒙宣旨。）

康平三年十二月廿九日。御忌日承保二年五

月八日。

第廿二阿闍梨宣經。（歟イ）（持阿闍梨廿七年。蒙宣旨。）

承保二年十二月卅日。御忌日康和五年五月

十四日。

第廿三阿闍梨定慶。（持阿闍梨三年。蒙宣旨。）

康和五年二月廿九日。御忌日長治二年四月

四日。

第廿四阿闍梨宣覺。（持阿闍梨一年。蒙宣旨。）

嘉承元年。

（小野範俊僧正弟子 住小野）第廿五阿闍梨良雅。（持阿闍梨四年。蒙宣旨。）

嘉承三年正月日任。

（覺尋僧都弟子）第廿六阿闍梨定覺。（仁和寺常林房阿闍梨）天永三年任。（十二 十八）持四年。

（仁和寺）第廿七阿闍梨兼尊。永久元年任。持二年。

（仁和寺寛助弟子）第廿八阿闍梨寛惠。（觀）仁和寺周防僧都。圓樂寺別當。持八年。永久二年任。

第廿九阿闍梨林覺律師。醍醐遍智院律師。醍醐義範僧都弟子。持十一年。

第卅阿闍梨賢覺。（寛助弟子）醍醐理性房法眼醍醐勝覺僧正弟子。持十三年。

第卅一阿闍梨眞助。仁和寺常林房定覺アサリ弟子。山僧都。久安三年正月七日補任了。

第卅二阿闍梨覺耀。仁和寺眞助弟子。已灌頂。

眞如親王入唐略記

傳云。親王歸命覺路。混形沙門。住東大寺。機明敏樂。渉內外眞言祕教。究竟幽玄。貞觀四年奏請。擬入西唐。適蒙勅許。乃乘一船渡唐。

高岳親王。（平城天皇太子。母贈從三位伊勢繼子。從四位下勳四等老人女也。）

大同四年四月十三日立爲太子。弘仁元年九月

第十阿闍梨譽好十禪師。持阿闍梨廿四年。蒙宣旨。
天延二年五月十三日始任。年六十八﨟四十七。御忌日永祚元年己丑十二月廿五日。次第申七人。妙譽。賀仲。章助。仁聚。泉澍。法圓。信源。譽好入滅之後。經三个日蒙宣旨。

第十一阿闍梨妙譽。持阿闍梨一年。(或本爲四年)蒙宣旨。
永祚元年己丑十二月廿八日始任。年八十一﨟卅五。御忌日正曆元年庚寅四月十八日。妙譽入滅之後。經十日蒙宣旨。

第十二阿闍梨賀仲。持阿闍梨四年。蒙宣旨。
正曆元年(四イ)四月廿八日(以下十二字衍)。御忌日長德元年乙未正月八日。妙鑒入滅之後。經十日蒙宣旨。

第十三阿闍梨仁聚。持阿闍梨一年。(或本二年)蒙宣旨。
長德元年(或本二月)八月廿五日。御忌日長德元年十月廿四日。

第十四阿闍梨泉澍。持阿闍梨十年。蒙宣旨。
長德元年十一月十日始任。年五十七﨟三十八。泉澍入滅之後。經三十四日蒙宣旨。

第十五阿闍梨法圓。持阿闍梨五年。蒙宣旨。
寬弘二年十月八日始任。年四十六﨟卅二。御忌日寬弘七年庚戌二月四日。法圓入滅之後。經十月蒙宣旨。

第十六阿闍梨信源。持阿闍梨廿九年。蒙宣旨。
寬弘七年庚戌十二月廿七日始任。年四十五﨟廿七。御忌日長曆二年五月十五(三イ)日。次第申三人。進恩。源慶。禪快。死去。源慶依有犯過逬亡。信源入滅之後。經八月蒙宣旨。

第十七阿闍梨進恩。持阿闍梨八年。(十七イ)蒙宣旨。
長曆二年戊寅十二月七日始任。年六十六﨟五十一。御忌日永承元年六月十一日。大賊被害。

第十八阿闍梨尊覺。持阿闍梨十二年。進恩入滅之後。經七月蒙宣旨。
永承元年十二月卅日始任。年七十﨟五十二。

清俊律師。元如。命藤。寵壽入滅之後。經一年蒙宣旨。

第三阿闍梨元如。持阿闍梨十二年。蒙宣旨。
仁和三年丁未正月五日。御忌日寛平九年丁巳九月廿三日。元如入滅之後。經廿一日蒙宣旨。

第四阿闍梨命藤十禪師。（イナシ）持阿闍梨十四年。蒙宣旨。
寛平九年十月十四日始任。年五十九﨟三十八次第申四人。舒隆。元忠。泰舜。泰幽。命藤入滅之後。經十五日蒙宣旨。

第五阿闍梨舒隆。持阿闍梨五年。持命廿四年。蒙宣旨。
延喜十年庚午十月五日始任。年五十一（五イ）﨟三十三。御忌日承平四年甲午十二月廿三日。讓附元忠。延喜十五年乙亥九月廿三日得讓日蒙宣旨。

第六阿闍梨元忠。持阿闍梨六年。（或本十六年）蒙宣旨。
延喜十五年九月廿三日始任。年五十六﨟卅五。御忌日承平元年辛亥二月廿五日。但舒隆天命以前入滅。元忠入滅之後。經卅五日蒙宣旨。

第七阿闍梨泰舜上綱（或稱律師）。持阿闍梨十四年。持命十八年。蒙宣旨。
承平元年四月二日始任。年五十六﨟三十四。御忌日天曆三年己酉十一月三日。讓附泰幽。天慶七年甲辰七月十九日。次第申六人。泰幽。圓照。行觀。不。如照。不。觀算。不。譽好。

第八阿闍梨泰幽已講。持阿闍梨三年。
天慶四年維摩會講師蒙宣旨。天慶七年七月十九日始任。年七十﨟五十。御忌日天曆元年丁未二月廿八日。但泰舜天命以前入滅。泰幽入滅之後。經二月餘蒙宣旨。

第九阿闍梨圓照上綱（或權律師）。持阿闍梨廿七年。蒙宣旨。
天曆元年五月十九日始任。年五十一（三イ）﨟三十一。御忌日天延二年甲戌三月廿六日。圓照入滅之後。經卅餘日蒙宣旨。

年不果渡海。五年戊午六月進發。同八月到岸。住淮南大都督府廣陵館。同年十二月。移住栖靈寺大悲持念院。始隨文琮(璨イ)和尙。受金剛界幷大道法。同六年正月四日。設二百僧齋供四衆。同年二月十九日。受灌頂位。同廿一日。准勅赴本朝。同九月二日上表。自同七年庚申。居住於小栗栖寺。以同年六月三日。以小栗栖寺爲修法院之由奏聞。卽有裁下。建立御願堂。安置尊像。別降詔旨。大政官謹依　綸旨。仰諸司。始造一百利劒一百弓箭及法壇種々道具。始自七年至于嘉(貞觀六年)祥三年。(二月十六日(或說))於常寧殿被修此法十一个年。以同十年。被任律師云々。以同十三年丙寅五月一日。毎年正月。於王宮裏。請十五僧修此法。其用途物一事已上。准眞言院例之由奏聞。未有裁下。天安聖主卽從仁壽元年。至于□□□年幷百年。同年辛未十二月廿九日。以此旨奏聞。卅日降宣旨。依請。已載新式。永爲國典。以同二年十一月

三日。請天判。傳法阿闍梨位授寵壽法師。齊衡年中。田邑天皇以藥師堂定御願。安置七佛藥師佛像。太元大道持來以來。經朝及于今上十五代。從承和六年庚申至于長元々年戊辰幷一百九十年。唯當寺建立以後。從丁巳年(齊明天皇三年歟)至于長元二年合三百七十三年。件寺。是奉爲後(天智天皇)岡本天皇。鈴間公成所建立也。後岡本者。人王第三十(第卅八代齊明天皇都大和國岡本宮第卅九代天智天皇都岡本五个年後遷近江國志賀郡大津宮)八代云々。於神泉院。齊衡三年。(云々)春二月被奉修。爲祈雨。向中央幡係白龍。修善間不去。仍寺迎外護山奉移了。卽山名改云福德龍王山云々。

入唐根本大師常曉上綱。持阿闍梨廿七年。始申成阿闍梨宣旨。承和七年丙辰。御忌日貞觀八年丙戌十一(二イ)月卅日。付法次第解狀。寵壽。(十禪師。)大師入滅之後。經廿二日蒙　宣旨。

第二阿闍梨寵壽。持阿闍梨廿一年。蒙宣旨。貞觀八年丙戌十二月廿二日。御忌日仁和二年丙午正月廿八日。次第申四人。實石僧都。

至洛陽。便入聖善寺善无畏三藏舊院。其門徒以三藏所持金剛杵幷經論梵夾諸尊儀軌等授之。八年到明州望海鎭。適遇弟子延孝遙指扶桑將泛一葉。宗叡同舟風解纜。三日夜間歸着本朝。主上大悅。遇以殊禮。當時法侶皆望和尙之傳金剛界法胎藏密敎。和尙於東寺授之。學徒數傾懷而說。十一年春（正月廿七日）爲權律師。十六年冬（十二月廿九日）轉權少僧都。奉授天皇金剛界大毗盧遮那三摩地法觀自在菩薩祕密眞言法。又奉爲國家造胎藏金剛兩部大曼荼羅。安置宮中修法院持念矣。十九年天皇遷御淸和院。禪位於皇太子。歸念佛道深悟苦空。宗叡奉勸 太上天皇。令聽學華嚴涅槃等大乘經。元慶三年夏四月。太上天皇還御圓覺寺。則落餝入道。設灌頂法壇受佛性三摩耶〔祕〕密乘戒。以衣服臥具珍寶車乘。儭施於宗叡。於是分捨東寺東大延曆等諸寺。一物不入己焉。是年（十月廿三日）冬至僧正位。 太上天皇巡覽山城大和攝津等國名山佛寺。宗叡奉從。引導到丹波國水尾山。以爲終焉之地。和尙性沉重。不好言談。當於齊口不言濃淡。未嘗寢脫衣裳念珠離手。年七十六。終於禪林寺云々。

小栗栖律師傳幷太元阿闍梨次第

續日本後紀第五云。丙申（承和三年五月也）。授唐留學元興寺僧傳燈住位常曉滿位。

第八云。是日（承和六年九月辛丑也朔己卯也）。令太宰府進上自大唐所奉請大元帥畫像云々。

第九云（承和七年六月也朔乙巳）。丁未。入唐請益僧傳燈大法師位常曉言。山城國宇治郡法琳寺。地勢閑燥。足修大法。望請。今般自大唐奉請大元帥靈像祕法。安置此處。爲修法院。保護國家。不關講讀師之攝。許之云々。

入唐根本大師記（小栗栖寺）

以承和三年丙辰五月。銜入唐命。其年漂廻。四

大唐。同六年歲次甲申。有　勅授少僧都號。同十一年歲次己巳秋九月廿三日遷。生年七十二。夏臘五十三。所生弟子二百卅五人。受法弟子五十六人。自爾以降。師々相傳。門從一味。興隆佛法。誓護國家。于今不止。

右件家傳。注顯進上如件。

延喜元年十一月廿七日都維那師傳燈住位僧

寺主傳燈大法師　　上座、、、、、

撿挍、、、、　　撿挍、、、、、、

右比挍安祥寺資財帳不審字直之了。賢寶記之

禪林寺僧正傳 宗叡 勅修寺長者補任云。眞紹之甥云々。

元慶八年三月廿六日丁亥殞霜。僧正法印大和尚位宗叡卒。宗叡俗姓池上氏。左京人也。幼而遊學。受習音律。年甫十四。出家入道。從內供十禪師載鎭。承受經論。登棲叡山。无復還情。天長八年受具足戒。就廣岡寺義演法師。稟學法相宗義。數年後歸叡山。廻心向大受菩薩戒。諮究天台宗大義。于時叡山主神假口於人告曰。汝之苦行。吾將擁護。遠行則雙烏相隨。暗夜則片火相照。以此可爲徵驗。厥後宗叡到越前國白山。雙烏飛隨在於先後。夜中有火自然照路。見者奇之。久之移住東寺。就少僧都實惠受學金剛界大法。詣少僧都眞紹受阿闍梨位灌頂。自內藏寮給料物焉。清和太上天皇儲貳之初。選入侍東宮。貞觀四年高岳親王入於西唐。宗叡請從渡海。初遇汴州阿闍梨玄慶受灌頂習金剛界法。登攀五臺山巡禮聖跡。即於西臺維摩談石之上見五色雲。於東臺那羅延窟之側見聖燈及吉祥鳥聞聖鐘。尋至天台山。次於大花嚴寺供養千僧。即是本朝御願也。至靑龍寺。隨阿闍梨法全。重受灌頂。學胎藏界法。盡其殊旨。阿闍梨以金剛杵幷儀軌法門等〔付囑〕宗叡。用宛印信。更尋慈恩寺造玄。興善寺智惠輪等阿闍梨。承祕奧詢求幽賾。廻

長十年。重有　勅。被拜鎭西府觀音寺講師兼筑前國講師。以爲九國二嶋之僧統。特勾當寫大藏經之事。和尙固辭不許。强赴任所。但翅競寸陰而顯得心佛之曼荼。寧樂年紀而叨爲首領之浮事。儻値大唐商客李處人等化來。和尙就他要望。乘公歸船。入唐巡禮薦福興善曼荼羅道場。得見青龍寺義眞和尙。請益於祕宗。兼看南岳五臺之聖迹。船主許諾云。東西任命。駈馳隨力。遂則承和九年。卽大唐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五月端午日。脫蹤兩箇講師。卽出去觀音寺。在太宰府博太津頭始上船。到於肥前國松浦郡遠値嘉嶋那留浦。而船主李處人等。弃唐來舊船。便採嶋楠木。更新織作船舶。三箇月日。其功已訖。秋八月二十四日午後上帆。過大陽海入唐。得正東風六箇日夜。船着大唐温州樂城縣玉留鎭府前頭。經五箇年。巡禮求學。承和十四年。卽大唐大中二年歲次丁卯夏六月二十二(一イ)日。乘唐張支信元淨(靜イ)等之船。從明州望海鎭頭上帆。得西南風三箇日夜。纔歸着遠値嘉嶋那留浦。纔入浦口。風卽止。擧船歎云。奇快々々。旋歸本朝。其取來儀軌經論佛菩薩祖師像曼荼羅道具等。具如目錄。嘉祥元年歲次戊辰秋八月。得前攝津國少掾上毛野朝臣松雄之山地。奉爲五條太皇大后宮幷四恩。始建立安祥上下兩寺。所安置之界會佛像一切經論幷堂塔房舍等。具依繁不記之。仁壽元年歲次辛未春三月。五條太皇大后宮始置七僧。以持念薰修。同二年。穎稻一千斤以爲常燈分。卽下官符。付之山城國。齊衡元年歲次甲戌。有　勅賜權律師位。二年言上編付件寺官額。三年。施寺之四邊山。令恒轉諸宗法輪。殿下允許。遂發勝願。建立堂宇。圖寫尊像。繕寫經論。始度三人年分。身籠高峯(於カ)不出山門。晝夜无間轉妙法輪。講安居經。進出維摩最勝兩會立義。三會聽衆等人。如是等事自例格也。每年秋九月中三箇日夜。晝講演經疏等。夜稱禮五十二位賢聖尊方。論義問答。不違三會事。修於此寺。儀式移

位到天台座主。帝王灌頂。公卿首。天性慈悲。遂不喜怒。門跡大弘滿於天。作兩界儀形。祈佛許否。夢射日中之。爰知應佛心。及其入滅之期。忽然而失。不知所在。門弟相尋。落揷於如意山之谷。不見其餘。爰知大權之人。豈非神類仙乎。事詳別傳。今記大概。

已上

應安元年六月廿七日。以遍智院二品親王御本書寫。僧正弘賢持參之本也。餘傳記略之。抄出之。

權律師深譽

右本神仙拔萃一卷以醍醐水本報恩院本寫之

延寶九年辛酉冬十月

〔右大江匡房 本朝神仙傳 以侯爵前田家所藏古寫本傳寫一本更校之了〕

入唐五家傳 惠運 宗叡 常曉 眞如親王 圓行

安祥寺惠運傳

注進故少僧都法眼和尙家傳事

和尙諱惠運。俗姓安曇代。山城州人也。延曆十七年歲次戊寅生也。年始自十有出家之意。遂隨東大寺泰基大法師 幷藥師寺中繼律師。始學習大乘經典幷法相法文等。弘仁六年歲次乙未。生年十八。得度受具足戒。和尙進具之後。於唯識无境之道。日夕尅念入至極。其中間祕法阿闍梨實惠少僧都勸獎云。夫法相大乘。雖敎廣理深。而不超三大。得果尤難。不斷種習。證理安在。徒然馳騖多劫破臆困躬。唯有三乘之外神通乘者。是三藏之外持明藏也。一念之便不經三祇而九重妄執忽淸。一覩之卽不掃磐石三重曼荼頓得。所謂卽身成佛之祕術者也。和尙依阿闍梨敎誡。鑽仰其宗。一紀之年不覺而至。急然有勅。撿挍寫一切經於坂東。歷四箇年强功畢奉進。天

僧綱後。必去内供。眞如親王者。大同太子。後出家爲大師弟子。太朗眞言。後入唐朝。更向印土。爲求法也。送書於大師曰。雖多明師。不過大師。雖多高閣。不過大極殿云々。爰知。作吾土之人。猶過於月氏漢家之人。

東寺僧(失其名)。求長生。仕夜叉神。慕白日昇天。仙神可許。告諸人云。其日將步虛。貴賤上下。軒騎滿溢。僧整法服。持香爐。觀念而居。夜叉負之。漸漸昇天。不見夜叉。只見僧昇。既入雲霄。眇然不見。緇素感歎。撞鐘諷誦。頃之香爐忽落。次此僧又降自九霄。頭足宛轉。墮地而碎。晉曰。逢四天王來下。夜叉棄我而去。

沙門日藏者。不知何國人。始止住東寺。後住於大和國宇多郡　寶生山龍門寺。學究眞言。神驗無極。後堀土。得前身所瘞之鈴杵。便是二生之人也。到此山。足腫不能行步。山神爲不介他所行臻。而仁海僧正爲習密教。到日藏廬。日藏曰。可早歸。莫逗留。以我爲鑒誡。昔於金峰山。入深禪定。見金剛藏王幷菅丞相靈。事見於別記。長於聲明幷管絃。年及期頤。猶有少容。人疑其數百歲之人。嘗詣松尾社。欲知其本覺。三七日夜。練行念誦。及于竟日。雷電霹靂。暴風澍雨。日西沓冥。有一老父。來叱日藏。兼薙草。而風振御殿戶。數十百歲獼(ママ)。日藏屬耳而居。殿中有聲曰。毗婆尸佛。日藏驚見之。便是前老父也。一旦歸泉。入棺之後。一無其屍。或曰。尸解而去。

諡信。　法皇。　眞寂。　寬照。　長隣。　日藏。(天曆十一七廿六入壇)

慈覺大師。諱圓仁。俗姓壬生。下野國人。生而神聽(聰歟)。長而倜儻。止住延曆寺。師事傳教大師。後夢中依先師告。奏公家入大唐。究學眞言止觀之道。逢七人聖僧。瀉瓶密教。逢會昌天子破滅佛法。大師逢此喪亂。還多得佛像經論。遂得歸朝。

〔弔殺〕見予弟子等。運葬斂之眞。修因信之。涕泣良久。行懺悔之法。大師更行調伏法七日。修因頓受瘡而死。大師又行懺悔之法七日。降三世顯於鑪壇曰。我是修因也。爲令顯揚汝法。權成怨敵也。大師兼善草法。昔左右手足及口秉筆成書。故唐朝謂之五筆和尙。帝都南面三門竝以應天門額大師所書也。其應天門額。應字上點故落之。上額之後。遙投筆書之。朱雀門額又有精靈。小野道風難之曰。可謂米雀門。夢有人。來稱弘法大師使。踏其首。道風仰見。履鼻入雲。不見其人。陰陽寮額。三度書之。始書後。夢有神人曰。此額太凡可被改後改書〔祈禳〕書之。又夢此額太畏。不堪〔通力〕過過此下。改書仍改書。木工寮額。寮頭造門。打額有日。令寮官請額於大師。使違期不能謁大師。仍祈念曰。大師大權之人也。借五筆勢。使下拙掌之。殆如大師之自書。又善於文筆。多作遺文。爰有性靈集七卷。昔於神泉苑行請雨經法。修因咒諸龍入瓶中。仍久不得驗。大師覺其心。請阿耨達池善如龍王。金色小龍乘丈餘蛇。有兩蛇[illegible]。於是大雨。自是以神泉苑。爲此龍住所。兼爲行祕法之地。自唐朝賫如意寶珠以來我朝。此殊在所。幷惠果後身。彼宗深所祕也。後於金剛峰寺。入金剛定。于今存焉。初人皆見鬢髮常生。形容不變。穿山頂。入底半里許。爲禪定之室。彼山于今無烏鳶之類諠譁之獸。兼生前之誓願也。常稱曰。弘佛法。以種姓爲先。故彼宗。親王公子相繼不絕。寬平法皇受灌頂於此宗後。仁和寺最多王胤。圓融天皇入御地。誠是一宗之光華也。或曰。大師已得證究竟大覺位。本朝之面目。何事過之。大師之心行。多見於遺告廿二章。不可重論。延喜之比。始賜諡號。彼宗之人起請曰。除大師之外。不可賜諡號。仍雖多智德。所不申請也。內供奉十禪師者。天台宗人。雖任僧綱。猶不去之。大師曰。有兩鉢之咎。不可專然。仍任

跡。兼作其賦。于今傳於世。到吉野山。欲解一言主之縛。試苦加持。三匝已解。暗有聲叱之。繫縛如元。又向諸神社。問其本覺。於稻荷社。數日念誦。夢有一女。出自帳中告云。本體觀世音。常在補陀洛。爲度衆生故。示現大明神。詣阿蘇社。有九頭龍王。現於池上。泰澄曰。豈以畜類之身。領此靈地乎。可示眞實。日漸欲晚。有金色三尺千手觀音。現於夕陽之前。池水之上。泰澄經數百年不死〔知歟〕其終。

都藍尼者。大和國人也。行佛法得長生。不知幾百年。住吉野山麓。日夜精勤。欲攀上金峰山。雷電霹靂。遂不得到。此山。以黃金敷地。爲待慈尊出世。金剛藏王守之。兼爲戒地。不通女人之故也。所持之杖變爲樹木。所拘之地陷爲水泉。爪跡猶存。

教待和尙者。近江國志賀郡人也。雖及數百年。容顏如元。唯愛少年女子。兼食魚肉。口悉吐之。變成蓮葉。後逢智證大師。讓園城寺地曰。待君來。守此勝地。自今可被弘佛法。言訖而失。

弘法大師。諱空海。讚岐國人也。出家得度。師事僧正勤操。初學三論法相。後入金剛乘。遂入唐朝。極眞言奧旨。以惠果和尙爲師。兩界三部之道。諸尊衆聖之儀。自此弘於我土。然則大日如來七代之弟子。本朝最初阿闍梨也。事見別傳。不能甄錄。惠果和尙。吾久待汝。吾法悉授汝。是十地中第三地菩薩也。努力自愛。吾必爲汝弟子。託生東土。大師於唐朝。投一〔三歟〕鈴杵。卜本朝勝地。一墜東寺。一落紀伊國高野山。一落土佐國室生戶山。歸朝後相尋弘佛法。修因〔守敏イ〕僧都讀咒護國界經。施神驗。昔遣護法於唐朝。偸惠果傳法。大師頗得其心曰。有竊法之者。仍受金剛界之時。別結界火焰遶郭不得入。纔聞胎藏而還。及大師歸朝。常以相挑。遞欲調伏。共行壇法。大師陽死。修因疑令人伺見。弟子涕泣。行喪家儀。又令

續群書類從卷第百九十三

傳部五

本朝神仙傳

江匡房撰

役優婆塞者。大和國人也。修行佛法。神力無邊。昔登富士山頂。後住吉野山。常遊葛木山。好其嶮岨。欲令諸鬼神。造亘石橋於兩山上。皆應咒力。漸成基趾。行者性太褊急。譴責不日也。一言主神容貌太醜。謂行者曰。爲慚形顏。不得晝造。行者敢不許止。神託宣於帝宮曰。役優婆塞將謀反。公家捕其母。役優婆塞不堪孝敬。自來繋獄。後逢赦得出。卽縛一言主神。置於澗底。今見爲所葛纏七匝。萬方遂不解。呻吟之聲歴年不絶。令其扶之石。住吉野葛木山。各十餘枚。引其母而乘鐵鉢。浮海而去。不用舟檝。不知何之。後本朝僧道照到高麗說法。聽法之中。有和語者。此行者也。漸經百餘年。道照大驚。下座問訊。殊無所答。不復來。事見都良香吉野山記。今畧記之。

泰澄者。賀州人也。世謂之越小大德。神驗多端也。雖萬里地。一日而到。無翼而飛。顯白山之聖

安堵。然萬千世未出。以故城下不靜。兩三日山擧炬。川絕舟。萬千世者前夜欲適若州。詣大內。患觴不得强行。甕田疇死。歲十四。無人不惜也。旣而妾與四歲女不去故家。出囚焉。妾袖於系圖一卷就囚。漸超月。當暮秋上弦三日產男子。向一夕夢。去故家松樹下產。便名曰久松也。寤以爲。故夫夢兼我夢相稱。如有神託。生男子不可猜也。果生男子。祝曰。永福捭習松壽。自名曰長松也。織田入道前內大臣常眞。聞元之羅讒口絕命。邪臣勸奪良財。命左右曰。古人有言。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嘆誠哉。我乞其妾子因者救。

永傳善。卽自筆寄高三及水野隼人正。津田主水正書。三氏共報書。乃從台命縱之。常眞命生駒長兵衞。使士卒迎元之妾及長松與四歲女來。因在台家。三年喪旣畢。妾者應岡崎殿命。便從小笠原故信濃守女歸蜂須賀阿波守。而行阿州也。長松者遏洛外。叔母所養。此叔母者。關白光平之傅母也。後名曰右衞門督。是妾妹。故代姉保育之。親切如母。因長松者。謂督爲母。督者謂長松爲子焉。

以山縣之繼家藏本寫之

長明寺。且遣輕卒。走往丹州。告知元之家也。高三又飛脚。命田邊群臣曰。使篠上忠兵衞。岩室加左衞門。疾入討元之家人畢。內其寶財也。既高三使與傳右衞門使。同日出江府走。傳右衞門使造濃州大柿驛。當暑疾臥。大柿城者岡邊內膳正居也。內膳正臣有舟木八兵衞。是元之異父同母之妹夫。故舟木聞駭。俾輕足傳送書丹州。既至。中旬四日曉天。入元之家傳書。同日。高三使又著田邊傳命。然高三臣未知元之家人聞告。故欲謀討之。元之家僕有桑村甚五郎之勝。嘗名劔術。是桑村二郎兵衞之敦長子也。之敦者。元之異父同母之弟。桑與高三群臣交遊。皆知之勝術。因以篠上忠兵衞當之。忠兵衞又名武功。嚮仕福島左衞門大夫。嘗所用。後事高知。所登爲輕足將也。萬千世者歲未滿志學。故爲欺得之。以岩室加左衞門當之。仲旬四日夜。篠上岩室將親戚部屬群卒。引入元之宅。先岩室入萬千世局。次篠上入桑村局。使銳卒繞圍四面。篠上入相對桑村。候間。桑村却乘篠上。猶豫疾斬割首。篠上即挺劔拂。而不中。遂流血淵眼。茫然失度。桑村再斬。立斃。篠上部屬入。又所斬也。岩室聞欲助篠上。而后執萬千世。萬千世覺其意在我之薄。覘岩室作坐便斬之。岩室遽拔劔擊萬千世。萬千世殤而不勞。復斬岩室。岩室斃伏。兩使殘卒恠怯。不得輕入。萬千世應老僕所勸。遶後門超傍牆遯去。是夜月皎々無陰。雖人知之。皆感歎不敢追之。桑村者欲燒屋而去。依竈求火而無矣。嘗所貯之火銃藥器數十箇。徒披蓋措焉。終入局自殺。歲廿八也。城下擾亂。求萬千世。桑村蹤。步騎西東。牟欲獲立功。牟怕世所聞。表詐爲搜索之。裡却喜斬兩使去。或託巷說曰。嘗高政忠高命其臣。竊預伏輕卒迎二子去。可無强追而獲之。或私告隣國之故舊曰。二子往者深匿焉。夜明有司入元之家。敗取財者。獲桑村殘骸。姑

頑。後自改圍松聽軒。獨元武稱山縣耳。嘗別離他國。各得諸侯祿也。元武元里短命無後焉。訓里弱冠仕中納言利常在加州。元之嚮敎其女。嫁生駒主殿頭子權兵衞也。主殿頭嘗所辜在丹州。剃髮名曰壽庵也。高知恤之。因其子在田邊。傳爲高三臣也。元之偶通嬖妾生子。名曰萬千世。萬千世從父在家矣。嫡妻死後有妾。是播州人。姓大江氏。名曰久也。此妾貞實有才。恒好學耐筆墨。元之知有出男子之才。許惣家事任之。寬永己巳歲比妾孕焉。元之夢與高知同騎西行。孤妾向風濤。自解纜去。游東海。便寤語妾曰。是神之所示矣。爾孕子者。是可爲吾適嗣焉。吾終而后生矣。初窘困。後起家者。蓋此兒矣。宜育爲人。而手披寶筱。授妾家傳系圖及累世之重器曰。吾匪徒橫邪世。而吸氛濁刹間。讒口哤々幾叵。有餘生乍遽急難者。忿々豈暇語乎。故豫授之。吾知女性忼慨竭誠。吾是歲過耳順。譬雖全以壽終。又不遠也。豈惜乎。欲立胎子永起家者。却可收悲以歡忻焉。且欲使莫爭財者。而自筆遺一書。截以分與寶器。就中如家傳系圖及重代鎧甲者。與之胎子。以爲繼家證焉。是歲高三謀徵元之。往江戶。元之素知其所謀。而詭爲不知。更刷裝趣官路。嘗命妾及家僕。密敎僧〔增歟〕舟〔賄カ〕積財夜漕去也。只如弓槍火銃及帷幄屛風者。飴措飾屋耳。元之詣江府。入在高三第裏。高三嘗賚元之。僕婢之告其隙也。此間有諸侯。嘗聞元之逢讒被爲財窘。而密遣人說元之招之。然而元之守素懷。不肯從命也。就中織田前內府入道常眞。加賀中納言利常。殊哀憐之甚深矣。元之爲報其恩。以藤爲家自筆古今和歌集獻之利常。爲遺物也。己巳初秋首五日遂自殺休。高三憤激。歲六十一也。京極若狹守忠高。丹後守高政。聞高三誅於誣說貪財邪殺之。共不悅也。高政臣有吉田傳右衞門。是元之庶族。以故葬元之遺骸於神田

田邊。元和壬戌歲。高知病。躬曉不可全愈。密命岩崎及元之書遺言。割丹州十二萬五千石。讓與高政七萬五千石。充授高三三萬五千石。賜外孫主膳正高通一萬石。且使高政處宮津。高三處田邊。高通處峰山。殊愛高三。擇膏地令食加佐郡。又俾寵臣皆事之。廼命岩崎及元之共扶高三。既而仲秋中弦二日卒。喪竟。岩崎兼元之同意扶高三。修事務有年。高三娵水野隼人正女。政事都歸水野氏。或讒曰。岩崎和元之嘗善。因肆執柄。士民共擧歸二子。且取公收之半爲私分焉。故實仗積充宇也。高三性恂愨而昧。偏訴邪讒臣。告水野氏。水野氏欲素廢之。因附託遺人譴二子。二子曰。摶執柄者。此所以重故君命扶君也。擧國歸二僕者。是不僕之美乎。不敢刑之。而自治者吏善矣。分公收半而私之者。奚爲然有得。倉廩如舊內。士卒如舊食。而租稅以先世四分之一。能賑之乎。貯實仗者。素有所以然。嘗所世知焉。冀明君昭辨正眞僞。休疑焉。高三訣讁不決也。却欲殺二子。而內財祿薦讒者而代。爲夾二子。而嘗聞謀臣競擧枉措直。而先佞嗤々焉。然惕而不言也。豊後謂元之曰。足下財。僕祿。昔年少歆耳人。今日多消魂者。奈所以何。曰。昔收一國之租。此時輒得此祿焉。人不以大也。昔握三軍之機。此時輒貯此器焉。世不以過也。今斂先世之四分一焉。僕祿又今當四分一也。最大矣。豈無惜乎。足下財今希有。價以一器十倍於祿也。甚過矣。豈無嫉乎。足下嘗僕所延。空被與小祿絆。既而弗旋。不得素志也。徒誣說所蓋。邪絕餘命。終無解積慍也。邪死寧共去養餘生矣。元之曰。諒若子言。然焉。子者疾去矣。我殘壽不多。且故君歸泉日。慇握手遺言。無日忘之。追殉報恩焉。豊後者遂延親戚及部屬去。元之向娵圑氏女。生男女。其長曰山縣源七左衞門元武。次曰太郎助元里。次曰吉田少輔三郎訓里。次曰直

正。片桐市正。片桐主膳正。小野木縫殿頭。太田小源五。太田牛次郎。青山甚左衞門。都十一將。卒四千。此十一將者交勤。役金海者。總一萬七千七百十四人。就中。長吉士卒者。使四方恒不居。或在釜山浦。觝傳事諸城也。繇熊川者。土佐侍從卒二千五百八十。脇坂中務少輔卒一千二百五。加藤左馬助卒三百十四。九鬼大隅守卒八百卅四。菅平右衞門卒一百六。久留嶋助兵衞卒四百五十八。德善院卒一百十二。藤堂佐渡守卒一千四百七十三。杉若傳三郎卒一百八十五。堀內安房守卒五百七十四。桑山小藤太卒五百四。都八千三百四十五。繇加德嶋者。中國卒千人。留居昌原者六千二百四十。繇役九城者。總十一萬五千三百廿六人。別在釜山浦不役者。增田右衞門尉卒一千六百廿四。石田治部少輔卒一千六百四十六。大谷刑部少輔卒一千五百卅五。小西攝津守卒七千四百十五。都一萬二千二百廿

人。敎此四將。將明使先還日本。故各加部屬增兵。若是長吉觝諸將令成。端午日歸釜山浦。四將者將明使。仲夏上弦九日出船。長吉歸朝。翌年從爲甲州君。欲用元之。元之堅辭不從。然而長吉永恨。以故益遜。復還故里。臥福任天。改名少輔右衞門。略字不曰輔也。至於京極宰相高次爲若州君。及其弟侍從高知爲丹後守。共命國中原索武田餘類恤之。或有出見兩家所幸者。或有向去故國不仕者。元之幸雖在故鄉。以有長吉所怨。預恐有妬而妨之。有岩崎左門。嘗仕武田君。舊其氏祖出於武田庶孼。自甲藝來仕先君不去。知今高見知所寵。食祿八千石。在群臣上。後改名豐後。豐後素與元之友善。告高知登元之。元之語岩崎。有長吉所恨。便告高知。高知密徵元之。初露不爲臣有年。用使參議政務。高知處田邊故城。敎長子采女正高政居宮津新城。高政後改名丹後守高廣。敎次男修理大夫高三。從父居

在下留窟如在穴中者。遷之據山。遶埤垸。既屬諸將。繇役人馬設壘之地都九。其一釜山浦。其二東萊。其三久知曼。其四蔚山。其五密陽。其六梁山。其七金海。其八熊川。其九加德嶋也。充繇釜山浦者。安藝宰相卒二萬。小早川侍從卒六千五百九十六。久留目侍從卒四百一。加藤遠江守卒千九十一。前野但馬守卒九百廿二。明石左近卒三百六十三。齊村左兵衞尉卒三百七十。早川主馬首卒三百四十七。都三萬九千六八。別加公卒千。岐阜卒千。繇東萊者。中川小兵衞卒千五百廿三。公卒岐阜卒合二千十九。宮部兵部少輔卒九百十二。垣屋新五郎卒二百一。木下備中守卒四百五十。南條左衞門尉卒八百三。郡上侍從卒六百卅一。竹中源助卒二百四十六。都六千七百八十五人。繇久知曼者。龜井武藏守卒二千三百卅六。繇蔚山者。鍋嶋加賀守卒七千六百四十二。繇密陽者。薩摩侍從卒二千百廿八。毛利壹岐守卒一千六百七十一。高橋九郎卒七百四十一。秋月三郎卒三百八十八。嶋津又七卒四百七十六。伊東民部大輔卒七百六。都六千二百十九人。繇梁山者。加藤主計頭卒六千七百九十。黑田甲斐守卒五千八十二。豐後侍從卒二千五十。柳川侍從卒一千百卅三。高橋主膳正卒二百八十八。筑紫上野介卒三百七十七。生駒雅樂頭卒(闕恩)二千四百五十。蜂須賀阿波守卒四千五百八。鍋嶋左衞門大夫卒二千四百八十八。戶田民部少輔卒二千三百四十二。都二萬七千四百五十八人。梁山有橋。役之者。谷出羽守卒三百四十。石川備後守卒二百五十八。繇金海者。備前宰相卒七千七百八十二。淺野左京大夫卒三千二百。長吉卒八百。一柳右近卒四百六。毛利兵橘卒五百廿。服部采女正卒六百九十三。別所豐後守卒三百十三。別有昌原布陣人。謂木村常陸介。羽柴與一郎。羽柴藤五郎。牧村兵部大輔。糟谷內膳

都之寨柵營壘。咸委而去。特蔚山首魁乘船遯。粤龜井武藏守在久知曼。去蔚山五六里。出兵巡見海濱會彼首魁。悅與浮舟戰。遂奪舟。虜會長三人。使々告長吉。長吉大悅過蔚山。仍北入一里。據大山柵甜師。此夜安國寺西堂遣使告長吉。去大山二三里有耳海壘。是邊有達人。據險阻搆柵。長吉欲入伐之。明曉首夏下旬初日。敎軍行耳海。既半途。聽達怖自陷。復引兵還住蔚山。數聞諸將之告。又嘗聞。倭船動被爲暴風墜。遯入此湊者頗夥。且無便因以爲與設一寨備之。乃可矣。敎元之往求利地。去蔚山六七町。有古寺。元之告曰。幸用伽藍爲要害。作不容敢盡人力也。長吉郎諾。初夏下旬四日。肇用繩墨。至仲夏之朔落成。極爲堅利也。敎龜井武藏守及藝州兵都一千籠留守之。向造營未畢之日。有高麗都告來。嘗在都。議四方事人。加藤主計頭。前野但馬守。石田治部少輔。大谷刑部少輔。其他小臣皆同意。以書告大明乞和日本。其使。首夏仲弦七日午時。出都疾馳。至下弦五日午時。著釜山浦。傳郎送書日本肥之名護屋。又以告長吉之書。同時傳蔚山。方下弦七日未時書到。曰。大明乞和。以故敎勅使暨媒遊擊將軍往告日本。因在陣之諸將皆引兵歸。仲旬九日。大谷刑部少輔。石田治部少輔。前野但馬守。增田右衛門尉。小西攝津守。共去都。次日。備前宰相趣舊路。次日。小早川侍從與加藤主計頭共殿去也。長吉以爲。雖明乞和與治兵。不知秀吉應乞不。且初有秀吉命長吉。譬雖不素慮生底事。來莫輕入兵。仍據利地。重柵深塹宜備焉。我先設要害之地而后可去。仲夏朔朝。觝此方諸陣。延與諸將。共去蔚山。次日入梁山住。俟在都之諸將還來也。明使不經梁山。直之釜山浦。長吉止舍。於茲二三日。自巡見山川。審察地利害。改故寨爲新堡。素在高。偏特嶮樵汲不利者。下之據川爲營壘。嘗

首二日曉。天風和波靜。長吉大喜。下令衆船回檣異域。艇艘競走。五六里忽無風。僉捲帆。船不行。衆倦有還舊地之心。長吉命吏卒曰。嚮元之所言最中焉。高麗弗遠。與勵艣力者詎不造耶。齊應命艣聲爭譁。是日臻末之竟。舸艖共入朝鮮釜山浦纜焉。長吉甚悅。言元之曰。卿言不差也。對鮮相去。料近於壹對之際。誠子者逸才也。衆人僉感焉。早川主馬首。毛利兵橘。預布陣釜山浦守海濱。迎長吉大喜。長吉以秀吉朱印偏觝。俾諸城將吏知奉命來。凡自釜山浦迄京師之間。設軍壘之處。一曰東萊。二曰梁山。三曰密陽。四曰清道。五曰大丘。六曰仁同。七曰善山。八曰尙州。九曰咸昌。十曰聞慶。以上據故城爲固。此外別有求利地搆埤堄設塹隍者。謂之新城。一曰忠州。二曰竹山。三曰陽知。就中忠州陽智二城。據川爲堅。此間行程一百二里。半里每城籠日本兵。長吉敎功臣代身交巡察其勇倦也。元之請每

加之。長吉嚮以元之言爲中。故許必充其役。元之還展盡正使所遺漏。長吉益喜用取之言。既令諸城守穿隍潰而深之。補壘壞而修之。秀吉命長吉長子左京大夫長純。追來高麗。暮春下旬。長純造釜山浦會長吉。傳秀吉命。次羽柴越前守正宗又來也。釜山浦北有蔚山一郡。達人數萬據於此。支遮我通路。初夏仲旬八日。長吉統藝州宰相兵五千。岐阜宰相兵五千。正宗兵五百。長子長純兵四千。引之北入伐。預許議爲勝觝令諸將吏。翌日行軍。去蔚山二里。平原布陣。此處野廣勢不充。長吉遣元之先斥候。元之馳還。告曰。達七八萬許。我兵纔不過一萬五千。而平原不利。雖不可與角。嘗聞。達性怯懦無耻。殊望軍勢。紛然旗旌不治也。彼十豈當我一乎。君勸衆疾馳擊之。立可敗也。長吉大好。言左右曰。郎者歲少才老矣。廼指麾軍旅齊衡。所當僉斃。獲其馘者以萬數焉。匪徒敗績乎此也。達傳聞怖。自蔚山造故

氏家。竟日清談。團氏覩其容貌傑出。請爲婿。以其所愛之女嫁焉。團氏婿有五人。其一龜田氏。其二元之。其三柳澤氏。其四村井氏。其五平野氏也。團氏不敢好等人者。極好出人之器。所謂五婿各有自所用者也。元之曾願見異域。旣文祿癸巳歲。秀吉命長吉監使朝鮮。長吉專撰士。元之別有素懷。預謁見長吉。乃應撰而循行。是歲廿六也。向秀吉遣諸侯征伐三韓。便入大勝。然而有餘城未陷盡。故茲歲又敎長吉含命征。告諸將盡伐焉。仲春中九日。艨艟解纜。今日寄壹岐綿浦。入泊宮浦。嘗秀吉命大和中納言守此嶋。中納言臣有本田因幡。代主留守。乎茲迎長吉獻酒肉。且饗吏卒。元之詢因幡。到對馬之波上幾程。對曰。里傳曰。壹岐去對馬四十八里也。風波連日不止。旣憩師四日。方其五曉。長吉强行舟離岸。旋五六里。却被爲暴風吹戻。再入湊。伺天已三日。方其四曉。命吏士。衆船以寅一點齊解纜。逮未初點。共捲帆入休對府。府廓連戶可一千四五百。民俗豐饒不鄙也。秀吉預使宮城長二郎守居之。迎長吉大饗焉。長吉召里老問。對馬去高麗幾程。老對曰。古來傳曰。卌八里。元之在傍問。奈壹去對與對去麗之遠近何。答曰。同焉。元之笑曰。卽知有翁言之半程許。長吉奇之。問。所以如何。答曰。嚮僕問本田氏。壹與對阻幾程。答曰。里傳以四十八里。其說今古同焉。僕方渡粗量。蓋今古所傳頗謬。旣寅之首解纜壹之宮浦。午之終維舟對之府岸。豈四十八里乎。只是二十里。雖遠不可過四五里。因言然矣。長吉知其有才悅將之來。需和風曠日漸過旬。旣至季春上弦將盡。長吉怒令群船咸艤强行。行十四五里。白浪穿天。盡帆落底。更不辨西東。又難知南北。第衆船共上下。士卒齊仰俯而舵艣惑術爾。是夜終漂泊住吉浦。明曉入豐崎碇焉。毛利刑部少輔守此處在陣。聞長吉遭危難出馳走。次日正丁中旬

也。元之教人告一夢。來相倚與葬焉。依洛大德寺叅若州佛國寺丹州桂林寺。追日使爲法會。既而以雄所與之重代書器。讓傳一夢。一夢尋問有遺言無。元之不得强蘊。便出雄自所筆之遺文。一夢豫察其可愿。自恨性戇愚且不及其孝。爾弗肯爲非。故固讓不肯。玄旨聞其相禪深感。初玄旨與宗雄共仕故將軍。素相善。與一夢媢。以故殿說兄弟者。令書財分各傳之。竟以家傳之系譜。使元之得之。此所以守遺書也。元之向改名太郎助俊。改氏吉田。吉田氏。初出於武田信義之仲子右兵衞尉有義。而傳之甲若之二家。必使世仲子繼。爲吉田氏也。以其所依。暫爲他不知。假自改焉。丹羽長秀患病。自刺遂死。其子長重所遷行加州。有故。元明避寇。隱在遠敷神宮寺裏。其妻京極高次妹。容貌美麗。長秀嘗聞其姸。告秀吉。秀吉欲奪嫁之。密命長秀。長秀謀會元明於江洲貝津。預伏兵出其不意殺之。時天正壬午年初秋仲九日也。其妻未知夫所殺。殘留櫻本坊。待嘗有所約。長秀俾人大賚坊奴婢。詐言君使迎之。秀吉大悅之。迎洛寵之日厚。稱曰松丸殿。松丸殿以爲。故夫敵長秀而已。爲得其地。敎秀吉勸殺之。果賞之以武田故國。是其證也。故鬱憤不暫安。告秀吉曰。長秀疇昔君布衣友。如今北面稱臣。然豈快乎。君且察焉。長秀以大祿而隣洛。威名無可與角者。奚不改易其地也。秀吉深信善之。終臻長秀死。乃使長重大減其祿。遷居松任也。遣淺野彈正少弼長吉守若州。長吉臣有團金右衞門。後改氏淺野。生五女。其婿有龜田軍兵衞。後改曰大隅。是溝口出雲守之族。嚮織田信長爲覇時。若州高濱主逸見駿河守信員。嘗反武田歸信長。天正庚辰歲死無嗣。信長割其地八千石。賜溝口氏五千石。居高濱矣。因龜田氏嘗聞元之以武田庶孽守父遺戒。不肯求當世所幸也。偶元之會龜田氏。龜田氏悅延詣團

召試其才。便託射遊徵聚父老子弟。秀俊將辰千世來。雄視其容貌。雖十一歲。其長可十五六。而堂々不鄙吝。雄爲料其才。問曰。弓有剛柔何善。對曰。物太剛則折。太柔則廢。豈言偏善乎。又問。如欲剛柔必偏用。則爲之奈何。對曰。剛者可能威物。柔者可能施物也。威者無善於刑。施者無善於恩也。雄大悅。語父老曰。是卽雄之子也。可事祖業者。特此兒爾。雄手自加之首服。名山縣源七郞元之。嚮將軍義昭避畿內寇。遯若州。命義統議徵諸侯兵。以義統素故將軍義晴婿。殊與義昭相善。故特武田不許。連日遊小濱。且銜射騎。以宗雄爲師。義統俾群臣爲犬追物。以宗雄爲見證。將軍大喜。賜宗雄劒。上洛後又賜書。如今以此劒書授元之曰。永傳勿失却。將軍得復與者。捧之宜謂見立聲名也。此時。織田信長威奮京畿。聲布關左。故言然矣。天正壬午歲初冬日。武田君孫八郞元明。爲豐臣秀吉所殺。武田氏。自義光至元明。廿三君。絕祠乎茲矣。庶孽群臣。或初臣服信長。或後歸依秀吉。獨宗雄說子孫曰。以其有耻爲士。豈面仕敵立身乎。是歲。秀吉賜丹羽長秀若州。宗雄婿有熊谷大膳亮平豐直。素名槍術。長秀所薦仕秀吉。當年豐直祖。仕武田君於藝若之二州舊矣。豐直無子。當養元盛仲子爲嗣。以故特勸宗雄。請與事秀吉。雄怒遣熊谷耻而去。翌日夙將元之去。深入江州葛川幽谷隱。翌年癸未正月疾。無知而訪者。元之手自樵汲仕而不倦。雄悅。欲敎元之爲家嫡。旣而家傳之一卷及重代之器仗。其他寳物咸與授元之。元之辭曰。僕者婢妾之子也。天所幸偶受此愛。詎得永爲嫡耶。雄强不許。遂親作書與證之。仲春初五日。雄壽以七十五終。元之茲年十六也。長兄式部大輔元盛。向將子姪。去犇丹州。憑細川兵部大輔入道玄旨。妻者元盛妻之姉。以故玄旨用爲賓。卽家栗田濱。剃茲名曰無二一夢齋

江渚。求初所乘之船。漸去岸遠無便。僅得一扁舟。特乘以槍手自棹之。盛信候視。策騎追。與浮行可一町。已得以就舟。從而爲乘。逸見振槍累擊拒之。盛信將抑舷乘。則舟半傾。幾爲飜。逸見不耐跨立。忽倒顛。舟欹動不止。故欲起而不能也。盛信竟得以乘舟。輙虜焉。解其所結甲背之總角。用乃縛之。且擊馬舷而漕造岸。軍中僉嘆美屢囂。仍傳爲神矣。盛信嚮所煬之患雖有日愈。終步行不安。將軍義輝徵而不出。剃髮曰下野入道宗雄也。弘治丙辰歲。宗雄長兄若州君伊豆守信豐。與其適子大膳大夫義統有隙。嘗有義統弟武田上總介信由。甲斐守義貞。與武藤上野介光廣。栗屋右京亮元隆俱謀。而義統怒欲代未果。彼曹告信豐。以信豐素愛信由義貞。驚請兵越前侯朝倉義景。義景躬將兵來援之。義統軍名田庄。宗雄亟諫而不聽。竟戰。信豐師敗走。信由義貞等犇甲州。甲州侯武田信玄恤之。信豐剃髮曰伊豆入道紹眞。紹眞據宗雄太郎庄壘憩矣。永祿戊辰年仲秋日雄生元之於太郎庄。即名曰辰千世。嚮宗雄生男女。其長曰式部大輔元盛。元盛娶沼田勘解由左衞門尉藤原清延女。生源三郎政盛。政盛是歲十四。既至其及志學。偶生辰千世。因雄自慙。齡當耳順。且剃霜鬢。更抱嬰子。故密命岡左內秀俊。遣其妾抱辰千世。之而嫁秀俊。秀俊者江州人。多賀刑部左衞門尉伴盛俊子也。秀俊祖父伴內助忠俊。自先人所傳之地在江州多賀。爲六角定賴所虜掠。而后子孫無所因食。故各求食隣國逃去。秀俊童幼之時甚妍。仕宗雄所寵。求已暨壯年未娵。故從命嫁妾。以育辰千世。妾者攝州吹田人橘姓關戸氏也。嫁秀俊生五子一女。其長曰宗俊。次曰日俊。其三曰之敦。四曰許官。其五曰爲山。是皆岡氏也。辰千世(不學)及長質沈厚且逸才。旋五六歲而好翫筆硯。前視射騎。十一二歲而博嗜文筆。勉術射騎。粗才華露。宗雄聞欲

幕府之爪牙。第文武之安否羅君爾。莫肯偏專筆硯。預擇而用人。肆而鍊兵。長味利害。竟取全勝。㠯興家爲要。疇昔先君信賢國信元信受繼累祖之雄風。威震西海。名冠北陸。繩々永不絕英雄聲。既至於元信。盡忠所戰。而衛朝廷。佐大樹以安。文武之功甚大。終文武所寵。進拜從三位。爲世所貴。此乃所隆君英雄聲也。嚮君偶有舟岡山之敗者。以栗屋寺井不能。彼曾嘗衒舟戰之法。未知循環之術。君欲乘諸侯所費者。善擇人器。各從器而用之矣。臣雖不肖。自曩祖賴光。傳以射騎。專世家。初邑美濃國山縣。未曾絕祖業。漸降。臣服君祖。事於甲藝二州之際而來。與君同興衰不暫離。出必在先鋒。前摧驍捍。謀撓摠虎。入乃搜倉廩。校知足否。補調器仗。偏以忠義。雖鼎鑊不避矣。群臣疇敢論功名乎。只恨耄無後嗣。庶幾致公子盛信繼氏爲臣嗣也。元光深愍且悅便諾。命盛信改爲山縣氏。既而盛信受賴冬之讓。續邑太郎庄。傳所采食地都二十五村。享祿戊子年重陽日。始見將軍義晴於朽木。將軍悅將兵來。乃登加申次衆。改曰下野守。奉公二十三年。至於天文中。將軍薨。退自江州穴太。還休故鄉也。逸見河內守信秀嘗反。誘丹州師。來充水陸。攻伐大急矣。義統躬指麾。禦而不利。敵者可七八千人。我兵遠者未會。纔盛信。及內藤筑前守長恒。武藤上野介賢之。吉田宮內大輔信純等。衆不滿一師也。敵出其不意。益乘勝。一色族進士右馬允進詣曾天崎大戰。武藤內藤兵所敗。盛信自初陰望。敵未嘗。已見兩藤兵所敗。疾馳橫擊大敗。至進士騎前。進士振槍突盛信左股而殪焉。盛信血淌不敢去。仍前握進士騎之鞦。引執進士。進士拔劒又突胸。而甲堅不壞。既兩騎共倒。盛信刺右馬允。終獲首。武田兵乘勝。丹州師敗。半望船走。半據山逃。武田兵進擊。獲首者以百數。逸見河內守獨離軍欲乘船去。馳從

陽。陣平岩山南。能家將二千餘徒。敵軍如雲。其勢難當。士卒皆散。纔殘者七十人。同四日。能家一戰而勝。同七日。敵軍瓜潰矣。村宗斬數百人首。歸于三石。大永二年。播東軍紀村國以下。從淡入播壘于大貫山。村宗則圍其左右者數重矣。于時但之守山名次郎。乘間入播之永良。東西軍互計而請成焉。蓋捐吾邪讎而與他山名之軍決戰也。既而和議就矣。翌年村國變約挑戰。能家據嶮半日程。小男四郎先倡而戰死矣。能家直欲入軍中決誅〔殺氣〕死。敵軍忽潰。斬敵數十百人首。歸村宗陣焉。細川家臣河原林等視而聞之。高國乃以書感其功。于後從村宗。至高國。則賜湛盧之精。泛駕之騎。能家長跪受焉。寔華袞之榮也。以至則宗々助村宗。遺數僞書而固傳家。不可遺之。盟而匣秘之。僉曰。軍中一韓也矣。山野出入紀氏之門者五十年餘。以故衆臣皆有耐久之故意。能家法諱常玖。予字之曰玄仲。寄斯像求贊辭。不勝固辭。書拙語。以條理數件功勳于右云爾。

皆大永四年歲在甲申秋八月吉日

前南禪金剛幢下叄雨叟九峰宗成

山縣源七郎元之傳

了源院光山仙公者。若州人也。姓源氏。初名曰山縣源七郎元之。父曰山縣下野守盛信。母者橘氏也。盛信初名曰武田彥五郎。若州侯武田大膳大夫元光之仲子也。盛信爲人質厚勇鷙有知謀。武田功臣有山縣石見守賴冬。功名蓋隣國。及耆老無子。屢乞骸骨。元光嘗賞其功。尙其老。仍用不許之。殊日賚娭來謝。俾人告來進。迎之階下。留聞展故事。篤敬猶父。賴冬說元光曰。君匪嘗得英雄聲也。應仁而來。動外寇入劫京師。以是國隣洛。先馳救急難幾回。君是禁闕之蕃維。

移。節義勿易。父々子々。東海雖竭。忠烈豈遷。規摸遠々。瓜瓞綿々。殺活縱橫。著々揮金剛劔。摧魔群隊。與奪自在。念々張禪那弓。鳴神通弦。看々禎祥家給。椿齡永奕葉。春秋兩八千。竊按和泉之前司能家家牒。世居乎百濟國。甫兒時。兄弟三人。泛舶來于備前一嶋。始厝新第。旗幟皆書昇字爲紋矣。仍其所曰兒嶋焉。中年立姓稱三宅。而有武名。諸孫瓜葛乎備之縣鄉邑。而號宇喜多。地利乎人和乎鳥虖命乎。昔文治之比。丁源平騷亂之日。與佐々木三郎戰藤戸浦矣。比年歸紀氏。代爲股肱。近頃明應六年江州前司紀宗助略地于州倖福。鄉軍不利退禦嶮。松田之兵圍之四面。能家獨身。入宗助壘。身被堅執鋭。相戰四十一日。勝庇出軍。群敵解圍而去矣。宗助梟十數人之首。凱歌而旋焉。八年。紀則宗美作前司禍起蕭墻。與播之東軍戰。退日山陣。入白旛城。親族群臣首鼠不爲者夥矣。能家切齒厲致〔脫歟〕曰。人生一世之間。焉能央々有二乎。乃歸則宗。衆皆愧能家言而屬則宗云々。於爰與幼主。而下野前司源政秀之播之鹽屋壘。力戰數矣。據相府台命。細川故右京兆政元差中使。求東西和議。三國離心頓休矣。文龜二年。戰于備之矢津。能家一身單刀而斬有松泊其徒二人之首焉。三年。於備之牧石(ヒラセノ)原慶戰蒙疵。甦厲敵有功矣。永正十五年。紀村宗以事入三石壘。群下有聽。冰不決一焉。能家寧爲牛後。卒不作他方臣。誓歸村宗。細川今京兆高國投書感忠義至誠矣。十六年。村宗舍弟宗久在香々登壘。與阿兄絶矣。能家在彼焉。乃通書告訓乎村宗而曰。臣若出壘。則必有事矣。一夕脱往備西縣矣。同年十二月。能家將精兵二千餘。陣乎新田安養寺。侵掠圍三石播軍之後。而戮力乎村宗焉。播軍忽解圍而退矣。十七年七月八日。戰勝于作之飯岡原。敵軍溺死河水者數十輩。斬首有級矣。十月三日。村宗入作

次釋龍翔。還自大明國之日。弔西寺謫居之地。後一年而亡。次常緣。今之所宗也。氏數擢之爲後繼。牧野州。次素德。子女五。長比丘尼素順。公謫之日。諸孤中獨坐累。十年流落外郡。東林寺三世。今之長老是也。次比丘尼宗雲。東林寺二世。先順而逝。次比丘尼壽休。早亡。次適同譜野田氏光。晩爲尼。曰宗林。次妙訓。次永昕。皆幼艾矣。中妣亡後。公創濟北庵。爲追薦場。春作充家眞歳開。爲後妣亦藤氏。慽中妣早亡。重聘其妹。猶如東坡娶王氏。後又以其妹爲繼室。子男二。釋龍統。次僧童眞超天。公定見安行。容和懷豁。遇事有勇。及物以仁。而感功而賞加。則棄千金。輕於脫屣。故人憚其嚴。而懷其恩。加之愍其困。給其匱。排其難。不可勝計。其視聽言動。猶如勳戚鉅侯。吾木蛇精舍乃吾家白雲祖家也。公存之日。指爲菩提坊。故歿後呼公以寺名。而寺昨嬰兵燹。未得作新。文明五年癸巳獺迎公之三十三回諱。且予先之重建寺。以其地險少西移境。以訊掃焉。嗚乎所恐年積世累。適雖有雲。仍奉粢盛而昧公之爲人。(闕疑)郡行湮沒。無以顯白於來世。其褒叙令德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闕疑)。孤所敢僭姑序世系及所見聞者一二。納諸玄堂。庶冀後人知所致焉。晩子木蛇小比丘龍統泣血謹記。

宇喜多和泉守三宅朝臣能家像賛

知勇兼備。功名遂全。本貫爲百濟王兒弟。曾來兒嶋。中古立三宅姓。雲仍洞酌和泉。恭而安。溫而厲。行無邪。言無偏。進思盡。退思補。管仲匡齊桓。有封邑於十餘世。攻必取戰必勝。韓信附漢祖。延炎運乎四百年。一鄉懷寬和德。闔國伏雄略權。屬赤松軍。挫松田兵。出下略。用上略。依則宗命。祖宗助左。有一天無二天。荊樹風吹。厚同株好。蘭蓀露湛。餘繁華妍。君々臣々。南山可

識者所劾。相公不辨問其誣。遂黜公於周防州。公謂禍福前定。此昨邪今邪。皆所自作之報也。豈可遽驚乎。東華西海不二於懷。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能識之也。家僮二人改形更服。不遠千里。逶問安否。仲子宗祐亦往路上邂逅。相見互喜。竟同至州治之西寺。公□（流歟）涕迎戚曰。吾哺養撫安之伍。遠親朋幕官奴隸。造□亡慮居多。嗚乎一子二僮獨臻茲極。不移一節而雖欲留共事。以其罪人。弗放相隨。臨其別也。脫我所披垢衣壞袈。付諸二僮。二僮徑去住高野山。顓念佛三昧。號聖阿。（ナシイ）聖阿公卒明年四月初三日。以微疾終于西瀧不動堂。公永和二年丙辰生。嘉吉元年辛酉卒。享年六十有六。二僮聞訃。益祈冥福。長子氏數自注法名宗玄。遣使收骨東還。分之爲二。其一瘞于京之先隴靈泉。其一藏于濃之古里木蛇。各刻石浮（圖歟）□以旌其所。公黜之時予歲甫十三。荒陬遼邈。再見無謀。心期年長必往而俄然永成異邦之土。

予一生之恨在此。雖抵死無以休。雖然幽明不殊。存歿惟一。地角天末。眉毛廝結。則又何恨之。有昔蘇子瞻謫儋。瞻與儋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由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是駭子厚駭謔之意也。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毗陵而卒。子由老退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卒于宜。由是觀之。友周乃遷周防之兆也。周之爲字。從用口。其之爲義。忠信也。又匝也。公雖內存忠信。外用讒口。投諸斯地。庚申暮春出京。辛酉初夏卽世。時亦年一周也。字義符合。則公之前定之言。實固然也。二蘇一黃。皆元祐至人。非有罪而謫。前債不可逭也。然則公亦何媿乎。三妣。初妣源氏。子男二。長氏數。牧總州。次氏世。中年繼安東氏。拜遠州牧。中妣藤氏。子男四。釋宗祐。

砏。不知其徼。益厚益恢。公侯之舘。集嘉賓張盛席。則公必見招。席散還宅。師氏問其席上所賦。則百首或五十首。公暗誦無遺。弗差一字。行旅之間。朝發及夕。馬上言重歌。自注和歌之流分一章。其半爲一句。各雖言之而連其意也。一日百句。其夜投驛舍下。呼筆志之。其顯斂可推而知矣。所其與友者。唯一時有名之徒而已。細川源悅道山。名源巨川。推犇非恒。燕飲暨講藝之日。倘不至則如人奪和璧。其以和歌遊接者。和歌宗正飛鳥井公。故九州大都督今川源了俊。和歌開闔常光院主堯仁。及堯孝。松月庵主僧正徹。及僧善說。皆謂當避公出一頭地。是時童謠曰。東野々常光院善說正徹飛鳥井殿。先是知教外有眞傳。欲捨俗入眞。扣江之山上靈仲之室。名以友周。粗得其旨。然師氏不許。遂再還俗。應永三十三年。公年五十。師氏卒。實八十四歲之冬也。兄江西第慕哲自注名龍攀。字慕哲。亦嗣一庵。苦海雨法船也。經紀喪事。共罄痛慟之誠。丁其十三回。長瀧寺將建塔婆。因需公助緣。輙命工雕大日像。施一百餘緡。懿裁爲孝。輕財固可尙矣。而後塔遂不成。今同州有一十三重塔。購以爲尊主是也。濃之郡上河水大出。山岳爲之崩矣。村郭爲之失矣。道路爲之沒矣。公自奮曰。焉何人也。驅聚治內萬姓。疊山石築陂堤者里許。新鑿溝洫。汩其道路。而遠挽河水於安光鄉。自注地名。變原野作水田者。凡一萬六千餘步。歲貢倍前。民咸懽賀。永享四歲。公年五十六。以病乞骸於朝。乃去鬢髮著方外服。自號素明。蓋不墜素暹之緒也。靈仲既去久矣。親炙紫野春作與公。益咨其所未至者。字之以平田。自號以格物居士。又號鐵壁。宅中特搆延僧之堂。所昏冷坐。每辰必飯二僧。高確之外無餘事也。其左右常所用者。中華南蠻等古銅古甕之器。但適己者爲要。至若或鏤金或彫紅。或倭工所製侈麗且俗者。蹙額而却焉。僉謂古人之風也。永享十二年庚申。公年六十五。爲

續群書類從卷第百九十二

傳部四

故左金吾兼野州太守平公墳記

先公諱益之。京人。姓平。其先千葉之族。有諱胤賴者。自注大千葉介第六子六頭之一也。食采下總州東庄。因氏焉。至公八世。曾祖考氏村。生而惠朗。長而凝靜。擅美和歌之道。辱後醍醐皇帝寵命。於武者所宮中地名。獻歌章。而名聞四方矣。祖考常顯。野州刺史。武烈而威。喑噁叱咤而河水爲之起湧。亦善歌詞。考師氏。總州刺史。傾而長。鬚髯麗。以人物稱。其歌詞之工。與祖及考。足以差肩。國系素毓無子。養公爲子。毓父貞常。貞常行氏之長嫡。行氏氏村之兄也。公自幼有異質。毓訓之曰。以心副心。公終身以茲言銘。佩其冠。以源善忠土岐賴康爲他姓父。自注倭之冠禮也。割與濃之坪。自注地名。爲賀家兄泰村早卒。以玉洞禪庵爲其仁祠。次兄江西派公。以沙門不繼。自注名龍派一庵小師。便以公爲後。毓欣然稱意。家宗返本。毓歿。公開琳藏庵。俾禪侶時日奠之。師氏既耄。公代仕朝。自左金吾任野州守。凡武之備。以騎射爲先。廼就小笠原源淨元學騎習射。幾一百日。弗悋貨幣。日厚貺之。示其信也。僧玄心授兵書傳劍術。深臻精要。心乃神僧茲音之的傳也。率士大夫所可爲者無不能也。信州賊亂。廷議命隣國討之。公出其軍。伊州國司反。諸將爭征。公復張一營。攻比叡山。陳志賀山。幕下之士皆能戰輕銳。由壯歲。以其先業。專嗜和歌。嘌旭鑽

之秘訣。飯吾朝矣。其令孫禱于北野菅神誕一子。乃快翁宗俊是也。學涉諸藝。名列十科。累代醫術。連綿相承。故乃父了光法印臨末後手自書曰。定加亦當其器矣。鍼灸磨藥。療病諸說。一々無殘於秘奧傳之。良有以。公一顧於衆病。則衆病如湯雪而莫不治。可謂不墜父祖遺緒者也。定宣法眼寄公肖像。需於拙讃。不克峻拒。信口亂道。以贅其上。讃曰。

名高當代。胸絕點塵。這翁圓頂方袍。曾開窓於西嶺千秋雪。乃父隨師學道。屢感時於東山幾度春。家業拔其萃出其類。日用協於藝講於仁。騰茂飛英。主人安樂。竹有和氣。回生起死。靈方甲乙。藥聚君臣。或時臨晉怙得八法。或時煎建茶喫三巡。子房決勝。蕭何指蹤。治病如同料敵。列寅喜涼。藏用好熱。辯脉識得。活人濟世。念南謨藥師佛。克家禱北埜菅氏神。靈山會上未散。嚴然華藏。養生治國。贍部洲內。大疫除滅。蘇摩割肉截身。用良藥合三百六十五種。祝壽算以兩八千歲大椿。還是丹青描不就。黃金鑄出鉄滑揄。

慶長三歲在戊戌八月如意殊日

前禪典北川正五

厚。恨相見之晚。以至稱其和歌之妙絕。出近古定家卿。宜虛其左而天下頓想風采矣。予比者同住山中間。得剽聞緒言。姬孔之籍。莊列之言。及乎漢唐二史。上下數千載事。質其疑義。徵其異聞。如鼓待桴。如矢中的。益和而益不盡。況乎本朝國史。及野語雜說。結如烟海。爬羅剔抉。究其源委。一世取正於斯。以予所知計其所。不知者何。其博覽强記。老而不衰如此。於戲今世寡陋。自滿者如稻如麻。聞師言以得不少。愧哉。其徒元澤兌藏主命工繪壽像。以為薰拜之具。又持紙需予製贊辭。不得拒焉。筆以貽云。

撑肚五車。曜然弗勝衣帶。畊雲一室。蕭洒堪上畫圖。考文物與貴胄。宜羽儀於享衢。裂宇宙而標雙闕。投衣冠以息給孤。占雲樹一枝之芳。現出衆香上界。傳法燈三世之焰。昭回黑暗迷塗。辟諸楚材之晉用。豈在秦智以虞愚。雖夙修爾不多幸乎。況三十一字之妙。二百年來所無。道德之傳。寧專以此。精神所及。必與之俱。華頂增高千尋。仰如北斗。桑榆精采一倍。塵却東隅。諸天衞護。百歲康娛。庶使後生視聽。猶及前背規摸。瞻彼豹變。媿吾蛙拘。

竹田雄譽光英法印壽像讚并序

夫竹田定加。法名光英。別號曰雄譽。其先接家九條右丞相公　季裔流　清水谷　竹田中納言　公定卿。礬弔明室淨眼法印者。公鼻祖而志醫。未解其疑團。以故。應安二歲在己酉。入大明。謁金翁道士學醫。道士感激不遠萬里之志。而醫家之群書妙訣牛黃圓等之秘方。皆以敎之。加之道士有一女子嫁焉。得二子。洪武間　大明皇后難產近死。以一針得活而誕皇子。帝樹其功。賜安國公封。永和第四戊午。棹一葉扁舟。載得大唐醫家

訓。若遂不悛者。不與之接言語。見其有一善。則悅動顏色。常稱譽推擧。賛成其美。又擇士採才。有知人之鑒。昔在備中時。小野葛絃。年少爲掾。公稱曰。若必當爲天下循良之吏。又在讃岐時。菅原〔道眞也〕朝臣代公爲守。公竊語云。新太守當今碩儒。非吾所測知也。但見其內志。誠是危殆之士也。後皆如其語。凡厥棐鑒。皆多此類也。公年漸五十。不近婦人。唯歸心內典。尤熟空觀。常談〔讀歟〕誦金剛般若經。未嘗退倦。卽撰集此經諸家義疏以爲一部。究討其義。莫不該通。公淸節冲虛。心無廻□。蓋是練般若空無相之故也。公未寢疾時。忽語云。死期□□何可終身於塵勞之中乎。於□營一室於叡山東坂。翌日夙興促駕。起投山廬。落髮入道。晝夜念佛。其後數月。俄隨逝水。啓體之日。身無病痛。屬纊之時。心不顚倒。唯向西方。念阿彌陀佛而已。□時賢驚公知天命。僧徒感公得善報。余初爲起居郎。依元慶注記。見東征之謀略。爲備中介。聞故老風謠。詳西州之政績。粗述所知。成此實餘。但世稱公德美。老人之談不容口。然而轉語浮詞。不敢論著。恐有□謗之疑。損相公之美也。昔者司馬遷著晏子傳。遙羨報鞭。蔡伯諧作郭泰碑。遂無慙德。故叙此景行貞立志。延喜七年季春一日。文章博士善淸行記之。

貞享乙丑季春武州金澤稱名寺文庫本寫焉

〔更以前田家本傳寫一本補訂之畢〕

畊雲老人壽像賛

畊雲老人。門地世系。昭々布乎人之耳目。不竢予縷說。自南北分崩以來。王室不競。易服入三光國師之室。密承印記一策。雲遊京北妙光京東如住。皆祖曾仁祠也。往來其間。將々終老焉。偶顯山相公聞其名。禮致之。襟義日

當蹟高爵答其殊勳。而偏用公辭讓。遂無優崇之制。又良岑近〔マヽ〕者。貪叨賊穢。致此寇亂。無亦無懲惡之典。由是衆議多譏昭宣公賞罰之柄。公性樂靜默。不好劇務。屢對昭宣公。固辭辨官。七月。任播磨守。辭不赴任。六年正月。叙從四位下。公曰。年既老矣。盍修功德爲冥路之資。傳聞。讃岐國多倫紙及能書者。當赴彼國書寫修多羅阿毗曇等諸藏。二月出爲讃岐守。此國庶民皆學法律。執論各異。邑里疆畔。動成諍訟。自公入境。人々相讓。如虞芮之有耻心焉。秩滿歸京。隱居西山別墅。無復出仕之志。仁和三年二月。任伊豫守。辭不赴職。八月。除爲太宰大貳。十二月。叙從四位上。公頻稱病不肯就職。朝廷屢加慰喩。强以發遣。公在鎭府。專以淸靜而施化。故吏民感服。政化大行。元是姦猾之輩。猥聚鎭西境内。其筑前筑後肥前三國。尤爲群盜之藪澤。鄕閭騷擾。道隔絶。人民有蓄積者。皆被殺略。行旅有資儲者。無有令治。前年府官及國司。發兵捕殺。凶黨彌熾。不能禁止。公初莅領。衆人皆云。宜多發軍士悉加鉏誅。公曰。吾聞。此盜渠帥。率非編戶之民。皆是流浪之輩也。或良家子弟逐衣食之利。或舊吏僕從取婚姻之便。寓居邊城。猶如桑梓。而比年不稔。生產失利。無賴之輩。同惡相濟。爭尋干戈。赴爲賊徒之。國之民大半爲盜。今悉捕而殺之。則里落之內。閴而無人。縱令有隣家之警。誰人城戍乎。此輩不必懷凶狡之心。多是爲飢寒被逼迫而已。若施以恩賑。自應食椹改音。卽以其俸米。遍賑贍三國。深加慰撫。各存生業。於是盜徒大悅。相語云。府君以父〔化政〕母之情遇我。我豈不盡孝子之志乎。相率歸他莫不守劒之夫。寛平三年四月。辟爲左大辨。公被召入京之後。未歷數月。大宰府奏云。有新

（闕文）

天性廉潔以身化物。僚下有貪穢者。推誠致

度。公奉詔以後。數日進發。晝夜兼行。行跡之間。飛驛繼途。奏賊虜强盛。官軍頻敗。及城或失守群隊陷沒之狀。時從騎十餘人。皆無不褫魂奪氣。而公容色不變。曾無畏憚之意。既至出羽國。命春風。好蔭。各將陸奥國精騎五百人。直入虜境。召其酋豪。宣以國家之威信。先是賊聞王師來討。率衆萬餘人。遮守險隘。春風少遊邊塞。能曉夷語。卽脫甲胄棄弓矢。獨入虜軍。具宣朝命。皆如公意。於是夷虜叩頭拜謝云。異時秋田城司。貪欲暴横。谿壑難塡。若毫毛不協其求者。楚毒立施。故不堪苛政。遂作叛逆。今將軍幸以天子恩命而詔之。願改迷途歸幕府。於是競以酒食饌饗官軍。其豪長數十人。相率隨春風。至出羽國府。公卽召見慰撫。賊亦盡返獻先所虜略之生口及軍器。時有渠帥二人。不肯歸附。公語諸豪長云。二虜不來。於汝心如何。豪長等俱陳云。殊自有謀。願暫垂寬暇。後數日。遂斬兩夷首以獻之。公卽發使者。撫佃餘種。自津輕至渡嶋。雜種夷人。前代未曾歸附者。皆盡内屬。於是公復立秋田城。凡厥壘樓塹。皆倍舊制。三年。改權守爲正守。右中辨如故。有勅暫留鎭撫之。此國。民夷雜居。田地膏腴。土產所出。珍貨多端。豪吏并兼。無有紀極。私增租稅。恣加徭賦。又權門子年來求善馬良鷹者。猥聚如雲。邊民愚朴。無知告訴。唯隨其求。不言煩費。曰。是隴畝之民。皆若貪窮。姧猾之輩多致富溢。公施以朝典。敎示百姓。嚴張憲法。勿令侵犯。若吏有不法者。捕而案之。由是百姓安堵。夷道淸平。時陸奥國夷狄有訴訟者。皆到出羽國而取決。公初在兩備。專以仁惠而化之。及治出羽。更以威嚴以理之。吏民有罪。無有所宥。當論者不能測其深淺。四年四月。依官符入京。時在朝卿相。皆賀公勳績。公辭謝云。此皆朝威之所致。非愚略之有施也。是時天下皆以爲。公不勞一卒。平定大寇。朝廷必

爲押領使。令與出羽軍討擊賊虜。出羽掾藤原宗行。文室有房。小野春泉等。亦發國中步騎二千餘人。相共屯秋田河邊。時賊徒千餘人乘輕舸。隨流俄至。梶長等率兵對戰。天時大霧。四面昏暗。於是賊衆數百人持兵欻至官軍後。同聲大門(鬪歟)。奔突官軍。官軍大駭。狼狽散走。賊乘勢前後奮擊焉。官軍大潰。遂斬出羽國弩師神服眞(貞(三代實錄))雄及兩國偏裨數十人。軍士被殺虜數百千人。軍實甲冑。悉被鹵獲。遂相蹈藉。死者不可勝數。文室有房被創殆死。小野春泉潛伏死人之中纔得免害。藤原梶長深竄草間。五日不食。賊去之後。步逃至陸奥國。五月二日。兩國飛驛忽至。於是昭宣公大驚。與公謀事。語云。東方之將累長者。公辭謝云。身舊文吏。未嘗知跨馬引弓。非敢愛措徵驅。恐成朝廷之耻。昭宣公曰。自天智天皇時。藤原氏代立勳績。朝所倚賴。方今身非伊周。忝攝冢宰。遭此寇亂。內慙外□。瓜葛之儀。君亦可悉。願盡智謀。勿爲餝讓。公曰。必不得已。可用愚計者。冀露肝膽。無有所隱。恐殿下不得能用之。昭宣公專意安付。遂無他腸。公曰。蝦夷內附以來。欲漸二百年。畏服朝威。無有寇逆。如聞。秋田城司良岑近(マヽ)者。聚斂無厭。徵求萬端。故疊怨積怒。致叛逆。夷種衆多。遞相合從。賊徒數萬。窮寇死戰。一以當百。難與爭鋒。如今之事者。雖坂將軍再生。不能蕩定。若敎以義方。示以威信。播我德音。變彼野心。不用尺兵大寇自平。昭宣公曰。善。公亦曰。今當以恩信化服夷狄。若郡醜之中。猶有不馴服者。必可以兵威而臨之。前左近衞將監小野春風。累代將家。驍勇超人。前年頻遭讒謗。免官家居。願先令春風率積衆。示以朝廷之威信。然後以德招致。未歷數月。自應銷散。昭宣公大悅。其月四日。叙公爲正五位下。卽以右中辨兼出羽權守。擢春風爲鎭守將軍從五位下。及陸奥介從五位下坂上好蔭受公節

厥德化。感服人神。皆此類也。十七年秋解歸京。兩備之民。悲號遮路。里老村嫗。頭戴白髮者。各捧酒肴。拜伏道邊。公謂。老人之心不可違失。爲之留連數日。相次競到不可遏止。公以爲。若當如此。必引日月。仍竊艤小船。輕棹解纜。時與從者相期。有未到者。仍暫泊和氣郡方上津。於是備前郡司等。聞公無糧儲艤船。白米二百石。奉進泊處。公謝云。無甘棠之遺愛。忝故人之厚贈。雖然篤志深蜜。何不嘉納。卽受之無所辭。郡司等初思。公性過廉。必不受此贈。及聞此報。大悅歸去。頃之公遺國講師書云。自次此泊。舟中頻有怪異。風浪難測。憂念誠深。望率僧徒。來會津頭。相共祈念海行之穩焉。於是講讀師率國分僧等。馳詣泊處。公語云。願諸僧各讀誦般若心經一遍。功德足矣。諸僧承旨。卽讀誦心經畢。卽以此米二百石。悉充誦經布施。夜中飛帆。出去不顧。十八年正月任右衛門權佐。兼撿非違使。公語所親云。昔者帝堯之民。皆可比屋〔缺脫〕而封之。時皐陶以大賢爲獄官。若有疑罪則令獬豸决之。豈有枉濫之罪乎。亦所用者象刑也。無慘毒之料焉。豈有怨酷之人乎。然而論者以爲。英六之封不絕者。此皐陶治獄之咎。況今末代澆薄。人多阿□〔嘉猷〕。詳罰之間。失兩造。縱有惻隱之情。必成子孫□〔之禍歟〕。再三辭讓。遂不就職。無幾遷民部大輔。民部省例。以商布貴。貸諸國米。以充官人厨用。名爲交易。實是箕斂。諸國百姓。爲之愁苦。公在職一年。遂無一飯。元慶元年。任右中辨。二年二月出羽國蝦夷反亂。攻秋田城。城司良岑近〔今〕者不能城守。脫身伏竄於草莽之間。賊放火燒城。軍資器械一時蕩盡。逆徒蟻聚。分兵圍諸城戍。國守藤原興世弃府城逃走。時爲太政大臣昭宣公攝政。乃勅陸奧國。發兵三千人。起援出羽國。於是陸奧守須大發國中。得精騎千人步兵二千人。其送鎧甲糧儲者。將萬人。以大掾藤原梶長

小罪者皆着鉗釱。人民犯纖毫者捕案殺之。囚徒滿獄。仆骸塞路。公到任之初。施以仁政。宥其小過。存其大體。放散徒隷。遍加賑貸。勸督農桑。禁止遊費。於是百姓襁負。來附如歸。田園盡闢。戸口殷盛。門不夜扃。邑無吠狗。府藏多蓄。賦稅倍入。遂受租稅返抄卅四箇年。受調庸返抄十一箇年。自古以來。未嘗有此類也。十三年叙從五位上。卽遷備前介。十六年轉權守。公在備前。德化仁政。一如在備中時。凡厥僚下。若有奸賊者。曾無所發明其咎。卽竊於間處相語云。君久疲學習。初得此官。必當立其廉節。勉取榮譽。豈可思滯一州小吏乎。然而上資父母之供養。下給妻子之飢寒。撓性屈心。受此濁穢。斯皆貧寠之憂羈累善人。僕有薄俸。冀隨君所用。以資給之。勿犯官物而已。卽分賜其俸。不限多少。於是耻格之化如風靡草。吏民畏愛。號曰父母。備前備中兩國界上。有吉備津彥神。若國有水旱。公卽祈禱。心致感應。速於影響。若境中有奸者。立降冥罰。嘗此神形見。語公云。感公德化。深以欣服。冀也助公爲治。終此善績。由是治化兩國。前後年歲頻豐穰。百姓和樂。時安藝國偸兒遁險。劫盜備後國調絹卌疋。逃走入草。道宿備前國石梨郡旅舍。盜語主人翁云。此國太守化跡何似。主翁語云。府君化民。專用仁義。一國之人盡爲伯夷。恩信之感。自通神明。故國有奸濫者。吉備津彥神立降誅罸。及具語其治化本末。皆如實事。盜顏色大變。似有耻畏。終夜歎息。展轉不寢。向曉馳詣府門。叩頭自首云。小民無狀。略奪備後國官絹卌疋。改過服罪。願賜生命。公召盜。語云。汝知向善。遂非惡人。卽賜米糧。封緘絹。付盜移備後國。僚下皆云。此奸盜之人也。恐不達彼國。公云。此人已改心歸誠。豈更有變其志乎。不聽。於是盜得移文。命從備後國。時備後守小野喬木。且恠且悅。卽放遣盜人。自詣備前。拜謝庭中。凡

時人異之。稱爲孝女。
仁壽三年五月甲子。加贈從四位下。
貞觀五年五月壬申。勅於神泉園被行御靈會。遣左近衞中將藤原朝臣基經等監會事。御靈座六前。所謂崇道天皇。贈一品伊豫親王。贈從二位藤原夫人吉子。藤原廣嗣。(疑脫二字歟)橘逸勢。文屋宮田丸是也。近代以來疫病。死亡甚衆。(是歟)天下以爲。此災御靈之所生也。朝廷爲祈。至此修此會。以賽宿禱也。

僅爲淺學。依貴命。考國史。案家傳記錄。敢以獻上云爾。

仁安元年十二月

筑前守正五位下橘朝臣以政在判

(寫本云)唐書日本傳云。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逸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眞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

元曆元年曆錄曰。四月十三日癸酉。造八所神殿。被行御靈會焉。御靈八所。崇道天皇。伊豫親王。藤原夫人。藤原廣嗣。橘逸勢。文室宮田丸。吉備眞人。火雷天神也。
以藤中將殿御本令傳寫之者也。唐書曆錄不詳人所加筆也。或說。京極御靈者。天慶年中勸請。未知孰是。

文永七年正月十一日

正議大夫卜部在判

藤原保則傳

(闕文)

旱。田畝盡荒。百姓飢饉。□□相望。群盜公行。邑里空虛。葉賀哲多兩郡。在山谷間。去府稍遠。郡中百姓。或劫掠相殺。或逋租逃散。境內丘墟。無有單丁。前守朝野貞吉以苛酷而治之。郡司有

續群書類從卷第百九十一

傳部三

橘逸勢傳

贈從四位下橘朝臣逸勢者。正一位左大臣諸兄曾孫。右中辨從四位下入居男子也。爲性放誕。不拘細節。尤妙隸書。

延曆二十三年（貞元二十年。）三月癸卯。從遣唐大使正四位上右大辨藤原朝臣葛野。汎渤海。留住唐國。歷訪明哲。受業學之。唐中文人呼爲橘秀才。

大同元年（元和元年。）八月□。從遣唐判官正六位上高階眞人遠成歸朝。

弘仁元年四月庚辰。有制。改殿閣及諸門之號。皆額題之。使逸勢書北面門額。手跡見在。

〔寫本云此間凡十七行文字二百二十許爲脫落〕

承和□年□月□授從五位下。

同七年四月丁未〔已下闕〕爲但馬守。

同九年七月庚申。連染春宮坊帶刀伴建峯謀□□拷不服。減死。庚申。改本姓賜非人姓。流於伊豆國。赴配所時。逸勢有一女。悲泣步從。官兵監送者叱之令去。女晝止夜行。遂得相從。八月甲戌。逸勢行到遠江國板筑驛。終于逆旅。于時六十餘歲。女攀號盡哀。便葬驛下。廬于喪前。守屍不去。乃落髮爲尼。自號妙冲。爲父誓念。曉夜苦至。行旅過者爲之流涕。

嘉祥三年五月壬辰。追贈正五位下。詔下遠江國。歸葬本鄉。（謂敎松殿歟。姉小路北堀川東。有逸勢墓。）妙冲負屍還京。

寛喜三年三月十八日甲辰。御高野詣以後。輙不令出洛陽御所。被奉讓御寺務於宮道深御方也。御室卅六。宮卅六。

御灌頂御弟子事。

實瑜寛〔 〕少〔 〕〔 〕阿闍梨卅口。卅五 教授權僧正覺教。四長者。唄法印大僧都寛濟。護摩行遍大僧都。散花寛濟律師。中收師季取之 誦經少僧都有果。嘆德少僧都教遍。讃頭。實性。兩日。定瑜。後朝。堂達教惠。後朝餐御陪膳隆快少僧都。

宮。

西院宮道圓無品親王。寛喜三正廿七。廿口。教授咒願嘆德權僧正覺教。唄大僧都行遍。散花講寛耀。誦經少僧都仁惠。護摩大僧都覺紹。讃頭實性。兩日。定瑜。後朝。堂達範惠。宰相中將取誦經導師布施。中納言通方取嘆德布施。

隆助。尊有。道勝。道融。

御入滅事。

〔下文闕〕

靜朝。請僧三口。靜曉。經覺。隆禪。

仁和寺樂屋顚倒事。

建保四年八月廿八日。大風。所々不全。右方樂屋顚倒云々。且九月八日戊子。上皇自熊野御入洛。本宮廻廊。新宮拜殿。廻廊。顚倒之由。所令風聞也。但高野山無殊事。御室自八月十九日庚午高野御參籠。九月十五日乙未御入洛。

高野御參籠時御吉書事。

建暦二年正月三日辛亥。今日可有御吉書。仍去廿九日。於仁和寺成之。以脚力被進御山。院司公文不加判。別當覺敎法印。顯位律師。加判後可經御覽之儀也。

有馬溫泉事。

建保七年四月二日丁卯御進發。（四月十二日改元承久）□（五月歟）十八日癸亥御入洛。

大聖院御所事。

多改指圖。被加修理。承久元年十二月廿六日戊子。御移徙。（御年廿四。）

御逆修事。

安貞二年。自二月廿二日丙寅。被始修之。三月十三日丙戌御結願。（御年卅三。）俊性。聖覺。道寛。尊通。長恵。實性參勤之。

淸涼寺上棟祿物役人被差遣事。

承久元年五月十八日壬子。今日寛兼。證□。寛圓。良秀。寛範等。被催遣之。（建保六年十一月十日廿時炎上也。）

總在廳補任事。

建保三年六月。神泉御讀經。請依致過法之責罷賢俊□所職。同月廿一日己酉。以嚴緣被補總官。而嚴緣。法勝寺御八講時。依現尾籠。以俊暹可爲總官由。以八月六日被下院宣。同十一日戊戌。俊暹賜任補。所詮此仁之幸運歟。

御蟄居事。

破子。
供御一具。
公卿已下料百合。
御酒二瓶子。
銀銚子一口。
萬人驚目。後代難及云々。仍山門宮々御勤仕被停止了。抑又行事九人。細工六人。役中同三人。銅細工四人。面々預纏頭。有差。用途都合綾七疋。絹十一疋。藍摺布廿一段。紺布六段也。其外白布二段。賜廳下部云々。

若宮入御事。

承久二年十二月十日丁卯。土御門新院第二皇子道圓爲御門弟。入御大聖院御所。公卿七人。新源大納言雅親。春宮權大夫實氏。權中納言家嗣。三條中納言實親。別當經通。土御門三位中將通平。左新三位中將實基。殿上人廿人。右馬權頭隆範朝臣。左中將爲家朝臣。左少將敦通朝臣親仲朝臣。右中將資雅朝臣。伊平朝臣。右少將實忠朝臣。資宗朝臣。左衛門權佐經兼。右少將雅具。少納言實茂。左少弁光俊。宮內權大輔家光。大膳大夫時綱。少納言資隆。左兵衛權佐經行。右少將公賢。實平。左兵衛權佐綱行。左少將定平。侍從伊成。□□家定。供奉。而翌年六月。依兵亂事。其後無入御。代々通用御賜物。□以移于他門了。遺恨之其一也。

道深宮入御事。

承久三年十月廿一日辛未。爲御補處儀有入御。僧綱三人。道寛。宗全。道禪。前駈十二人。侍三人。嚴緣。行圓。寂兼。御車。白綱代。御車副六人。御錫持一人。力壽丸。
爲御迎令參宮。去十三日親王宣旨云々。

高野寺僧離山事。

承久元年八月五日。諸堂閇戶。衆僧離山之由。撿挍覺海脚力六日參着。

依佛壇修理被延大乘講事。

承久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乙亥。被行之。去一日延引故也。

御廟堂供養事。

建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丙寅卯時也。御導師

浮線綾十段。　顯文紗廿段。
色々唐綾十段。　紅梅唐綾廿段。
白唐綾百十段。

樂器。

銀笙一管。同篳篥一管。
同笛一管。同拍子一具。
已上納銀笛箱蓋。
琵琶一面。以錦御綾銀沉白檀作之。懸金絃。
箏一張。以錦唐綾銀沉等作之。懸銀絃裹麝香五爲柱。
和琴一張。以錦胎唐綾銀白檀等作之。懸色々組緒。以護緒爲□律緒。裹丁子爲柱。
方磬一基。以南廷十六。砂金十六兩懸之。以護緒十六筋爲懸緒。
撥。各裹砂金二十兩作之。銀柄。
基。以印文紗一段作之。
鞨鼓一面。以纐纈一段爲筒。以白唐綾一段爲打皮。以藤枕二爲臺。在銀撥。
大鼓一面。以色々匂綾卅六疋作筒。付銀師子。以紅梅六丈唐綾二段。爲打皮。付同柄繪。以精好絹八疋作臺。以紫絹作撥。筒內納八丈絹六十疋。
銀鉦鼓一面。在同撥。以印文紗二段作臺。

御牛三頭。黃天。黑斑。□斑。
公卿十八人料。
錦文机各一脚。
蒔繪硯箱各一合。
檀紙各□帖。以紅梅白唐綾各一段作之。
衝合各一脚。以白唐綾一段作之。
盞各五口。一口薰物。一口丁子。一口酢鹽。一口銀箸。

殿上人料。

交菓子二（積脱）蓋。以紺地錦二段作之。麝香薰物等盛之。
懷紙二積。
一積。
紅梅檀紙百帖。　白檀紙二百五十帖。
一積。
御綾十段。　顯文紗廿段。
紅梅唐綾廿段。　白唐綾五十段。
紫絹廿段。　紺絹廿段。
藍摺布廿段。　紺布卅段。已上二百段。

可有僧中輕服憚之由。勅定已了。今忽如此。可隨時之事歟。

御服服事。

建暦元年十月八日　春花門院崩御。御年十七。

建保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後高野御室御入滅。御年四十九。

建保四年三月十四日　入道内大臣信清公薨。年五十八。

安貞二年九月十六日　七條院崩御。御年七十二。

寛喜三年十月十一日　阿波院崩御。御年卅七。

仁治元年六月十三日　無品法親王道圓御入滅。御年卅一。

延應元年二月廿二日　顯德院崩御。五月廿九日被行追號事。御年六十。

被獻院庚申御遊物事。

建保五年二月十三日。被進水無瀨殿。御使覺寛法橋幷侍二人。兼證。直秀。鈍色裝束。爲御使。目錄二卷。叡覽料眞名。兼快清書。女房御覽料假名。覺寛清書。續檀紙書之。以檀紙二枚。立文之押折已下。件目錄載奥。

上皇御分。

銀御文机一脚。打金々物。納色々唐錦五段。

金御硯箱一合。

硯。金伏輪。　筆二管。金菅笠。

墨。金柄。　小刀。同。

錐。同。　金瓶。在座。

金銀薄様三帖。金一帖。銀二帖。

御肴物一前。

銀机一脚。

同盞五口。一口金橘一枝。一口麝香五果。一口丁子。一口酢鹽。

同御箸臺。在同箸一雙。

金御酒盞一口。左尻居。居銀折敷。

銀御銚子一口。入薫物。

懷紙一積。(檀紙)二百枚。

綿五段。　御綾廿五段。

許也。十一日曉。高野　勅使發遣（廟院衙文爲長卿草）。之處。忽以露顯佛法再昌。王法尙盛。可喜可感。佛盜人三月十八日。秀能將向大理亭。自獄門武士請取了。

大内御歷覽事。

同年三月四日丁巳。入陽明門。經建春門。參御仁壽殿。開西母屋北戶。其内觀音御帳。奥方昇居長櫃二合。（一合納佛舍利道具小辛櫃。一合納佛具等。共付頭辨封。）於戶外有御所作事。御歷覽。兵部卿三位基親入道參會。出朱雀門還御。

凡人於觀音院授灌頂時避御座間事。

建保七年三月十八日癸丑。行守法印。於觀音院授灌頂於覺助法眼。可避御座間之由被仰下。而成海法眼申云。先例全不恐之。承元四年三月廿八日。故寛瑜法印授覺瑜（于時阿闍梨）。時。爲先規不可改之由。雖有故御室〔尊性〕仰。稱有所存。自引退疊了。是別儀歟。瞻御座間事。不可限當院。又結緣灌頂時。大阿闍梨雖爲凡人不憚之。今儀如何之由雖申入。尙可引退之旨。有御定云々。

八萬四千基泥塔供養事。

建保四年五月廿八日庚辰。於本寺禮堂被供養之。造塔延命經百卷。同開題御導師禪寛少僧都。請僧十口。

御服時御吉書事。

建保三年正月一日辛酉。御吉書。賜素服人々者着吉服（不用綾類）。參會。供御强飯。無御節供。以御膳次供白散。事了被行御吉書。寛濟律師初加別當宣。（元三間。大盤侍所不居上林鏡云。）

依御輕服無御修法御參事。

建保四年三月廿五日。可被行仁王經法。爲御輕服内。如何之由。被申　仙洞者。今度可有他人勤行云々。故御室御時。依雙林寺宮御事。被　奏聞之刻。以天曆延久二代御記之趣。不

無云云。御出家以後。御退出。眞乘院儀。僧綱覺能律師。三綱長尋。實昭。宗辨。教全。侍宸範。御童子等供奉。

承久二年五月廿一日庚戌。嘉陽門院御出家。御年廿一。唄僧正道尊。剃手權僧正守性。

承久三年七月八日庚寅。太上天皇御出家。御年四十二。唄御室御兼行也。剃手寛濟僧都參勤之。去六日。御幸鳥羽殿。御車。信成卿幷能茂候于御供。宰相中將同出家云々。今月十三日御遠行。

承久三年七月九日。脩明門院御出家。戒師天台座主宮云々。

天野社一切經事。

行勝上人眞俊拋懇棘。樂器幷裝束調置之。故御室有御隨喜。被安置唐本一切經。割置能米百石於當國。以出擧利分五十石。宛每年會料。逝去以後。去年無人于沙汰。仍自今以後。永付院可令執行。限未來際。不可失墜。於童舞者。可爲每年儀之由。建保六年三月比仰覺海。進代官奉之。

東寺佛舍利道具被尋出事。

建保四年二月廿九日壬子。淡路守秀能召取盜人字大夫房。居住今日吉邊。彌太郎男。近江國堅田浦住人。幷銅細工鑄師等四人。令搜出之。今日公卿勅使光親卿。歸洛。二月廿三日丙午進發。可知太神宮之冥應歟。今夕密々被渡高陽院殿。三月一日甲寅。奉渡仁壽殿。仰賴茂被守護。四日大夫房彌太已下盜人十七人。召馬場殿。有叡覽。九日。於賀陽院殿。被計佛舍利。御室幷長者。畢後返納東寺寶藏。勅使頭右大辨定高朝臣也。門徒僧綱等群參東寺。今案。東寺舍利請來御表云。八十粒云々。當時見□每長者。雖有增減。爲四千餘粒歟。而二月五日夜。佛舍利道具已下。諸堂佛具等。悉盜取了。所殘健駄穀子袈裟。水精念珠

丁酉供養也。而承元二年五月十五日爲雷火灰燼。今日修理別當章玄法師。含悲歎。忽以天命。有御幸。殿下御出。仍上皇如舊令建立給。承元四年七月十六日壬寅。立心柱。有御幸。今所被遂供養也。百六十僧。爲證誠有御參。御年十八。御前小綱八人。二行。行事四人前駈十八人。一行。宗耀。宗□。宗弁。實昭。任圓。定寛。長尋。覺寛。緣顯。宗賢。已上馬。四覺濟。八覺濟。七覺瑜。定成。六隆禪。□禪。御前三綱四人。二行。御車。庇。御車副六人。御攝持一人。仕丁二人。中童子六人。二行。上童二人。一行。延命。經□□金剛。隆賓子。侍四人。一行。寛圓。嚴緣。寂俊。能□。大童子廿人。四行。扈從僧綱六人也。寛俊。道雲。公深。貞曉。已上上童。覺紹。道寛。還御後賜御厩舍人居飼等祿。侍取御厩舍人祿。中間取居飼祿。

歡喜壽院。建保二年二月十四日己酉行幸。兩院一院。七條院。御幸。百僧□□。證誠賞。寛濟任律師。今一人。證誠御室七條院。今日令補撿挍。

色衆。權僧正覺教。咒願唄。于時三長者。法印大僧都眞感。誦經導師。大僧都忠遍。寛濟。少僧都覺紹。行遍。道禪。律師隆禪。散花。房圓。有杲。教遍。實瑜。已上持金剛衆。大法師隆昭。覺濟。聖禪。已上已講。眞成。實性。頭。庭。寛耀。頭、堂上。公助。禎玄。堂達。行頭寂兼。嚴俊。十弟子行瑜。良觀。良耀。親譽。倫尊。實位。濟慶。阿闍梨章快。

西園寺。元仁元年十二月二日甲午。廿口。阿闍梨賞。覺紹轉大僧都。同二年三月廿三日　宣下。

八條堂。寛喜三年正月廿二日己酉。十二口阿闍梨。

唄寛濟法印大僧都。散花寛耀律師。誦經實瑜僧都。讃列。堂達範惠。堂上一行例。

御戒師御參事。

建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甲子。持明院宮御出家御年十一。

承久元年六月廿五日戊子。小松殿若君。於北院御經藏御出家。御年十五。法名道源。戒師御室。唄師眞乘院。御參儀御車。大八葉。切物見。公卿四條大納言隆衡卿。殿上人唐橋中將雅清。衣笠少將定親。前左衛門佐宗季。北面六人。牛童一人。釋迦丸。御榻持一人。上乘院時無之。已上。有御引出物。御本御劔。保壽院時

八字文殊法。澄盛。有杲。神供。已講隆禪。發願。阿闍梨經覺。覺濟。聖禪。經寛。房圓。寛耀。教遍。定瑜。實瑜。承久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甲戌。於賀陽院殿。
伴僧。道忠僧都。寛濟僧都。行遍僧都。經覺律師。仁惠。隆禪。禪海阿闍梨。實瑜阿闍梨。

如法愛染王法。承久三年五月十一日甲午。於賀陽院殿。同廿四日丁未結願。
伴僧。權僧正覺教。護摩。法印大僧都俊性。少僧都道忠。寛濟。覺紹。行遍。律師經覺。隆禪。大法師覺濟。實瑜。

守護經法。同年同月廿七日庚戌。於同御所。六月三日丙辰結願。
伴僧。權僧正覺教。護摩。法印大僧都靜朝。俊性。少僧都道忠。聖天。寛濟。覺紹。行遍。十二天。覺助。律師經覺。仁惠。隆禪。澄盛。已灌頂隆昭。大法師禪海。覺濟。聖禪。房圓。隆教。隆快。實瑜。

轉法輪法。同年六月六日己未。於教成卿冷泉亭。
伴僧。法印大僧都靜朝。少僧都覺助。律師仁惠。隆盛。已灌頂隆昭。大法師禪海。覺濟。實瑜。

大北斗法。貞應元年八月廿八日癸卯。於大聖院御所。彗星御祈。九月四日己酉結願。賞道禪法眼任權少僧都。
伴僧。權僧正覺教。護摩。三長者。法印大僧都俊性。大僧都長海。忠遍。少僧都寛濟。行遍。律師經覺。已上北壇。隆禪。有杲。教遍。隆快。實瑜。已講性兼。隆昭。覺濟。大法師眞成。實性。寛耀。神供。顯雲。公勤。

孔雀經法。貞應二年三月三日丙午。法皇御惱。於一條殿被行之。同十一日甲寅結願。依御衰日一日延引。佛母院阿闍梨三口。幷房圓任律師。護摩壇被申請。
伴僧。權僧正覺教。護摩。三長者。法印大僧都俊性。大僧都長海。少僧都寛濟。十二天。覺紹。行遍。聖天。律師經覺。仁惠。隆禪。實瑜。神供。大法師性兼。發願。隆昭。覺濟。阿闍梨教俊。眞成。經寛。寛耀。顯雲。定瑜。公助。

同法。寛喜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辛亥。於禁中被行之。廿五日己未結願。依御衰日一日延引。宮叙二品。上乘院法印任權僧正。九廿日宣下。
伴僧。權僧正覺教。護摩。四長者。法印大僧都寛濟。大僧都行遍。聖天。少僧都仁惠。十二天。隆禪。房圓。有杲。實瑜。律師經寛。覺濟。神供。已灌頂經觀。後號□。寛耀。顯□(雲歟)實性。朗覺。盛教。定位。濟慶。教惠。定紹。
日來天變出現。相當修中消了。法驗之至。叡感尤深云々。

觀音院結緣灌頂御參事。御年卅五。
寛喜二年十二月廿五日壬午。上卿中納言賴資卿。宰相左大弁宰相家光。弁左中弁有親。逐代々佳例。寛濟法印大僧都勸嘆德。侍從宰相爲家卿取布施。

御堂供養御參事。
法勝寺九重塔。建曆三年十二月六日改元建保四月廿六日丁酉行幸。三院御幸。一院新院修明門院證誠賞良全叙法眼。五月廿六日叙之。今日令補撿挍。御導師座主權僧正公圓。咒願法務前僧正。
件塔。白河天皇建立。永保三年十月一日供養。後依傾茫有修理。承德二年十月廿三日

伴僧。法印覺敎。大僧都俊性。少僧都寛濟。律師有杲。已灌頂隆禪。大法師經覺。覺濟。實瑜。去正月廿七日。右大臣實朝公。爲拜賀被若宮(詣脫歟)之間。爲故賴家卿息阿闍梨。實名可尋之。被討給云々。因之被始御祈等。五壇法。覺朝僧正。毫日法印。行守法印。行聖。禪覺僧都。仁王經法。成賢僧正。金剛童子法。道譽。七佛藥師法。慈圓大僧正。金輪法。光寶。已上。自六日被始行之。又廣仰寺中僧徒。可祈朝家靜謐之由。以七日有院宣。又如此法。愛染王法。自十日親嚴僧正參勤。尊星王法櫻井僧正。法圓。自閏二月一日始之。七壇北斗法。親嚴。覺□。俊性。快□。慈賢。覺尊法印。仙尊律師。自同月二日始之。五壇法。道尊僧正。靜朝。賢海。行守。眞惠。自七日於閑院殿。六字法。眞惠法印自八日始之。遣々御祈不可勝計。此自六日所被始行八壇。於金剛童子法十二日結願。一字金輪法。開白日皆結願。二月廿六日。前信濃守行光入洛。閏二月五日。召具禪曉阿闍梨故賴家卿息。下向。六月廿五日戊子。左大臣道家公。御息若宮。生年二。依可爲將軍。下向關東。七月十三日。右馬權頭賴茂朝臣依謀叛聞。被誅罰之間。爲賴茂大內燒亡。凡近日洛陽不閑之上。天變地振之殃□示。所々炎亡之災寔繁。

佛眼法。同三月八日丙寅。於水無瀨殿被行之。十六日辛亥結願。今度初守護經。次八字□今佛眼法所落居也。

伴僧。俊性大僧都。寛濟僧都。仁惠律師。有杲律師。隆禪。經覺阿闍梨。覺濟阿闍梨。實瑜阿闍梨。

孔雀經法。同十二日甲辰同御所。於水無瀨殿。十九日辛亥結願。權律師□任僧都。御馬二疋。

伴僧。前權僧正成賢。護摩。法印大僧都眞惠。覺敎。大僧都俊性。聖天。少僧都長海。十二天。道寛、覺紹。律師仁惠。澄盛。有杲。已灌頂隆禪。發願。經覺。禪海。寛濟。長全。經寛。房圓。寛耀。定瑜。實瑜。

今度僧綱　愛染王法。承久元年八月廿日癸未。於北院院御惱御祈。自廿六日。於圓明寺被行之。九月五日丁酉結願。四日丙申結願。卽日自圓明寺還御。

伴僧。覺紹少僧都。仁惠律師。道惠律師。隆禪已灌頂。經覺阿闍梨。覺濟阿闍梨。經寛阿闍梨。長全阿闍梨。

仁王經法。承久二年二月八日己巳。於同御所。十五日丙子結願。行遍律師任僧都。三月廿二日經覺任律師。

伴僧。權僧正覺敎。護摩。法印大僧都靜朝。少僧都道寛。道忠。聖天。寛濟。十二天。覺紹法眼。道禪律師。仁惠。

保延二年正月廿九日丁酉。於鳥羽殿被行之。二月六日甲辰結願。退下宿所後。賜御馬一疋。御使忠盛朝臣。宮御參。

久安五年正月□日被行之。二月九日壬戌結願。御馬一疋給之。

保元四年四月廿日改元平治二月廿三日戊寅。寛遍僧正於住房行之。

孔雀經法。同月廿三日戊戌。上皇廿一日夜半許又令發御。□仍闕被行之。廿九日癸卯結願。御影堂阿闍梨三口幷律師行嚴任僧都。護摩壇申請之。御馬二疋。御年廿二。

伴僧。權僧正成賢。護摩。二長者。法印大僧都覺教。大僧都靜朝。俊性。聖天。靜遍。十二天。少僧都禪覺。道寛。律師寛濟。行遍。有果。神供。已灌頂仁惠。發願。擬灌頂隆禪。阿闍梨經覺。忠寛。禪海。聖禪。長全。亙曉。房圓。隆教。

愛染王法。同六年二月七日己酉。於水無瀨殿被行之。同十五日丁巳結願。

伴僧。少僧都禪覺。律師寛濟。有果。擬灌頂隆禪。阿闍梨經覺。覺濟。隆教。實瑜。

今度卅壇愛染王。中壇御修法。餘壇供可被勤行之由。親長奉書被進之。其後被改供。被修五壇法。道尊僧正。親嚴法印。行守法印。快雅僧都。行遍律師參勤之云々。

琰魔天供。同年四月十五日丙辰。於本房被行之。十壇。同廿一日壬戌結願。

吉水前大僧正。慈圓。　城興寺前大僧正。眞性。
長者僧正。道尊。　安藝權僧正。覺朝。　勸修寺前權僧正。成寶。　醍醐權僧正。勝賢。　櫻井宮權僧正。法圓。　聖護院權僧正。圓忠。　座主前權僧正。承圓。

仁王經法。同年六月廿六日丙寅。於大炊殿。七月四日癸酉御結願。禪覺少僧都轉大。寛濟律師任少僧都。

伴僧。法印大僧都覺教。護摩。大僧都靜朝。俊性。少僧都長□。十二天。道寛。法眼道禪。律師寛濟。滑盛。有果。已灌頂仁惠。神供。隆禪。發願。阿闍梨經覺。印顯。禪海。覺濟。長全。經寛。亙曉。房圓。定成。

修中有日蝕。御請書雖不被載彼御祈之由。至六月晦日。一向可有御祈請之由被申□。而一日早天晴。四方不見雲。至巳始。陰雲氛氳。大雨滂沱。未刻天晴。蝕惣不現。法驗揭焉。叡感是甚云々

一字金輪法。建保七年四月十二日改元承久二月十九日丙辰。於賀陽院殿同廿六日癸亥□。

伴僧。法印權大僧都覺教。護摩。大僧都靜朝。俊性。範耀。少僧都靜遍。禪覺。律師道惠。已上。寬濟。行遍。忠有杲。已灌頂仁惠。擬灌頂隆禪。阿闍梨經寬。□寬。□長全。頁曉。房圓。神供。定成。隆教。

北斗法雜例。

天仁三年正月十日己酉。七月十三日改元天永。於鳥羽殿被修之。自御前裝束一襲。綿衣三領給之。御使家光朝臣。同日東西各小□。

同年四月十日戊寅。於鳥羽殿被行之。伴僧朝夕饗料廿八石。自院廳賜之。

同年閏七月五日辛未。於同殿被行之。御本尊不用膠請□繪。又賜宿裝束一具。同十二日結願。御牛一頭送給宿所。戊寅御使丹後守家保朝臣。御隨身近季引之。

天永四年五月廿三日壬寅。於院被行之。宿裝束一具給之。又本供之外。伴僧饗料米三十三石五斗。同卅日己酉結願。賜御馬。

永久二年四月廿六日辛未。於鳥羽殿被行之。五月十一日乙酉結願。賜御馬一疋。教俊。兼重引之。

同三年二月二日壬寅。於同殿被行之。賜白色衣裝束一襲。

元永三年二月廿六日丁酉。四月十日改元保安。於土御門被行之。三月□結願。明日日次不宜。仍被□。

□八月廿二日庚寅。(同雜)於禁中被行之。廿九日丁酉結願。於晝御座御加持。

保安二年四月九日癸酉。於成就院被行之。賀茂祭以前。京中佛事依有其憚歟。十六日庚辰結願。

同三年正月十八日戊寅。院御祈。於成就院被行之。廿五日乙酉結願。

同年五月十四日辛未。被行之。伴僧十六口。

天治三年二月一日丁酉。正月廿二日改元大治。寢殿中央立壇。左右立小□各三脚。八日甲辰結願。

大治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壬午。正月廿九日改元天承。被行之。廿六日己丑結願。被引御馬。

天承二年六月一日庚寅。八月十一日改元長承。於白川殿被行之。木像北斗□夕七會。九日戊戌結願。賜御馬一疋。

厭王位而歸佛道者。不可勝數。未有謝沙門而貪世榮者焉。此蓋修行之邪緣也。乃不薦齋三四箇日。將入滅度。由是更奉迎仁和天皇。親王爲太子時。納大納言藤原愛發女爲妃。無子。又幸左衞門佐藤原是雄女。生兩男。皆有才操。親王入道之日。兩兒皆落髮爲僧。所以絕其胤嗣焉。

右以金澤文庫本書寫之

光臺院御室傳

（卷首闕）

[ ]權少僧都親[ ]

[ ]寬澄覺[ ]

[ ]二條中納言[ ]

御車於中門。建永元年十月十七日甲子。於北院御出家。御年十一。法名道助。戒師御室。尊性 唄師權僧正印性。一後鳥羽院七條院御幸。女院自十五日御于南院。上皇先御幸南院。女院御于此所。其後臨幸北院。公卿十一人。殿上人廿六人。御隨身六人供奉。攝政殿令扈從給。參會僧綱。權僧正印性。爲勤唄被任僧正。法印大僧都親覺。教導。成寶[ ]剃。成賢法眼寬俊。進御念珠。道雲。但不着座。公深同[ ]覺全。覺能。道禪。

[ ]被供[ ]院御膳。御臺六本御銀器。陪膳坊門大納言。信清。役送伊時朝臣。賴平朝臣。親定朝臣。隆仲朝臣。雅經朝臣。範茂。又供宮御膳。御陪膳寬俊法眼。役送宗全。寬濟。覺紹。道禪。覺能。被進御贈物。青龍寺道具獨古一枚。長七八寸許。在記文。二條中納言定輔卿。取之。覺能傳之。上皇還御後宮。御出南院。前駈十[ ]

[ ]覺助。已上有職。顯緣。覺寬。宗賢。宗[ ]

[ ]任圓。祐圓。長壽。已上房官。御車。庇御車。[ ]賢俊。金剛丸。[ ]家兼。[ ]中童子二人。祇王。扈次郎。從僧綱三人。寬俊法眼。道雲法眼。澄覺律師。十八日。七條院還御。御贈物大師御筆一卷。女房料風流火桶一口。以御綾唐作之。納二絹廿疋繞等（廿端）五段糸三百兩。

良相。率近衛卅人圍守皇太子直曹。皇太子晏然和暢曾無懼色。飮食言咲無異平常。謂傍人曰。吾以非分荷此任。禍之萌兆早自知之。故數年以來。謝去儲君不羅(罹歟)此敗。而不忍離背。因招憂患。豈非天乎。旣而勅令參議正躬王送廢太子。歸淳和院。備前守紀長江。自院逢迎。卽奉謁太后。及左右皆哽咽悲(舊本此間二三葉闕)

陵邊焉。大覺寺者。舊嵯峨太上天皇之宮也。淳和太后改爲佛寺。親王忽造阿彌陀六像。幷寫諸經論而置之。定額僧十四口。香燈齋飯之資。皆親王所嚫捨也。親王昔者受史傳於春澄善繩。大江音人。中年受五經於中原月雄。受內典顯密祕要於阿闍梨眞如。少僧都道昌。皆究其奧。尤妙草隷。時嵯峨淳和兩天皇。俱巧書藝。論者皆曰。嵯峨勁筋之肉。淳和豐肉軟筋。至于親王。筋肉雙奇。肥瘦得適。又能鼓琴。盡得高橋文室麻呂之曲調也。文室麻呂常曰。曲折宛轉者。勤習之切也。敬以傳之。音律淸雅者。自然之妙也。誠所不及。初天長九年。親王年始八歲。猶保育在於內裏。嵯峨太上天皇聽其好音。召令彈琴。天皇親爲之投羽調荊軻易水曲。親王寫習已訖。卽問此曲所起。天皇語云。昔者荊軻爲燕太子。謀欲入强秦以刺始皇。時太子餞軻於易水上。軻乃歌羽聲曰。壯士往兮不返。匕首振兮染鍔。遂慷慨感激。怒髮指冠。就車而去。無復反顧。後事遂不成。荊軻戮死。燕國破滅。後人寫之於七絃。遂爲此曲。親王卽言曰。然則此非正聲。臣何可習。天皇歎。卽手書達內裏云。親王非唯知音。亦能知言。(文多不載)淳和天皇甚悅。卽以嵯峨手書賜史局。亦兼令注記其事。親王初在東宮。尤好圖畫。或進偃息圖一卷。親王命而焚之曰。此致辱於所生也。時人歎服。初元慶末。天子遜於陽成院。時太政大臣昭宣公。屬心於親王。率左大臣源融。右大臣源多。陳樂推之志焉。親王悲泣云。內經。

梏服。變龍宮爲梵宮。非大士之云爲何乎。我竺乾老人之言有合耳矣。

開山國師行狀并文應 皇帝外紀書之。永充于天授菴公用。昔應永三載丙子之歲秋七月。解制之后五日。僑龍嶋沙門生會謹筆焉。

恒貞親王傳

（舊本卷首一葉闕）

昔者天平末。大臣吉備眞吉備。勸高野天皇。幸大學行此禮。其後八十餘年。廢而不行。今太子心存興復。亦甚爲佳。卽勅皇太子。率百官修奠禮。博士講經既畢。遍命群僚賦詩。皇太子製詩一篇。當時詩伯菅原淸公。滋野貞主等。甚佳賞焉。各獻長句以勸勵之。承和五年。皇太子加元服。時年十四。天子御紫宸殿。行三加之禮焉。是日大赦天下。後皇太子才慧日新。深達世事。自以爲。身非家嫡得居儲宮。若嵯峨淳和天皇晏駕之後。禍機難測。卽令學士春澄善繩作辭讓之表。冀比泰伯劉疆以避賢路。辭意懇切。至于二至于三。天子不許。嵯峨太上天皇深以慰喩。兼加敎督。於是對春宮大夫文室秋津。亮藤原貞守等歎云。孤屢輸靑蒲之欵。未降蒼昊之恩。諸君奈孤身何。語竟涕泣。承和七年。淳和太上天皇崩。九年。嵯峨太上天皇亦崩。無幾春宮帶刀伴健岑等謀反發覺。皇太子恐懼。亦抗表辭讓。天子優答云。獨健岑之凶逆。豈可關於太子。宜存闊略。勿介中懷。太子猶不自安。朝夕憂念。其後有投送書曰。健岑反計爲太子發之。天子信之。遂廢太子。依例叙三品。親王令聞夙著。天下屬心。加以寬惠恩紀。多結人心。一旦廢黜。亦非其罪。朝野悲傷。行路墜涙。初天子避暑御冷然院。皇太子從之。俄而有廢黜之議。分使捕禁坊司并侍者帶刀等百餘人。又勅使左近少將藤原

傍出。數世而絕。今之五家七宗。咸能之裔也。故我門。以南禪爲正派矣。上皇嗟吁而言。弘安之末。皇后之薨。朕建一宇薦冥福。號南禪院。時朕未聞禪。此宮北眞紹所創禪林寺在焉。朕是以謾號南禪。今思公言。斯宮爲禪苑。先兆之佳名乎。不可別求他稱。便冠以四字。號太平興國南禪々寺。命建治帝灑宸翰。帝避上皇。上皇不許。帝不得已涉椽筆。奎書爛然。高揭山門以爲寺鎭。上皇從容謂圓曰。朕見師勸學者。偪僻抑逼。無少假借。每朕請益。多唯々。是朕之所不欲也。願聞諤々。圓言。君臣之間。不能無差。若賜恕容。當行正令。上皇悅。爾後上皇智證尤高。上皇好偈句。衆中唱和。必賜聖製。自龜山宮。每歸龍山。問衆。此間有何諷吟。其或篇什。追降賡章。以故聖偈多矣。達磨忌和曰。江浪激奔崧雪寒。棲々南北不安閑。當時若得親相見。不在魏梁庸主間。病中賜圓偈序曰。病餘閒寂。不二門開。七佛之師。無有顧問。閑吟聊述默中懷。寄與規菴禪伯云耳。一室寥々金粟身。毗耶城裏啓重關。本來本住本心處。盤走珠兮珠走盤。無關眞贊曰。叢林老作人天眼。電卷星馳追也難。三尺竹篦三尺鐵。未曾動看逼人寒。大率聖製。體格渾大。有南風大風之遺音。非鏤肺雕肝者之所跂及也。予今年六十二。衰朽大至。尤患健忘。平日所記。百不能一。今之所書。纔一二篇而已。兼此紀事。咸健忘之餘也。雖掛一萬漏。而予之親見者也。非傳聞矣。昔秀紫芝作歐陽文忠公外傳。爲禪門美談。况我上皇法喜之游。非永叔之比。若微纂輯。不翅虧皇德之一端。恐亡叢林之盛事。勉拙勵耄。借筆史氏。避于玉牒。號外紀云。

贊曰。雜華云。初地菩薩。多作閻浮提王。文應皇帝。饗國十六年。四海晏淸。兆民賴之。未迄而立歲。脫屣輪位。別營離宮。多延講學。義龍律虎。弄呈爪牙。晚聽禪要以爲先。是未聞便脫衰服着

堂成。上皇就下間雨打闢小堂。鉢架函櫃。被單皆具。四時禪寂。開窓共衆。建治皇帝屢入寺朝上皇。上皇留帝伴夜禪。時帝尙少。回宮謂侍臣曰。雖常欲龍山之覲。而苦夜禪之兀坐耳。小堂之落也。偶當結制。上皇勅九十之臣僚。逐日辨午齋。每日齋時。直僚送來菜蔬珍羞。器皿完好。上皇召十比丘伴齋饌。餘入雲堂供大衆。斯夏九旬。闔山飽御膳。始十比丘之伴膳也。以二三品貴族當給侍。貴族辭焉。上皇曰。卿等卑朕乎。諸公曰。我等言比丘耳。上皇曰。朕與諸僧形服有異乎。諸公言無。上皇曰。四河入海無復本名。僧寧有王臣之異哉。自此諸臣不言僧供陪役。斯堂莊麗嚴好。障壁彩畫。非尋常山水。皆施禪會圖。李翺參藥山。韓愈見大顚。船子泛萃亭。蜆子撓洞水等也。上皇升遐三十年後。予奉勅主此山。先欲見此堂無有。蓋向主者撤。只其下間。窓櫺下橫木。朱漆猶存。予撫而悲。斯宇他日當

爲吾門之靈光焉。而已亡。神明何不保乎。嘉元三年秋。上皇病龜山宮。召圓館壽量院。時々侍看養。一日上皇曰。久不見鍊。爲何所在。圓言寓東福。上皇曰。朕以爲居遐遠。不聞朕疾乎。若在慧峰。寧不知乎。何無聞。圓言。鍊也常々問候壽量院。只以尊嚴不能通謁耳。上皇憮然而曰。鍊之於朕也。寧有若間乎。圓馳使告予。予便陪壽量。九月望。上皇崩。予陪之四日也。闍毘後藏仙骨於三所。淨金剛院。南禪寺。金剛峯寺。且順顧命也。黃門侍郎藤賴藤主喪事於淨金剛院。分仙骨納五靑瓷。三瓷留淨金剛院。南禪。金剛峯各一。圓令予承仙瓷。予擎歸龍山。共圓闢寶塔。始宮寺之建也。撰令名而未定。上皇一日謂圓曰。禪門何有南北號。圓言。五祖大滿。有二神足。一曰慧能。開法韶陽。二曰神秀。熾化洛都。洛都北地。世曰北宗。韶陽廣南。世曰南宗。能得西天所傳衣鉢。爲第六祖。是爲正傳。秀爲

因茲勅門又安居宮中。門分慧峰二十比丘。禪宴殿臺。群僚儉眼。門心修祕法。只其二時粥飯。四時禪坐。叢規整肅。亦無他事。自從門之居。宮怪止縮。臺閣宴如也。上皇因此傾心禪宗。謂門曰。宮魅之弭。依師之德業。兼宗門之靈妙也。願捨此宮爲禪苑。門敬領之。卽禮門爲師。受衣盂。上皇從此同衆禪規。今茲冬門病慧峰。上皇幸寺看病。臘月十二門寂。上皇親見遠焉之明白。益厚信。沙門祖圓者。慧峰分來二十之一也。爲宮寺首座。覃門之寂。勅圓爲第二世。門之居宮寺。未有梵製。遽圓携道具。漸成梵搆。其築大殿之基址也。上皇親擔簣而數鍬。臣僚因此趨土木。急成梵宇。五年臘月。門之小祥也。上皇謂圓曰。朕見禪門祖忌。叢社之大儀也。朕甚韙焉。朕已爲這般蟲豸。又豈欠擧動乎。圓褒賛睿旨。茲時雲堂未成。便豁開宮中殿宇。延招都下禪律。齋䞋豐潔。嗟嘆恩義。始此齋會。營備甚繁。圓分衆僧管調焉。上皇聞之謂圓曰。弟子供師事者通法也。今此作務。曷外朕乎。圓笑而謝。上皇便率臣僚幸厨下。米粒菜根。玉手親之。其供甚多。非一日所辦。上皇設奇策。令紳衲挑戰。臣僚一隊。上皇率之。衲子一隊。圓也長之。菜刀如飛。蔬爼遭奪。而庖厨賤役。簪纓未習。衲子多是折脚鐺之舊業。于時緇素之輸贏早見焉。上皇呼曰。朕已爲衲。衲中何不援朕乎。於是衲之賈餘躍入紳隊。上皇大悦。上皇又謂。祖忌皆有事法堂。宮寺法堂未建。缺此儀非嘉會矣。俄以留皮山木爲柱。斬帶葉溪竹爲椽。營假堂修新儀。左寢右院。桂釘好麗。都人拭目。半齋諷咒。千衆蟻行。至第五會。上皇師檀席地。大展三拜。闔會大衆。不啻嘆門之德。兼多上皇之義。假堂傍有梅樹。茲冬臘在月尾。蓓蕾未拆。上皇勅南京花工。造五葉新葩着枝。來見者咸言。此木早開花。堂之莊嚴類此。其梅樹今猶在山門左軒。永仁三年。雲

續群書類從卷第百九十

傳部二

文應皇帝外紀

瑞龍山南禪禪寺住持比丘　師錬　撰

文應皇帝者。寬元帝中子也。母藤太后。建長元年己酉降誕。(正元歟)文應元年卽位。文永十一年讓位于皇太子。稱太上皇。在位十六年。天下康寧。弘安間。建離宮于城東。其地元號福地。山本般森。水石明媚。始平治之元。金吾將軍信賴伏誅。其子某。時尙幼。雖不干軍事。以逆蔭竄奧州。州人憐其簪纓之族。多與黃金。治承之赦回都。歸橐多金。都人號金侍從。搆宅此地。家貲富繁。世言。某以金埋此山。福地之稱於此立焉。上皇相攸營宮。宏壯嚴麗。爲都下之冠。正應之始。宮怪荐起。宮中戶障。夜半一時。齊開共合。宮女之中。有臥而不能起者。問之。曰。有物抑我。故不能起也。問者曰。無。女曰。爭奈不起何。天曉自起。上皇大恐。集群臣議焉。臣僚皆言。高僧德行。可沮茲怪。時南京睿尊有戒行譽。三年。上皇召尊。安居宮中。以壓怪魅。尊率二十沙門修密法。九旬之間。鈴聲接響。爐壇凝煙。而魅如前。尊不告而南歸。四年。上皇召東福普門。問曰。師居此宮。能止魅乎。門奏曰。外書猶言。妖不勝德。衲子之居。何怪之有。上皇語侍臣曰。門師者烈丈夫也。

大兄皇子見子麻呂等畏入鹿威而不進曰。咄嗟。卽率子麻呂等進出。以鎌子擊入鹿。割傷其頭肩。入鹿驚起走。亦傷其一脚。轉就御座。叩頭曰。臣不知罪。乞垂恩察。天皇大驚。詔曰。何事如此。中大兄皇子伏地奏曰。入鹿盡滅天宗。將傾皇位。意指致山背大兄王子等之事。一說。中大兄皇子叫奏曰。以入鹿易天位歟。天皇起入大殿。手閇殿門。遂令子麻呂等致入鹿。以屍賜父蝦夷臣。臣知將及誅。悉燒天皇記國記珍寶。大臣蝦夷臣遂自致。合門被誅。一旦而滅。聖德太子平生之歎。因果禍報於此知矣。

聖德太子入胎之始。在世之行。薨後之事。日本書紀。在四天王寺壁聖德太子傳。幷无名氏撰傳補闕記等。具載大概。不盡委曲。而今逢難波百濟寺老僧。出古老錄傳太子行事奇蹤之書三卷。與四卷曆錄比挍。年曆一不錯誤。余情大悅。載此一曆。恐以言不經。覽者致哂。庶不遺小說。貽彼聖跡。豈以專輙潤色妙德乎。贊曰。

微哉佛法。杳矣玄風。過去無始。當來莫終。託生棘骨。現死還窮。曆涉沙堺。徽猷叵窮。

我伊太子。降跡王宮。垂化後世。知之有通。奇蹤妙轍。遺習緇衆。拾集成卷。庶傳幼童。

聖德太子傳曆卷下

永萬元年六月十九日書　借住圓舜

寺。己巳年。天智天皇即位八年也。
一説。調使麻呂者。太子生年十三(甲辰年イ)之時。始爲舍人。時十八癸亥年二月十五日出家爲僧。癸亥年。天智天皇即位二年也。
舍人宮地鍛師。太子生年十五之時。治爲舍人。依好田獵。太子不寵。壬申年悔過出家。住法隆寺。禪行第一。太子禮之。太子薨後年夏五月。發願自絞死。
舍人近江人膳臣清國。能書被寵。寫多許經。賜大仁位。
舍人物部連兄麻呂。性有道心。常以齋食。後爲優婆塞。常侍左右。癸巳年賜武藏國造。而退賜小仁位。除四人外。有氏々名々人等。皆爲不合而罷者數十百人。不得其傳。家人。馬手。革衣。香美。中見。大吉。波多。犬養。弓削。許母。河見等十人。爲奴婢首領。其胤子今在法隆寺。分在四天王寺。奴婢連麻呂等。常訴寃枉。連麻呂弟益浦。性堪領寺。爲法隆寺法頭。寃枉奴婢等根本。於妙敎寺訪定藏置。于今未免。

卅七代 孝德天皇諱天万豐日(天皇)。難波長柄豐前宮。治十年。

元年。乙巳即爲大化元年。齊明天皇四年也。初蘇我臣入鹿。時人稱太朗是也。失君臣之序。闚社稷之權。于時天皇及中大兄皇天智天皇。患之欲棄。恐不能濟也。中臣鎌子(イナシ)連今藤原氏祖也。爲人忠正。有匡濟之心。與二皇子相謀事。令中大兄皇子 權娶蘇我山田石川麻呂大臣女而成婚姻之昵。相通謀事。〔以〕爲內扶。約束已訖。屬三韓進調。齊明天皇御大極殿。古人大兄皇子侍之。詔召入鹿。入鹿爲人多疑。晝夜持釼。鎌子連戲而令解。入侍于座。山田石川麻呂讀唱三韓表文。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自執長槍隱於殿側。鎌子連等帶弓兵爲助衛。以佐伯連子麻呂。葛木稚犬養連網田二人。宛專斬之手。子麻呂等怖振不進。石川麻呂臣身搖聲亂。不能讀表。入鹿問曰。何故悼戰。對曰。恐天皇。爰中

三年甲辰冬十一月。大臣幷入鹿起二家於廿檮丘上。大臣家外作城垣。積貯兵食。又氏々人等入(イナシ)侍其門。名爲祖子孺者。大臣傲奢。无君之意日日彌深。時人危之。故天皇讓位於皇太子。自爲皇祖母尊。是復曆錄文也。

一說。甲辰年三月八日。東方種々雲氣飛來。覆斑鳩宮上連于天。良久而銷。又有種々奇鳥。自上下(四イ)自西方飛來悲鳴。或沖天或居地。良久指東方去。

又溝瀆池川魚鼈咸自死爛。天下生民塡道合門。哭愴之聲日夕不輟。

又諸池水色皆變爲血太臭。

又六月。海鳥飛來居上宮門。

又十一月。飽波村有虹。終日不移。時人太異。

又王宮有不識草。忽開青花。須臾而萎。

又有二墓。如人立行。

又有二赤牛。如人立行。

又有无量蛙。滿藺伏王門。有少子。造弓射之爲樂也。又童子相聚謠曰。盤上丹兒猿米燒米谷褶喫而今核山羊之伯父。

又曰。山背之苑手之支々水金丹相看社根苑手之支々水。此二章謠。始起王子孫未滅之前。王子孫滅後猶不之止。

又說。庚午年四月廿日夜半。災斑鳩寺。而曆錄不記。此年。是推古天皇十五年矣。

又說曰。寺被災之後。衆人不得定寺處。故百濟入法師。率衆人令造楓野蜂岡寺。

又造河內國高井田寺。

又百濟開法師。圓明法師。下氷君〔新物〕等三人。合造三井寺云々。

又曰(イナシ)。太子平生之日。常歎曰。吾得合意妻與馬。但馬子未得。召天下大盜最秀者而駈使。然命禍之日。調使麻呂不離馬後。躡雲(イナシ)而行。生年八十四己巳年死。其子足人。年十四年出家。住大安

十一月。入鹿臣獨謀。遣小德巨勢德太等。率兵敦山背大兄王等於斑鳩宮。於是大兄王奴三成率數十人拒戰。出於萬死。鋒不可當。然而大兄王卽取獸骨投置內寢。率子弟從間道出。隱膽駒山。軍燒斑鳩宮。見骨灰中。軍衆皆謂。王已死。解圍退去。大兄王謂左右曰。我以一身豈煩萬民乎。不欲使言後世之人由吾故而喪父子兄弟。卽還斑鳩宮。遂與子弟等自絞而死。于時雲色變化。爲五色幡蓋。種々伎樂。照灼於空。臨垂於寺。有人指示入鹿。變爲黑雲。大臣聞入鹿敦大兄王等。歎曰。我亡不久。是曆錄文也云々。一說曰。癸卯年十一月十一日丙戌亥時。宗我大臣兒林臣入鹿。致奴王子兒名輕王。巨勢德太古臣。大伴馬甘連。中臣鹽屋連板夫等六人。發惡逆計。太子子孫男女廿三人王无罪被害。今見計名廿五王。山背大兄王。平末呂王。菅手王。女。殖栗王。舂米王。女。近代女王。桑田女王。磯部女王。茨田王。三枝王。三枝末呂古王。馬屋女王。財王。日置王。片岡女王。白髮部王。手嶋女王。孫難波王。末呂女王。弓削王。佐保(伊イ)女王。見殺廿五佐々王。三嶋女王。田(甲イ)可王。尾張王也。人之中女王九人也。于時王子等皆入山中。經六箇日。辛卯辰時。弓削王在斑鳩寺。大狛法師手敦此王。山背大兄王子率諸弟幷王子等。出自山中。入斑鳩寺塔內。立大誓願曰。吾暗三明之智。未識因果之理。然以佛言推之。我等宿業于今可賽。吾捨五濁之身。施八逆之臣。願魂遊蒼旻(昊欤)之上。陰入淨土之蓮。擎香大誓。香氣郁然。上通烟雲。天上三道。現種々仙人之形。種々伎樂之形。種々天女之形。種々禽獸之形。向西方飛去。光明炫燿。天花零散。音樂妙響。時人仰看。遙加敬禮。當于此時。諸王共絕。諸人皆歎未曾有。曰。王等靈魂。天人迎去。而賊臣等目唯看黑雲耳。復聞微雷覆于寺上。賊臣滅太子子孫。謂快其志。乃告於父大臣。大臣大驚。拍手曰。聖德太子子孫无罪。奴等專輙奉除。我族滅亡。其期非遠者。明年合門被誅。亦如其言。一何可奇矣。

八年丙申春正月朔。日蝕。夏六月。災岡本宮。
九年丁酉春二月。大星從東流西。有聲如雷。時僧旻法師曰。是謂天狗(アマキツネ)也。是歲蝦夷叛之。
十一年己亥春正月。无雲而雷。長星見西北。天下大飢。冬十一月。於百濟河側大寺建九重塔。
十二年庚子春二月。星入月中。冬十月。遷(于)百濟宮。
十三年辛丑冬十月。天皇崩。葬押坂內山陵。
卅六代皇極天皇。諱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明日(香)川原板葺宮。治三年。
元年壬寅春正月卽位。大臣蘇我蝦夷臣如故。(飾イ)于時大臣之子入鹿自執國政。威勝於父。盜賊恐懾。路不拾遺。
二月。百濟使弔先天皇之喪。使人言。國內大亂。弟王子兒翹岐及其男女。幷內佐平高名人等卅(四十イ)餘人爲嶋王所致。高麗使來朝貢。言曰。去年九月大臣入霞(イルカ)致大王幷伊梨渠世斯(イリコセシ)等一百八十餘人。仍以弟王子兒爲王。卽以己同姓人爲大臣。緣斯國則大亂(內イ)也。
三月。无雲而雨。秋七月。客星入月中。大旱。或致牛馬祭諸社。或頻移市及祈河伯等。每寺轉經。或大臣自執香鑪祈誓(禱イ)。尙不能雨。八月。天皇行幸南淵河上。跪拜四方。仰天而祈。卽雷大雨。連雨五日。百穀成就。九月。詔發近江越國丁男。起造百濟大寺。今大安寺也。冬十二月。大臣蘇我臣蝦夷立己祖廟於葛城宮。而爲八佾之儛。遂作歌云々。又發擧國人民幷一百八十部曲。預造雙墓於今來(木イ)野。一曰大陵。爲大臣墓。一曰少陵。爲入鹿墓。
二年癸卯春三月。五色大雲滿覆於天。一色青霧周起於地。
秋七月。河內茨田池水臭。其色如藍汁。大小魚皆死爛。
冬十月。大臣蝦夷臣臥病不朝。私授紫冠於男入鹿。擬大臣位。復呼其弟字。曰物部大臣。大臣祖母。物部弓削大連之妹。因以爲威也。

至漢地。經三百歲。乃傳百濟。百年之後。乃至天朝。今此僧未習法律。輙犯惡逆。願除一僧。自外悉赦。天皇聽之。詔曰。道人尙如此。何以誨俗人。仍以觀勒(イナシ)僧爲僧正。以鞍部德積爲僧都。自今以後。宜撿挍僧尼云々。(或云。已上七行注文也。)此時寺四十六院。僧八百十六口。尼五百六十九口。

丙戌年夏五月。大臣馬子宿禰甍。葬桃原墓。遺言畫太子像。自跪其前之繪。張吾塋前。令觀衆人。此年天下大飢。自三月至七月霖雨之。老者噉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盜賊大起。不可禁止。

卅六年戊子春二月。天皇不念。遺詔曰。田村皇子宜纂大業。仍詔山背大兄王曰。汝年少。宜從群臣。卽崩于大殿。葬科長山田村陵。

卅五代 舒明天皇(諱息長足日廣額(天皇)。高市岡本宮。治十三年。)

元年己丑春正月卽位。初小墾田天皇卅六年三月崩。嗣位未定。當此之時。唯有田村皇子山背大兄王。大兄王是上宮聖德之子。母蘇我馬子大臣女。其舅毛人臣見亦爲大臣。民望所係唯在此王。大臣欲令繼帝位。恐群臣不協。大會朝臣。問曰。誰可嗣位。群臣无敢先答。是日大部鯨子速獨進曰。試以奉順遺詔。立田村皇子耳。不可更議。依此大臣及群臣決竟。定策遂立天皇。於是大臣叔父蘇我境部臣垸瀨欲立山背大兄王。而不從群議。遂搆相怨云々。大臣興兵。致垸瀨臣幷二子。卽獻神璽天皇。天皇固辭不受。然不勝群臣至願。乃卽皇位。(此田村皇子也。)

二年庚寅冬十月。天皇遷於明日香岡本宮。

三年辛卯百濟王義慈入王子豐璋爲質。是今百濟王之祖也。

四年壬辰冬十月。大唐使高表仁來。

六年甲午春正月十五日。建豐浦寺塔心柱。

秋八月。長星見南方。

七年乙未春。復見東方。

卽自閇氣死。時人太異。

一說。惠慈法師講說之日。我朝使至通太子薨狀。法師停講失聲大哭。卽命衆僧轉讀大乘。旣而語衆僧曰。聖德太子寔眞人也。扶桑之下流通妙法。日本之州演說微言。吾自穎悟。唯因太子。山海異境。心如斷金。吾之至于今日存命故者。爲聞太子擧動也。而今聞惠日蔽暉慈雲銷潤。吾生无驗。不如追參。仍擎香鑪。大發誓願曰。生々世々。必逢上宮聖王於淨土也。吾以來年二月五日（或說曰。二月廿二日必死。）必死。竟如其言。明年二月廿二日。无病而逝。時人大異。彼此大聖。誰測其深云々。

太子薨日。烏駒嗚呼。不喫草水。被太子鞍。隨輿至墓。閇埏之後。見墓大鳴。一躍而斃。群臣大異。將還其尸。埋中宮寺南墓。

一說。辛巳年十二月廿二日斃。太子愴之。造墓而葬。墓今在中宮寺南。長大墓是也。

蘇我馬子宿禰大臣。初與佛法於我國。久輔國柄於朝廷。儲君太子遇如魚水。興隆三寶。紹發二諦。始起四天王寺。（時俗號荒陵寺。）法隆寺。（時人名鵤僧寺。）元興寺。（或說不入。）中宮寺。（上云皇后崩後。以宮爲寺誤也。太子爲建。）橘樹寺。（時人名菩提寺。）蜂岡寺。（又名廣隆寺。幷宮賜秦造川勝。上云以宮爲寺誤也。）池後寺。（又名法起寺。）葛城寺。（又名妙安寺。賜蘇我葛木臣。）日向寺。（或說不入。）定林寺。（世人名爲立部寺。又說以此寺爲太子。）法興寺。（又名鵤尼寺。已上二寺雖不入此本。搜求記此耳。）合十一院。（本九院云々。）

太子薨後。癸未年秋七月。新羅任那使等竝來朝。仍貢佛像金塔舍利大小幡等物。又大唐學問僧惠濟。惠光。惠日。福因等來。二國使人幷僧等。聞太子去年薨。各向墓門。擧哀大哭。相語曰。非王之本意。何處獻佛像舍利等。領客致喩。令貢朝廷。

甲申年。有一僧。以斧毆祖父。詔曰。豈有太子存致此不孝乎。略錄中云。夏四月。一僧犯重罪。天皇詔曰。夫僧頓歸三寶。何犯惡逆。非獨僧之罪。諸僧亦有罪。爰百濟僧觀勒上表言。佛法自西域

綱封御倉之。

四十九 廿八年庚辰春二月。衆花之時。召大臣已下百官已上於斑鳩宮。以淨菜饌賜宴。唯酒任意。經三日三夜。令大臣已下荷祿物盡力而出。三月上巳。太子奏曰。今日唐家天子賜飲之日也。即召大臣已下。賜曲水之宴。請諸蕃大德幷漢百濟好文之士令裁詩。奏賜祿有差。

秋九月。太子之宮復設大宴。天皇臨而御之。群臣各上當土之歌。

冬十二月。天有赤氣。長一丈餘。形如雞尾。太子大臣共異之。百濟法師奏曰。是爲蚩尤旗。兵之象也。恐太子遷化之後。七年有兵。滅太子家歟。太子頤之。即命大臣。令錄國記幷氏々等本記。

五十 廿九年辛巳春二月。太子在斑鳩宮。命妃沐浴。太子亦沐浴。服新潔衣袴。語妃。曰吾今夕遷化矣。子可共去。妃〔亦〕服新潔衣裳。臥太子副床。明旦太子幷妃久而不起。左右開殿戶。乃知遷化。時年四十九。又說。壬午年者誤也。科長者河內國石川郡西條字味曾道山口野山常林寺南平山南面。即聖德太子御廟也。是時大臣已下群臣百官天下衆生。悉如亡父母。哭泣之聲滿於行路。天皇聞看。擧音人哭。車駕臨宮。失聲叫躍。大臣已下復大擗踊。相謂曰。日月失耀（曜イ）。天地既沒。大臣攜棺。將斂太子幷妃。其容如生。其身太香。擧太子屍。輕如衣服。妃亦同之。造雙棺置大輿。葬科長墓。直置墓內。閇南埏門。葬送之儀。同於乘輿。陪從之人。各擎雜花。釋衆（僧イ）讚唄。自斑鳩宮至于墓處。道之左右。百姓如堵。各擎時花。或失聲大哭。或佛歌連韻。不待官告。素服皆着。天皇送墓。遠以看之。淚不乾袂。音无餘響。天皇勅大臣。置守墓戶十烟。葬送之後。外國百姓遠來廻墓。相聚叫哭。日夕不絕。五十日後。漸有滅耗。有一異鳥。形如鵲。其色白。常住墓上。烏鳶到即遠追去。時人名爲守墓鳥。三年之後。復更不來。于時高麗惠慈法師聞太子薨。大悲曰。我雖異國心在斷金。即待明年太子薨日。

不宜。日終日憂念。夜通夜勞慮。將念留迹於久年。紹隆佛法。住化於長齡。經理天下。而今不能。朕當知之何。太子所懷何事。若有所思。奏之。朕以遂其懷。朕之意知之。上宮返答。臣厩戸言。伏蒙天慰。所勞猶痊。此身无常難保。此體有漏易滅。業之所制有限。命之无緒以延。臣荷天慈。猥以執烈。天恩无頂。奉謝之何背。因錄十七條憲法并天皇國記等。以先年奉進。臣亦奉爲國家建立諸塔寺。但念住持之方便。更无餘樂。將願興隆三寶。導利含生。率土安穩。庶民快樂。因有四節意願。

一云。奉爲天皇并御世々々天皇。營造七箇寺。法隆學問。四天王。法興。法起。妙安。菩提。定林也。以件伽藍敬奉衆陛下并御世々々治天下皇。邦有神珠者蠱魅莫侵之。國與三寶亦有何禍哉。伏願天皇遠以覆護伽藍。紹隆三寶久保國家。

二云。住法隆學問寺僧侶。每年九旬。令講法花勝鬘維摩三部經。法輪常轉而濟萬民。紹隆三寶以護率土。

三云。慈日佛法。以八齋興隆。素服受用法則滅。是故佛經曰。一切俗家不得受用三寶財物田園。不得駈使三寶奴婢牛畜。若有受用駈使者。破滅佛法。破滅佛法。故國家滅亡。伏願臣之所建諸寺。陛下并御世天皇厚顧世々相續。都不妄預伽藍事。恐愚朦之侶。犯用財物。破損伽藍歟。縱使雖不犯用。而觸事有失。必殖泥梨之因。夫流濁无源。下失原上。若代々國皇大臣。背臣之本願。而將臣之子孫後胤爲彼統領。令執掌伽藍者。得破滅佛法之咎。其王臣等不令永保官位。子々孫々致瘖瘂病。非時夭死。八部神王以爲怨敵。

四云。臣於熊凝村。始造道場一區。營事未辨。伏願陛下并御世々々天皇。相續營造。必成大寺。以護邦家。臣不敏深揖仰三寶。深望此四節。謹錄遺願。以寄臣田村以聞。臣厩戸言。件四節。正本在法隆寺

死之(イナシ)後五十年之後。有一帝皇。遷都此處。治國十年。近江國司便啓曰。蒲生河有物。其形如人非人。如魚非魚。太子謂左右曰。禍始于此。夫人魚者瑞物也。今无飛莵出人魚者。是爲國禍。汝等識之。數日之後。更還蜂岡。更屈山埼。指北岡下謂左右曰。此地勿垢。應建伽藍。卽渡大河。行經交野。自茨田堤。直投堀江。宿江南原。指東原謂左右曰。今後一百歲間。有一帝皇。與都此處。彼處一十餘年後。狐莵成聚。卽略住吉。至于河內。駐茨田寺東側。密謂左右曰。吾死之後。廿年之後。有一比丘。智行聰悟。流通三論。救濟衆生。爲衆被貴。是比丘非他。是吾後身之一體也。北望大縣山西下。謂左右曰。一百年後。有一愚僧。於彼立寺造像高大。縫一萬袈裟。施于諸比丘。卽召科長墓工。命曰。吾以巳年春。必至彼處。(無イ)宜汝早造。墓工土師連忘名啓曰。墓巳造畢。未開隧道。太子答(イナシ)命曰。勿開(無イ)隧道。但墓內設二床云々。夕時旋于斑鳩宮。至勢益之原。北顧謂左右曰。可怜。此處有一信女。可建小寺。在卅年以來。卽獨謠曰。

壽耶全人者　怙薦重栗山之熊檣葉頭餝丹刺彼子。

屆于椎坂。東望本宮。獨謠曰。

斑鳩宮之甍丹炎火之火村中丹心者入沼。

夏四月。津國宰獻物。其形如出蒲生河者。太子惡之。謂侍從曰。此禍之(初イ)物也。早令捨去。

秋八月。太子晨朝。天皇勅曰。朕夢太子容儀艶麗異常。復服錦衣。此何之祥也。太子流淚奏曰。是臣離陛下之祥也。天皇復垂淚。

冬十月。太子奏曰。臣觀神佐。身漸沉病。伏願賜貴藥治之。天皇賜藥千餘種。太子合藥。施諸病人。不服一丸。

四節文云。天皇詔問云。朕劣弱(幼イ)。辱登大業之(緣イ)位。幸得太子良佐而天下和平。如聞太子不預。寢膳

智顗便乃朗然大悟。當卽宣吐辨若懸河寫浪。此卽頓悟一乘之妙法也。智顗猶被思禪師作其憶念。玄悟一乘。故知思禪師本來誦持法花。味深禪定。悟法花三昧。又天台智者大師。隋帝和上(四十イ)卅餘年。唯着一納。度僧萬餘。造八十三寺。書十九藏經。讀十五遍。造諸經論疏合七百卷。法花玄及疏各十卷。大止観十卷。四敎十二卷。小止観一卷。禪門十卷。故知二聖覯顏遞相顯發。廣興佛事。利益四生。

僅得宿于皇后御腹。展轉修行。功德稍重。託生小國王族。得昇儲日。法花一乘翻傳以降。修行託生。歷數十身。如今扶桑之國。僧尼差多。一乘之道。已溢緇徒。今於此國妙義未足。位爲儲君。不得(登戶イ)戶至門說。今思捨此身命。託生微家。出家入道。救濟衆生。是吾發心誓願。經五百身。乃到彼岸如何。妃垂淚啓曰。殿下之談非妾所識。但悲殿下捨妾早以託生。太子命曰。吾雖託生。子何得留。子悲早去。故今後兩歲。將化衆生。冬十二月。太子命駕。科長墓處監造墓者。直入墓內。四望謂左右曰。此處必斷。彼處必切。欲令應絕子孫之後。墓工隨命。可絕者絕。可切者切。太子大悅。卽夕旋駕。嘆謂妃曰。遙憶過去。因果相挍吾未賽了。禍及子孫。子孫不續。豈云大咎。孔子遺敎。无後者爲不孝矣。吾爲釋迦大聖弟子。豈爲孔子小賢弟子乎。妃答啓曰。左之右之。依殿下命耳。三從之妾。更何異望。太子善之。

(四十八)廿七年(己卯)春正月。太子奉勅。命駕巡撿畿內諸國臣連國造伴造所建寺地。无地者給地。无木者給木。无田者給田。无墻者給園。經廿箇日終至蜂岡。建塔心柱。定常住僧一十口。除此之外。不存戒者。卽日擯出。令檀越川勝造曰。以此爲例。貽于後昆。川勝造此日致仕。受身而退。卽賜小德位幷祿物。功田六町傳于子孫。便越淡海。巡撿志賀栗本等郡諸寺竟。駐駕粟津。令左右曰。吾

腹。復得爲人。出家入道。誓也生々世々不擇中邊。傳通佛法。卽登衡山。修行五十餘年。當宋文帝世。復捨身命。託生劉氏。復得爲男。出家入道經四十餘年。捨身於彼。託生高氏。此時齊王君臨天下。又修行衡山六十餘年。捨身命於此。當于梁世。託生梁相之子。復出家入道。猶在衡山。經七十年。歷陳周世〔託生周朝姚氏〕。誓願必生東海之國流通佛法。七代記文云。往年西國有一婆羅門〔僧〕。其名達摩。此人應化。魏文帝卽位大和八年歲次丁未十月。到來漢地。徘徊衡山。吟詠草室。於是達摩道場之內六時行道。問思禪師云。汝此寂處幾年修道。答云。廿餘年。問。何見靈驗。何被威力。答云。不見靈驗。不被威力。達摩良久歎息云。禪定易厭。濁世難離。余忽遇素交。永滅塵刧之重罪。暫隨淸友。長殖來生之勝因。阿師々々努力々々。何故化留此山不遍十方。所以因果竝亡。海東誕生。彼國无機。人情麁惡。貪欲爲行。殺害爲食。宜令宣揚正法。諫止殺生。禪師問云。達摩誰人。答云。余者虛空也。相談已訖。向東先去。聖容不停。來儀髣髴。禪師戀望。朝夕啼泣。六時行道。年將五十。後魏帝拓拔皇始元年庚申永逝也。凡思禪師到來此山。所由不知。遠祖不聞云々。身留於第六生。機候於第七之世。生死大空。凡夫濟於苦海。菩提純淨。含類運於覺路。然則應化之語不妄也。往生之身不謬也。所以生於倭國之王家。哀矜百姓。梁棟三寶。

大唐國傳戒師僧名記傳云。其惠思禪師。於一日中處分岳寺三綱。可掃路開堂敷〔座〕迎接。今日有大菩薩來。諸人出迎口云。不見菩薩。只見一年少沙彌。却還報和上。无有菩薩。但見一年少沙彌耳。禪師告。此是菩薩。衆竝迎屈入寺。禪師把手言。好在以不。靈山一別。迄至于今經隔明日卽令上座講法花經。智顗冥然不知所趣。思禪師乃云。昔佛在世。弟與靈山同聽可不憶耶。

无不通。情无不兼。西方大聖。妙義甚深。殿下開口吐舌。金聲玉振。末刧衆生化登淨土。五濁惡世還爲儀佉。不可思議之功。不可思量之勞。不可不酬。无德不答。謹敢申聞。天皇大悅。勅大臣加儲君湯沐之戶。年中雜用二倍常式。太子固辭。天皇不許。太子仍班施所造諸寺。

秋九月。太子命駕。出遊諸良之邑。指東山下。謂左右侍從曰。吾死二百十年後。有一帝皇。崇貴佛法。於彼谷前。於此岡上。竝建伽藍。興隆妙典。又指西原下曰。於彼平原亦興塔廟。遍望四方曰。此地帝都氣近於今在一百餘歲。一百年竟。[京]遷北方在三百年之後。

四十七 廿六年戊寅春二月。太子謂大臣曰。海表之國興軍大戰。西方大國將滅東方小國。小國待拒大國稚王。各將滅國。有一木姓。將奪神器。大隋之運。今年可盡。我國无事。唯聞擧動。大臣已下未識所命。太子命曰。秋中可聞北方國事。

夏五月。太子出自夢殿。晨召群臣命曰。悲哉可痛。大隋之帝。運祚今極。木姓將興。我國不輔隋帝。悲哉如何。大臣啓曰。彼漢之俗。帝系非一。太古之時。聖人揖讓。其後干戈相尋。姧猾簒祚。彼漢之常也。我朝相離。退居東鄙。不聞流血之亂。不知投及之害。故孔子欲居九夷。臣等伏願。修仁善隣。俟彼修禮。太子垂淚命曰。君等所言。實合道理。然吾悲昔日之交耳。

秋八月。高麗王使貢方物。因以言曰。隋煬帝興卅萬衆攻我。爲我所破。故獻俘虜貞公普通二人及鼓吹弩拋石之類十物幷駱駝一疋。

曆錄附云。隋煬帝太上皇爲宇文化及等所殺於江都。恭帝遜位于唐王。唐高祖神堯皇帝受隋禪。卽皇帝位。改元武德。隋滅唐興云々。

冬十月。太子召妃。命曰。吾昔世爲微賤人。逢師說法花經。逃家剪髮。爲一沙彌修行卅餘年。捨身衡山之下。今憶此時。當晉末世。魂宿韓氏之

秋八月。蘇我大臣臥病。太子奏。爲大臣出家僧尼一千人。太子自授具戒。

四十四 廿三年乙亥夏四月十五日。製法花經疏竟。此經疏者。自前製了傳於漢土。而今復爲(製イ)制釋諸蕃法師等義理妙說。并夢金人所授不可思議之義。以問惠慈法師。法師[亦]領悟。發於不思議。嘆未曾有。故稱上宮後疏。謂弟子曰。是義非凡。將還本國欲傳聖趣。

冬十一月。高麗惠慈法師歸本國。太子修師資之禮。厚賜祿物。法師不受曰。愚僧爲殿下之弟子。何返以殿下爲弟子耶。臨別也流滂而啓。難會易別。人道之常。一天同覆。魂住殿下之前。僧望必會淨土。珍重々々。天子亦酸鼻言別。

四十五 廿四年丙子夏五月三日。天皇不念。太子大愁。誓願延天皇命建諸伽藍。即以平復(穫イ)。諸國國造伴造臣連并大夫已下百官人等。各隨其勢。誓建寺塔。太子太悅。下令天下曰。奉爲天皇誓願建寺。宜檀越輸物宛其燈分。官知出擧。取利永用。萬世莫絕。所造寺資。國官具知。每(百イ)年造帳。所占田壠山野之類。莫拘其限。唯佰姓先占。於寺有便。檀越買納。名流記等。

秋七月。新羅王遣使。獻金佛像高二尺置蜂岡寺。此像放光時々有恠(上下有イ)。太子令秦川勝造曰。佛像有靈。不輙垢。宜安淸淨堂。不得忩拜。俗之癡人若有觸犯。彼必被禍。護法之神。毗舍門王不應爲善。川勝謹奉記傳後世。

四十六 廿五年丁丑夏四月八日。天皇勅太子曰。太子先年初講勝鬘經。自爾已降。天下隆安。朕身平穩。國无災害。朕今遙思其經義理。再三遺忘。雖對其文。猶迷其義。望也於朕之前。複講疏文。太子不辭。燒香御前張經轉讀。諸蕃法師侍坐而聞。三日而竟。天皇大悅。莫不信受。大臣奏曰。儲君所講妙經義理。莫不入微出機通內該外。漢后夢見像飛東去。其道因人。知之在今。伏惟。陛下聖

御袍覆其人身。賜歌曰。
科照耶片岡山邇飯飢而臥其旅人可怜。祖无邇汝成〔介〕米〔耶〕刺竹之君速无〔母〕飯飢而臥其旅人可怜。（是夷振歌。）飢人起首。進答歌曰。（七代記云。飢人者若達摩與。）怒鹿之富小川之絶者社我王之御名者忘目。飢人之形面長頭大。兩耳復長。目細而長。開目而見。內有金光。異於時人。亦其身太香。非人之所聞。太子命麻呂曰。彼人香不。麻呂答啓。太香。太子曰。汝麻呂者命可延長。飢人與太子相語數十言。舍人左右不識其意。還宮之後。遣使視之。使復命曰。飢者既死去。太子大悲。使厚葬埋。造墓大高。（高大イ）于時大臣馬子宿禰七大夫等皆奉譏曰。殿下聖德難測。妙跡易迷。而道頭飢人是卑賤者。何以下馬與彼相語。復賜詠歌。及其死也。无狀厚葬。何以能治大夫已下之臣。太子聞看。卽召七大夫譏者。命曰。卿等七人。宜往片岡發墓看之。七人大夫等受命往開。无有其屍。棺內太香。所賜斂物彩帛等帖在棺上。唯太子所賜紫袍者无。（曆錄曰。衣裳帖置棺上。詔取其衣。自服如常。時人異之者。）七大夫等看而太奇。深嘆聖德不可思議。還向報命。太子日夕慕戀。常誦其歌。卽遣舍人。取所斂衣服而御之如故。

此年九月十五日。製維摩經疏竟。

廿二年（甲戌）（四十三）春正月八日。始製法花經疏。

三月。太子舍人宮池鍛師有二壯犬。咋折一鹿之脛。太子逢而痛之。令舍人放之。復同犬咋折同鹿之四肢爲三段。太子恠之。誓夢見之。欲識其緣。入於夢殿。〔夢〕見艶僧至自東方。謂太子曰。此鹿與犬過去宿業也。鹿爲嫡。犬爲妾。時嫡折妾子之脛。因此九百九十九世結怨而來。于今千世正滿足耳。古人云。聖人不夢。而儲后聖性通物。无知不達。如來妙義。何義不徹。而託辭夢見。令信鄙俗。獨恣之說邪枉致疑。故有此言。（文句云。夢者。從須陀洹至支佛。悉有夢。唯佛不夢。无疑无習氣故不夢。從五事故有夢。以疑心分別學習因現事。非人來相語。因此五事夢云々。）

典漸傳。正燈頗照。九夷之中。略演一乘。故吾不欲久遊五濁。妃垂淚答曰。妾將何仰。太子命曰。汝留意矣。妃之爲性。聰敏睿悟。御體有癢。(ヲイ)雖不命處。能識搔之。亦思召群臣。妃知令召。太子所念。預先知之。寒者令溫。溫者令寒。思往者令往。思來者令來。欲起者(令)起。欲坐者(令)坐。擧動周旋。如殿下意。故加寵愛。有同穴令。

四十 十九年辛未春正月廿五日。太子製勝鬘經疏竟。簡於惠慈法師已下大德等。竝皆讚嘆誦習。不加一字。不損一文。戴頂躍走而已。更无餘言。

夏五月五日。天皇幸于菟田野。觀自(自騎イ)虞(人)逐獸。太子諫曰。致生之罪。佛戒尤重。儒童菩薩漸降其禮。故釣而不網。弋(弋イ)不射宿。釋氏五戒一不致生。外典之仁。彼此相合。伏願陛下永斷此事。天皇勅曰。朕爲女主。好此致生。是朕之過也。深以慚愧。自今以後。爲太子斷。

四十一 廿年壬申春正月十五日。太子始製維摩經疏。

夏五月。百濟化來人有白癩病。能搆山岳之形。群臣惡而將棄。彼亦有辭。太子奏令留仕。又百濟味摩之化來。自曰。學于吳國得伎樂舞。則安置櫻井村。而集少年令習傳。今諸寺伎樂舞是也。太子奏。勅諸氏貢子弟壯士令習吳鼓。又下天下令擊鼓習舞。是令財人之先。太子縱容謂左右曰。供養三寶用諸蕃樂。或不肯學習。或習而不佳。而今永業習傳。宜免課役。卽令大臣奏免。

四十二 廿一年癸酉冬十一月。太子奏作掖上池。畝火池。和珥池。又自難波至京。始治大道。同月十五日。曆錄曰十二月。太子命駕。巡看山西科長山下墓處。還向之時。卽日申時。枉道入於片岡山邊道人家。卽有飢人臥道頭。去三丈許。烏駒此屈不進。太子加鞭。逡巡猶駐。太子自言哀々。用音。卽下自馬。舍人調使麻呂走進獻杖。太子步近飢人之上。臨而語之。可怜可怜。何爲人耶。如此而臥。卽脫紫

丁亥年十月廿三日夜半。忽失此經。不知所去。求之无由。王子大恠。復以大憂。今在院者妹子將來者也。

廿八 十七年己巳夏四月八日。太子始製勝鬘經疏。此月。百濟僧道欣等十八人。流着肥後國。聞太子風。情願留住。仍安置元興寺。太子召入於斑鳩宮。問之以過去宿身之事。十僧辭謝。垂淚密語等儕曰。上人等何无天眼乎。此太子是衡山般若臺東房第一念禪比丘也。吾等與盧岳道人。時時拜謁。聞其說法花一乘妙義者也。太子聞之。謂左右曰。是實信也。

秋九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隋。啓太子曰。臣屆衡山般若寺。先逢三僧。二口遷化。一口猶存。語臣曰。初年沙彌誤取他僧所持之經授子竟。而去年秋時。子國太子元念禪師。駕青龍車。從五百人。至自東方。履空而來。探舊房裏。取一卷經。凌虛而去。仍留此法花五卷義疏。名上宮疏。是則殿下入定之時也。太子微咲而默。

廿九 十八年庚午春三月。高麗僧曇徵(徵イ)法定二口來。太子引入斑鳩宮。問之以昔身微言。二僧百拜。啓太子曰。僧等學道年久。未知天眼。今遙想昔。殿下弟子遊衡山者也。太子命曰。師等遲來。宜住吾寺。即置法隆寺。

秋九月。太子駕烏駒。參小墾田宮。錯而跨之。太子愕愕(驚イ)還斑鳩宮。烏駒不能喫草。亦不飲水。兩耳掩低。合其兩目。似有悔過。太子聞之。遣使人宣喫草飯水。乃開其目。含其草。以此爲常。

冬十月。妃膳氏侍坐。語妃曰。汝如我意。觸事不違。吾得汝者我之幸也。吾死之日。同穴共埋。妃啓曰。殿下恩深。庸妾侍寢。常思千秋萬歲。如磐石如大岳。朝夕供奉。妾福足矣。何以有有終之事。太子命曰不然矣。有始有終。理之自然。惟生惟死。人之常道。吾昔經數十身。修行崇道。僅爲小國儲君之身。流通妙義。萬末足一。而今釋

到難波舘。妹子奏曰。臣經百濟之日。百濟人探掠大唐表文。仍不得上矣。群臣議曰。妹子懈怠。失蕃國表。罪合流刑。具狀聞奏。天皇問太子。太子答曰。妹子之罪。寔不可寛。然修行善隣妹子功也。於臣復有得先身所持之經而來。加以隋使共來。有流妹子。彼使乍聞思復如何。天皇大悦。免妹子罪。

秋八月。大隋使客入京。詔遣餝騎七十五疋。迎椿市之街。太子微服而看。世淸遙睇(見イ)太子所居林上。語左右曰。彼有眞人之氣。經其林下。下馬揖去。觀者異之。隋帝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史イ)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云々。天皇問太子曰。此書如何。太子奏曰。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皇帝之字。天下一耳。而用倭皇字。彼有其禮。應恭而修。天皇善之。

九月隋客(使イ)還國。復以妹子爲大使。吉志雄成爲少使。天皇召太子已下而議答書之辭。太子握筆書之曰。東天皇敬問西皇帝云々。謹白不具。太子奏。以高向漢人玄理等八人。爲學生而遣。此月望日。太子在斑鳩宮。入夢殿内。此殿在寢殿之側。設御床蓐。一月三度。沐浴而入。明旦談語海表雜事。及製諸經疏。若有滯義。卽入此殿。常有金人至自東方。告以妙義也。閇戸不開。七日七夜。不召御膳不召侍從。妃已下等不得近之。時人太異。惠慈法師曰。殿下入三昧定。宜莫奉驚。八日之晨。玉机之上有一卷書。設莚引惠慈法師。謂曰。是吾先身修行衡山所持之經實也。去年妹子所持來者。吾弟子經也。三老比丘不識吾所藏之處。取他經送。故吾比者遣魂取來。指所落字而告師。師太驚奇。其妹子將來經者。无有此字。太子出自定後。常有口遊。曰。可怜可怜。大隋國僧。我善知識。好々讀書。若不讀書。非爲君(弟イ)子。是勸戒之訓也。夢取來之經複爲一卷。黄紙黄標玉軸綺帶漆題。一件書卅四字。字太微細。太子崩後。王子山背大兄六時禮拜。

岳山門道場。可有廿餘所。僧俗稍衆之。(イナシ)幷及衡州埠下道俗。山中可有五千(ナイ)已上。每年雲集。設忌日大齋法會。連々不絕也。山中有般若臺。登自南溪。下入滋松中。三四許里。門臨谷口。吾昔同德。(法イ)皆旣遷化。唯有三軀。汝宜以此法服稱吾名而贈之。復吾昔身住其臺時所持法花經。復爲一卷。乞受將來。妹子到彼。問彼土人。遂屆衡山。如太子命。入自南溪。比至門側。有一沙彌在門之內。唱云。念禪法師使人到來。有一老僧。策杖〔而〕出。又有二老僧。相續而出。相顧含歡。妹子三拜。言語不通。書地而語。各贈法服。老僧書地曰。念禪法師。於彼何號。妹子答曰。我日本國元倭國也。在東海中。相去三年行矣。今有聖德太子。无念禪法師。崇尊佛道。流通妙敎。(義イ)自說諸經。兼製義疏。承其令有。取昔身所持複法花經一卷。餘无異事。老僧等太歡。命沙彌取之。須臾取經。納一漆篋而來。語妹子曰。是經幷篋。念禪法師之所持也。念禪在此。(惰イ)墮倦讀經。睡而燒經。有一點處。僧等授經竟。指南峯上一石塔云。彼念禪師遷化骸骨之塔也。于今卅六歲矣。妹子受辭拜而別去。三老僧各裹物一篋。答而贈之。幷有封書一函。明年還來進于太子。太子大悅。披物而看。有舍利三枚名香等。書辭他人不得見之。太子讀竟垂淚投火。不識其故。侍從驚奇之。

秋九月。太子奏曰。衆生之命。事據水田。水田之本。在於池陂。儻當亢旱。衆生恨天。天默而知。禍降于國。望命諸國與民築池。天皇大悅。勅大臣行。冬十月。倭國作高市池。藤原池。肩岡池。菅原池。三立池。山田池。鎌池。山背國堀大溝於栗隈。河內國作戸刈池。依網池。大津池。安宿池等。諸國遣使築池隨國大小。(又每國置市倉。)功竟上奏。天下无亢旱之憂。百姓有富饒之謠。

(卅七)十六年(戊辰)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隋。隋朝使人裴世淸等十二人。從妹子來。至于筑紫。六月。

部皇后之宮也。皇后崩後爲寺。件寺二經太子路製其疏。未有流通。高麗惠慈法師已下各在講場。諮其所得。太子取捨。合其正理。自此始有究竟之志。後年製了。聖德太子傳曆卷上

借住圓舜之

長寛三年六月十一日六ヶ度交點了

聖德太子傳曆卷下

平氏撰

卅六 十五年丁卯夏五月。太子奏曰。臣之先身。修行漢土。所持之經。今在衡山。望遣使乎將來。比挍所誤之本。天皇太奇。左右依奏。誰合使乎。太子遍相百官之人。太子奏曰。大禮小野臣妹子合相。秋七月。妹子等遣於大唐。或説曰。以鞍作福利爲通事。太子命妹子曰。大隋赤縣之南江南道中有衡州。州中有衡山。是南岳也。七代記云。南岳衡山者屬衡州。其衡山五岳之一數。其山有五峯。一般若峯。二柱栝峯。三惠日峯。四嶋融峯。五紫蓋峯等。一々峯各有禪房靜室。有思禪師。六生於此山修道。一生各立一塔幷盤一石。其三石在般若臺佛殿前。三塔在般若臺南二石室。山中靈仙異菓。梢梨經於千歲。當時有得聖果者。其梨乃生。思禪師親喫此梨。其梨甘美。世間无匹。大如鉢許。自爾已還。更未生子。其禪師臨將无常時。於般若臺北石室中。擧法花經鉢盂錫杖。碑下題云。倭州天皇彼所聖化。自聖人遷跡至于隋代以下。禪師調度金銀畫像佛肉舍利玉典微言香爐經臺水瓶錫杖石鉢繩床松室杜(柱イ)殿。未傾不朽。衡山道場皆悉安置。今代道俗瞻仰歸依。已上碑文七代記云。語弟子云。吾滅度(後)。向无佛法處。(受イ)沒身敎化衆生。至今便岳寺見有素影立堂。上足弟子二人同時素影。其弟子竝是聖人。其二弟子(去イ)一名智顗。在天台山及京州(荊)玉泉二寺。來者住持。一名智勇。在南岳衡山 修道也。釋思禪師遠忌傳云。禪師自從遷化以來。每年遠忌不廢。衡

下。天皇大悅。賜祿。太子此後旦騎烏駒。入奏政事。竟卽還宮。日々无間。時人異之。

（卅五）十四年（丙寅）春三月。太子在斑鳩宮。忽命駕往椎坂北岡。而望平郡里。謂左右曰。那地體麗。三百歲後有帝皇（王イ）氣。平郡神手（青イ）臣聞太子近臨也。驚愕召集己之親族。相迎羅拜。聊獻贄物。命神手臣曰。吾歸佛法不好敛生。汝之所獻非吾之好。宜取菓子美花而來〔之〕。神手臣率己族人。爭擎雜花。近進輿前。太子拍手而受。賜咒願言。神手臣等再拜兩段。逡巡而罷。復望勢夜里。謂左右曰。此邑无氣。望區德里曰。三百歲後。有帝皇（王イ）出在平郡。後又有臣相之氣。

夏四月。丈六二軀造竟。居于元興寺。太子備儀奉迎先導。時佛像高於金堂戸。以不得納堂。於是諸工人等議曰。破堂戸而納之。然鞍作鳥之秀工。以不壞戸得入堂。　設齋大會。此夕於寺有五色美雲。覆佛堂甍。此夜丈六佛像放大光明。數度之中。一度如火照（映イ）于內外。太子奏曰。自此年始。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設齋。

五月。太子奏。美佛工鳥之功。賜大仁位幷近江坂田郡水田廿町。

秋七月。天皇詔太子曰。諸佛所說。諸經演（義イ）竟。然勝鬘經未具其說。宜於朕前講說其儀。太子辭奏。臣頃將製疏。思其義理。適未通達。伏念五六日至旬（辯令イ）時。乃應握〔麈〕尾登師子之座。天皇荅勅。試令講諸名僧大德。問其妙義。太子受天皇請。其儀如僧。三日而竟。〔講竟〕之夜。蓮花夜零。花長二三尺。而溢方三四丈之地。明旦奏之。天皇太奇。車駕而覽之。卽於其地。誓立寺堂。是今橘寺也。　天皇復勅太子曰。法花經者。如來妙義。宜亦講說。太子謙受。亦如僧儀。說於是岡基宮。王子大臣大夫已下莫不信受。天皇率命婦已下亦以聞看。七日而竟。天皇太悅。以播磨國水田一（三百六十イ）百町施于太子。因以納法隆寺。此寺與宮同基。在宮之西也。後割納中宮寺。此寺間人穴太

六里。至一美邑。楓林太香。於此林下。汝率親族。饗吾太盛。吾今將往。川勝頓首啓曰。臣邑恰如御夢。卽日命駕。川勝先導。其夕宿泉河北頭。語左右曰。吾死之後。二百五十年。有一釋氏。修行崇道。建寺此地。此釋〔氏〕非他。是吾後身之一體也。其弟子等尊法傳燈。末法之初佛敎榮興。明日屆于菟途橋。川勝眷屬袨服騎馬。奉迎橋頭。溢滿道中。太子謂左右曰。漢人親族。其家富饒。亦手織絹絁。衣服美(新イ)好。是國家之寶也。至于木郡。川勝眷屬。各獻淸饗。陪從輿臺已上二、百許人。皆悉醉飽。太子大悅。其日臨楓野大堰而宿。造假宮於蜂岳之下。匪日而了。太子御之。語侍從曰。吾相此地。國之秀也。南開北塞。陽南陰北。河徑其前。東流成順。高岳之上。龍爲窟宅。常臨擁護。東有嚴神。西仰猛靈。三百歲後有一聖皇。再遷成都。興隆釋典。苗胤相續。不隆舊軌。故吾感夢相。今遊此處。停之十日。乃旋于宮。始自此時。或年中再三。或隔一兩歲。不待駕而行。復調儀而駕。稱楓野之別宮。後以宮爲寺。賜川勝造。幷賜寺前水田三十町。寺後山野六十町。又賜新羅王所獻佛像旛蓋等物。

冬十月。太子爲繪諸寺佛像莊嚴。定黃文畫師。山背畫師。簀秦畫師。河內畫師。楢畫師等。免其戶課。永爲名業。

卅四 十三年乙丑天皇常納太子妙說。遂知佛法不可思議。發大誓願。命佛工鞍部鳥。又云鞍作鳥。造銅繡丈六各一軀。是時高麗大興王聞(以下四字イナシ)上大王貢丈六分黃金三百兩。太子大悅。奏于天皇。厚以答之。

秋七月。太子奏議。令諸王臣等令(イナシ)着褶。

冬十月。太子遷于斑鳩宮。太子元居宮南。因爲上宮。今謂斑鳩宮。猶爲上宮是也。太子拜別。天皇垂淚。詔曰。朕雖爲人主。唯憑皇太子。天下万機。日夕下行。而子遠別斑鳩〔宮〕。朕之所不快。太子辭謝。奏曰。雖居別宅。臣何以敢離宿衞之

八曰。群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盬。終日難盡。是以遲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盡。

九曰。信是義本。每事有信。其善惡成敗。要在于信。群臣(君イ)共信。何事不成。群臣(君イ)无信。萬事悉敗。

十曰。絕忿棄瞋。不怒人違。人皆有心。各々有執。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誰能可定。相共賢愚。如環无端。是以彼人雖瞋。還恐我失。我獨雖得。從衆同擧。

十一曰。明察功過。賞罰必當。日者賞不在功。罰不在罪。執事群卿。宜明賞罰。

十二曰。國造勿斂百姓。國非二君。民无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爲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與公賦斂百姓。

十三曰。諸任官者。同知職掌。或病或使。有闕於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識。其以非與聞。勿妨公務。

十四曰。群臣百寮。无有嫉妬。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妬之患。不知其極。所以智勝於己則不悅。才優於己則嫉妬。是以。五百之乃今遇賢。千載難待一聖。其不得賢聖。何以治國。

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則以私妨公。憾起則違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諧。其亦是情歟。

十六曰。使民以時。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閒。以可使民。其不農何食。不桑何服。〔從春至秋農桑之節不可使民〕。

十七曰。大事不可獨斷。必與衆宜論。少事是輕。不可必衆。唯逮論大事。若疑有失。故與衆相辨。辭則得理。

憲法了。天皇大悅。群臣各寫一本。讀傳天下。天下大悅。

秋七月。改朝禮。因以詔之曰。凡出入宮門。以兩手押地。兩脚跪之。越梱〔則立行〕

秋八月。太子語秦造川勝曰。吾昨夜夢。北去五

十一月。太子議作大楯及靫。此云由岐。又繪于旗幟。

十二月。太子始製五行之位。德仁義禮智信。各有大小。合十二階。德攝五行也。故置頭首。群臣大悅。

卅三 十二年甲子春正月。始賜冠位各有差。

夏四月。太子肇製憲法十七條。手書奏之。其狀云。

一曰。以和爲貴。无忤爲宗。人皆有黨。亦少達者。是以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隣里。然上和下睦。諧於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二曰。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敎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

三曰。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四時順行。萬氣得通。地欲覆天。則到壞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詔必愼。不謹自敗。

四曰。群卿百寮。以禮爲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无禮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

五曰。絕饕棄欲。明辨訴訟。其百姓之訟。一日千事。一日尙爾。況乎累(貸イ)年。須治訟者。得利爲常。見賄聽讞。便有財之訟。如石投水。乏者之訴。似水投石。是以貧民則不知所由。臣道亦於焉闕。

六曰。懲惡勸善。古之良典。是以无匿人善。見惡必匡。其諂詐者。則爲覆國家之利器。爲絕人民之鋒劍。亦佞媚者。對上則好說下過。逢下則誹謗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於君。无仁於民。是大亂之本也。

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濫。其賢哲任官。頌音則起。姧者有官。禍亂則繁。世少生知。尅念作聖。事无大小。得人必治。時无急緩。遇賢自寬。因此國家永久。社稷勿危。故古聖王爲官以求人。爲人不求官。

任那。不致滅亡彼猶不輟。臣乞命將加討令服。天皇然之。於是以阿倍臣（又云境部臣）爲大將軍。（穗積臣爲副將軍。將萬餘衆。爲任那伐新羅。到即攻五城而拔之。新羅王惶。擧白旗到于麾下。割六城而請降。將軍等奉詔免之。至自新羅。新羅亦侵任那。太子聞之。謂左右曰。寔如所議。

（卅）九年（辛酉）春二月。皇太子初造宮于斑鳩村。

三月。太子奏曰。令高麗百濟（急イ）忽救任那。即遣大伴咋（[illegible]）於高麗。坂本糟手遣於百濟。詔曰。（急イ）忽救任那。

秋九月。新羅間諜者（名曰迦摩多）。到對馬。即捕而進。天皇將加酷法。太子奏之。流于上野國。

冬十一月（庚辰）議攻新羅。

（卅一）十年（壬戌）春正月。太子奏曰。興數萬征軍。遣伐新羅。天皇然之。

二月。以來目皇子爲大將軍。領二萬五千衆。遣征新羅。

夏四月。來目皇子到筑紫。臥病不進。太子聞之。謂左右曰。新羅奴等厭魅將軍。疑不果渡。

冬十月。百濟僧觀勒來。仍貢曆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之書也。是時選書生三四人（玉陳）。以俾學習於觀勒矣。大陽胡史祖王陳習曆法。大友村主高聰學天文遁甲。山背臣日立學方術。皆學以成業。太子聞之。謂左右曰。吾昔在衡山修行也。此僧爲吾弟子。在吾左右。常言七曜度數山河利害之事。吾以少術疾而去［之］。而今猶追來。將之如何。宜取其生令習。

閏十月。高麗僧僧隆。雲聰等來歸。太子謂二僧曰。汝來何晚。二僧謝曰。員物未賽。久緩（法）披拜。左右奇之。太子謂左右曰。此等昔日同德也。今追來耳。

（卅二）十一年（癸亥）春二月。大將軍來目皇子薨于筑紫。太子謂侍從曰。新羅奴等遂斃將軍。則勅還軍。

冬十月。天皇遷于小墾田宮。太子命諸法師。講安宅經於宮庭。

歲。傳燈演說大慈大悲(イナシ)敬禮菩薩。合掌二字。今所加也。本无之。太子合目須臾。眉間放一白光。長二丈(三イ)許。良久縮入。阿佐更起。再拜兩段而出。太子謂左右曰。是吾昔身爲我弟子。故今來謝耳。時人太奇。

廿七 六年戊午 春三月。擧膳太娘爲妃。謂侍從曰。吾常相諸氏女人之體。此人頗合。故擧而爲內(妃イ)。天皇復歡賜宴。群臣已下嬬已上。給物有差。

夏四月。太子命左右求善馬。幷符諸國令貢。甲斐國貢一烏駒四脚白者。數百疋中。太子指此馬曰。是神馬也。餘皆被還。令舍人調使麻呂加之飼養。秋九月。試馭此馬。浮雲東去。侍從仰觀。麻呂獨在御馬之右。直入雲中。衆人相驚。三日之後。廻轡歸來。(輅イ)謂左右曰。吾騎此馬。躡雲凌霧。直至附神岳上。轉至信濃。飛如雷(電イ)震。經三越竟。今得歸來。麻呂汝忘疲隨吾。寔忠士也。麻呂啓曰。意不履空。兩脚猶步。如踏陸地。唯看諸山在脚之下。

此秋。新羅王獻孔雀一隻。天皇御看奇其美麗。太子奏曰。是不足恠。有稱鳳者。在南海丹穴之山。非聖人德不能致之。天皇勅太子曰。朕夢得見足矣。其夜天皇夢見鳳皇(凰イ)。晨說其容。太子大悅。是遐壽之表也。

廿八 七年己未 春三月。太子候望天氣。奏曰。應致地震。卽符天下令堅屋舍。

夏四月大地震。屋舍悉破。太子密奏曰。天爲男爲陽。地爲女爲陰。陰之理不足。卽陽迫而不能通。陽道不愼。卽陰塞而不得達。故有地震。陛下爲女主居男位。唯御陰理不施陽德。故有此譴。伏願德澤潤物。仁化被民。天皇大悅。下勅天下。今年調庸稅租竝免。

秋八月。百濟國貢駱駝一疋。驢一疋。羊二頭。白雉一隻。太子奏曰。白雉者鳳類也。餘是彼土常禽。不足爲奇。厚修其使。答信倍多。

廿九 八年庚申 春正月。天皇勅曰。新羅任那相攻如何。太子奏曰。新羅者虎狼之國也。不承我命。猶犯

獻。其大一圍。長八尺。其香異薫。太子觀而太悅。奏曰。是爲沉水香者也。此木名栴檀香木。生南天竺國南海之岸。夏月諸蛇相繞此木。冷故也。人以矢射。冬月蛇蟄。卽折而採之。其實雞舌。其花丁子。其脂薫陸。沉水久者爲沉水香。不久者爲淺香。而今陛下興隆釋敎。肇造佛像。故釋梵感德。漂送此木。卽有勑。命百濟工刻造檀像。作觀音菩薩高數尺。安吉野比蘇寺。時々放光。

五月。高麗僧惠慈。百濟僧惠聰等化來。此兩僧弘涉內外。尤深釋義。則太子問道。問一知十。問十知百。二僧相語曰。是實眞人也。或不思而達出於論外。三年業成。道被幽顯。聽政之日。宿訟未決者八人。共聲白事。太子一々能辨答。各得其情緒。无復再訪。大臣率群臣已下。敢獻御名。稱厩戶豐聰八耳皇子。又稱大法王皇太子。太子辭讓。

廿五 四年丙辰夏五月。太子謂惠慈法師曰。法花經中。此句落字。師之所見者如何。法師答啓。他國之經亦无有字。太子曰。於此句際落一字耳。吾昔所持之經。思有此字。法師答啓殿下所持之經在何處哉。太子微咲答云。在大隋衡州衡山寺般若臺上。法師大奇。合掌禮拜。

冬十一月。有司啓法興寺造了。是日。惠慈惠聰始住法興寺。太子奏於天皇。設无遮會。旣而夕時有一紫雲。如花蓋形。降自上天。圓覆塔上。又覆佛堂。變爲五色。或爲龍鳳。或如人畜。良久向西而去。太子合掌目送。語左右曰。此寺感天。故有此祥。但三百年後。霜露霑衣。五百年後。培殿處亡。

廿六 五年丁巳夏四月。百濟王使王子阿佐等來朝貢。語領客曰。僕聞。此國有一聖人。僕自拜覲。幸願足矣。太子聞之。直引殿內。阿佐驚拜。熟見太子之顏。復見左右手掌。左右足掌。而更起再拜兩段。退而出庭。右膝着地。合掌恭敬曰。　敬禮救世大慈。觀音菩薩。妙敎流通。東方日國。四十九

尼。長者。卑賤身。弘興敎法。救濟有情。是非他身。吾身是耳。若修理物用盡无其料。申請公家以之充用矣。玉造岸西方瓦燒置二万枚。埋藏竈穴。至修造時鑿取用而已。須多施入封戸田薗。可令无所乏。雖然末代道俗无饑貪欲日〔々〕增。競爭寺物。應墮三塗八難中。假令雖无寺物曾莫滅亡。若有國郡司挾邪心。寄事公家奪妨田地。還爲俗財。狩攝寺奴婢令駈仕之時。定知佛法滅盡擧。當于斯時。王位國競。君臣儲序。奪諍國務。父子義絶。國王后妃其數滿國。官物滅亡。王臣相共恒乏飢渴。鬼神悉嗔。疾疫日々。百姓擾亂。兵殺綿々。可哀可傷。若擎一香一花恭敬供養。若以一塊一麈抛入此場。遙聞寺名遠見拜恭。如斯等者結一淨土緣。唯不混王土。不攝國郡。不掌僧官。資財田地。併以委護世四王悉以攝領。後々代々妨障永可斷。復四箇院建立意趣何以識乎。施藥院。是令殖一切芝草藥物之類。順方合藥。隨各所樂普以施與。療病院。是令寄宿一切男女无緣病者。日々養育如師長父母。於病比丘相順療治。禁物蒜宍。任所願樂令服差愈。但限日期祈乞三寶。至于无病莫違戒律。努努力々。悲田院。是令寄住貧窮孤獨單己无賴。日々養顧莫令致飢渴。若得勇壯强力時。可令役仕四箇院雜事。其養料物。攝津河內兩國每國官稻各參仟束。以是供用而已。參箇院國家大基。敎法最要。敬田院。一切衆生歸依渴仰。斷惡修善。速證无上大菩提處也。肆箇院建立緣起。大概如〔者〕斯。歲次乙卯正月八日。

廿三 二年甲寅春二月朔。詔皇太子及大臣。令興隆三寶。是時諸臣連等。各爲君親之恩。競造佛舍。即是謂寺焉。

廿四 三年乙卯春三月。土左南海。夜有大光。亦有聲如雷。經卅箇日矣。

夏四月。着淡路嶋南岸。嶋人不知沈水。以交薪燒於竈。太子遣使令

淨土。而今叨預儲君。委以萬機。神器難滿。實祚易頽。伏惟。陛下紹徽號居紫極。馭八洲以仁壽之化。撫三方以柔和之猷。海表隨化。率土因縱。嘉瑞頻來。豐穰相係。伏願。陛下擇賢良以輔治。用善哲以撫民。則萬國歡心。四海平安。臣出家入道。爲度外者與隆佛敎紹曜玄風。天皇不聽。勅曰。阿兒勿遒。汝爲耳目。姥非阿兒何由治國。太子不敢固辭。天下民聞而太悅。如遭慈父愛母。本願緣起文云。臣忝稟儲君位。再三固辭。出家入道。爲度外者與隆佛敎紹曜玄風。天皇不聽。不敢固辭。故製十七憲章。爲王法之規摸。流布諸惡莫作之敎。爲佛法之棟梁。遂受五戒。名曰勝鬘。往昔在婦人之時。釋迦如來說勝鬘經。以其因緣故講說是經。肇製義疏。衡山數十身修行持誦法花經。故復製義疏。百濟高麗任那新羅貪狠之情恒以强盛。攝伏彼等洲。爲令歸伏。造護世四天王像向置西方。復代々世々王位。固令守護莫傾國之臣存忠貞之懷。佛子勝鬘敬奉請三世諸佛。十方賢聖。梵釋四王。龍神八部。一切護法等。起誓言。是敬田院定戒律之場。放逸者削跡。慈心者常住弘道興敎。法花勝鬘兩部經典。六節講演。其供養料。以東生郡陸箇坪水田應輸物獻供而已。每月六齋日。寺町四面內。殺生禁斷。堂院僧坊飼養牛馬。長以制止。淸淨寺地。莫令汙穢。掠取寺物不加修補。任意誤犯。如此无慚者。曾非佛弟子。護世四王嗔加呵嘖。若有後代不道主邪逆臣。若掠犯寺物。若破障吾願。令獲破辱三世諸佛十方賢聖之罪。墮在無間獄。永莫出離。子孫苗裔蒙無量災。壽命短促。官位失亡。雷電霹靂悉以震裂。若有興隆輩。官位福榮自以相續。子孫世々常安常樂。悉殖勝因。吾入滅之後。或生國王后妃。造建數大寺塔於國國所々。造置數大佛菩薩像。書寫數多經論疏義。施入數多資財寶物田園等。或生比丘。比丘

不慮吾怒。輙以奴手奉殺天皇。（罪二也。）汝偸對天皇嬪。（罪三也。）每數一罪卽放一矢。駒叫呼曰。吾當其時唯識大臣。未識天皇之尊。自餘不敢辭謝。大臣大怒。投鉤潰腸。次斬其頭。（頸イ）太子聞之。謂左右曰。殺君之名。雖有此決。千歲之後。不能雪之。

（卅四代）推古天皇。（諱豐御食炊屋姬。欽明天皇之女。敏達天皇之后。小墾田宮。治三十六年。）

元年（廿二）（癸丑）春正月。立法興寺刹柱。太子臨而禮之。以百濟國所獻舍利而安心。舍利放光再三度矣。觀者大悅。

夏四月。天皇初聞群臣之奏。勅曰。吾女人也。性不解物。萬機日愼。國務滋多。宜天下之事皆啓太子。卽日立太子爲皇太子。（仍錄攝政。）萬機悉委焉。時年廿二。是橘豐日天皇第二子也。母穴太部間人皇女。（曆錄曰。皇后懷胎之日。巡行禁中。當廐戸生。因以爲名。）身有聖智。兼知未然。內外二敎。无不妙通。天皇愛之。令居宮南。故稱上宮太子。（今謂坂田寺。是其宮處矣。）是歲。四天王寺始壞移。建難波荒陵東下。本願緣起云。敬田院。斯地內任池號荒陵池。其底深青龍恒居處也。以丁未歲始建玉造〔岸上〕。改點此地鎭祭青龍。癸丑歲壞移荒陵東。斯處昔釋迦如來轉法輪所。爾時生長者身。供養如來。助護佛法。以是因緣起立寺塔。此地敷七寶。故青龍恒守護。麗水東流號曰白石玉出水。以慈悲心飮之爲法藥矣。寶塔金堂相當極樂土東門中心。以髻髮六毛。相加佛舍利六粒。籠納塔心柱中。表利六道之相。寶塔第一露盤。誓手鏤金。表遺法興滅之相。金堂內安置金銅救世觀音像。百濟國王吾入滅後。戀慕渴仰所造之像也。在百濟國之時。佛像經律論。法服。尼等渡越是朝。相當欽明天皇治天下壬申〔歲也〕。復律師。禪師。比丘。〔比丘〕尼。咒師。造佛工。造寺工等相重渡送。相當敏達天皇治天下丁酉歲也。太子受儲君位。固辭再三曰。臣天性薄愚。志就玄極。遊魂彼岸。銷志道場。過去之世。身歷數十。遷化漢土。僅爲王族。練法通覺。期致

廿四年辛亥秋八月。詔群臣曰。朕思欲建任(立イ)那。卿等何如。群臣奏曰。皆同詔旨。太子獨奏曰。新羅豺狠。貪婪難量。外稱相隨。內實相叛。今雖興軍不得濟成。況亦宮庭近有血臭乎。

冬十一月。差紀臣男麻呂。巨勢臣猨。大伴連咋。葛木臣小楢等爲將軍。率氏々臣連等爲裨將部隊。領二萬六千軍出居筑紫。太子謂左右曰。此軍不遂。雖行而止。徒費人力。莫若停止。天皇聞而惡之。

廿五年壬子春二月。天皇密勅太子曰。天尊地卑。貴賤位矣。尊君南面臣北面。是理之常也。而蘇我臣內縱私欲外似詐餝。雖有初與如來之教。而无和順忠義之情。汝以爲何。太子奏曰。三綱五常聖人難行。陽九百六愚臣爲害。如今大臣可謂驕臣。佛教有〔六〕波羅密。其中忍辱亦佛深誨。臣願。陛下行此功德。能有推移。樞機之順發。榮辱之主也。陛下鉗口莫妄發動。天皇順之。天皇爲性剛毅。不容物非。太子常諫。納用者數矣。

冬十月。有人獻山猪。太子侍側。天皇指猪曰。何日如斷此猪之頸。斷朕所嫌之人。太子大驚奏曰。禍始於此。聊令出宴。群臣左右宿衞之人各賜祿物。太子自誡曰。今日之勅。卿等莫語他人。有一愚士語於大臣。大臣聞之恐嫌於己。召東漢直駒。(又名直盤)私誂募曰。卿爲吾奉殺天皇。欲報之德任卿之情。駒性癡驕。亦有膽力。亦得出入禁中。夜入宿衞之中。問陛下起居。聞安寢靜密也。直入拔刀得犯天蹕。群臣大驚。大臣遣人捕諸驚恠之人。人皆識而不言。太子聞而大哭曰。陛下不用愚兒之言。是過去之報也。唯恐大臣不脫其報忽至。駒雖用言亦復不免。大臣寵駒賜物无數。出入宅第不拘內外。偸姧大臣女子河上嬪。大臣大怒曰。漢奴雖用吾言奉殺天皇。而何以得姧吾女子嬪。且夫此奴手奉殺天皇。吾惡名傳於千歲者。此漢奴也。即於庭前懸髮木枝。大臣自射云。汝雖用吾言而奉殺天皇。(邪イ)也。汝性癡驕

太子與大臣相與商量。

秋七月。天皇奉葬於河內磯長中尾山陵。太子斬服步隨。兩足見血。擧輿强進。下梓宮間。躍叫擗踊。絕而更蘇。觀者大悲。此日天陰微雨者數矣。人皆以爲太子孝感之所致也。

卅二代 崇峻天皇。諱泊瀨部。欽明天皇第十二子。用明天皇第十一弟也。倉橋宮。治五年云々。

十七 元年戊申 春三月。百濟國使幷僧惠聰。令欣。惠寔等來獻佛舍利。又恩率。首信等來進調。別獻佛舍利幷僧聆照。律師令威。惠衆。惠宿。道嚴。令開等。寺工二人。鑪盤師一人。造瓦師二人。畫工一人。奏曰。本〔國〕王傳奏。承陛下紹基踐祚。肇興佛道。漢帝東流之夢。法王西來之歆。於今驗矣。傳燈聖皇復證附神之下。立幢眞人重出馬臺之前。臣等不勝至喜。貫渡三藏大師律學比丘。伏請。陛下照佛日於若木之鄕。掩慈雲於扶桑之邑云云。太子大悅。問衆師以大義。衆師妙會潤以微言。

天皇密召(昭イ)太子曰。人言。汝有神通之意。復能相人。汝相朕之體。勿有形迹。太子奏曰。陛下玉體實有仁君之相。然恐非命忽至。伏請。能守左右。勿容奸客。天皇問之。何以知之。太子曰。赤文貫眸子爲傷害之相。天皇引鏡而窺之太驚之。太子謂左右曰。陛下〔之〕相不可相轉。是過去之因也。若崇三寶遊魂般若者。万分之一庶幾免矣。卽命群臣左右。能奉衞護陛下。近習之間。宿寤相易。

十八 二年己酉 太子奏曰。八方之政。以使知之。願遣使三道。以察國境。卽以近江臣蒲遣於東山道。宍人臣鴈遣於東海道。阿倍臣牧吹遣北陸道。覆奏之曰。天皇大悅。非太子力。朕不能知外國(之イ)土境。

十九 三年庚戌 春三月。學問尼善信(イナシ)等。自百濟來。太子於天皇前。試問釋義律義。尼等不能辨答。天皇勅曰。何必遠問於海表之國。如今眼前有此三藏大師乎。太子辭讓。時年十九。

冬十一月。太子冠焉。群臣奉賀。

命也。彼二皇子者。天皇之天倫。兒之伯叔矣。議其罪源。須處輕典。願君爲兒寛恕應移他國。大臣不聽。答曰。大義滅親此之謂也。太子謂左右曰。大臣迷因果。復亦難免。

秋七月。大臣與諸皇子。率軍討大連。又大伴咋子連。阿倍人臣。平群神手臣等。率兵從志紀郡會于澁川。共擊大連。於是大連部率子弟及奴等。築稻城而接戰。其軍强盛。塡家溢野。皇軍恐怖。三廻却還。是時太子生年十六。隨大軍後。自忖曰。非願難濟。乃命軍允秦造川勝。取白膠木。尅作四天王像。置於頂髮。（一云擊立軍鉾。）而發願曰。今使我勝敵。必奉爲護世四天王起立寺塔。大臣又發願如此。進軍相戰。太子復迫。此時大連登大榎木。（又云。昇衣摺朴枝間云々。）誓放物部府都大神之矢。中太子鐙。太子命舍人迹見赤檮放四天王之矢。（定弓和須惠箭。）遠逸中大連胸。倒而墮木。賊衆躁亂。川勝斬大連頭。本願緣起云。守屋臣是生々世々相傳破賊。震旦漢土現男女身。弘興佛法。敎化有情之時。從順吾身如影不離。是身終後歷五百生。發起大小寺塔佛像。崇竪六宗之敎法。今身建立八箇所寺塔院佛菩薩像。所製法花勝鬘經疏義。每寺施入封戸田園在其員。逆臣惡禽屢現。搖動人心迷亂。横挾凶情。掠取田地。滅破寺塔。是只守屋變現而已。吾與守屋如影與響。寺塔滅亡。國家懷共矣。（已上緣起文。）三小將軍直入〔大〕連家。子孫資財田宅皆爲寺分。本願緣起云。子孫從類二百七十三人。爲寺永奴婢。沒官所領田園拾捌萬陸仟捌佰玖拾代。定寺永財畢。河内國弓削。鞍作。祖父間。衣摺。蛇草。足代。御立。葦原等捌箇所地。都集拾貳萬捌仟陸佰肆拾代。攝津國於世摸江。鵄田。熊凝等散地。都集伍萬捌仟貳佰伍拾代。居宅參箇所并資財等。悉計納寺分。已上。唯以大連私田萬頃賜迹見赤檮。於玉造岸上始基四天王寺。又於大倭飛鳥地立法興寺。

徵言曰。朕鄙兒之亂子不續(イナシ)。兒悅朕之年命不永。太子答曰。過去之因也。兒身僅脫及于子孫。尸解登仙。魂胎蓮花。復亦何恨。无可如何。天皇默然。

二月。太子密奏曰。叔父將不利於姑后。二臣將不忠於天下。天皇問(聞イ)而知之。歎天下之不穩。

二十六年丁未夏四月。天皇不念。太子不解衣帶。日夜侍病。天皇一飯。太子一飯。天皇再飯。太子再飯。擎香爐祈請。音不絕響。詔群臣曰。朕思欲歸三寶。卿等宜量也。物部守屋大連。中臣勝海連曰。何背國神敬他神也。由來不識若此事矣。蘇我大臣曰。可隨詔而奉助。詎(誰イ)生異計。遂引豐國法師入於內裏。太子大悅。握大臣手垂淚而語曰。三寶妙理。人不識之。妄生異說。邪見成疊。如今大臣歸心福田。率師祈壽。兒意太歡。殉悲成喜。喜不可議。大臣叩頭曰。賴殿下聖德興隆三寶。臣之死日復生年矣。大連橫睨大怒。太子語左右曰。大連不識因果之理。而今將亡。彼不識之。噫嗚可悲。是時有人密語大連曰。今群臣圖卿。不可不備。大連聞之。即退阿都之宅(家イ)。集聚人衆。中臣勝海連亦人衆集家。將助大連。氣作厭魅。及于乘輿。事既發覺。大臣遣太子舍人迹見赤檮(迹見姓也。赤檮名也。赤檮此云伊知毗。)殺之。爰大連遣使謂大臣曰。吾聞群臣謀我。我故退之。于時佛工鞍部多須奈(司馬達子也云々。)爲天皇自(身)出家。奉造丈六佛像并坂田寺。太子握手垂淚曰。兒雖愚庸助子崇法。況亦千秋萬歲之後。兒何以遺冥助福慶乎。是月。天皇彌留。太子躃哭(泣イ)將絕者數矣。及于屬纊。太子携大臣頸叫啼。絕而復蘇再三度矣。大臣相提慰浼。

六月。大臣奉炊屋姬尊詔。遣佐伯連丹經手等。率兵殺穴太部皇子。宅部皇子等。是二皇子者。天皇兄弟。阿黨大連。咒咀天皇。厭魅大臣。故及于死。太子諫大臣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皆以生

禮拜。舍利常旋壺裏。或爲二三。或爲五六。无有定數。每夕吐光。太子臨而禮拜。謂大臣曰。是爲眞形骨眞(イナシ)舍利。大臣設會。安塔心〔柱〕下。此時大臣有疾。卜祟父時所祭佛神之心。即以狀奏聞太。子此日侍御床下。天皇語太子曰。我國之基以神爲主。而今大臣請祭異國之神。爲如之何。太子奏曰。諸佛世尊。其道微妙。諸神隨之。不敢違佛。今大臣請與〔佛法〕也。是國家之福矣。即大臣承詔宜祭之。大臣禮拜石像乞延壽命。於是國有疾疫。民死者衆。

三月。物部弓削大連。中臣勝海連等奏曰。從考(先イ)天皇至于陛下。疾疫(疫疾イ)未息。人民可絕。良由蘇我臣等與行佛法。詔曰。灼然宜斷佛法。太子奏曰。二臣未識因果之理。修善福至。行惡禍來。是自然之理。如來之敎也。兒聞。古之聖人勝於大灾。故有唐旱殷水之事。今之疫癘(病イ)以德可除。何更滅將興之法。能免將死之命耶。二臣如今必蒙天禍。二臣不聽。自詣於寺。斫倒堂塔。毀破佛像。縱火燔之。取所燒餘佛像。弃難波堀江。喚出〔三〕尼奪其法服。就海石榴市之亭。並加笞辱。是日无雲而大風雨。太子諮皇子曰。禍始於此。又發瘡死者充盈國中。其患瘡者言。痛如燒斫。老少竊相謂曰。是燒佛像之罪矣。太子諮皇子曰。如來敎滅而更興。興而〔更〕滅。如今二臣破法之報。致此瘡疾。應祈請而脫之。皇子與太子擎香爐禮佛。

夏六月。大臣馬子宿禰奏曰。臣疾久不愈。願猶憑三寶。詔曰。汝可獨行。唯斷餘人。乃以三尼更付大臣。大臣受而歡喜。太子賀之曰。以大臣威與此妙敎。佛法初興。善哉善哉。大臣新營(始イ)精舍。供養三尼。佛法之初自並遂興。

用明天皇。(卅二代)諱橘豐日。欽明天皇第四皇子。敏達天皇第三之弟也。磐余池邊雙槻宮。治二年。

元年(十五)丙午春正月。立庶妹穴太部間人皇女爲皇后。即太子之母也。天皇以敏達天皇崩年九月即位。故不稱即位。太子奏曰。兒相天體。遐壽不延。代兄踐祚。願施仁德。雖居諒陰。不可不動。天皇詔

日羅迎拜。再拜兩段。大夫亦驚。謝罪再拜。修儀而入。太子辭讓。直入日羅之房。日羅跪地而居。合掌白曰。敬禮救世觀音大菩薩。傳燈東方粟散王云々。人不得聞。太子修容。折謦而謝。日羅大放身光。如火熾炎。太子亦眉間放光。如日暉之枝。須臾即止。太子謂日羅曰。子之命盡。可惜被害。聖人猶亦未免。吾亦如何。清談終夕。人不得解。明日太子還宮。

十二月晦夕。新羅人殺日羅。(更蘇生曰。此是我駈使奴等所爲。非新羅也。言畢而死矣。)太子乍聞。語左右曰。日羅聖人也。兒昔在漢。彼爲弟子。常拜日天。故身放光明。怨仇不離。斷命而賽。捨生之後。必生上天。

十三年(甲辰)秋九月。彌勒石像一軀。(今在右京之元興寺東金堂佛像一軀。)從百濟將來。蘇我大臣請其佛像。并於播磨國覓得狛僧惠便之還俗。乃以爲師。更度三尼。營佛殿於宅東。安置彌勒石像。屈請三尼。大會設齋。亦佛殿搆立石川宅。每到敬禮。此時司馬達等得佛舍利於齋食上。由是蘇我大臣并達等深信佛法修行不懈。於是太子時々微行大臣之寺。散花供養。密令大臣曰。吾昔修行歷數十身。万分之一未得濟救。君之始貴。功德難測。譬如虛空。不可思量。吾雖幼稚。願以紹隆。與君爲緣。爲善知識。傳如來敎。建正幢蓋。大臣謹奉不敢墮緩。

十四年(乙巳)春二月。蘇我大臣起塔於大野岳北。大設齋會。太子備儀。臨而觀之。比及立心(柱)。合掌三拜。語左右曰。是佛舍利之器也。不置舍利不得爲塔。釋迦如來滅度之後。碎骨舍利應感而出。是如來加于外家聖人遠矣。大臣不得。此塔必仆。大臣聞之。謀感舍利。三七日後。齋食之上。得舍利一枚。大如胡麻。其色紅白。紫光四周。浮水不沈。穿半而居。(投舍利於水。隨心所願。浮沈於水。鍛擊不碎。彌吐妙暉。)馬子宿禰試以舍利置鐵質中。振鐵鎚打。其質與鎚悉被摧壞。而舍利不可摧壞(毀イ)之。大臣納琉璃壺。旦夕

事也。兒意以爲。先召魁帥。（魁帥者大毛人也。）重加教喩。取其重盟。放還本洛。加賜重祿。奪其貪性。天皇大悅。卽勅群臣。召魁帥綾糟等詔曰。惟爾蝦夷者。大足彥天皇之世。合殺者斬。應原者赦。今朕（朕今イ）遵彼前例。欲誅元惡。於是綾糟等怖懼。乃至泊瀨川面三諸山而盟曰。臣等蝦夷。自今以後。子子孫々。用淸明心。事奉天闕。臣等若違盟者。天地諸神及天皇靈絕滅臣種矣。自此後時久不犯邊。

十一年（壬寅）春二月。太子率童子卅六人。遊後園中。皇子修威。左侍二人。右侍二人。左立四人。右立四人。以廿四人。庭前兩陣。（左十二人。右十二人。）共擧其音。令申各志。諸童子等或以戲浪。或以私實。一（共イ）與擧音。或長或短。太子居榻。仰首而聞。待了而答。一々反覆。句无一墮。復了卽答。各以其志。如此數日。童子私歸。各告父母。父母私或作難辭而令諮。太子亦能辯答。非心所及。皇子徽行。稍聞其辭。多有不解。謂妃曰。吾兒殆非聖人耶。又童子之中。力不能勝。弓石之戲。儕不得比。輕擧如雲氣。在數十丈虛中。疾走如雷電。忽爾在前出後。身體之香亦非尋常。沐浴之後。皇子及妃。天皇皇后。幷後宮貴人等抱懷之時。妙香發起。一着人衣。數月不滅。

十二年（癸卯）秋七月。百濟賢者葦北達率日羅。隨我朝召使吉備海部羽嶋來朝。此人勇而有計。身有光明。如火之焰。天皇詔。遣阿倍目臣。物部贄子連。大伴糟手子連等。問國政於日羅。太子聞日羅有異相者。奏天皇曰。兒望。隨使臣等。往難波舘。視彼爲人。天皇不許。太子密諮皇子。御之徽服。從諸童子。入舘而見。日羅在床。四望觀者。指太子曰。那童子也。是神人矣。于時太子服麁布衣。垢面帶繩。與馬飼兒連肩而居。日羅遣人指引。太子驚去。日羅遙拜。脫履而走。諸大夫等太奇。出門而見。卽知太子。太子隱坐。易衣而出。

墨耶。礪母諸皇子。郎賜文筆書法。日別習書數千字。二年以後學王右軍書。既得骨體。流筆如電。時人太異。外書師博士學架等。內典師惠慈。高麗之人。或本无此注。

六年丁酉冬十月。遣百濟國大別王。持（將イ）經論幷律師禪師比丘尼等還來。此奏狀。太子侍天皇床下。奏曰。兒情欲見持來經論。天皇問之。何由。太子奏曰。兒昔在漢住衡山峯。歷數十身。修行佛道。佛之垂敎。非有非无。諸善奉行。諸惡莫作。故今欲見百濟所獻佛經菩薩諸論。天皇太奇問之。汝年六歲。猶在朕前。何日在漢。何以詐言。太子奏曰。兒之前身。意之所慮。天皇拍手太異。所聞群臣亦太鳴舌拍手而奇。

七年戊戌。百濟經論數百卷持來上奏。春二月。太子燒香披見。日別一二卷。至冬一遍了。奏曰。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天イ）廿三日。廿九日。卅日。是爲六齋。此日梵王帝釋降見國政。故禁殺生。是仁之基也。仁與聖其心近矣。天皇大悅。下勅天下。此日令禁殺生之事。

八年己亥冬十月。新羅國獻送佛像。太子令皇子奏曰。西國聖人釋迦牟尼佛遺像。末世尊之則銷禍蒙福。蔑之則招灾縮壽。兒讀佛經。其旨微妙也。望崇貴佛像。如說修行。天皇太悅。安置供養。今在興福寺東金堂之。

九年庚子夏六月。有人奏曰。有土師連八嶋。唱歌絕世。夜有人來相和爭歌。音聲非常。八嶋異之。追尋至住吉濱。天曉入海者。太子侍側。奏曰。是熒惑星也。天皇大驚問之。何言。太子奏曰。天有五星。主五行。象五色。歲星色青。主東木。熒惑色赤。主南火。此星降化爲人遊童子間。好作謠歌。歌未然事。蓋是星歟。天皇太善。（喜イ）

十年辛丑春二月。蝦夷數〔千〕寇於邊境。天皇召群臣。議征討之事。於時太子侍側。竦耳左右聞群臣論。天皇近召太子詔曰。汝意如何。太子奏曰。小兒何足議國大事。然今群臣所議皆滅衆生之

體太香。三日之夕。天皇設宴。賜物群臣。七日之夕。皇后設宴。賜物後宮。大臣已下相次獻饌。稱之養產。定嬭母三人。竝採臣連女。

夏四月後。太子能言能語。知人擧動。不妄啼哭。

二年癸巳春二月。（育後僅朞有二月矣。）始十五日平旦。合掌東向。稱南无佛而再拜。不因人敎。嬭母常禁。太子擧目太睇。不依所制。七歲之後。此態永止。

三年甲午春三月。桃花之旦。皇子與妃牽將太子遊於後園。太子在抱近於皇子。皇子問曰。吾兒何謂。桃花爲樂。松葉爲賞。太子答云。松葉爲賞。皇子問之。何以。太子答之。桃花一旦榮物。松葉百（ガイ）年之貞木也。故可賞之。皇子撫頂。及抱其身太香。非世之所臭。太子仰看皇子曰。兒之入於御手也。如登百丈之巖。浮千尺之浪。太畏太危。皇子大咲。

四年乙未春正月。皇子第中。有諸少王子鬪叫之聲。皇子聞之。設笞追召。諸王子等皆悚逃竄。而太子脫衣獨進。皇子問之。兄弟不和。諸小兒等輙以口鬪。今欲笞誨。皆悉隱避。而汝何獨進。太子合掌。對皇子幷妃。低首啓白。不得立橋於天而昇。不得穿穴於地而隱。故自進受笞。皇子幷妃太悅曰。汝之岐嶷非只今日。妃披懷而抱。其身太香。香氣非常。妃乃最加寵愛。或說云。一（イナシ）抱太子。數月懷香。故後宮爭欲奉抱。及妃亦屬加抱。

五年丙申春三月。天皇立豐御食炊屋姬尊爲皇后。（卽太子之姑也。）太子此日在嬭母抱侍皇后前。群臣入拜。太子語嬭母曰。大臣奉拜之前。放吾於膝。〔大臣〕及入也。放太子於膝。太子自（面イ）顧其身。調定衣袴。逡巡徐步。立大臣前。北向再拜。時年五歲。起伏之儀。有如成人。天皇皇后大加寵異。嬭母問太子曰。吾皇子何以與群臣奉拜皇后。太子密語曰。非（爾イ）汝之所知。是吾天皇也。遂如其言。

秋八月。語嬭母曰。小子須習文書。何不持來筆

般若寺。造僧寺三。造尼寺五。合八所。又記言。從今近二百年。當有傳持戒律大興律儀嚴峻。是知聖人記事無差。但太子龍樓不御。鵠駕長飛。棄劣仙而成大仙。超等覺而昇妙覺云々。

上宮皇太子菩薩傳一卷

正應四年辛卯正月十三日於知足院書寫了

沙門了敏生年五十三 戒臈三十二

聖德太子傳曆卷上分成上下

平氏撰

卅代 欽明天皇。諱天國押開廣庭天皇。磯城嶋金刺宮。治卅二年。

卅一年庚寅春二月。第四皇子橘豐日尊。用明天皇也。納庶妹間人穴太部皇女爲妃。芳斐王之妻也。

卅二年辛卯春正月朔甲子夜。妃夢有金色僧容儀太艶。對己而立。謂之曰。吾有救世之願。願暫宿后腹。妃問。爲誰。僧曰。吾救世菩薩。家在西方。妃答。妾腹垢穢。何宿貴人。僧曰。吾不厭垢穢。唯望尠感人間。妃答。不敢辭讓。左右隨命。僧懷懽色。躍入口中。妃即驚悟。喉中猶似呑物。妃意太奇。語於皇子。皇子答云。儞之所育必得聖人。自此以後。始知有娠。妃之妊也。性殊睿敏。動止閑爽。樞機辨悟。經于八月。言聞于外。皇子幷妃竝以太奇。

卅一代 敏達天皇。諱淳名倉太玉敷天皇。欽明天皇之太子也。橘豐日尊兄。磐余譯語田宮。治十四年。

元年壬辰春正月一日。妃巡第中。（宮イ）至于厩下。不覺有產。惣經一十二箇月矣。入胎正月一日。開誕亦正月一日。女孀驚抱。疾入寢殿。妃亦無恙。安宿幄內。皇子驚詢侍從會庭。忽有赤黃光。至自西方照曜殿內。良久而止。敏達天皇猶居東宮。乍聞此異。命駕而問。比及殿戶復有照曜。天皇太異。勅群臣曰。此兒後必有異於世。卽命有司定大湯坐若湯坐而沐浴抱擧。天皇以襁受之。授于皇后。皇后授父皇子。皇子授妃。妃披懷受。身

生。於一時梨樹生花結實。其思禪師來彼山修道。卽自竪一石記之。余一生來此。迄耆年墜齒捨壽零形。在後其樹又發花結實。又竪一石。記自云。余第(二イ)三生於此門修道。在後卽云。余今往東方無佛法處。化人度物。至今唐朝時人皆云。往南嶽觀思禪師三生石。其樹唐開元年中。發花結實。至天寶八年。有住檜和上。久在彼山修道。其年造大講堂。急催造畢。卽都會山中僧。設大齋慶堂。其日。住檜和上至堂禮佛畢。合掌東西看衆僧畢。卽歸房齋畢。用楊枝竟。廻頭向崑崙。近事云。我婆薦。去哭崑崙。喚死作婆薦。卽報告堂中諸僧。用楊枝畢。便往堂中擧哀。從此衆僧始知住檜和上應千年梨也。思大和上卽佛在靈山聽法花經僧也。然靈山同聽法花(有嫌)有思禪師在南嶽山。智者在荊州玉泉寺。定先禪師在天台華的峯。然此三人各異於時。思禪師威稜最甚。定先禪師耳聳零天蓋。智者目有重瞳。思禪師後生

日本國橘豐日天皇宮生。度人出家。人皆不從。卽云。奴不能捨離眷屬。太子云。汝若出家。與汝高位大祿。不制嬬房。自是已(イナシ)來。出家甚衆。漸後制三歸五八戒等。是知菩薩方便善巧多方。經云。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道。次發使往南嶽。取先世持誦法華七卷一部。一卷成小書。沉香函盛經至。卽作疏四卷釋經。又作維摩經疏三卷。勝鬘經疏一卷。於是跡窮智境。文飾鳥章。心罄玄律。研幾祕術。發揮名敎。擴千古之未聞。昭晉禮容。曠百王而有爀。遂得寶偈西從爰開石室之闕。金牒東流逸龍宮之海藏。又講件疏。香風四起。華雨依霏。御吻纔彰。流耀泛燄。於是法花經創傳日本。菩薩兼(忽カ)時入禪定。或時一日三日五日。于時世人不識禪定。但言太子入夢(イナシ)堂。制以白事進食。先造大官寺。又爲弓削大連起亂於攝津造四天王寺。度人出家。而弓削殂殞。大祚克寧。又造法隆寺。及皇后宮(寺イ)。及橘寺。妙安寺。

續群書類從卷第百八拾九

總撿挍保己一集
男源忠寶校

傳部一

上宮皇太子菩薩傳

天台沙門釋思託撰

唐是宋洲相邑縣。姓范。大范村人。三生之司。
碑文現在之。

昔陳朝有南嶽慧思禪師者。亦説大隋思大(イナシ)禪師。蓋一人也。謂陳隋二國竝化也。其南嶽卽陳之土境。隋高祖令第二子漢王領四十萬衆。平陳入隋。卽説隋南嶽衡山思禪師。其南嶽靈應甚多。百嶺相隈。千巖盤欝。楨松仙桂。亘嶺侵雲。其嶺崇迴。人莫窺尋。五通仙府。十仙窟(竝イ)宅。儒生輻湊。玄侶雲集。常有五千僧。修道。多至頭陀苦行。坐禪誦經。或口宣三藏。心味四禪。或振錫衲(納イ)衣。携瓶揭鉢。或冬夏袒膊。跣足經行。或隱居巖穴。飡松噉栢。或常坐不臥。宴點(默イ)夷眞。各擅己能。倶未會理。其山門有二十里松徑。有一異人。守護此山。若惡人入山懷劫奪者至松徑。異人卽出提手。牽入松林谿中而言。汝過去無量劫中作惡業。今且坐禪入滅盡定。以一手提石壓脚上。更不能起。假令凡二十餘人。擧彼人一手之石不能得動(イナシ)。此形良與凡無別。亦無栖泊處。若有惡人卽現。無惡人不現。時共目爲大祥瑞。其山中有千年梨樹。樹若發花結菓。卽有聖人應

續群書類從第八輯上目次　終

續群書類從第八輯上目次

傳部

續群書類從

第八輯上

東京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